

第30年
47
$10.00

編者話

雲劍飛先生所撰寫「民初追捕故事集」之「釘虎虱」在今期和各位讀友見面，名追捕手蕭原一向以追捕官方懸紅緝拿的兇犯而聞名，這回他却被大帥吳福帥所擒獲，並準備處死他，因爲蕭原曾殺死大帥的親生兒子吳多福，在千鈞一髮之際，忽然一陣猛烈的槍火掃射過來，混亂中蕭原被人救走，大帥氣怒交集，以爲是劉大鼻那幫人幹的，却原來救蕭原的竟是一伙土匪，蕭原不明所以，匪首胡漢光細述了他們被迫上梁山的經過，引起了蕭原的同情心，決定幫助胡漢光等人報大仇，故事情節曲折迂迴，打鬥場面尤爲激烈，請細閱本文。

*　　　　*　　　　*

揚子江先生撰著的「情淚染蠻花」由今期起連載刊出，故事主角展雲飛的連番奇遇令你看來也嘖嘖稱奇，佳作當前，請勿錯過！

*　　　　*　　　　*

下期將刊登的巨型小說是吳中龍先生的「機械軍團」，林克和梁榮來到一百年後的地球，他們面對着哈爾星人的機械軍人……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260.00
一年港幣 $520.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289.00
一年港幣 $577.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346.00
一年港幣 $69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2000半年26期NT.$10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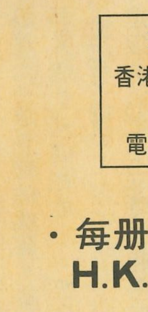
第30年

第47期

（總號 154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每冊港幣十元・
H.K.$1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釘虎虱

民初「追捕」故事集／雲劍飛・文　可飛・圖





險遭槍斃　救兵突出

一陣兇惡的狗吠聲，驚破了夜之寂靜。

今夜沒有月。

只有疏落的星點。

因此，夜很黑。

黑夜中，一條人影跌跌撞撞地在荒野中奔跑。

後面，目光看不透的黑暗中，傳來聲聲狗吠聲及人的呼喝聲。

聽那狗吠聲與人聲，距那條奔跑的人影不會很遠，而且，狗吠聲與人聲越來越響亮。

那條人影不時扭頭回去，看樣子，他是在逃避後面那些人與狗的追逐。

驀地，那條人影一跤仆在地上。

但馬上又跳起來，跌跌撞撞地拚命往前跑。

不過，明顯地跑得比以前慢了。

兇惡的狗吠聲更響亮，在靜夜中聽來令人心悸。

急促的脚步聲忽然清晰可聞。

那條人影慌急地扭頭望一眼，忽然往左急轉，改變了方向。

一條黑影就在那刹那自黑暗中疾竄出來，發出一聲狗吠叫，縱撲向那條人影。

那是一隻很大的狗。

那條人影扭頭一看，吸口氣，奮力往前奔跑。

很快便被那隻飛縱奔跑的惡狗追上，發出一聲教人心頭發寒的吠叫聲，一個疾縱猛撲向那條人影的身上。

那條人影就在那刹那身形驀地一窒一矮，同時間左手往上猛擊。

那條惡狗撲了個空——自那人影的頭上撲過，却被那人影一拳擊中腹部，發出一聲悶窒的吠叫，仆跌在那人前面的地上。

那條人影立刻往左面斜竄出去。

颼地一聲，另一條黑影兇猛地縱撲向那條斜竄出去的人影。

那條人影急忙順勢往地上撲倒下去，身形一個側滾，右手一揚，發出「砰」的一聲槍响，那條凌空縱撲過去的黑影發出一聲慘嗥，在空中震窒了一下，一頭栽跌落地上，四隻脚抽動了幾下，嘴裏發出哀鳴，跟着便寂然不動。

不用說那是另一隻惡狗。

槍聲乍响，黑暗中即時响起呼喝聲：「那傢伙在那邊不遠的地方，快追，他跑不了。」

「小心點，那傢伙有槍。」

「不要讓他跑了，也不要打死他，大帥要活的。」

聽那聲聲呼喝，在後面追逐的人，距那條人影大約只有十多二十丈遠，要不是月黑星稀，一定可以看到那些在後面追逐的人影。

聽那些人的呼喝聲，他們似乎吃餉的士兵。

那人在開了一槍後，急忙自地上跳起來，一條黑影亦低嗥一聲，縱撲向那人影。

又是一隻惡狗向他撲擊。

才跳起來的那人一眼瞥及之下，慌不迭倒跌下去，同時間以手中的槍砸向那隻撲噬過來的惡狗。

那隻狗「汪」地發出一聲嗥叫，前腿上挨了重重的一下，撲跌落那人身後五六尺的地上，掙扎了一下，猛地站起來扭身急轉，兇猛地撲向剛用手撐起身子正欲跳起來的那個人。

那人手急眼快，忙又開了一槍。

那隻惡狗應聲全身一震，倒跌回去。

黑暗中呼喝聲更近，並且响起幾下槍聲，子彈從那人的頭上及身旁掠射過。

那人扭頭急瞥一眼，黑暗中人影隱現，向他這邊急奔前來，忙跳起來，弓着身，往右面急竄。

追逐的人已發現了他。「他在那面，快追！」有人呼喝。

跟着是一陣急驟的槍聲。

那人慌忙飛撲在地上，扭頭反臂掃射了半梭子彈。

追逐的人影中立時响起兩聲痛叫，紛紛撲倒在地上，朝前面那個人開槍射擊。

那人趴在地上，奮力往前爬行。

後面那些人即時有幾個從地上竄跳起來往前衝，其餘的則開槍掩護那幾個人。

奮力往前爬行的人立刻警覺地扭頭瞥望一眼，跟着反臂開槍。

「砰砰砰……」槍聲三下後，緊接着是一下空响聲。

那幾條急不迭撲落地上的人影中，立時有人急叫道：「快衝過去，他的槍匣沒有子彈了。」

叫聲中，搶撲下去的幾條人影猛竄起來衝向那人。

那人的槍匣內確是沒有子彈——射光了，慌不迭從地上竄跳起來，跌跌撞撞地奮力往前奔跑了。

後面那幾條往前急奔的人影中，有人發出喝叫聲：「別跑，你跑不了的，再跑，咱們開槍了。」

前面那條人影却毫不理會，繼續拚命往前奔。

「他媽的，不給你吃一顆鐵蓮子，你他媽的大概不會停下來。」喝罵聲中，槍火閃吐——那幾條人影接連向前面那人開槍射擊。

那人痛叫一聲，一跤仆跌在地上。

但馬上又掙扎着撐起身，手脚並用地往前爬行。

後面那幾條人影發出一陣歡呼，奔跑得更快。

眨眼間，那幾條人影已追到那人的身後。

那人霍然站起來轉身面對着那幾條奔到面前的人影，目光烱烱擺出一副拚命的架式。

那幾條人影窒了一下，隨即猛撲向那人。

那人退了半步，揮動手中的槍砸向當先撲到的那人身上。

那人閃避不及，身上挨了重重的一下，怪叫一聲，斜跌開去。

第二、第三、第四……幾條人影緊接疾撲而至，令到那人來不及應付，被那幾條人影撲倒地上。

但他仍然奮力掙扎。

畢竟雙拳難敵四手，加上在受傷之下，漸漸地那人掙扎得沒有那麼厲害……最後，被那幾個人制服。

在後面負責掩護的幾個人這時亦已奔到來，其中一人道：「好了，別將他揍死，別忘了，大帥要活的。」

原來那幾個傢伙在制服那人後，含恨地向那人拳打腳踢。

那個開口說話的人大概是這伙人的頭兒，那幾個人聽聞後，雖然有點不甘心，却都停了手。

那人已被揍得不能動彈，看樣子似乎昏死過去了。

「排副，這傢伙害我們追了他半晚，打傷了我們幾個弟兄，他媽的，要不是大帥吩咐要活的，我非將他活活揍死！」一個鼻子微歪的人氣狠狠地道。

原來那傢伙的左肩側被槍彈擦去一塊皮肉，所以那麼恨那個被他們捉住的人。

另一個人開腔道：「排副，這個姓蕭的可是一個漢子……咱們與他無怨無仇，不該難爲他。」

「老馬，你沒有挨槍子兒，才會說風涼話。」那個鼻子微歪的人怪叫起來，「你若是挨了槍子兒，只怕不會這麼說。」

那個被稱爲排副的人揮揮手，阻止那個「老馬」開口說話。「你兩個都別說了，咱們公事公辦，弟兄們，將他抬起來，押回去。」

有四個人答應一聲，上前去分別抓住那人的手脚，將那人「抬」起來。

「弟兄們，走啊。」那個排副一揮手，當先轉身往來路走去。

其他的人前後擁着那四個「抬」着那人的伙伴，跟着往來路走。

聽那些人對那個「排副」的稱呼，這伙人果然是士兵。

只不知那個被抓回去的人是誰？

那個「大帥」又是何許人物？

那個人又犯了什麼事，那個大帥非要將他抓回去，而且還要活的。

* * *

蕭原醒過來的時候，發覺四下裏黑漆漆的，伸手不見五指，動一下，只覺渾身疼痛，特別是右腿，有兩處地方痛得令他直透不過氣來。

鼻子嗅到一陣教人作嘔的臭味，他馬上便嗅出，那是屎尿的臭味。

跟着他又發覺到，自己躺在又冷又硬的地上。

單憑這兩點，他已猜到自己躺着的地方極可能是監房。

跟着他想起了自己被抓住，跟着被那些士兵痛毆，昏暈過去之前的情形。

原來，昨晚半夜時分，在荒野地上被那伙士兵追上捉住，打暈的那個人就是他。

——有名的追捕手「海角天涯」蕭原。

他到底爲了什麼事會被那些士兵追捕，抓住後關在監房內？

說起來他應該不會幹上犯法的事情，要知道他幹的是將那些被懸賞通緝的匪徒緝捕歸案的捕手生涯，換句話說，他與官府是合作者，官府不會無緣無故派出軍隊追捕他，將他監禁起來，除非他犯了法。

蕭原自出道以來，不知將幾許巨盜悍匪送進監獄，想不到這一次他自己也會被抓起來，關禁在監獄內。

想到這裏，他禁不住發出無聲的苦笑。

咬着牙，忍受着那難言的疼痛，好不容易才撐起身靠在牆上。

長長地吁了口氣，他抬起目光四下掃視着，希望可以看到一點亮光。

但是，除了看不透的黑暗之外，他看不到一點亮光。

換言之，他被關在一間封閉的監房內。

跟着他感到空氣有點混濁。

他禁不住無聲地嘆了口氣，不由自主地用力緊握住雙拳。

他渾忘了渾身的疼痛。

他想起了心愛的人——張鳳琴。

他實在不甘心就這樣死去。

但他却知道，這一次他一定會被殺死，絕對沒有活下去的希望。

因爲那個「大帥」絕不會放過他。

但他却絕不後悔。

對於自己所做的事他從不後悔。

就算要他再選擇一次，他也會那麼做——絕不猶豫。

此刻他心中牽掛的，只有姑母一家及深深愛着的人——張鳳琴。

想到這幾個至親至愛的人，他心裏一陣刺痛。

他不想那幾個至親至愛的人爲他傷心流淚。

他不由自主地用力咬住嘴唇。

忽然間，他感到口裏有絲鹹腥味，這才發覺到咬破了嘴唇，但却一點也不覺得痛。

* * *

驀地，他放聲大笑起來。

他並不是瘋了，他是因爲感到一陣痛快，忍不住大笑起來。

笑聲在監房內迴响着，震得他的耳鼓嗡嗡作响。

陡然間，「轟」地一聲，漆黑的監房內，閃射進一小片光亮來。

蕭原立時止住笑聲，往透入光亮的那邊望去。

原來是監房那扇本來緊閉着的鐵

門，被人自外面打開來。

他的一顆心不由往下一沉。

——一定是有人來押他出去殺頭或是槍斃了。

那片射入來的光亮倏地一暗，一個士兵出現在門口，惡聲惡氣地喝道：「死到臨頭，還笑，快出去。」

蕭原毫不遲疑地用手撐着牆壁艱難地站起來，忍受着椎心的疼痛用手扶着牆壁，一步步向門口走去。

——既然難逃一死，那早死好過遲死，他不想再在這連狗窩也不如的監牢內待下去。

好不容易走到門前，他幾乎虛脫，用手緊緊地抓住門邊，大口大口地急喘着。

「你他媽的站着幹麼？快出來。」門口那個士兵惡狠狠地伸手抓住蕭原的手臂，猛地往外拉。

蕭原被拉得直跌出門外。

眼看着就要跌撞在對面的那堵牆上，一隻手忽然一把將他拉住，要不，那一撞可夠他受的。

拉住蕭原的是另一個士兵。

那士兵瞪了那個站在門邊的士兵一眼，「大眼，他已經活不下去了，何必還要這樣對付他，積點陰德吧。」

站在門邊那個人果然有一雙又大又突的眼睛，歪嘴一笑，道：「蘇蝦，你什麼時候變得婆婆媽媽的大發善心，你可知道對一個快死的人大發慈悲，不會得到什麼好處的，別賣乖了。」

扶着蕭原的那個士兵哼了一聲。

「大眼，做人不積點陰德，小心最後那幾年。」

「哈哈。」大眼乾笑兩聲。「咱們當兵的，可說是今天不知明天事，我可從來沒有想過自己可以活到七老八十，但求過一天是一天，你既然想積陰德，那你扶他走吧。」

說完，「叮噹」一聲，關上那扇鐵門。

蕭原一直沒有吭聲，只是感激地看着那個士兵——蘇蝦。

蘇蝦沒有再說話，扶着蕭原，順着那條頗長的甬道，往前走去。

大眼持槍在後面跟着。

* * *

蕭原被押到一間屋子的前廳內。

蘇蝦放開他，退到一邊。

前廳的正中坐着一個軍服煌然，相貌兇惡的中年漢子。

兩旁各站了四個身形高大、斜掛着匣子槍的大漢，不用說是那個坐着的軍頭的警衛。

門外也有士兵持槍站着。

看這情況，那個軍頭是大有身份。

看清楚他肩頭上的肩章，原來是少將軍階。

蕭原忍受着椎心刺骨的疼痛，强撐着站穩，不讓自已跌倒下去。

那個軍頭自蕭原走入屋子，便一直盯着他，那神態活像要一口生吞了蕭原才快意似的。

蕭原毫不畏懼地直視着那個軍頭。

兩人對視了好一會。

那個軍頭的目光越來越兇惡。

「姓蕭的，你以爲可以逃得出本大帥的手指縫？嘿嘿，你還不是給抓回來了麼？」那個軍頭逼視着蕭原。「你殺了本大帥的兒子，今日本大帥要將你開膛挖心，再砍下你的人頭祭本大帥兒子之靈。」

那軍頭不過少將軍階，居然自稱大帥，到底他是何許人物？

原來此人姓吳，名福帥，乃是駐防在這個縣——固舊縣那一旅軍隊的旅長，換言之，也是這個縣最有權勢的人物。

也可說是一個土皇帝。

因爲在那個時候，槍桿子就等於權力，誰的手裏抓着槍桿子，誰就可以稱王稱霸，就是地方政府也要聽他們的。

吳福帥在固舊縣內，乃是一個土皇帝，太上縣長。

因爲那個縣長也要聽他的，要不，他早已幹不下去，被吳福帥趕走了。

吳福帥這個人一向驕橫自大，野心也很大——一直夢想做一個獨霸一方的大帥，喜歡別人拍馬屁，也不知那個拍馬屁的稱他一聲大帥，他聽了大樂，他那些手下觀言察色，也跟着稱他做大帥，他也欣然接受。自此他的部下都稱他爲大帥，不敢再稱他做旅長。

他也儼然以「大帥」自居，自稱本大帥。

曾經有一個連長一時口快稱他做旅長，而不稱他大帥，結果連降兩級——降做排長。

從此沒有人敢冒失地稱他做旅長。

就連縣長大人也尊稱他一聲大帥。

要知道那個時候，縣長大人的階級與一個旅長相同，但在職位上來說，縣長是一縣之長，因此，在縣內的駐軍之長官，也要聽從縣長的命令。

但在那個槍桿子當道的時代，情形却倒轉過來，手中沒有握着兵權的文官只好聽那些手裏有槍的。

事實上，在那個時候手握軍權的軍官，凌駕於地方政府之上。

* * *

聽吳福帥那麼說，原來蕭原殺了他的兒子，那就怪不得要將蕭原開膛破腹了。

只不知蕭原爲何會殺死吳福帥的兒子以致惹下殺身之禍。

蕭原連眼也沒有眨一下，緊閉着嘴唇，怒視着吳福帥。

吳福帥眼一瞪，喝道：「將他押出去！」

站在門外的士兵答應一聲，有兩

個士兵隨即走進屋內，將蕭原押出屋外。

吳福帥站起來揮揮手，亦走出屋外。

站在椅後的四個衛兵跟在吳福帥的後面，拱衛着他。

屋外的那隊衛兵押着蕭原走出大門，往縣城東門那面走去。

吳福帥與四個衛兵在後面跟着。

街上的人看到那隊士兵，紛紛走避不迭，不少人都對蕭原投以同情的目光。

吳福帥一副趾高氣揚的自大神態，頭微昂，眼望天，根本不將那些路人看在眼內。

不少路人暗暗投以一瞥憎恨的目光。

蕭原拐着脚、咬着牙，盡力忍受着那難言的痛楚，艱難地往前走，不讓自己跌倒，免得被吳福帥嘲弄。

——就算是死，也要死得有骨氣。

就像走了一輩子那樣，蕭原被押到東門外的墳地時，幾乎虛脫，要不是憑着那一股誓不低頭的骨氣，他早已倒在地上。

那些士兵將他推到一座新墳前，他踉蹌了一下，幾乎跌倒下去，但他却拚命穩住身體，不讓自己跌倒下去。

那座新墳頗大，墓碑上寫着：「愛兒吳多福之墓」七個鬃金大字。

不用說，這就是埋葬吳福帥兒子的墳墓。

「跪下去！」一個衛兵自吳福帥身後搶上前去，一脚踢向蕭原的屁股。

蕭原立時往前仆倒下去。

但他不是跪倒下去，而是整個人斜斜地仆趴在地上。

——就算將他千刀萬剮，他也不會跪在墳墓前。

「你他媽的，爬起來，跪下去！」吳福帥上前一步，惡狠狠地踢了蕭原一脚。

蕭原被踢得在地上翻滾了一轉，低低地痛哼了一聲，並沒有爬起來，更沒有跪下去。

「將他拉起來，要他跪下去。」吳福帥鐵青着一張臉扯着喉嚨吼叫。

有兩個士兵馬上走前去將蕭原拉起來，然後按着他跪下去。

蕭原拚命掙扎着不肯跪下去。

但他始終拗不過那兩個士兵，被硬按着跪下去。

雙膝才沾地，他却一屁股坐在地上，氣得那兩個士兵嘴裏接連吐出髒話，在蕭原的身上踢了幾脚，用力將他再拉起來。

吳福帥氣怒得眼角一陣搐動，吼道：「一定要他跪着，說什麼也要他跪着。」

那兩個士兵咒罵着，擺弄着蕭原要他跪下去。

蕭原已沒有氣力掙扎反抗，只好放軟手脚，令到那兩個士兵怎也不能弄得他跪下去。

「他媽的，再上去兩個人捉着他的脚，非要弄到他跪着不可！」吳福帥噴着口沫喝叫。

立刻又有兩個士兵搶前去，抓住蕭原的雙脚將他的膝頭屈曲起來，原先那兩個則架着他的雙臂，不讓他坐倒下去或是躺下去，硬將他擺弄成跪着的樣子。

蕭原氣炸了肺，驀地發出一聲怒吼，以渲洩他心中的怒憤。

一陣槍聲就在蕭原怒吼聲中，驟然響起。

架着蕭原的那兩個士兵應聲栽倒下去。

蕭原也跟着跌落地上。

吳福帥在槍聲乍响的刹那，第一個撲倒在地上。

他雖然吃驚，却並不怕，畢竟他是行伍出身，加上又是從低級軍官慢慢爬升的，其間不知經歷過多少次戰火，加上他爲人勇猛，才能夠一步步升到今日這個職位。所以，對於這一次的突變，並不怎樣驚怕。

站在他身後的四個衛兵有兩個搶撲落他身前的地上，遮擋着他，並開槍射擊，另外兩個則蹲跪下來，亦朝响起槍聲的地方開槍射擊。

那些士兵却像「倒瀉一籮蟹」般，慌亂地爭先恐後地找地方掩藏，同時胡亂地開槍射擊。

對方的槍火忽然像一陣急驟的暴雨般掃射過來。

有兩三個士兵慘叫着，東歪西倒地跌下去。

吳福帥趴在地上看着，又驚又怒，扯着喉嚨吼叫：「他媽的，快衝過去，格老子要將他們通通打死。」

一聲「格老子」，原來這個「大帥」是四川人。

他要那些士兵衝前去，自己却急急往後爬。

四個衛兵前後掩護着他，跟着往後退。

畢竟今時不同往日，他如今已貴爲旅長，在這個小縣城內稱皇稱帝，自然變得怕死，不像以前做連排長時那樣身先士卒，衝鋒陷陣。

那些士兵在吳福帥的喝令下，不得不硬着頭皮，各自從掩蔽的地方竄起來，吶喊着，邊開槍邊往前衝。

霎時間，便有兩個士兵痛叫一聲跌倒下去。

其餘的窒了一下，仍然往前衝。

——他們不是不怕死，但在吳福帥的「壓迫」下誰也不敢做縮頭烏龜，否則，雖然保住一命，但吳福帥一定不會放過他，所以誰也不敢不往前衝。

「轟！轟！」兩聲，對方眼見那些士兵悍不畏死，立時扔出兩個手榴彈，一個落在那些士兵之中，另一個落在墳頭上，一時間土石四射，塵烟飛

揚，慘叫連聲。

原來有幾個士兵被炸倒。

那座新墳也被炸得崩塌了。

那些士兵慌不迭撲趴下去，不敢再往前衝。

跟着，又有兩個手榴彈扔過來，一個落在吳福帥剛才撲倒下去的地方，另一個落在兩個墳頭之間，「轟轟」爆炸聲中，有兩條人影疾衝向撲倒在墳地前的蕭原。

塵土飛揚中，對方不停地開槍射擊，壓阻那些士兵向那兩個人開槍。

吳福帥與四個衛兵退出頗遠，由於被飛揚的塵烟所蔽，所以，無法瞧到那兩個衝過來的人影。

那兩條人影箭一樣衝到躺在墳地上的蕭原身前，其中一個敏捷地將蕭原抱起來，放在另一個的背上，隨即往回急奔。

蕭原一點反應也沒有。

原來他被先前在墳頭上爆炸的手榴彈震得昏暈過去，那兩個本來捉住他雙脚的士兵也不例外。

就在那兩個人往回奔的同時，那伙人又扔出兩個手榴彈，分別落在剛才爆炸的地方不遠的地上，「轟轟」兩聲，又炸得土石四射，塵土飛揚，正好掩護那兩個人往回奔。

吳福帥與四個衛兵在連接的爆炸聲中，又退出頗遠。

那些士兵被接連的爆炸震得抱着腦袋趴在地上，恨不得地下有一個洞可以一頭鑽進去，誰也不敢抬起頭，更別說開槍射擊了。

那些人跟着又扔出一個手榴彈，以掩護那兩個往回奔的同伴。

在手榴彈的爆炸聲中，槍聲沒有停歇過，向那些趴伏在地上的士兵射擊，不讓那些士兵有機會向那兩個救起蕭原往回跑的同伴開槍射擊。

那兩個人終於跑回同伴伏着的地方。

緊接着又一個手榴彈扔落在那些士兵伏着的地方之間，「轟」然炸得泥塵四射。

吳福帥與每個衛兵這時已退到墳地的邊緣，喘口氣才抬起頭欲瞧看一下，手榴彈的爆炸聲恰好响起，嚇得他慌不迭趴回地上。

待那一聲爆炸過後，他才敢抬起頭來，看到那些士兵都趴在地上不敢動，又氣又怒，敞開喉嚨吼叫：「他媽的，統通給我爬起來往前衝，那一個不衝前去斃了那一個！」

那些士兵在他的吼叫聲中，不敢不跳起來冒死往前衝。

吳福帥咬牙切齒的怒睜着雙眼，鐵青着一張臉看着那些士兵往前衝。

那四個衛兵不停地往那面開槍射去。

也難怪吳福帥會那麼氣怒的，要知道這裏是他的勢力範圍之內，那伙人居然膽敢襲擊他，那簡直是在老虎頭上釘虱，怎不教他氣怒得七孔生烟。

那些襲擊的人却沒有開槍射擊，阻止那些士兵衝過去。

——對方在扔出最後一個手榴彈後，便停止了射擊。

那些士兵頓時膽氣大壯，發一聲喊，「勇猛」地往前衝。

那知道一個手榴彈就在這時候突然扔向那些士兵，轟地一聲在那些慌不迭驚惶走避的士兵之間爆炸，頓時人仰馬翻，慘叫聲聲。

吳福帥瞧着又驚又怒，不敢喝叫手下去送死。

沒有受傷的士兵都不敢貿然跳起身往前衝，趴在地上一個勁地往那面開槍射擊。

受了傷的則躺在地上呻吟。

那面的人扔出一個手榴彈後，並沒有開槍射擊，不知他們又在搞甚麼花樣。

說起來吳福帥他們這時候仍然不知道襲擊他們的人有多少人，是些甚麼人。

因爲他們根本就看不到對方。

這一次，吳福帥栽的觔斗可大了。

不過，這時候他已冷靜下來，馬上喝叫道：「利用墳頭掩蔽衝上去，本大帥與衛兵開槍掩護你們！」

喝叫聲中，他揮手示意四個衛兵集中向對方開槍射擊，他自己也咬着牙狠狠地開槍射擊。

那些士兵不敢不服從命令，一個個竄起來從這個墳頭竄向另一個墳頭，往前掩進。

對方却沒有開槍還擊。

很快那些士兵便掩到那些襲擊的人伏着的地方前面，但却不敢貿然衝過去，吃了那一次虧後，他們都不敢逞英雄，免得送掉一命，各自趴在墳頭土堆後，集中火力往那座大墳頭開槍射擊。

——襲擊他們的人，就是伏在那座頗大的墳頭後面。

槍彈射擊在墳頭上，石濺土飛，那些人却眞沉得氣，一點動靜也沒有。

吳福帥畢竟久經戰陣，見多識廣，眼前這種情形，對方早已悄悄溜走居多，他忙喝道：「他媽的，格老子給我衝上去！」

那些士兵眼見襲擊的人毫無動靜，早已猜到幾分，被吳福帥一喝，馬上各自從伏着的地方竄跳起來衝前去。

那座大墳後仍然沒有動靜。

那些士兵呼喊一聲衝到墳前，有兩個甚至跳上墳頭上面，不管三七二十一從墳後開槍射擊。

有幾個則自兩面包抄過去。

墳後一個人影也沒有，只有一些子彈殼。

那些士兵一點也不感到意外，因爲他們在衝到墳地前的時候，早已猜

到襲擊他們的人九成早已溜了，否則，他們才不會那麼勇猛地往前衝。

俗語謂螻蟻尚且貪生，何況他們是人，那有不怕死的，他們當兵還不是爲了有糧吃可以活下去。

他們都舒了一口大氣。

站在墳頭上的兩個士兵立刻扭轉身，朝吳福帥揮手呼叫：「大帥，那些……匪徒跑了。」

吳福帥口裏咒罵一聲，從躲着的墳頭後走出來，急急往那面走，口裏吐出一連串的髒話。

走到那座墳頭後，看了一眼，馬上對那些士兵揮手喝道：「還不快追，無論如何也要將他們抓回來。」

那些士兵互相覷看了一眼，答應一聲拔脚追下去。

忽然間一陣急驟的脚步聲傳來，吳福帥與四個衛兵扭頭張望，只見一隊士兵趕快地奔來。

他不由挺挺腰抖擻起威風。

那隊士兵倒是裝備齊全，不但有機關槍，還有小鋼炮——迫擊炮，仿似要對付强敵般。

吳福帥待那隊大兵奔到近前，瞪起雙眼喝道：「鄧副官，怎麼這個時候才趕來了。」

領頭的兩個軍官中的一個喘着氣道：「大帥，槍聲一起，我便馬上去通知馮連長帶領兩排人趕來……」

「他媽的，這個時候才趕到來，那伙……匪徒早已跑了。」吳福帥氣得一拳擊在手掌上。

鄧副官與馮連長互相看了一眼，不敢吭聲。

那個馮連長是吳福帥的心腹親信，亦是他的親戚，要不，也不能當警衛連的連長。

警衛連的裝備，是全旅最好的。

也是吳福帥的王牌。

在編制上也有異於一般的連排編制，相等於一個營的編制。

那就難怪配備了小鋼炮。

「大帥，到底發生了甚麼事？」鄧副官陪了小心問道。

吳福帥哼了一聲，伸手指一下那座被炸毀的新墳，咬牙切齒地道：「睜大眼瞧清楚，那伙匪徒好大的膽子，居然在老子的地頭敢動我，不但炸毀了多福的墳墓，還將姓蕭的死囚劫走，格老子的這件事若是傳到劉旅長的耳中，本大帥還有臉見他麼？」

「那些……膽大妄爲的……匪徒……是甚麼人？」馮連長捏着拳頭對一個衛兵問。

「咱們根本……不知道那些傢伙是甚麼人。」那個衛兵吶吶道。

「你們都是飯桶，」吳福帥罵了一聲，接轉對馮連長道：「阿勇，馬上命令他們追捕那些匪徒，一定要抓到他們，那就知道他們是甚麼人。」

馮勇答應一聲，立刻命令兩個排長帶領部下，循着衛兵所指的方向追下去。

待那兩排士兵追下去後，吳福帥才在馮勇、鄧副官與四個衛兵的保護下，悻悻然返回旅部。

臨走的時候，他吩咐鄧副官回去後，馬上去請仵工將兒子的墳墓修整好。

＊　＊　＊

晚上，在吳福帥的公館內，燈火通明。

搜捕追尋那伙襲擊吳福帥的士兵都已回來，但却是空手而回。

換言之，一個「匪徒」也抓不到。

這就難怪吳福帥會大發雷霆了。

「他媽的，都是飯桶！幾個匪徒也抓不回來，你他媽的都是吃素的麼？格老子統通斃了你們這批混蛋！」吳福帥對着那個排長咆哮如雷。

兩個排長立正站着，不敢吭一聲。

吳福帥紅着一雙眼，口裏吐出一連串不堪入耳的髒話。

鄧副官與馮勇互望了一眼，都不敢吭聲。

——他們都知道吳福帥的脾性，若是在他大發雷霆時開口說話，那簡直是火上加油，不但自討沒趣，甚至會被他一槍斃了，所以，他們照例一聲不吭，待他怒氣漸消才敢開口說話。

「滾，都給格老子滾！」吳福帥揮動着雙手，口裏吐着唾沫星子。

那兩個排長如聞大赦，忙一挺胸，舉手敬禮。「是，大帥！」轉身走出大廳外面。

「他奶奶的，幾個匪徒也抓不到，氣死我了！」吳福帥一拳擂在身旁的一張紫檀木几上。

鄧副官與馮勇仍然沒有吭聲。

喘了口氣，吳福帥撫着有點痛的掌，目光暴縮，狠聲道：「那幾個匪徒到底是甚麼人，膽敢在老虎頭上釘虱？」

——兩人都看出，吳福帥的氣已消了大半。

這時候開口，就不會自討沒趣，被罵個狗血淋頭。

鄧副官於是開口說道：「大帥，一般的土匪，就算拿個鑼給他們做膽，也不敢冒犯大帥虎威，依屬下猜，那些人可能不是土匪。」

「不是土匪，是甚麼傢伙？」吳福帥霍然扭頭凝視着鄧副官。

鄧副官忙垂下目光。「大帥，依屬下猜，那些人有可能是劉旅長的人。」

「甚麼？」吳福帥眼一睜，幾乎蹦跳起來。「你說那些人是劉大鼻的人？」

鄧副官囁嚅了一下，才道：「大帥，屬下只不過有點懷疑，不敢肯定。」

「你憑甚麼懷疑那些人是劉大鼻派來的？」吳福帥冷靜地瞧着鄧副官。

別看吳福帥是個行伍出身的粗人，而且似乎脾氣暴躁，但那只是他的表面，實則，他是一個有點心機的人，無論遇上甚麼事，很快就會冷靜下來。

鄧副官咽了口口水，說道：「大帥，要是土匪，正如屬下剛才說的，就算給他們天大的膽，也不敢太歲頭上動土，更不會那麼沉着，而且還是謀定而動，何況，還有手榴彈，一般的土匪都沒有的，只有軍隊才會有，單憑這幾點幾乎可以肯定那些人是當兵吃餉的。」

吳福帥點點頭。「有道理。」跟着又道：「但這却不能就此猜測那些人是劉大鼻的手下。」

鄧副官咽了口口水，陪着小心道：「大帥，屬下想通了……只有劉旅長與大帥不和睦，不服大帥……因此，屬下才會懷疑他。」

吳福帥轉着眼珠踱了幾步，正想開口說話，馮勇却在這時開口說話：「大帥，鄧副官懷疑得有道理，屬下越想越覺得有可能是劉大鼻那……幹的。」

吳福帥陡地停下來，掃了鄧、馮兩人一眼。「劉大鼻確不是東西，格老子、本大帥早就知道他不服我。但又不敢對本大帥怎樣，但除了他之外，確是沒有甚麼人膽敢對本大帥怎樣……不過，他要動手脚多的是辦法，犯不着去救那個姓蕭的死囚，這對他有甚麼好處？」

鄧、馮兩人一時間都回答不了吳福帥最後那句疑問。

吳福帥掃了兩人一眼，又踱起步來。

鄧副官在他踱了兩步後，終於想到說話。「大帥，說不定那個姓蕭的是劉大鼻的素識，所以，他才派人來暗中救他。」

吳福帥站住，聽鄧副官說完，馬上搖頭道：「劉大鼻這個人最不講義氣的，他才不會爲了一個朋友冒這麼大的險，這對他也沒有一點好處，沒有好處的事他是從來不幹的！」

鄧副官聽吳大帥那麼說，再也想不出一個理由來。

馮勇却想到一個理由。「大帥，劉大鼻那傢伙一直與大帥你在明爭暗鬥，他這一次派人來救那個姓蕭的，說不定他想借姓蕭的手……對付大帥你。」

吳福帥眼一睜。「他敢？」

跟着又狠聲道：「姓蕭的雖然身手不凡，但憑他一個人，還奈何不了本大帥。」

「大帥，所謂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啊！」鄧副官開口說道。

吳福帥神色微變，疾聲道：「鄧副官，你是說，劉大鼻會派姓蕭的來暗殺本大帥？」

鄧副官點點頭。

馮勇開口道：「大帥，極有可能啊。」

吳福帥猛地一握拳，咬着牙道：「劉大鼻子膽敢派姓蕭的來暗殺本大帥，嘿嘿，他奶奶的，格老子不殺他全家才怪！」

「大帥，先下手爲强啊！」馮勇躍躍欲動。

「阿勇，你說得對。」吳福帥目射煞光。「無毒不丈夫，劉大鼻子，別怪本大帥心狠手辣！」

「大帥，事不宜遲，咱們立刻先發制人！」馮勇一副急不及待的樣子。

吳福帥目光一閃，搓搓手道：「別心急，捉賊也要拿贜，咱們先要查探清楚，証實之後才好動手，不然，若是上頭責怪下來，那就無法交待了。」

「大帥英明，思想週到。」鄧副官奉承地道：「屬下聽聞劉大鼻子的靠山很硬，若要動他，非要小心從事，免得被他反咬一口。」

「哼！」吳福帥重重地哼了一聲。「他要不是後台硬，格老子的，本大帥早已動他了，他奶奶的還忍到如今？」

「大帥，屬下明天便派人到劉大鼻子的轄地去查探。」馮勇道。

「嗯。」吳福帥點點頭。「阿勇，挑幾個精靈的去，千萬別還未查到甚麼，便露了形跡，被劉大鼻子反咬一口！」

「是，大帥。」馮勇大聲答應。

「嘿嘿，這一次要是讓本大帥抓住劉大鼻子的把柄，本大帥就可以名正言順地拔去這根眼中釘！」吳福帥拳掌相擊，發生啪的一下聲響，眼中閃射出狠毒興奮的光芒。

「大帥，那時候亦可以明正言順地接管劉大鼻的轄地了。」鄧副官補上一句。

吳福帥張口大笑起來。

＊　＊　＊

「報告大帥……」馮勇一頭走進那座小偏廳，立正敬禮後，張口便說，却被吳福帥猛地一揮手，將他下面的話截斷了。

「阿勇，甚麼事？神色慌張的？」吳福帥不以爲然地瞪了馮勇一眼。

馮勇忙咽了口口水，再吸口氣，好讓自己緩和下來。「報告大帥，派去劉大鼻子那裏打探的弟兄回來報告，姓蕭的是否在劉大鼻子的旅部暫時還未查探到，不過，却打探到一個很重要的消息……」

「甚麼消息？」吳福帥又打斷了馮勇的話，目不轉睛地盯着他。

馮勇咽口口水，說道：「消息說，劉大鼻子暗中調派兵馬，準備襲擊咱們。」

「消息確實？」吳福帥眉毛聳動了一下，雙手不自覺拳握起來。

「千眞萬確！」馮勇肯定地道：「派出去的弟兄是從劉大鼻子的一個衛兵那裏打聽到的。」

「他奶奶的劉大鼻子！」吳福帥一拳擂在八仙桌面子，發出一聲叫人心驚的暴響聲。「格老子的，他居然敢暗中動本大帥，本大帥正好借口他奶奶的好好對付他，拔去這根眼中釘！」

「大帥，先下手為強啊！」馮勇獻計道。

「阿勇，這個消息真的確實？」吳福帥忽然問道。

「絕對確實，」馮勇道：「派出去的弟兄在打聽到這個消息後，在兩日前悄悄地離開駐地，轉移到石樓崗，而石樓崗正是咱們駐防部隊最弱的地方。」

原來，石樓崗乃是分隔吳福帥與劉世彬（劉大鼻子）兩處防地的分界綫，雙方在石樓崗的東西兩面，皆有部隊駐防。

「他奶奶的，劉大鼻子這東西倒會揀地方下手，格老子的我要他知道我的厲害！」

「大帥，你準備在甚麼地方動手了？」馮勇問道。

「就在石樓崗！」吳福帥眼中閃過一抹狠毒的目光，一拳擂在八仙桌面上。

「大帥，那豈不是硬碰硬？」馮勇疑惑地問道。

「本大帥才不會與他硬碰硬！」吳福帥咬着牙道：「本大帥選那裏動手，一是要出奇制勝——哈哈，他做夢也想不到，本大帥會在那裏動手，哈哈，他一定想不到！」

頓一下，又道：「第二，本大帥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來個先下手為強，打他媽的一個落花流水！」

「大帥英明。」馮勇奉承地道：「只有大帥你，才能夠想出如此妙絕的計策。」

「阿勇，快去叫王團長來，我要他今晚馬上暗中調派兩營人馬到石樓崗，在破曉之前攻其不備。」吳福帥說到最後一個字時，猛地揑緊拳頭。

「是，大帥！」馮勇快步走出偏廳。

吳福帥看着馮勇走出偏廳，漸漸地嘴角泛起一抹陰陰的笑容。「劉大鼻子，這一次，我要你栽一個大觔斗！」

一句話還未說完，忽然看到鄧副官急匆匆地走進來，吳福帥兩道目光一移，直射在鄧副官的身上。

「大帥！」鄧副官走入偏廳，立正行禮。

吳福帥道：「甚麼事？」

「大帥，屬下聽馮連長說，大帥準備在明天破曉前發動攻擊……」

「是啊！」吳福帥打斷了鄧副官的說話。「攻其不備，你不是反對吧？」

鄧副官咽口口水。「大帥，攻其無備當然好，但……若是咱們先動手，那會被劉大鼻子反咬一口的。」

吳福帥怔了一下，右拳擊在左掌上。「唉，我怎麼忘記了……鄧副官，要不是你及時提醒我，差點行錯一步！」

跟着又道：「你快趕去王團長那裏傳我的命令，要他們密切注意劉大鼻子那一營人馬的動靜，若發覺他們有甚麼異動，馬上動手！」

「是，大帥！」鄧副官舉手敬禮，然後快步走出偏廳。

＊　＊　＊

就在吳福帥將兩營人馬暗中調派到石樓崗的第三日，於半夜時分，那兩營人終於與劉世彬的那一營人幹上了。

那兩營人是偵得大鼻子那一營人於二更後暗中有所行動，馬上採取行動——兩面夾擊，與劉部那一營人幹上的。

劉部那一營人做夢也估不到，才摸黑趕到石樓崗的山腰上便遭遇到襲擊，開始有點手忙脚亂，但很快便穩住陣脚，就地固守抗擊。

一時間，石樓崗上槍聲震响，槍火閃動，好不熱鬧。

劉部那一營人雖然穩住陣脚，但却不知道襲擊他們的人馬是何方神聖，一個勁地開槍還擊。

本來，吳部那兩營人穩佔上風的，不難一下子將劉部那一營人擊潰殲滅，但由於時在半夜，夜色黑暗，加上劉部那一營人利用山腰上遍佈的岩石固守反擊，所以，吳部那兩營人馬雖然在人數及火力上佔了上風，但一時之間却奈何不了劉部那一營人。

吳部那兩營人只好緊緊地將劉部那一營人圍困起來，一點一點地往前進逼。

吳福帥在王團長的兩營人馬與劉部的一營人幹上後，便接到報告，他興奮得再也睡不着，坐在內廳上等着好消息。

鄧副官陪着他。

等了半個時辰左右，還未有捷報傳來，吳福帥開始坐不住，來回踱起步來。

「鄧副官，他奶奶的，他們是吃素的麼？兩營人對一營人，這個時候仍然沒有傳來好消息，簡直是飯桶！」吳福帥晃着拳頭，一副緊張的樣子。

「大帥，別急，說不定一會便有好消息送回來。」鄧副官慰解道。

話剛說完，一名警衛急步走進來，立正敬禮。「報告大帥，王團長派人回來報告，劉旅一營人就地頑抗，由於天黑，加上地形複雜，王團長的兩營人一時間無法强攻，只好將之圍困起來，伺機突出，並請示大帥定奪。」

「他奶奶的，劉大鼻子的兵馬向被稱為豆腐兵，王長榮以兩營之衆，居然吃不下那塊豆腐，簡直混帳！」吳福帥眼一瞪，咆哮如雷，嚇得那個衛兵渾身顫抖了一下，慌忙垂下頭。

「那個傳遞兵在那裏？」吳福帥朝那個警衛吼叫，唾沫直噴在那警衛的臉上。

那個警衛立正不動一下，忙道：「就在外面等着。」

「還不快去將他叫進來！」吳福帥用力揮手，差點便碰在那警衛的身上。

「是！大帥。」那警衛慌不迭往外奔。

很快，那個警衛便帶着一個士兵走進去。

那個士兵大概得到那個警衛的「關照」，一直垂着頭畏縮地走進廳內，不敢抬起頭看吳福帥一眼，立正朝吳福帥敬了個禮。

「你叫甚麼名字？」吳福帥瞪視着那個傳遞兵。

「報告大帥，小的叫丘大昌。」

「丘大昌，你馬上回去告訴王團長，本大帥命令他無論如何，也要在天亮之前殲滅劉世彬那一營人，要不，他不用回來見我！」吳福帥聲色俱厲。

「是！大帥。」那個傳遞兵大聲答應一聲，立正朝吳福帥敬了個禮轉身急步向外走。

「大帥，別動氣，快坐下來歇口氣。」鄧副官站起來對吳福帥說：「王團長大概不想部下死傷太多，所以，才沒有强攻，他接到大帥的命令後，不出一刻，便會全殲劉大鼻子那一營人！」

吐口大氣，吳福帥走到椅子前，轉身一屁股坐下去。「格老子，不急才怪，要是拖下去。被劉大鼻有時間調派部隊趕到去增援，那時候只怕會偷鷄不成蝕把米，本大帥下一步的行動也可能會因此而進行不了！」

「大帥，請稍安毋躁。」鄧副官一副滿有把握的樣子。「不出半個時辰，一定有捷報傳來。」

吳福帥搓搓手。「要是王長榮能夠在天亮前全殲劉大鼻轄下那一營人，本大帥下一步的行動便可以馬上進行！」

話聲剛落，只見馮勇急匆匆地走進來，吳福帥霍然站起來，疾聲道：「阿勇，石樓崗那面傳來好消息？」

馮勇立正敬了個禮，才搖搖頭，說道：「大帥，王團長還未有好消息送回來……劉……旅長却來了。」

「甚麼？劉世彬來了？」吳福帥雙眼瞪得老大，吃驚地一把抓住馮勇的右手臂。

「大帥，劉旅長就在外面，他要立刻見你。」馮勇雖然被抓得很痛，却連眉頭也沒有皺一下。

「他帶了多少人來？」吳福帥吸口氣，努力讓自己從震驚中鎮定下來。

「帶了一排人。」馮勇道：「每一個除了佩槍外，都扛着一挺機關槍。」

「格老子的，他這算是甚麼意思？」吳福帥怒氣陡發。「來與本大帥拚命？還是要脅本大帥？」

「大帥，劉大鼻子夤夜帶人趕來見你，極可能已知悉與他那一營人幹上的是大帥的部下，所以特來理論。」鄧副官上前道。

「哼哼，他還敢來與我理論，簡直是放屁！」吳福帥口裏那麼說，心裏却已漸漸怒氣消退。

「大帥，他既然來了，不見他，他一定不會罷休，何不請他進來聽聽他有甚麼話說。」鄧副官不但是吳福帥的心腹，也是他的智囊。

「嗯。」吳福帥放開抓住馮勇的手。「阿勇，去請他進偏廳，其他的，一概不准進去！」

馮勇答應一聲，轉身往外急走。

「鄧副官，你跟本大帥去見劉大鼻。」吳福帥也不換上軍裝，就穿着那套紗綢唐裝衫褲往外走。

＊　＊　＊

吳福帥走入偏廳的時候，一眼便看到繃着一張臉坐着的劉世彬——劉大鼻子。

劉大鼻子一眼看到吳福帥，馬上「虎」地一聲站起來，大聲嚷嚷道：「吳旅長，你以兩營人在石樓崗截擊我的部隊，是甚麼意思？」

吳福帥沉着一張臉，哼了一聲。「劉旅長，吳某正打算天亮後到你那裏找你理論，你來了正好，省得吳某去找你。」

劉大鼻氣呼呼地道：「吳旅長，劉某已派人到徐總座那裏報告，你若不給劉某一個合理的解釋，劉某決不罷休！」

吳福帥聽劉世彬已派人到徐總座那裏報告，心裏吃了一驚，表面上却毫不動容。「劉旅長，你暗中調派部隊到石樓崗，於今晚企圖偷襲吳某的部隊，幸好被吳某部下察覺，你却惡人先告狀，簡直豈有此理！」

劉世彬愣了一愣，隨即頓脚道：「吳旅長，你胡說甚麼？劉某暗中調派一營部隊到石樓崗，是想剿滅崗上匿藏着的一股土匪。今晚的行動完全是針對那股土匪，你却以為是劉某暗中襲擊你的部隊，這簡直荒謬！」頓一下，氣恨恨地道：「吳旅長，劉某知道你一直容不下我，你這一次大概是想借題發揮……」

「劉旅長，這只是一場誤會！」吳福帥聽劉世彬那麼說，心裏暗罵了一句，自知這一次理虧，只好放緩口氣。「吳某決沒有半點私心。」

接着他又道：「劉旅長，這其實怪不了吳某的部下誤會貴部之行動的，貴部若是在行動之前，派人來知會一聲，那就不會產生這一次的誤會了。」

劉世彬微哼了一聲。「吳旅長，劉某暫時不追究是否誤會，只想請你馬上下令貴部馬上停止圍攻劉某被困的部隊！」

吳福帥吸口氣，轉頭對馮勇道：「快派人去傳達……本……我的命令，王團長的兩營人馬上停火，並撤回去！」

馮勇答應一聲，快步走出偏廳。

「劉旅長，別盡站着，請坐下來喝杯茶，慢慢說話。」吳福帥口裏客氣，心裏却恨不得一口將劉大鼻子吞下肚。

劉大鼻子雖然心裏不忿，但却不

敢太過份，畢竟自己身在對方的勢力範圍之內，要是鬧翻了，萬一吳福帥狠下心，不顧一切，那吃虧的只會是自己，所以，他馬上放緩了臉色轉身走回去，坐下來。

吳福帥吁口氣，在劉世彬旁邊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來。

——他之所以如此「忍氣吞聲」，只因爲他知道自己這一次理虧，再加上劉世彬已派人急告徐總座，自己若是蠻幹下去，要是追究起來，他可是吃不了兜着走，所以，他不敢恃勢凌人。

——要知道，那個徐總座可是劉大鼻子的姐夫，有什麼事自然偏幫着小舅子，也所以吳福帥雖然一直視劉大鼻爲眼中釘，却一直不敢貿然將那根「釘子」拔去。

——因爲，若是一個弄不好，只怕連出生入死十多年，才爬升到旅長這個職位也保不住。

「劉旅長，請喝口熱茶，提提神。」一直沒有吭聲的鄧副官替劉世彬斟了杯熱茶，企圖緩和一下氣氛。

劉世彬也不敢太過份，端起茶杯子喝了一口。「吳旅長，難道貴部對於石樓崗上的密林中匿藏了一股土匪，連一點消息也沒有聽聞？」

吳福帥搖搖頭。「那伙土匪的頭子是誰？好大的膽子，居然敢在石樓崗上築老巢，簡直不將你我放在眼內！」

吳福帥乘機轉移話題。

「據打探到的消息，匪首名叫馬大壯，綽號野馬，在石樓崗上的老巢，還是近三幾個月之前才築的，劉某部下也是在個多月前才偵探到。」劉世彬說着又喝了口茶。

「馬大壯？」吳福帥皺皺眉頭。「怎麼從沒有聽聞過他的大名？大概是從別的地方流竄來的吧。」

「確是從別處流竄來的。」劉世彬打個呵欠。「據劉某部下打探所得，那股流匪是從湘北那面流竄過來的。」頓一下，語含諷刺地道：「吳旅長，你素來自誇部下勇猛善戰，消息靈通，怎麼這一次被一股土匪窩在鼻子前面酣睡，却毫無所覺？」

吳福帥被劉世彬說得心裏滿不是味道，却又不好發作，只好忍住一口氣。「劉旅長，俗語謂，老虎也有打鼾的時候……劉旅長，你不會那麼善忘，兩個月前失竊了一批軍火那回事吧？」

「這……」劉世彬窒了一下，「劉某怎會忘記……那件事不提也罷！」

「嘿嘿，劉旅長，你倒會責怪別人，却不懂得說自己啊。」吳福帥冷笑連聲。

劉世彬好笑兩聲，改變話題，「吳旅長，今晚這一筆賬，怎麼算？」

「吳某已說過，這純是一場誤會，有什麼賬好算？」

吳福帥一聽要算賬，口氣馬上硬起來。

劉世彬的態度也變得强硬起來。「吳旅長，這雖然是一場誤會，但劉某部下死傷了那麼多人，這筆賬若是不算，劉某怎向他們交代？」頓一下，又道：「若是劉某今晚截擊貴部造成多人死傷，相信吳旅長也不會善罷甘休吧？」

吳福帥自知理虧，若是到徐總座那裏理論，一樣說不過對方，還會受到一番訓斥，沒奈何只好忍一口氣。

「劉旅長，你想怎樣算法？」

「劉某不想做得太過份，只想你賠償那些死傷者。」劉世彬說得很動聽。

「你奶奶的，還不是要老子賠錢，口裏却說得那麼動聽，哼！將來有機會，老子非要你雙倍歸還不可！」吳福帥心裏暗罵，口裏却說道：「賠償，是應該，沒問題，待天亮後，點算過死傷的人數後，你開一個數來，吳某照數賠償。」

「吳旅長，那告辭了。」劉世彬見目的已達，不想再多留，馬上站起身。

「不多坐一會麼？」吳福帥口裏這麼說，人已站起來，並沒有留客的意思。

劉世彬邊往外走，邊道：「吳旅長，打擾了，劉某還要趕回去，點算一下死傷的人數，盡快將賠償的數目清列出來，送來給你過目。」

吳福帥在心裏罵了一句「你奶奶的」，口裏說道：「那你好走，不送了。」

跟着又補了一句：「劉旅長，希望你不要獅子大開口。」

劉世彬猛地窒住，扭頭道：「吳旅長，劉某是那種人麼？」

吳福帥又在心裏罵了句「娘」，乾笑一聲，道：「吳某不過隨口說說罷了，不要認眞。」

劉世彬在心裏哼了一聲，用力一摔手，大步走出偏廳。

「劉旅長，路上小心啊，別遇上什麼事故又賴在吳某的身上！」吳福帥一想到要賠償一筆錢給劉世彬，心裏便如刀割般刺痛，忍不住又「贈」了一句。

劉世彬頭也不回。「吳旅長，劉某的雙眼還未瞎，分辨出是人還是鬼。」

「你奶奶的，終有一日，老子會收拾你！」吳福帥咬着牙在心裏暗說一句，雙手緊緊地握着。

* * *

看着劉大鼻子走出偏廳，在眼前消失，吳福帥再也按捺不住，霍然轉身一拳擂在八仙桌面上，發出「彭」的一聲震响，桌面上的東西都震得跳起老高。

「你奶奶的劉大鼻子，格老子操你祖宗十八代！」吳福帥這句話是從牙縫中吐出來的。

鄧副官站在旁邊，不敢吭聲。

「他奶奶的，老子要將那幾個打探消息的飯桶槍斃掉！」吳福帥將一腔怒

氣，遷移到那幾個負責打探消息的士兵身上。

「大帥，請息怒。」鄧副官陪着小心道：「殺了那幾個傢伙，也於事無補，還是扣發他們的餉銀以作補償較好，未知大帥意下如何？」

吳福帥氣呼呼地喘了幾口氣，漸漸冷靜下來。「嗯，殺了他們雖然可解心頭之怒，但却無法補償那筆損失，就依你說的，扣發他們三個月餉，以作懲罰！」

鄧副官看到吳福帥怒氣漸消，暗中吁了口氣。「大帥，屬下忽然想到一個主意，可以令到不用賠償劉大鼻子。」

「快說來聽聽。」吳福帥一聽，頓時雙眼放光。

鄧副官將嘴巴湊到吳福帥的耳邊，低聲將他的主意說出來。

吳福帥邊聽邊點頭，最後雙掌一拍，高興地道：「好主意，就這麼辦！嘿嘿！你奶奶的劉大鼻子，老子要你空歡喜一場！」

爾虞我詐　各施手段

將蕭原救走的那伙人，根本就不是劉大鼻子的部下，而是一伙土匪！

當蕭原知道他們的身份後，驚詫得以爲自己在做夢，難以相信。

要知道，他的職業就是專門追捕那些被官府通緝的土匪盜賊，可以說他與那類人是對頭人，而那類人也自然視他這種人有如眼中釘一樣，不除不快，又怎會去救他？

何況，他並不認識那伙土匪。

要不是對他說話的那個人一臉認眞，他眞以爲那個人在說笑。

要不是眼前看到的一切，都是眞眞實實的，他眞以爲他看到的、聽到的，都是一種幻覺。

與他說話的人，是一個年約三十五六歲的漢子，紫黑臉膛，一面髯子，形相悍勇，似乎是那伙人的頭兒。

「你叫蕭原，是不是？」那漢子兩道烱烱的目光直直地射在蕭原的臉上。

蕭原點點頭。臉上露出訝異的神色，「……你怎會……知道我的姓名？我並不認識你。」

那漢子咧嘴一笑，「你雖然不認識我，但我却認識你這位大名鼎鼎的有名追捕手！」頓一下，又說道：「蕭老兄，說起來，就連我自己至今也不相信，我們這種以搶劫爲生的土匪居然會救你。要知道我們這種人與你們可說是死對頭，相信你一定也很詫異吧？」

蕭原點點頭。「你們爲何會冒險救我？」他大感不解地瞧着那漢子。

那漢子笑笑。「待你養好傷後，再告訴你。」

蕭原聽他那麼說，知道再問，對方也不會說，便不再問。「老兄，貴姓大名，總可以相告吧？」

那漢子爽快地道：「我姓胡，名叫漢光。」

「原來是胡老兄。」蕭原感激地朝那漢子點頭爲禮。

由於他渾身是傷，因此，動一動也全身發痛，所以，他暫不能坐起身來。

「蕭老兄，聽說你槍殺了吳福帥那混蛋的寶貝兒子，你眞大膽，居然敢在老虎頭釘虱子，我眞佩服你。」胡漢光臉上露出佩服的神色。

蕭原吁口氣。「胡老兄，我是在殺死那畜牲後，才從別人的口中知道他的身份，說眞的，當時我也有點後悔，冒失地槍殺了那畜牲。」

「蕭老兄，你這麼說，可是說你若是在事前知道那……畜牲的身份，便不會槍殺他？」胡漢光目光忽然變得銳利如刀，「釘」着蕭原。

蕭原並沒有迴避他的目光，搖搖頭，道：「我只是後悔自己太冒失，却一樣會槍殺那毫無人性的畜牲，他簡直不是人，若讓他多活一天就會有多一個人受害，決不能讓他這種人爲害人間！」

「蕭老兄，我沒有救錯你，果然是一條漢子！」胡漢光欽佩地伸手在蕭原的肩頭上用力拍了一下。「我平生最敬重你這種人！」

蕭原被他那一拍，痛得攢眉擠眼的，雖然沒有叫出聲，瞧他那樣子一定是痛得很厲害。

胡漢光馬上瞧出來，馬上抱歉地道：「蕭老兄，弄痛了你，很對不起。」

蕭原强擠出一絲笑意，道：「胡老兄，別這麼說，你又不是故意的。」

胡漢光伸手抓抓頭皮，歉笑一聲。「蕭老兄，你到底爲了什麼，便冒失地拔槍射殺那個畜牲？」

蕭原頓時咬咬牙，臉上現出憤慨的神色。「那個畜牲不但不是人，連禽獸也不如，他不但强姦了那個女子，居然用槍指嚇一個老頭子——那女子的父親，要他當街與女兒幹……那回事，那老頭兒跪在他脚下，苦苦哀求他放過他父女，連頭也磕破了，那畜牲居然無動於衷，還要那幾個衛兵將那些鄰人坊衆從屋內趕出來，非要他們睜大眼瞧着，當時我恰好路過，也被他喝停下來……那情景，教我無法按捺，心中怒火騰燒，管他是皇帝老子，拔槍射殺了那畜牲！」

蕭原越說下去胸膛起伏得越厲害，可以想像他當時確是怒不可遏。

胡漢光聽着，雙拳也不由自主緊握起來，咬着牙恨恨地道：「蕭老兄若換轉是我，也會忍不住，槍殺那沒有人性的畜牲。」頓一下，又氣憤憤地道：「居然要一個做父親的，當衆與女兒……幹那種事，他簡直連半點人性也沒有，也只有像吳福帥這種人，才

會生出那樣的畜牲，蕭老兄，你殺得好！」

蕭原笑笑。「當時，我槍殺那畜牲後，確實有一種痛快的感覺！」

「蕭老兄，我聽了後，此刻也感到一陣痛快！」胡漢光咧嘴一笑，舉手便欲拍落蕭原的肩頭上，猛然省覺到蕭原渾身傷痛，忙縮回手，怪相地吐吐舌頭。

蕭原看着，禁不住笑起來。

胡漢光也憨笑起來。

*　*　*

吳福帥看過劉大鼻子派他的副官送來的賠償清單後，忍不住一拳擂在八仙桌面上，破口罵道：「劉大鼻，你奶奶的，簡直是勒索，將老子當作羊牯！」

吳福帥那一拳擂得八仙桌發出一聲「彭」的震响，嚇得鄧副官與馮勇心頭驚跳了一下。

鄧副官陪着小心道：「大帥，劉大鼻可是獅子大開口？」

吳大帥用力將手上那張單子摔在八仙桌面上，憤然道：「你瞧一下，他居然要我賠償二萬個大洋，作為賠償死傷者的賠償費，他奶奶的，那還不是全數裝入他的口袋裏？他媽的，他會賠一個銅板給那些死鬼才怪！」

跟着又一拳擂在桌面上。

鄧副官拿起那張單子，仔細地看了一遍，冷笑道：「劉大鼻子好大的胃口，不但要大帥賠兩萬個大洋，還要大帥賠償三千發子彈，五十支步槍，十支機關槍，三門小鋼炮，他的胃口比獅子還要大！」

吳福帥沉哼了一聲。「他奶奶的，這簡直是勒索！嘿嘿，我不是一塊豆腐！」

「大帥，咱們可是依計而行？」一直站着沒有吭聲的馮勇開口問道。

「那當然了！」吳福帥猛地將拳頭捏緊。「老子要劉大鼻子知道，他奶奶的老子不是一塊豆腐，而是一塊硬綁綁的石頭，他啃不了的！」頓一下，直視着馮勇。「阿勇，這件事就交給你去辦，你馬上去挑選人手，這一次千萬不可出錯，要是出了紕漏，你別回來見我！」

「是！大帥！」馮勇口裏答得爽快，心頭却倏地向下一沉，轉身往外去。

「大帥，您決定了動手的日子麼？」鄧副官問。

「老子已決定在兩日後照單賠償給劉大鼻子。」吳福帥磨着牙道：「就在他們走到鷄冠山下，咱們就在那裏動手！」頓一下，冷笑一聲。「鷄冠山在劉大鼻子的轄地之內，他萬萬想不到，咱們會在他的轄地之內動手的，那正好打他一個措手不及。」

「大帥英明。」鄧副官大拍馬屁。

「只有大帥才能想出如此妙着。」跟着他又說道：「劉大鼻子派來接收賠償的部下在未離開咱們的轄地之前，一定會加倍小心，提防咱們會向他們動手，一路上必定提心吊膽，待走入他們的轄地後，他們必定會喘一口大氣，慶幸平安無事，他們却做夢也想不到，就在他們認為安全的地方，出了事！哈哈哈……大帥，你這個主意眞是妙絕！」

吳福帥被鄧副官說得開心地大笑起來。

*　*　*

經過幾日的治理，蕭原的傷勢好了很多，可以下床走動。

這一日，他剛下床，便看到外面聚集了十多個人，每一個皆荷槍携彈似乎有所行動。

蕭原忙往門口走去，心裏暗忖：「他們不知要到什麼地方，別是又去打家劫舍。」

走到門口，一眼便看到胡漢光在對那十幾個漢子說話，由於距離頗遠，胡漢光說話的聲音又不大，所以，他無論怎樣細心傾聽，也聽不到胡漢光在說什麼。當然，他很想知道胡漢光在說什麼。

說眞的，他呆在這裏一直感到尷尬不安，那是因為以他的身份與胡漢光那伙人可說是對立的，甚至是勢不兩立，他恨不得盡快離開，免得呆久了，弄到自己是非不分。

說着話的胡漢光一眼瞥到站在門邊的蕭原，向他點頭示意。

說完話後，胡漢光馬上朝蕭原走去，還未走到近前，便大聲說道：「蕭老兄，看樣子你今日又好了很多，要不了幾日大概便全好了，那時你便可以走了。」

蕭原咧嘴笑道：「胡老哥，我今次撿回一條命全賴你們……」

「蕭老兄，別再這麼說了。」胡漢光擺擺手打斷蕭原的說話。「再說這種話，我可要生氣了。」

蕭原聽他那麼說，便轉過話題。「胡老哥，就當我剛才沒有說過，你們可是要出外去做……買賣？」

胡漢光含笑點點頭。「蕭老兄，我們這一次去打老虎，待我們打了老虎後，回來再與你說話，你傷勢還未全好，別到處亂走，快躺下歇歇吧。」

跟着朝蕭原揮揮手，轉身走回那伙人那邊。

看着胡漢光走動的背影，蕭原在心裏嘀咕一句：「打老虎？打什麼老虎？」

這個疑問，他自然無法解答。

看着胡漢光與那伙漢子漸去漸遠，蕭原張口吸了口氣，覺得有點累，於是走回去躺在床上歇息。

*　*　*

劉大鼻子派了兩排士兵去接收吳福帥的賠償。

領隊的是他的一名親信——警衛連的連長——丁鐵城。

丁鐵城在劉大鼻子的部隊中，是一個出了名的猛將，勇悍異常，而且

槍法奇準，能夠左右雙手開槍，長得黑黑實實的，像半截鐵塔一樣，單看樣子，便令人生畏。

就因為他有那些「特點」，劉大鼻子才選他做警衛連的連長。

丁鐵城帶領的那兩個排是加强排，不但人數比普通的班排多出一半，武器配備也强很多，不但配備有機槍，還有兩門小鋼炮，其編制等如普通的一個連隊，至於裝備，普通的一個營隊也及不上。

事實上，那個警衛連分明是劉大鼻子的精銳，亦是他的一張皇牌。

交收清楚之後，丁鐵城便下令那兩個排護送那批賠償品起程返回轄地。

看着丁鐵城率領部下離去，吳福帥與鄧副官交換了一瞥會心的目光，陰陰發笑。

*　*　*

其實，劉大鼻子早已猜到吳福帥不會甘心情愿賠償他的損失，一定會在路上弄手脚，所以，他才會派出手下第一勇將丁鐵城帶領兩個加强排，護送那批賠償品回去。

一直以來劉大鼻子與吳福帥都在明爭暗鬥，自不免都摸清楚對方的手段及為人，要不，只怕早已有一方被弄垮了。

丁鐵城帶領那兩個裝備一流的加强排，一路上小心翼翼的防備着。

提心吊膽的，終於走出吳福帥所轄之地區，踏入自己部隊所轄之境內，丁鐵城與那兩排士兵都情不自禁大大地鬆了口氣。

——返回自己部隊的防地後，那應該不會有事發生的了，那怎不教他們鬆一口氣。

抬頭看一眼天色，日頭已開始西下，丁鐵城估計在天黑之前完全可以趕返旅部，經過剛才近半天的提心吊膽的「旅程」，這時候突然放鬆下來，自不免感到一陣疲累，橫竪在天黑之前可以趕回去，又在己方的防地之內，沒有什麼人有膽在太歲頭上動土，於是他下令就地休息一會。

那些士兵立時就地坐下來，但仍然保持一定的警戒。

那些賠償品包括兩萬塊大洋，分別裝在六輛馬車上，負責趕車的都是士兵。

兩萬塊大洋若是用大洋票子，只要往衣袋內一塞便袋袋平安，但吳福帥却不用大洋票子，却用叮噹响的大洋來賠償，單是那二萬塊大洋，便幾乎要用兩輛馬車來裝載，這分明是有意為難。

丁鐵城自然看得出來，却不敢做聲，畢竟他的身份比吳福帥差了一大截，要是出聲，只會自討沒趣。

伸手摸一下車上一箱箱的大洋，丁鐵城冷笑一聲，心裏暗道：「哼，吳福帥，你以為用大洋賠償，便會難倒我，嘿嘿，還不是平安無事地返回地頭麼？你他媽的可說枉作小人。」

「這一次平安地將吳大帥賠償的財物運返去，旅座高興之下，一兩百元的打賞定少不了的。」丁鐵城想到那白花花的大洋，禁不住咧嘴一笑。

錢財，總會動人心的。

看看歇了一刻鐘有多，丁鐵城張口吆喝一聲：「弟兄們，起程啊！」

那些士兵答應一聲，紛紛從地上跳起來，排好隊形往前走。

既然已回到己方的防地之內，應該平安大吉了，那些士兵都沒有先前那麼緊張小心，顯得頗輕鬆。

丁鐵城的脚步也顯得輕鬆起來，雙手輕快地擺動着，腦袋裏盡想着得到打賞後，如何去消遣。

——他現在與半個鐘頭之前的那種如臨大敵的緊張樣子，簡直判若兩人。

往前走出不到兩里地，前面便是鷄冠山，遠遠望去，那座不太高的山頭的形狀極像公鷄冠。

鷄冠山左邊約兩里地外，駐有一連部隊，丁鐵城自然知道，所以，他一點也不緊張。

他並沒有下令部下在經過鷄冠山脚下時，加强戒備，他不相信有人膽敢在那裏對他們下手。

隊伍在鷄冠山脚下那條泥路走過，一點異動也沒有。

丁鐵城按在槍套上的手，不自覺放下來。

眼看就要走過那處山脚，丁鐵城禁不住長長地透了口氣。

豈料一口氣還未透完，前頭忽然响起「轟」的一聲巨响聲。

那刹那他一顆心幾乎從口裏跳了出來，驚魂未定，一陣暴雨打芭蕉般的槍聲驟然响起。

只見那些士兵有如被割倒的稻草般接連倒下，人叫馬嘶聲中，一片混亂。

丁鐵城略一定神，張口大喝：「弟兄們，趴下去，就地抵抗，駐在石溪的部隊片刻就會趕到。」喝叫聲中，他已拔出那支駁壳槍，朝發出槍聲的地方還擊。

——發出槍聲地方，就在鷄冠山脚上的那一片低矮的雜樹叢中。

其他的士兵聞喝之下，紛紛趴下地，朝那處山脚上的雜樹叢射擊。

雜樹叢中驀地飛擲出七八顆手榴彈。

只聽「轟轟轟」一連串爆响聲中，土飛塵揚，人仰馬翻，丁鐵城只覺眼前一黑，腦袋一暈，差點暈死過去。

原來一顆手榴彈就在他身前不到五尺的地方爆炸，要是再近一點，他便不能倖免，被那些爆散飛射的泥土弄得灰頭土臉的，身上隱隱作痛。

「開炮，快朝那邊開炮轟擊！」他抬起頭，嘶聲大叫。「機關槍快朝那邊掃射！」

喝叫聲未歇，山脚上又擲來七八

顆手榴彈，爆炸聲不絕於耳。

爆炸聲中，槍聲有如暴雨般沒有間斷過，丁鐵城與兩排士兵根本就沒有機會喘息，展開還擊。

在這種情形下，縱使丁鐵城勇悍過人也無法逞勇。

緊接着又是幾個手榴彈飛擲過來，人影閃跌中，山脚上伏擊他們的人有如猛虎下山般，一邊射擊一邊疾衝下來。

……伏擊丁鐵城與其手下的人大概知道駐在兩里外——石溪的部隊很快就會馳援而至，所以，他們便來個速戰速決。

從種種跡像看來，伏擊丁鐵城手下的人不可能是烏合之衆。

起碼丁鐵城就是這麼猜想。

要是土匪之流，裝備不會那麼齊備，行動也不會那麼迅速及配合得那麼好。

丁鐵城邊朝那些猛衝下來的人掃射，邊呼喝道：「弟兄們，快開炮轟他們，機槍快叫響啊，別讓那些狗崽子衝過來！」

但是形勢比人强，他的部下在連番遇襲之下死傷了大半，餘者驚魂未定，加上鎗彈狂掃暴射，壓得他們幾乎抬不起頭，在這種情形下就算他們勇猛如虎，也會心怯，難以作出反擊。

丁鐵城不愧是一名勇將，喝叫聲才落，他便不顧一切地從地上竄起來，雙手握着兩支駁殼鎗，邊開鎗射擊，邊衝向猛虎下山般衝撲過來的那些人。

他這種奮不顧身的行動激發了其他士兵的膽氣，有十多個士兵先後從地上跳起來，往前衝。

「轟轟轟」那些人又擲出幾個手榴彈，炸得那往前衝的士兵東倒西歪，其他的士兵不敢再逞强，馬上撲伏下去。

丁鐵城憤怒得眼中噴火，往前狂衝，驀地，他的左肩頭震動了一下，跟着是椎心般的劇痛，一條左臂頓時無力地垂下來。

他仍然不怕死地往前衝。

陡地，他猛地一個踣撲，有如餓狗搶屎一樣撲跌在地上。

原來他的右腿上又中了一鎗。

這一來，就算他再勇猛，也無法再逞勇，眼睜睜地趴在地上，看着那些人猛衝過來。

對方勢如猛虎洪水，己方人仰馬翻，死傷過半，根本無法阻擋那些人的攻勢，眼看着對方那些人便會衝到來，丁鐵城乾脆閉上眼睛。

那些士兵眼見無法阻擋對方的衝鋒，有人拔腿便跑。

有人帶頭，自然有人跟風，能夠跑的紛紛掉頭便跑。

丁鐵城由於閉着眼睛，所以看不到部下竄逃，要是看到只怕會氣得吐血。

驀地，一陣急驟的鎗聲從那些人衝過來的方向的左後側響起，隨即便響起那些人的驚呼慘叫聲，以及慌亂的呼喝聲，丁鐵城心頭劇跳了一下，以爲是駐在石溪的部隊馳援而至，急忙睜開眼睛瞧看。

瞧看之下，看到果然有人及時趕到來救援他們，但却不是駐在石溪的那一連部隊。

那伙突然殺出來的人大約有十多人，穿的都是民裝，不知是甚麼人。

不管是甚麼人，既然是救援己方的，那就不可錯失反攻的良機，丁鐵城顧不了身上受了兩處傷，奮力站起來，張口大喝：「弟兄們，救援的部隊趕來了，咱們快來個裏外夾擊，打他媽的一個落花流水。」

那些奔逃的士兵在另一陣鎗聲驟然響起的刹那，都禁不住扭頭回望，發覺來了救兵，不由喜出望外，聽到丁鐵城那一聲喝叫，頓時膽氣陡壯，轉身往回衝並開鎗射擊。

那些受了傷的士兵眼見援兵殺到，亦紛紛開鎗反擊！

刹時之間，那伙本來佔了上風，眼看便要得手的人，頓時變成了兩面受敵，顯得慌亂驚惶。

丁鐵城一眼瞥到不遠處有一挺機鎗歪倒在地上，旁邊躺着兩個士兵，大概已死了，他急忙忍着痛，用沒有受傷的右腿跳撲過去。

一陣機鎗聲驟然響起，跟着是小鋼炮的轟響聲，丁鐵城扭頭望去，原來有幾個士兵分別抓住機鎗掃射及架起小鋼炮轟擊那伙人。

那伙人在炮轟鎗擊下東歪西倒，陣脚大亂，一面還擊，一面扭頭往山脚下竄奔。

而那伙斜裏殺出來的「人馬」，眼見丁鐵城那一方已反佔優勢，馬上返身便跑，眨眼便跑得一個不剩。

丁鐵城看在眼內，大惑不解，弄不清楚那伙及時救援了他們的人到底是甚麼來歷。

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那伙人救了他們應該不會是敵方的人。

至於是否朋友，那就不敢肯定。

丁鐵城抓起那挺機鎗無暇多想，張口大喝：「弟兄們，衝啊！不要被那伙匪徒跑了！」喝聲中，他手上那挺機鎗亦「叫」起來。

那些士兵發一聲喊，紛紛衝撲追擊過去，氣勢大盛。

眼見反敗爲勝，丁鐵城禁不住大大地透了口氣。

「兵敗如山倒」這句話一點不誇張，那伙本來佔了上風的傢伙，這時候正沒命地往回奔，不時有人中鎗倒下。

丁鐵城的部下這時氣勢如虹，追擊那伙匪徒到山脚下，正欲繼續往上追擊，驀地山脚上響起一陣狂風掃落葉般的鎗聲，那些士兵猝不及防之下，被射倒了幾個。

其餘的慌不迭撲伏下去，躲避那連續掃射下來鎗彈。

那些往山脚上奔逃的匪徒，乘這機會竄上了山脚上，隱沒在樹叢中。

好一會，急驟如暴雨般的鎗聲才停歇下來。

那些爬伏在山脚下的士兵，却不敢貿然往上衝，以免中計吃鎗彈。

——貪生怕死，乃是人的本性，怪不得他們。何況，他們弄不清楚那伙匪徒是否已溜了，若是誘兵之計，那他們貿然往上衝，簡直是送死。

丁鐵城盯在眼內，馬上大聲下令炮手往山脚上轟。

炮彈落在剛才發出鎗聲的地方，炸得樹倒土濺。

山脚上一點動靜也沒有——沒有人展開還擊。

炮彈繼續落在山脚上，趴伏在山脚下的士兵開始竄起來往上衝。

「轟轟」的炮聲中，山脚上土飛沙揚，却就是不見一個人影。

那些往上衝的士兵起先還小心翼翼的，後來眼見山脚上一點動靜也沒有，便變得大膽起來，加快速度往上衝。

待那些士兵衝上山脚上，搜索一下，連鬼影也找不到一個。

不用說，那些匪徒經已藉着山脚上的樹叢掩蔽，溜走了。

山脚上找不到人，山脚下總有受了傷而跑不了的匪徒，找尋之下，結果令到了丁鐵城大爲氣怒——居然連一個活的也找不到。

不過，那些士兵却發現其中有不少匪徒，是在受傷後被鎗殺的。

好明顯，那是滅口，目的是不讓受傷又跑不掉的匪徒洩露了身份。

丁鐵城聽了那些士兵的報告後，心裏不甘，下令手下將那些被打死的匪徒徹底搜查一遍，希望可以從那些死人的身上找到那些匪徒的身份的線索，結果却令他大失所望。

——那些被打死的匪徒，身上除了衣服及子彈外，連一個銅板都沒有，更別說可以顯示身份的物品了。

值得慶幸的是，那批鎗械及大洋並沒有失去，不然，他眞不知怎樣回去向劉世彬交差了。

而駐在附近的部隊趕到來的時候，那批伏擊丁部的匪徒已逃之夭夭，來了等於沒有來，由於丁部損失頗重，丁鐵城便下令趕來救援的兩排人協助他們將那一批「賠款」押回旅部。

＊　＊　＊

劉世彬聽完了丁鐵城的報告後，咬着牙道：「那伙人十成十是吳大頭的部下，要不，不會幹得如此乾淨的！」

頓一下，怒哼一聲，接說道：「只有他，才敢在我的地頭內動手，要是讓他搶回那批賠款，咱們雖然明知是他幹的，也只好啞子吃黃蓮，只有心知！」

「旅座，我也是這麼猜想，只有吳大頭才敢這樣做，若是土匪，他們就算吃了豹子膽，也不敢在老虎頭上釘虱乸。」丁鐵城接口說道：「旅座，那批『賠款』雖然沒有損失，但咱們却死傷了不少人。這筆賬一定要算！」

「鐵城，你動一下腦筋好麼？」劉世彬瞪了丁鐵城一眼。「雖然明知是他幹的，但無據無證，吳大頭會認麼？說不定還會被他反咬一口！你想想吧。」

丁鐵城伸手抓抓頭髮，垂下雙眼。

「這一次吳大頭偸雞不成蝕把米，哈哈，這時候他說不定正在跺脚罵娘，他媽的，本座總算出了一口氣。」

「旅座，我怎麼想也想不透，那伙及時殺出來救了我們反敗爲勝的人，是甚麼來歷，爲何會及時出手救我們。」丁鐵城又伸手抓抓頭髮。

「那伙半路殺出來的程咬金，一定是吳大頭的對頭人，不然，不會貿然出手救助你們的。」劉世彬不愧是一旅之長，比丁鐵城有頭腦。

「但是，他們這樣做一點好處也沒有啊！」丁鐵城仍然不開竅。

「鐵城，你眞是牛皮燈籠，有時候並不是要得了甚麼，才算是好處的，那伙人突然殺出來，令到吳大頭的部下轉勝爲敗，死傷了不少人，對他們來說可能就是好處，明白麼？」

丁鐵城曲指一敲腦袋。「旅座，我明白了，旅座眞英明，我這個石頭腦袋萬萬及不上旅座。」

任何人也聽得出，丁鐵城這句話是拍劉世彬的馬屁，但馬屁話人人愛聽，劉世彬也不例外，受用地拍拍丁鐵城的肩頭，說道：「鐵城，你跟着本座，遲早會開竅的。」

「全靠旅座栽培。」丁鐵城又拍馬屁。

「只要你好好幹，有本座便有你。」劉世彬又拍拍丁鐵城的肩頭。

「旅座，鐵城粉身以報。」丁鐵城激昂地道。

「好，好！」劉世彬笑着連連拍着丁鐵城的肩頭。跟着，他忽然放聲大笑，「吳大頭這時候一定在暴跳如雷，想想他的樣子，也好笑。」接又大笑起來。

丁鐵城看看劉世彬，也陪着笑起來。

＊　＊　＊

劉世彬猜得沒有錯。

吳福帥這時候正暴跳如雷，將馮勇罵得狗血淋頭般垂下頭，一聲也不敢吭。

鄧副官站在旁邊也不敢吭一聲。

「你奶奶的，這一次賠了夫人又折兵，都是你們出的好主意，你兩個都是他媽的飯桶！」吳福帥噴着口沫，恨不得想摑馮、鄧兩個人兩個大耳光。

馮勇的腦袋垂得更低。

鄧副官吞了口口水，壯着膽子道：「大帥，我們的主意本來很妙的，要

不是半路殺出那批『程咬金』，馮營長早已得手搶回那批大洋與鎗械，因此，究其因，其咎不在馮營長……」

「子通，你說得有道理。」吳大帥一拳擂在桌面上。「歸根究底都是那批突然殺出來的人，破壞了我們這一次的行動。」

握着拳頭在空中做了一個往下砸的手勢，又咬着牙道：「他奶奶的，那伙傢伙到底是何來歷？莫非是劉大鼻子神機妙算，算準了我們會在那裏動手，所以在那裏預埋了一支接應的伏兵？」

「大帥，那伙人不可能是劉大鼻子的部下。」鄧副官道。

「子通，那些人若不是劉大鼻子的部下，怎會在那最重要的時刻殺出來，幫他們打我們？」吳福帥一副不以為然的神色。

馮勇吸了口氣，插口道：「大帥，鄧副官所猜極有道理，那伙人要是劉大鼻子的部下，不會穿着雜亂的民服不穿軍裝的。而且，他們打敗我們後，並沒有加以追擊，而是馬上便溜，要是劉大鼻子的部下，又怎會溜？不與丁鐵城的部下會合追擊我們？」

「嗯，你說的也有道理。」吳福帥用手摸着耳朵。「他奶奶的，劉大鼻子那個草包，不可能會想得這麼週密，計算到我們會在那裏動手，要不，憑着他背後的靠山，只怕早已升任軍長，騎在本座的頭上。」

輕輕扭一下耳朵，雙眼直視着鄧副官。「子通，那伙人既然不是劉大鼻子佈置在那裏的人手，然則，那伙人到底是何方神聖？膽敢破壞本大帥的行動？」

鄧子通沉吟了一下，說道：「大帥，一時之間也猜不到那伙人為何破壞我們這一次的行動，換言之，是敵非友。」

「子通，你說了等於沒有說。」吳福帥皺着眉頭。「那伙人破壞了咱們這一次的行動，就算是傻瓜，也知道他們是與我們作對的，本大帥要知道他們到底是甚麼人！」

鄧副官用手指刮着鼻樑，好一會才說道：「大帥，我猜……那伙人……既然不是劉大鼻子的部下……那就……那就……」

「那就甚麼？」吳福帥生氣地疾叫一聲。

鄧副官全身震動了一下，結結巴巴地道：「我……很難猜到……他們是甚麼人？」

「飯桶！他媽的都是飯桶！」吳福帥生氣的罵起來。

「大帥，我猜那伙人極有可能是一股土匪！」馮勇忽然開口說道。

「土匪？你說他們是土匪？」吳福帥陡然轉過身瞧着馮勇。

馮勇咽了口口水，壯着膽道：「大帥，那伙人穿的衣服又舊又破，惡形惡相的，使用的鎗械雜七亂八的，既有駁殼鎗，也有漢陽造的，更有土鎗，連獵鎗也有，只有土匪才會有那種裝備。」

「大帥，馮營長說得有道理，那伙人九成九是土匪。」鄧子通急急接口道。

「嗯，聽你這麼說，那伙人十成九是土匪！」吳福帥瞪大眼。「要是土匪，怎麼會幫一面打另一面？實在想不通，照說，凡是土匪，都視我們有如仇人，決不會偏幫另一方的，這怎樣解釋？」

「大帥，說不定，那伙土匪早已被劉大鼻子收買了，所以，才會幫他們。」馮勇想到就說。

「馮營長所說大有道理。」鄧子通接口道：「大帥，這可是一個報仇的機會。」

吳福帥先是怔了一下，繼之嘿嘿直笑，跟着放聲大笑起來。

馮、鄧兩人互相看了一眼，隨即亦陪着吳福帥笑起來。

好一會，吳福帥才止住笑聲。「暗通土匪，這是一條大罪，要是讓本大帥查出來，嘿嘿，劉大鼻子這回可有他好受的！」

「大帥，那時候，我們就可以名正言順地接管劉大鼻子的地盤。」鄧副官興奮地道。

「嘿嘿，這叫……他媽的甚麼失馬，原來是福！」吳福帥說不出那一句完整的成語，便照着那句話的意思說出來。

鄧子通心裏暗笑，表面上却不敢顯示出來。「大帥，機不可失，咱們必須立刻查出劉大鼻子暗通土匪的證據。」

「要是讓本大帥查到他暗通土匪的證據，哼哼，就算他靠山再硬，也保不了他！」吳福帥提起拳頭。「阿勇，你馬上派人去查！」

馮勇答應一聲，轉身向外急走。

「劉大鼻子，要是讓我找到證據，我要你十倍還給我，要你永世不得翻身！」吳福帥興奮得用力以拳擊掌。

* * *

「痛快，真痛快！」胡漢光一頭走進蕭原那間用作養傷的木棚子內，口裏直嚷着，滿臉興奮之色。

蕭原正躺在床上發悶，聽聲之下忙一骨碌從床上坐起來，說道：「胡老哥，甚麼事這樣高興？」

胡漢光一屁股坐在一張粗木櫈子上，揮舞着右手，眼中閃着光。「蕭老兄，咱們將吳大頭的部下打得落荒而逃，你說，痛快不痛快？」

蕭原雙眼倏睜，直瞧着胡漢光。「胡老哥，你說去打老虎，就是去碰吳福帥的部隊？」

胡漢光點點頭：「蕭老兄，要是你在場，看到吳大頭最精銳的部隊被咱們這伙烏合之衆打得抱頭亂竄，狼狽而逃的情形，包保你也覺得痛快！」

頓一下，又道：「這一次，也說得

上給你出了一口氣。」

蕭原關切地道：「胡老哥，你們有傷亡麼？」

胡漢光笑着搖搖頭：「連一根頭髮也沒有丟失。」

蕭原面露疑色。「胡老哥，就憑你們居然打敗了吳大頭最精銳的部隊，實在教人難以相信。」

胡漢光興奮得幾乎手舞足蹈。「蕭老兄，那是真的，我騙你幹甚麼？這一次總算出了一口氣！」

吐口氣，又道：「這一次我們破壞了他的『好事』，他一定氣得暴跳如雷，想想他那個樣子，心裏真暢快。」

蕭原瞧着胡漢光高興的樣子，不由他不相信他說的是真話，想到自己幾乎死在吳福帥的手上，心裏也感到忿恨，好奇地問道：「胡老哥，你們是怎樣打敗吳福帥手下最精銳的部隊的？」

胡漢光揮動着雙手。「蕭老兄，我們打聽到吳福帥會在劉世彬的地盤內——雞冠山下截擊劉世彬派去押運一批武器，聽說是吳大頭賠償給劉世彬的武器及大洋，我們待他們雙方打個你死我活的時候，突然殺出去，打他一個措手不及，幫劉世彬部隊打敗吳大頭最精銳的警衞營……」他口沫橫飛地將整個過程說了一遍。

蕭原靜靜地聽胡漢光說完，透口氣，擊掌道：「胡老哥，你們這次打敗了吳福帥的警衞營，確是精彩，教人痛快！」

胡漢光用力一拍大腿。「看到吳大頭最精銳的部隊被打得像喪家狗一樣竄逃，痛快死了。」

蕭原好奇地問：「胡老哥，你們為何要偏幫劉世彬與吳福帥作對？」

微頓一下，又道：「要知道，劉世彬比吳福帥好不到那裏去。」

胡漢光的臉上頓時露出憤恨的神色，用力捏着拳頭，眼中怒火乍射，咬着牙道：「當官的，自古以來，有幾個是好人？劉世彬與吳大頭一樣貨色，仗着手下的部隊為所欲為，當地的百姓誰不恨他們。」

微呼一口氣，又道：「我們之所以偏幫劉世彬並不是受了他的收買或好處，只是想藉這個機會，對付吳大頭出一口氣。」

蕭原聽他這麼說，已隱約猜到胡漢光必然與吳福帥有甚麼恩怨，不然，他不會那麼說的。「胡老哥，莫非你與吳福帥有甚麼仇怨不成？」

胡漢光用力點點頭。「嗯！」跟着又搖搖頭：「說起來，應該說是我們這一伙人與吳大頭有解不開的仇恨！」

蕭原道：「胡老哥，可否說來聽聽？」

胡漢光顯得很激動，從他的神態，可以看出，他與吳福帥的仇怨可能很深，深到化不開。他很想知道其中的因由。

「我們這伙人本是一條村之人。」胡漢光低沉地道：「咱們種田耕作的，從來就沒有享過好日子，只求有兩餐溫飽，咱們就滿足了。說起來咱們種田人是很易滿足的，辛苦耕種後，只希望有個好收成，那就歡天喜地了。本來，我們那條村子的鄉親一直都平安過日子，雖然日子苦一點，但我們沒有怨天怨地，依舊咬着牙過下去，那知道吳大頭這個魔鬼不知聽甚麼人說，我們村對開的那塊祖田風水好，若是用來起陰宅，一定會大發特發，官運亨通，子孫昌盛。於是，吳大頭便派他的副官來找咱們村裏族長，要我們賣塊田給吳大頭，價錢是十塊大洋。十個大洋買二十畝田，那簡直是搶！咱們自然不答應，並對那個副官說，祖上留下來的田產，無論多少錢，咱們也不會賣的，請那個副官回覆吳大頭。」

說到這裏，他用力咬着牙，拳握的手背青筋暴現，陡地一拳擊在櫈面上。憤怒地道：「咱們回絕了那個副官後，吳大頭沒有再派人來要買那幅祖田，咱們也以為吳大頭死了那條心，漸漸的，咱們都淡忘了吳大頭要買咱們祖田那回事，日子慢慢地過去，那知道有一日，忽然有大隊士兵掩至，其中一個當官的向村內大叫：『村裏的人聽着，你們私通土匪，已經被包圍了，不論男女老少，全部從村子內走出來，統通要舉高雙手，要不，格殺不論！』」胡漢光說到這裏，臉上的皮肉劇烈地搐動，用力咬着嘴唇，雙手緊緊抓着櫈邊，全身發抖，眼中怒火噴射。

蕭原看到他那種憤怒痛苦的樣子，不由吸了口氣——他看得出村子裏的人的遭遇可能極之慘烈，要不，胡漢光不會那麼悲憤激動。

用力咬着嘴唇，好一會，胡漢光才張開口，長長吁了口氣，蕭原看到他的下唇有深深的牙齒印，其中有血絲滲出。

深吸一口氣，胡漢光才續說下去。「當時，村內的人都很驚慌，特別是那些老幼，最後村內的男女老幼依照吩咐，一個個排着隊，舉高手走出村口……」說到這裏，他咬牙咬得格格作響，神色異常激動，以至說不下去。

蕭原的一顆心也不禁緊揪着。

「好慘啊！簡直慘不忍睹！」胡漢光嗚咽着說，一拳搥在木櫈上。「吳大頭不是人，他是惡鬼，當村中的男女老幼走出村口……鎗聲……猛然響起來……鎗聲……過後……全部倒在血泊中……其中也有出世只有幾個月大的嬰兒！」胡漢光說到這裏，一張臉因為憤激悲痛而扭曲起來。

蕭原聽着，心裏也像陡然被插了一刀般一陣刺痛。他不知說甚麼話安慰胡漢光才好，所以，他沒有說，默然伸手搭在胡漢光的肩頭上輕輕拍着。

好一會，胡漢光才稍爲平復出來。「蕭老兄，他們居然連尚在吃奶的嬰兒也不放過，鎗殺赤手空拳的男女老幼，他們還有良心麼？」胡漢光又激動得雙手發抖。

「胡老哥，他們都不是人！」蕭原輕拍着胡漢光的肩頭。「他們連半點人性也沒有，是野獸！是畜牲！」

胡漢光的胸膛急劇地起伏着，忽然用手掌捂着臉孔，雙肩劇烈地聳動起來。

縷縷淚水自他的指縫間滲流出來，原來他哭了。

有謂：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時。胡漢光這時候哭了，一定很傷心的了。

蕭原鼻頭也感到酸酸的，他在「道上」行走了這麼多年，第一次聽聞有如此慘絕的事情。

半晌，胡漢光用手掌抹去眼淚，啞着聲道：「那些丘八一不做，二不休，將禾草堆在那些屍體上，然後點火，再放火燒村！」

「胡老哥，你怎會倖免於難的？」蕭原心頭一直隱隱作痛。

「那日，我與幾個鄉人在天未亮時，將一批豬崽子趕到十多里外的桂花墟賣，才逃過大難。」胡漢光臉上淚痕斑斑。「還有其他十多個青壯年，有些則到附近的山上斬柴打獵，還未回村，有些比較機伶，走得慢一點，聽到鎗聲乍響，馬上竄回村內，伏着地形熟，從村南頭的一個果樹林逃出村外，逃過那次屠殺。」頓一下，續道：「全村一百八十三口人，逃過那次劫數的，只有三十多個人。」

全村一百八十三人，一下子只死剩三十多人，這簡直是一場浩劫！難怪倖存者如此悲憤仇恨了。

製造這場浩劫的吳福帥實在太殘忍了。

蕭原此刻也禁不住熱血沸騰。

「此仇不共戴天！」胡漢光緊捏着拳頭，用力揮動一下。「我們倖存的十六個人，眼見親人遭此慘劫，都痛不欲生，對着那廢墟，我們都跪地痛哭，也不知是誰忽然振臂呼叫一聲：『此仇不報，誓不爲人！』其餘的情不自禁舉臂呼應，後來，我們十六個人便當天立下重誓，但我們無拳無勇，結果，一致議決，落草爲寇……算起來我們落草爲寇也有一年零兩個月了，成了如今這個樣子。不過，我們只打劫那些有錢人，間中也動一下吳大頭的部隊，弄些鎗械，有幾次我們想對吳大頭下手，但都不成功，終有一日我們會殺死吳大頭這個沒有人性的傢伙，要不，誓不罷休。」

蕭原用力拍一下胡漢光的肩頭。「胡老哥，你們一定可以報這個仇的。」

「就算死剩我一個人，我們也要報這個仇！」胡漢光臉上露出決然的神色。

蕭原慨然道：「胡老哥，如不見棄，請算上我一份！」

「蕭老兄，若有你幫我們一把，那太好了。」胡漢光高興地一把握着蕭原的手臂。

蕭原也伸手握着胡漢光的手臂。

他之所以答應幫他們一把，乃是出於一腔義憤。

「蕭老兄，好兄弟！」胡漢光激動地搖一下蕭原的手臂。

蕭原笑笑。「胡老哥！」

兩個人另一隻手互相緊握着。

* * *

「報告大帥，查到了是那一伙人幹的……」

馮勇一句話未說完，吳福帥已急不及待地一口氣打斷了他的話。「快說，那伙人是甚麼來頭？」

馮勇舐舐嘴唇。「是一伙土匪幹的好事。」

「廢話！我要知道的是那伙土匪是些什麼人。」吳福帥叱道。

馮勇窒了一窒。「那伙土匪爲首之人名叫胡漢光，聽說是……盤龍村的人……」

「盤龍村！」吳福帥像是被刺了一針般，臉色遽變，「你查清楚了麼？」

「查得一清二楚。」馮勇道：「大帥，我猜胡漢光那伙土匪之所以幫着劉世彬，破壞我們那一次行動，是要報復……」下面那截話，他不敢說出來。

吳福帥臉色又一變，好明顯，他是猜到馮勇沒有說出來的那一截話是甚麼。「他奶奶的，斬草不除根，始終是一條禍患！」

吳福帥的臉色一下子變得兇狠無比。「格老子的，本大帥本來不想做得太絕的，想不到那幾個王八蛋却膽敢與本大帥作對，這一次，本大帥決不放過他們。」併掌向下用力一切，作了一個斬的手勢。

「大帥，我忽然想起，在墳地救走蕭原那個死囚的那伙人，一定是那伙土匪幹的。」鄧副官開口說道：「還有以前的……幾次事敗可能也是他們幹的。」

「一定是他們幹的！」馮勇一口說道：「若不是他們，有誰敢與大帥你作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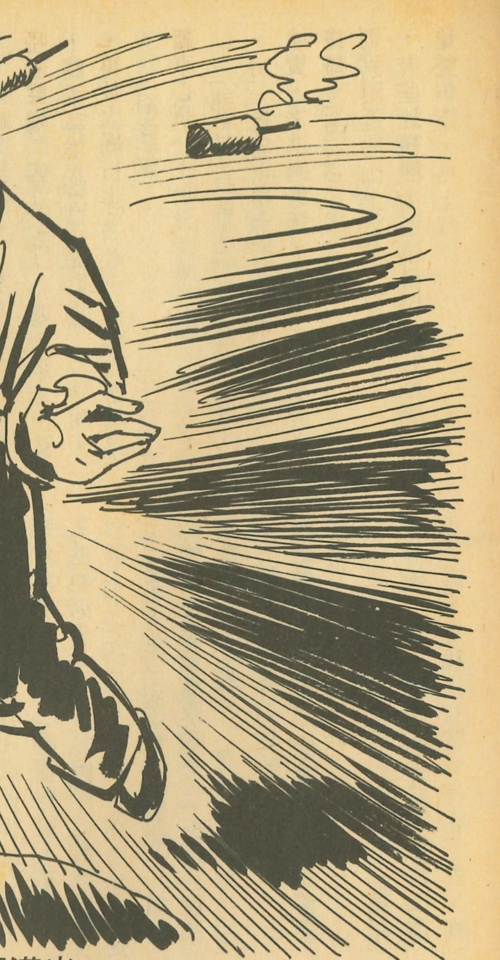
「他奶奶的，他們好大的膽子，膽敢動到老子的頭上！這一次非要斬草除根不可！」吳福帥一拳擂在八仙枱面上，氣呼呼地道：「阿勇，查到那伙土匪窩在那裏麼？」

「報告大帥，查到了。」馮勇挺挺胸大聲道。

「好！」吳福帥的右手一下子緊握起來，晃着拳頭對馮勇道：「阿勇，你親自帶一連部隊去圍剿那伙土匪，一個也不要漏網，本大帥要永絕後患！」

「是，大帥！」馮勇立正稱是。

「除了原有的裝備外，多帶兩門小鋼炮去。」吳福帥握拳的右手往下一揮。「記着，不准有一個漏網，最好能



蕭原聞聲知警，急撲向胡漢光。

夠活捉那個匪首胡漢光回來。他奶奶的，我要瞧瞧他是個甚麼模樣兒，膽敢在老虎頭上釘虱乸，老子要挖出他的肝膽瞧瞧有多大！」

「是，大帥！」馮勇答應一聲。

「要是捉不到活的，死的也要抬回來，老子要將他懸屍示衆，以儆……以儆他媽的……」後面兩個字，他怎麼也想不起來，自然無法說出來。

「大帥，是以儆效尤。」鄧子通忙道。

「對，對！以儆效尤。」吳福帥一拍腦袋，連聲道。

他這個人滿肚草，却有一樣好處，就是從不硬充，他不懂的東西，身邊的人若是說出來提醒他，他絕不生氣，正因如此，鄧子通才敢出言提醒他。

「大帥還有甚麼指示？」馮勇仍然立正。

「那伙土匪窩藏在甚麼地方？」吳福帥瞧着馮勇。

馮勇道：「那個地方叫大石坳，距這裏二十多里。」

「嗯，二十多里路，最快也要走半天。」吳福帥摸着耳朵道：「吃了午飯後，馬上出發，接近大石坳時，小心別讓那伙土匪發現被他們溜了。」頓一下，續道：「最好趕得及在那伙土匪吃晚飯的時候動手，明白麼？」

「明白！」馮勇應道：「吃飯的時候，比別的時候要鬆懈，正好使他們來一個措手不及。」

「嗯！」吳福帥滿意地伸手拍拍馮勇的肩頭。「你去準備一下。」

「是，大帥！」馮勇脚跟一併敬了一個禮，轉身走出外面。

「馮營長，等一等！」鄧子通忽然叫道。

馮勇應聲停步，轉身瞧着鄧副官。

吳福帥也眉頭略皺瞧着鄧副官。

「子通，甚麼事？」

「大帥，子通想請馮營長將這一次的行動保密，以免走漏風聲撲個空。」鄧子通道。

「鄧副官，你的意思是，有人與那伙土匪暗通消息？」馮勇先是一怔，隨即瞪大雙眼。

鄧子通點點頭。「大帥，我懷疑……有人與那伙土匪暗通消息，要不，那伙土匪怎會知道咱們在鷄冠山的行動？突然之間殺出來，令到馮營長功敗垂成！還有墳地那一次……」

吳福帥憤怒地道：「一定有奸細！子通說得對，要不，那伙土匪怎會知道咱們那兩次的行動，他奶奶的，若查出是那一個幹的，老子一鎗斃了他。」

「大帥，那個奸細一定是能夠接近我們的人，要不，他不可能知道那兩次的行動。」鄧子通接口道。

「阿勇，你立刻派人暗中查一下。」吳福帥揮手道：「派幾個親信去

查。」

「是，大帥！」馮勇應道。

「大帥，依子通看來還是先剿滅了那伙土匪，再查奸細不遲。」鄧子通道。

「子通，你說甚麼?」吳福帥扭頭瞧着鄧子通。「若不將那奸細馬上揪出來，要是被他知道這一次的行動，先一步將消息送給那伙土匪，那豈不是……」

鄧子通忙道：「大帥，你聽我說，這一次的行動只有咱們三個人知道，只要咱們在行動之前，不洩露出去，那個奸細就無法知道這一次的行動和目的，他就無法事先通知那伙土匪。」頓一下，續道：「還有，馮營長在帶隊出發前，只要不對部下透露這一次行動的目標，直到接近匪巢的時候才向部下宣佈，那就不怕消息外洩了。大帥，你認為怎樣?」

吳福帥連連點頭。「嗯，這個主意不錯。」跟着轉頭對馮勇道：「阿勇，就照子通的主意去做，行動之前不得透露半點風聲。」

「是，大帥！」馮勇立應一聲。「大帥還有甚麼吩咐麼?」

「去吧。」吳福帥擺擺手。

「是！」馮勇敬了個禮，轉身大步往外走。

* * *

夕陽殘照，渲染得向西的草樹一片金黃。

蕭原與胡漢光站在一棵樹下，遙望着西邊的紅霞，悠然神往。

半晌，胡漢光微吁一口氣，自語道：「古人說：夕陽無限好。向晚的雲霞，眞美。可惜，再不能抱着我那個傻小子，指點晚霞，說故事給他聽。」說完，長長地舒了口氣。

蕭原拍拍他的肩頭。「胡老哥，往者已矣，不要再想那些傷心事情了。」

「唉，叫我怎能忘得了。」胡漢光長嘆一聲。「我本來有一個家，日子雖然苦一點，但我們知足，所以，活得也算快樂，辛苦一日，回家見到妻子兒女，圍桌吃飯，一身的疲累便不期然消去……如今，只剩下孑然一身，眞不敢去想將來的事，要不是心中有那股仇恨在支持着，我根本不想活下去。」

聽胡漢光那麼說，蕭原心中一陣黯然。「胡老哥，我很明白你的心情，聽你那麼說，我心裏很難過，不過，人總要活下去的，日後你仍然可以有個家……」

「蕭老兄，多謝你的開解。」胡漢光感激地握着蕭原的手。「不過，我怎麼也忘不了他們。」

蕭原不想再勾起他的傷心事，改變話題。「胡老哥，你報了仇後有甚麼打算?」

胡漢光臉上露出惘然之色。「我沒有想過，也不敢想。心頭那股仇恨消了，說不定我沒有勇氣再活下去，剩下我一個人活下去還有甚麼意思?」微頓一下，又道：「或者我會繼續當土匪，我們甚麼也沒有了，不幹土匪還幹甚麼?」

「胡老哥，話不是這麼說。」蕭原正色道：「人生在世有好多事可幹，不要糟蹋了自己的生命。你雖然甚麼也沒有，但可以從頭來過，千萬不可自暴自棄。」

胡漢光側頭瞧了蕭原一眼，吁口氣，道：「蕭老兄，我甚麼也沒有，還可以從頭來麼?」

「能夠！」蕭原直視着胡漢光。「人生下來不是甚麼也沒有的麼?只要你有那種奮鬥之心，只要你還有一雙手，只要你肯幹，一樣可以白手興家！」

「蕭老兄，我怕我沒有那種心情。」胡漢光苦笑道：「我對將來一點希望也沒有。」

「胡老哥，你一定要對將來抱着希望。」蕭原懇切地道：「只要你將以前的傷心事逐漸淡忘，你就不會那麼痛苦空虛，那你就會對將來產生希望，你就會有信心活下去。」

胡漢光定眼望着蕭原，好一會，吁了一口氣，道：「蕭老兄，謝謝你，我會試試的。」

蕭原含笑伸手在胡漢光的肩頭上用力拍了一下，對他點點頭。

夕陽一下沉落在西邊的山頭下，天色也忽然陰暗起來，晚霞也褪色了。

一聲鳥鳴，將兩人的目光吸引過去，原來是兩隻投林的鳥兒在一棵樹上嬉戲。

「鳥兒也成雙成對。」胡漢光感觸地道：「蕭老兄，你成家了麼?」

蕭原搖搖頭，眼望着那兩隻鳥兒，心裏却想起了心愛的人……張鳳琴。

「有意中人麼?」胡漢光瞧着蕭原。

蕭原點點頭，臉上泛起一抹微笑。

胡漢光是過來人，一眼便瞧出蕭原對那個意中人很喜歡。「蕭老兄，你的意中人一定很可愛，是麼?」

蕭原又點點頭，臉上的笑意更濃。

「我眞羨慕你。」胡漢光嘆口氣。「我本來也有一個好妻子……」

蕭原聽他那麼說，忙收斂起笑容，安慰道：「胡老哥，你年紀比我大不了多少，你將來一樣可以找到一個意中人的。」

胡漢光搖搖頭。「我不會再喜歡別的女子，我今生今世也忘不了他們。」

「胡老哥，你眞是一個很長情的人。」蕭原讚道：「也是一個好丈夫，好父親。」

「可惜，他們都死了。」胡漢光又深深地嘆口氣。

蕭原不想再說下去，以免他越說越傷心，改變話題，道：「胡老哥，其

他的人有甚麼打算?」

「沒有。」胡漢光搖搖頭。「既然已淪為土匪，還有什麼打算?」

「話不是這麼說。」蕭原正色道：「俗語有謂：瓦罐不離井上破，幹土匪一定沒有好下場的。你們是被迫才幹土匪的，我相信他們都不想永遠幹下去，只要有人帶頭改邪歸正，相信他們都會跟從的。」頓一下，目注胡漢光，懇切地道：「胡老哥，只要你肯帶頭，他們一定會跟從的。」

胡漢光眨眨眼睛，激動地道：「蕭老兄，為了他們能夠重新做人，我答應你。」

「胡老哥。」蕭原高興地拍拍胡漢光的肩頭。

「蕭老兄，謝謝你。」胡漢光緊緊握着蕭原的雙手，用力搖動了一下。

「胡老哥，你們這一次破壞了吳福帥的『好事』，他一定恨透了你們，這段日子你們可要小心提防，說不定，吳福帥已查出是你們幹的，冷不防來個報復。」蕭原提醒胡漢光。

胡漢光笑道：「蕭老兄，這一點我們早已想到了，你放心吧，吳福帥若是向我們採取報復行動，我們一定會事先得到消息。」

蕭原聽他那麼說，放心道：「胡老哥這麼說，我就放心了。」跟着好奇地道：「胡老哥那麼說，一定是在吳福帥的身邊有自己人。」

胡漢光點點頭。「要不，我們的消息怎會如此靈通?」

胡漢光笑笑，接道：「其實，那個人根本不是我們的人，我們不過用錢收買了，就算他想到也很難查出來。」

「胡老哥，不怕一萬，只怕萬一啊。」蕭原提醒一句。

胡漢光笑笑。「蕭老兄，我早已顧慮到，這幾日我加派了哨崗，若有甚麼風吹草動，都會預早知道。」

蕭原聽他那麼說，不好再說甚麼。「胡老哥，你們甚麼時候才再對吳福帥採取行動?」蕭原摘下一片葉子，放在掌中玩弄着。

「一有機會我們便動手。」胡漢光道：「如今只等那個綫人的消息。」

一頓，又道：「蕭老兄，若有機會動手，一定要一擊中的，要不，我怕以後不會再有機會對吳大頭下手。」

蕭原頷首。「你說得對，吳福帥不會笨到讓你們以後還有機會對付他。」

「所以，若有機會對付吳大頭，我想請你幫忙一下。」胡漢光目注蕭原道。

蕭原道：「胡老哥，你想我怎樣幫忙?」

「聽聞你是一個神鎗手，」胡漢光說：「我想借助你的神槍絕技，一鎗射殺那個惡屠夫！」

蕭原道：「神鎗手不敢當，為了地方上的民衆，我答應幫你們對付吳福帥。」

「有你幫忙，下一次若有機會動手，一定能夠成功。」胡漢光高興得伸手在蕭原的肩頭上連拍兩下。

蕭原笑笑。「天黑了，我們回去吧。」

遭遇襲擊　仇恨更深

日出日落，眨眼間又是黃昏。

蕭原與胡漢光還有那些「弟兄」，圍坐在棚屋前面的空地上吃晚飯。

那時候，一般人家為了省燈油，大都是在天黑前吃晚飯，這已是一種習慣。

胡漢光他們雖然當了土匪，仍然保留着這個習慣。

一直以來傳說幹土匪的，都喜歡大塊肉吃、大碗酒喝，其實這可能是臆測之說，就拿胡漢光他們來說，這一頓晚飯，別說是酒了，連肉也沒有，只有青菜與鹹魚。

不過，他們這伙土匪與別的土匪是有所不同的，因為，他們是為了報仇才幹土匪的，並沒有四出搶劫，所以他們的日子並不富裕。

在那個時候，一般人家能夠吃飽肚子已經不錯了，所以胡漢光他們都甘之如飴。

「有田、百福，你們快點吃，換下阿全他們，他們放了半天哨，肚子餓了。」胡漢光吃罷扭頭對斜對面的兩個漢子說。

左邊那個滿臉鬍渣子的漢子伸伸脖子，吞下一大口飯。「嗯，快吃完了，我們馬上去換班。」

胡漢光點點頭，雙手一按膝頭站起來，就在這刹那間，空中驀地響起一聲掠空的銳嘯聲，蕭原乍聽之下，憑他的經驗已猜到發生了甚麼事，急忙疾喝一聲：「大家快趴在地上！」喝聲中飛身一撲，將胡漢光撲倒在地上。

一下「轟」然的爆響聲，就在那霎間驟然響起。

土飛塵揚中，接連又是三聲「轟」響。

蕭原與胡漢光被一股強大的氣浪捲吹開去，更被那連串的爆炸聲震得頭暈耳鳴。

接下來又是三下爆炸聲。

緊接着是暴雨般急密的鎗聲。

待到蕭原與胡漢光從震撼中定下神來，抬起頭來張望，只見附近現出幾個大土坑，剛才圍成一圈坐着吃飯的弟兄都東倒西歪地躺在地上，有的缺手斷脚，更有的少了一截，血漬斑斑。

再往附近一看，那幾間棚屋被炸毀了三四間，正在着火燃燒。

胡漢光大概還未完全清醒過來，楞楞地道：「這是怎麼回事?」

蕭原歷盡凶險，比胡漢光更能接受剛才的震撼，是以，他比胡漢光清醒得快，而且馬上便猜到是怎麼回事——他已瞥到穿軍裝的人從對面的

兩座山腰上衝下來，忙大聲道：「吳福帥的軍隊攻來了！」

胡漢光一聽，整個人大大震動了一下，雙眼陡睜，疾聲道：「吳大頭的軍隊攻打我們？」

蕭原用力點一下頭。「是啊，你瞧一下！」伸手往對面一指。

胡漢光往對面望去，果然看到對面的兩座山腰上有不少士兵往下衝。雙眉陡地一聳，胡漢光霍然跳起身，振臂高呼：「弟兄們，衝啊，殺光吳大頭的兵狗子！」

蕭原急忙伸手將他扯跌，仍是慢了一點，一顆子彈在胡漢光的臉頰上擦出一道血痕來。

要不是他被蕭原扯得身子一歪，那顆子彈就會射在他的臉上。

胡漢光痛得哼了一聲，掙扎着道：「放開我，我要與他們拚命。」

蕭原厲聲道：「胡老哥，這時候若與他們拚命，等如送死。你們若死了，正合吳福帥之意，沒有人再找他報仇，你不想報仇麼？」

胡漢光身子大大地震動了一下，即時停止了掙扎，咬牙切齒道：「報仇，我一定要報仇，我要報仇！」

「胡老哥，你既然要報仇便不能去送死，一定要保存人手，明白麼？」

胡漢光點點頭，用力在地上捶了一拳，正想開口呼叫，「轟」的一聲，一顆炮彈落在兩人身後五六尺左右的地上，那裏頓時被炸開一個土坑，飛濺的泥土擊落在兩人的身上，頗痛。

胡漢光那欲發出的呼叫聲，硬是被巨大的爆炸堵了回去，腦袋也被震得暈了一陣。

從兩面山腰上衝下來的士兵已紛紛衝下山脚，往這邊衝殺過來。

山脚上鎗聲响個不停，沒有死或是受了傷的「土匪」，伏在地上一個勁還擊，但却無法阻擋得了衝殺過來的士兵。

甩甩頭，蕭原張口大叫道：「胡老哥，情勢危急，再不撤退，便走不了。」

胡漢光吐口口水，吸口氣，張口大叫：「弟兄們，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咱們就此撤退。」

叫聲未落，又是一下炸彈的爆炸聲，兩人急忙將頭埋在地上，泥土像雨點一樣落在兩人的身上。

「弟兄們，快撤退啊！」蕭原抬頭大叫。「再遲，便來不及了。」

蕭原說得一點不錯，就這一瞬間，那些兵狗子已蜂湧衝來，山脚上的鎗响個不停，仍然活着在抵抗的「土匪」，根本阻擋不了那些兵狗子的進攻，要是再不走，待那些兵狗子衝到來，包抄之下，想走也走不了。

最要命的還是那間歇發射過來的炮彈，由於殺傷力大震撼力也大，每一發炮彈射過來就算沒有人被炸死，也會被强大的爆炸震得心神震動。

「弟兄們，撤！」胡漢光大叫聲中，從地上跳起來直往後跑。

「漢光大哥，我不跑！」一個青年扭頭叫道：「我要替死去的人報仇！」

蕭原看到那青年紅着雙眼，神情激憤得近似瘋狂，忙開口叫道：「這個仇一定要報，你冷靜一點，這時候拚命只會白白送命，就算你殺死十個士兵也殺不了吳福帥，若是咱們全死了，誰來報大仇？」

那青年聽得神情震動，現出猶豫的神色，胡漢光接着叫道：「蕭老兄說得對！我們要報大仇，便不能全死在這裏，我們可以將今日的仇一併算到吳大頭的頭上，聽我說，快走！」

那個青年終於被說服，但在撤退之前，他狠狠地朝衝過來的兵狗子開了兩鎗，才往後竄。

其他還能跑的，在跑之前亦開了幾鎗。

有幾個却沒有跑。

那幾個原來根本跑不了——不是被炸斷腿脚便是身受重傷。

胡漢光跑了幾步，扭頭看到還有人沒離去，不停開鎗射擊那些兵狗子，心裏大急，邊轉身往回跑，邊叫：「弟兄們，我們不能抛下他們不理，快跟我跑去揹他們走。」

有幾個人立刻轉身往回跑，蕭原當然是其中一個。

那個青年才轉身，身子猛地一震，口裏發出「呃」的一聲悶叫，頹然跌倒下去，寂然不動。

不用說，他是中了流彈身亡。

蕭原一眼瞥見，急忙撲過去。

那幾個受了傷走不動的「土匪」，聽到胡漢光的叫聲，心裏極焦急，其中一個扭頭叫道：「漢光，不要理會我們，快走吧，我們留在這裏替你們阻擋那些兵狗子！」

胡漢光激動地叫道：「志成，咱們是兄弟，怎能扔下你們不管？」

「漢光，你要是帶同我們一起走，那只會拖累了你們，到時一個也走不了。」另一個雙腿被炸斷的漢子瞪目大叫。「咱們死光了，誰去殺吳大頭替全村人報仇？你們快走吧！只要你們有一日殺死吳大頭，我們死也瞑目。」

胡漢光仍然猶豫不決。

——他實在不忍心扔下受傷的弟兄被那些兵狗子殺死。

「漢光，你們若再不走，我馬上一鎗打死自己！」另一個半邊身體已血肉模糊的漢子用手上的鎗，抵着自己的太陽穴。

胡漢光眼中含淚，激動地道：「大路，我走，我一定會替你們報仇的。」

「記着，就算剩下一個人，也要替全村人報仇，殺死吳大頭。」那個雙腿被炸斷的漢子大叫，同時朝那些衝過來的兵狗子開了兩鎗。

此情此景，看得蕭原心中熱血翻湧，深受感動。

「咱們走！」胡漢光忍痛說出一句話。

在轉身往後跑之前，他咬着牙將一梭子彈悉數掃射向那些越衝越近的兵狗子。

* * *

蕭原與胡漢光還有七個漢子登上另一座山頭時，仍然聽到兩座山頭的營地上，鎗炮聲依稀响着。

他們有的緊握着拳頭，有的用力咬着嘴唇，睜大雙眼往營地那面望去。

隔了兩座山頭，他們根本看不到營地上的情形，但他們仍然回頭往這邊望着。

因爲營地上，有他們的好弟兄。

本來他們一共有三十八個人，如今，只有九個人逃出生天，那怎不敎他們心頭悲痛怒憤。

他們又遭受到一次慘酷的殺戮。

舊恨新仇，叫他們怎麼忘得了？

一個漢子的嘴唇淌出一縷血絲，却不知覺地仍然用力咬着嘴唇。

——心中的創痛，比咬破嘴唇的痛强烈得多了。

鎗聲忽然疏落起來，九個人的心都不由抽搐起來。

——他們雖然看不到，但都猜到那幾個負傷頑抗的弟兄都凶多吉少了。

很快鎗聲沉寂下來。

胡漢光沉重地垂下頭。

蕭原與其他人都隨着將頭垂下。

——他們都猜到一定是負傷頑抗的幾個人都死了，要不，鎗聲不會沉寂下來的。

「大路、志成，你們不會白死的！」胡漢光沉痛地緩緩吐出這句話，接一拳擊在旁邊的一棵老松樹上，幾乎將之擊折，他的手背也皮破血流，他却一點也不覺得痛。

「吳大頭，你又欠下我們一筆血債！」一個粗眉大眼的漢子晃着拳頭，咬牙切齒。「舊債新仇，非算不可！」

「咱們夤夜趕去縣城，與吳大頭拚個死活！」一個黑壯的青年激動地道。

胡漢光長長地吁了口氣。「黑牛，仇，一定要找吳大頭報，但不是現在，這個時候一定要冷靜，千萬不可衝動，否則，大路他們非但白死，咱們的血海深仇也報不了。」

蕭原接口道：「胡老哥說得對，就憑我們幾個，要想與吳大頭拚命，那只會白白送死，你們想一下，吳大頭要是那麼容易對付，你們早已殺了他替全村人報仇，不用等到現在了，你們冷靜地想一下吧。」

黑牛等人默然了一會，都先後點點頭。

胡漢光咬咬嘴唇，道：「咱們走吧，要是被那些兵狗子追上來，那就很難脫身了。」

「走不了，便與他們拚個死活！」黑牛又衝動起來。

「黑牛，你又衝動了。」胡漢光搖頭道：「咱們都死了，誰去找吳大頭報仇？」

黑牛抿抿嘴唇，咕嚕道：「漢光大哥，我錯了。」

「記着，要報仇，便千萬不可意氣用事。」胡漢光拍拍黑牛的肩頭，跟着對其他人道：「咱們走。」

就這一會之間，天色已全黑下來，九條身形很快便隱沒在夜色中。

一行人很快便走下山脚，胡漢光忽然停下來，扭頭對蕭原道：「蕭老兄，我忽然想到一個主意，不知是否可行。」

由於他是領頭的，他一停下來，跟在後面的蕭原等人只好跟着停下來。

蕭原瞧了胡漢光一眼，看到他目光灼灼地瞧着自己，臉上現出一股與奮的神色，心頭一動，笑說道：「胡老哥，讓我猜猜，看看說得對不對。」

胡漢光點點頭。

蕭原道：「胡老哥，你可是想去偷襲那些兵狗子？來個以牙還牙？」

胡漢光眼中光芒暴射，伸手一把抓住蕭原的手臂，疾聲道：「蕭老兄，你怎會猜到我心中所想的？」

蕭原笑笑。「在下山的時候，我心裏便這麼想，我怕你們不同意，所以沒有說出來。」

「赫！眞是英雄所見略同！」胡漢光興奮得用力搖着蕭原被抓住的手臂。

「漢光大哥，我第一個贊成！」後面的黑牛第一個舉臂嚷叫。

那個滿臉鬍渣子的漢子就跟在蕭原的身後，立刻接口說道：「這個主意很好，那些兵狗子這時候一定得意忘形，想不到我們這幾條漏網之魚，膽敢摸回去偷襲他們，他們一定疏於防範的。」

胡漢光連連點頭。「賜安，我也是這麼想，才會想出這個主意。」

「咱們馬上撲回去！」一個年約三十左右的漢子似乎比黑牛還要性急。

另一個漢子道：「這時候那些兵狗子正在大事搜索，咱們摸回去，只怕找不到下手的機會。」

蕭原道：「這位大哥，咱們這時候摸回去，雖然有可能找不到機會下手，但我們可以等，那些兵狗子也是人，也要吃飯的，這個時候，我相信他們必定又累又餓，咱們正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在他們吃飯的時候偷襲他們。」

「蕭老兄說得對！」胡漢光首先贊成。「這個時候他們確是又餓又累。還有，他們在打勝戰後，必然沾沾自喜，以爲我們逃命還來不及，決不敢摸回去偷襲他們，是以，他們一定不會嚴加防範，特別是在吃飯的時候，所以，我贊成馬上摸回去伺機偷襲。」

沒有人開口反對。

那就表示都同意蕭原的提議。

「還站着幹麼？走啊。」黑牛說着便閃身往前走。

胡漢光搖頭笑道：「黑牛，你就是性子急。」

蕭原道：「咱們邊走邊說，商議一下偷襲的行動。」

胡漢光點點頭，轉身往前走。一行人在黑暗中快速地走着。

* * *

營地上，一堆堆篝火在閃吐火光。

火光映照着地上躺着的屍體與斑斑血漬，襯着那些破毀的棚屋，以及閃晃的影子，這情景，就像是地獄一樣，陰慘慘的教人毛骨聳然。

馮勇這時候，正在一座唯一沒有被損的棚屋內與那個姓楊的連長在吃飯。

粗木枱上居然還有一瓶酒。

那是馮勇叫他的衛兵在出發前帶備的。

——他準備在全殲了那伙「土匪」後，用來慶祝的。

這一次雖然並不能全殲那伙「土匪」，但也殲滅了大半，說得上有收穫，也該慶祝一下。

沒有杯子就用碗來喝。

枱面上，還擺放着三碟菜，其中有一碟是鷄。

那是從營地內的一個鷄籠內捉來的。

原來胡漢光他們在閑着的時候，不但鋤地種菜，也養鷄養豬，以作膳用。猪欄的幾隻猪早已被嚇跑了，鷄也跑了大半，那幾隻在籠中的鷄，是用來生鷄蛋的母鷄，才會被關在籠中跑不掉，便宜了馮勇與部下。

其他的士兵都在外面那一堆堆的篝火旁邊在啃着乾糧。

那幾個排長與班長，都分到半隻燒鷄。

那些士兵有的坐着，有的乾脆躺下來，對於附近的屍體及血漬都熟視無睹。

他們確是又累又餓。

中午的時候，他們只歇了一會，吃完乾糧後便馬上起程趕路，一口氣趕到胡漢光他們的營地前面，稍爲歇了一下，便馬上展開行動，上山落山的，再經過一番衝鋒，要說不累不餓才怪。

很多人都會因爲勝利而放鬆了警惕的，馮勇就是這種人。

不但是他，哪個姓楊的連長，還有那些士兵都是這種人。

因此，他們都疏於防備。

因爲他們都認爲，那幾個僥倖逃得一命的土匪，在喪膽之下逃竄還來不及，怎有膽摸回來動他們。何況他們人多武器好，只要一跑，便可以將他們轟斃，是的，自上至下，都不將逃脫了的胡漢光等人放在眼內。

當然馮勇不會大意到連崗哨也不放出的。

他只派出了幾個崗哨。

但對於那三門小鋼炮，他却嚴令保護。

撕下一隻鷄腿咬了一大口，嘴嚼了幾下便骨地吞下去，跟着喝了一口酒，用手抹抹嘴，馮勇長長地透了口氣。「阿楊，我再說一次，回去後，不準洩漏這一次剿匪的行動走漏了幾個土匪，咱們要一致向大帥報告，全殲了那伙土匪，知道麼？」

馮勇不但是楊連長的頂頭上司，也是他的拜把兄弟，他說的話，他怎敢不聽。

「哺」地吐出一塊鷄骨頭，楊連長忙道：「老大，你放心吧，我不會拿自己的一條命來開玩笑的。要是被大帥知道有漏網之魚，他在大怒之下，不但會革掉兄弟這個連長之職，只怕還會斃了我，兄弟還不想死。」

「你懂得這麼想就好了。」馮勇伸出那隻油膩的手，在楊連長的肩頭上拍了一下。

楊連長瞥到自己那件軍服上立刻沾了油跡，心裏滿不舒服的，但却不敢表露出來。

說到底，他能夠幹上連長這個職務，全賴把兄——馮勇帶挈。要不，他這時候還是一個班長。

又喝了口酒，馮勇又道：「還有，等一會將一連人召集在一起，嚴令他們不可亂說，否則，槍斃他！」

楊連長點點頭。「待他們吃過乾糧後，召集他們……」

一句話未說完，一下爆炸聲驀地響起，震得那座棚屋劇然地搖晃了一下，那些灰塵草屑像落雨一樣簌簌落下，枱上那些酒菜頓時加了料。

跟着，是連串的爆炸聲，震得天搖地動，仿似天塌下來那樣。

爆炸聲之後，四面響起陣陣槍聲。

跟着是雜亂的還擊聲，以及慌亂的呼叫吆喝聲。

馮勇與楊連長定定神，互相看了一眼，馮勇疾聲道：「快出去看一下，發生了甚麼事！」

其實，他心裏早已猜到發生了甚麼事。

楊連長掉頭便往棚屋外面奔去。

馮勇跟着也往外走，並將腰間的槍拔出來。

楊連長一頭奔出外面，幾乎與一個慌急飛奔而來的士兵撞個正着，幸好雙方反應夠快，一個急忙刹住脚步，一個硬生生將身形窒住，雙方仍然幾乎面貼面。

「李排長，發生了甚麼事？」楊連長一眼便認出那個士兵是鋼炮排的排長。

跟在楊連長後面的馮勇，料不到楊連長會突然停下來，脚下停勢不住，急忙偏身斜閃才沒有撞在楊連長的背上，他一眼亦認出奔來的人是鋼炮連的李排長，不等他回答，疾聲說道：「剛才的爆炸，是不是鋼炮排發生事

故？」

那個李排長喘了口氣，結結巴巴地道：「報告……連長……營長，咱排……遭到襲擊……一顆手榴彈……突然飛落在堆放炮彈的地方……咱排死傷了近二十人……」

「那幾門小鋼炮有沒有被炸毀？」馮勇疾聲打斷了李排長的說話。

他不問部下有多少人死傷，一開口便問那幾門小鋼炮，在他的心目中小鋼炮比人命值錢多了。

也難怪他那樣的，當年人命確是不值錢，死一個人等如死一條狗，而小鋼炮在那時是很犀利的武器，很難才能弄到，那自然珍而重之了。

「報告營……」李排長咽了口口水，神色驚惶，舌頭直打結。

「報你媽的告。」馮勇罵了句粗話。「快說啊！」

「是，」李排長併腿挺胸。「有……兩門……被炸毀了。」

「你他媽的，三十多個人保護三門小鋼炮，居然有兩門被炸毀，你還敢來對我說？」馮勇雙眼怒瞪，破口大罵，那兇惡的樣子嚇得李排長不自禁退了一步。

「老大，小鋼炮的事先擱下，先瞧瞧是甚麼人襲擊咱們。」楊連長接口道。

被楊連長一言提醒，馮勇目光往外一掃，只見手下士兵狠狠地趴在地上，胡亂開槍射擊，不由怒上加氣，對楊連長吼道：「他媽的，你瞧瞧他們！還不快去指揮他們反擊！記着，一個也不要被那些土匪跑掉！」

楊連長應了一聲：「是！」跟着對李排長道：「還站着幹麼，快跑回去下令開炮轟啊。」

李排長張口想說話，楊連長向他一瞪眼，跑向斜對面的一堆篝火，見周圍趴伏着七八個士兵，他只好將話咽住轉身跑回去。

原來，他們帶來的幾箱炮彈，經已被爆炸得一個不剩，根本就無法再開炮，他本來想對楊連長說出來的，但却無機會說出來。

馮勇罵了一句粗話，轉身走回屋內。

* * *

偷襲馮部的人不是別人，就是胡漢光與蕭原等九人。

對於營地內外的地形，胡漢光他們可說瞭如指掌，他們很輕易便避過崗哨，摸到營地的邊沿。

在路上，他們經已商量好如何行動，他們九個人分成四撥，從四面襲擊營地上的兵狗子。

而蕭原與胡漢光還有一個叫大樑的一撥，他們這一撥專門對付那幾門小鋼炮。

而他們亦以第一下爆炸聲爲動手的訊號。

蕭原與胡漢光大樑冒險潛到鋼炮排的附近，覷準了，由胡漢光擲出第一個手榴彈，蕭原緊接着擲出第二個。

其餘三面的三撥人聽到爆炸聲，立到發動襲擊，那些兵狗子在驀然遇襲之下，亂作一團。

不過，那些士兵畢竟都經過訓練，在楊連長的吆喝指揮下，很快便鎮定下來，並且向胡漢光等人展開反擊。

蕭原眼見對方穩住陣脚，並展開反擊，而己方只有九個人，敵方人數比己方多十倍有多，在敵衆我寡的情形下，不宜再呆下去，否則，被敵方來一個包抄，那就跑不了，他忙將自己的意思對胡漢光說出來。「胡老哥，敵衆我寡，敵方已展開反撲，咱們撤吧。」

胡漢光的想法與他一樣，點點頭，道：「咱們毀了他們兩門鋼炮，殺死射傷了四十人，總算出了一口氣，該撤了。」

說着話，他舉手朝天連開兩槍。

那是撤退的訊號。

仗着地形熟，加上黑夜的掩護，他們很快便撤退到安全的地方，九個人毫髮無損。

在一處山腰上停下來，九個人都分別坐下來喘口氣，歇一歇。

遙望營地那邊火光點點，偶爾有一兩聲槍聲響起，看情形，馮勇與那一連人今晚都睡不安枕了。

透口氣，黑牛第一個開口說話：「這一次，總算出了心裏一口恨氣！瞧到他們那種驚亂慌惶的樣子，眞痛快！」

頓一下，又道：「最精彩是看到手榴彈在炮彈箱上爆炸引起的連串爆炸，那些兵狗子被炸得人仰馬翻，血肉飛濺，炮火衝天，比放烟花還要好看。」

「咱們總算替志成、大路他們報了仇！」一個叫細樹的青年握着拳頭，晃動一下。

透了口氣，蕭原對胡漢光道：「胡老哥，那些兵狗子這一次損失慘重，一定恨怒交加，不會放過我們，我看，我們今晚不要在這附近宿營，以防他們摸黑偷襲我們。」

胡漢光連連點頭。「我也想到了，咱們今晚連夜走路，走得遠遠的，最好趕到鷄冠山上暫避一下，那裏是劉世彬的轄地，吳大頭的部隊還不敢公然進入劉世彬的轄地，比別的地方安全。」

「那裏確是暫避的好地方。」蕭原道：「距吳福帥的轄地不到一里，吳福帥有甚麼動靜，較易打聽到。」

「好，就這樣決定。」胡漢光稍爲提高聲音。「歇一會，咱們馬上起程。」

沒有人反對。

* * *

「你他媽的，毀了兩門小鋼炮，怎回去向大帥交代？」馮勇鐵青着一張臉

賞了李排長一個大耳括子。

李排長的臉上頓時又紅又腫，但却不敢吭一聲，其他的班排長都肅立着，噤若寒蟬。

楊連長也不敢說一句話。

氣氛既沉凝又肅殺。

「你們說，怎樣回去對大帥說？」馮勇的口氣沒有剛才那麼兇狠。

衆人都稍爲鬆了口氣。

特別是李排長一顆吊到嗓子眼的心，稍爲放下一點。

他很清楚馮勇的脾氣，要是他怒氣未息，眞會拔槍斃了他。

「老大，我看，還是想一個補救的辦法吧。」楊連長看到馮勇怒氣稍減，才敢開口說話。

「怎麼個補救法？」馮勇瞪着雙眼掃了那幾個班排長一眼。

那幾個班排長觸及他的目光，慌忙垂下頭，沒有人吭聲。

「他媽的，你們啞了麼？」馮勇怒氣陡升，語聲也變得惡厲。

李排長禁不住打了個寒顫，結結巴巴地開口道：「營長，咱們都聽你的……你叫……咱們……怎樣……便怎樣。」

「你們這時候聽我的，有屁用！」馮勇口裏噴出唾沫道：「我現在也想不出一個補救的辦法。」

李排長渾身一震，惶然垂下頭，白着一張臉就像一個待決的死囚。

「報告營長，咱們可以將這一次的遇襲，推在劉世彬的身上。」一個排長軍階的漢子大着膽說道。

這個排長姓陳，名叫大富，也是馮勇一手提拔的，爲人機靈，是馮勇的親信。

其實，四個排長都是馮勇的親信，那幾個班長亦是馮勇信得過的人。

「老大，大富說得對，上一次王連長他們在鷄冠山下栽了，那筆賬還未有機會算，大帥恨透了劉大鼻子，咱們若將這一次的遇襲算在劉大鼻子的頭上，大帥在暴怒之下有可能不追究咱們的過失，會遷怒到劉大鼻子的頭上，那咱們不是過了這一個難關麼？」

馮勇眼珠轉了幾轉。「嗯，這個辦法大概行得通，他媽的，上一次我差點在鷄冠山下回不去，我一直記着，那伙土匪幫着劉大鼻子的部下壞了咱們那一次的行動，那伙土匪算得上是與劉大鼻子一道的，咱們就將這筆賬算在劉大鼻子的頭上，也說得過去。」頓一下，加重語氣道：「就這麼辦。」

幾個班排長聽了，都大大地鬆了口氣。

「你們聽着。」馮勇兩道目光逐一盯了那幾個班排長一眼。「回去後，誰也不准亂說，都要依照我的話去說，要不，我斃了他！」

「是，營長！」幾個班排長急不迭齊應一聲。

「現在先解散，」馮勇揮揮手。「在明天拔隊回去前，我會教你們如何說。」

各人又應了一聲「是」，正欲散去，馮勇却做了個不要走的手勢，說道：「還有，我差點忘了，待會你們各自對手下的弟兄說，回去後，不可亂說有關咱們今晚遇襲的事情，都要按照編好的話去說，誰不聽命令就斃了誰！」

「是！營長。」各人齊應一聲才散去。

看着那些班排長散去，馮勇噓了口氣，抹去額上的汗水，對楊連長道：「他奶奶的，這個漏子總算想到辦法補救了。你也知道，大帥好不容易才弄到十門小鋼炮，花了不少大洋，如今一下子毀了兩門，他在心痛之下，說不定會斃了我，幸好找到劉大鼻子揹這個黑鍋，不然，我眞不敢回去見大帥。」

楊連長吸了口氣，說道：「老大，咱們先回到屋內，動動腦筋，想想怎樣編造說話，令到大帥相信不怪責咱們。」

馮勇一拍腦袋。「嗯！今晚就算不睡，也要編出一番說話來。」

說着，他已移步走向那間棚屋。

楊連長跟在他身後。「老大，咱們就這樣放過那幾個漏網的土匪？」

馮勇倏地停下脚步，扭頭道：「不放過他們，難道黑夜去追剿他們不成？」頓一下，接道：「你也知道那些土匪在這山區就像魚游水中一樣，咱們却像瞎子走路，若是追剿他們，不是徒勞無功，吃足苦頭，說不定還會被他們伏擊，損失慘重，那時候你我別想再混下去，大帥的爲人你也清楚，死多少人他不在乎，但若損失了槍炮，那等如割去他身上的肉，他不斃了我與你才怪，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楊連長聽得連連點頭。「老大，你說得對，凡事不可太認眞，那才混得長久。」

馮勇拍拍楊連長的肩頭。「阿楊，你只要聽我的，我擔保你可以好好地混下去。」

「老大，我當然聽你的。」楊連長忙道。

「嗯。」馮勇咧嘴一笑，又拍拍楊連長的肩頭。

* * *

吳福帥聽完馮勇的報告後，暴跳如雷。「他奶奶的劉大鼻子，又壞了老子這一次的剿匪行動，還毀了老子兩門小鋼炮，這可是存心與老子作對，老子今回再也忍不下那口鳥氣，老子要找他算賬。」抓起茶几上一隻杯子猛地摔在地上，頓時粉碎。

「大帥，那不過只是我的猜測，並不能確定！」馮勇看到吳福帥相信他的話，遷怒到劉世彬的頭上，心中竊喜，表面上却誠惶誠恐的垂手立正。

「操他媽的！」吳福帥一拳擂在八仙桌上。「不是他的部下，會是誰？居然用小鋼炮來轟擊，擊毀老子兩門小鋼炮，難道土匪會擁有小鋼炮？那伙土匪曾幫過他們，劉大鼻子這一次派兵去救他們，錯不了！」頓一下「咻」地吐了口氣，又說：「除了劉大鼻子會派兵救援那伙土匪，還有甚麼人會去救那伙土匪？」

「大帥，我也是這麼猜。」馮勇接口道。

「哼，老子明天便調派軍隊，與他開仗！打他媽的一個落花流水！」

「大帥，請息怒。」一直沒有開口的鄧副官這時終於開口說話。「咱們雖然認定是劉大鼻子所爲，但却只是猜測，沒有確實的証據，萬一他反咬一口……」

「沒有証據，難道就算了不成？」吳福帥瞪視着鄧副官，似乎想將他一口吞下去。

鄧副官忙道：「大帥，子通不是這個意思，劉大鼻子這一次毀了咱們兩門小鋼炮，令咱們損失了三十多條人槍，當然不能就此算數。不過，咱們必須暗中查清楚，有了証據，才向劉大鼻子大興問罪之師，那時候，就算督軍出面，也不敢偏幫劉大鼻子這個小舅子，那時候，咱們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將他趕走，接收他的地盤！」

「嗯，你說得有道理。」吳福帥抓抓耳朵，面露喜色。「這一次，終於找到拔去劉大鼻子這個眼中釘的機會，哈哈，阿勇，想不到損失了兩門小鋼炮，却可以得到劉大鼻子的地盤，失小得大，劃得來！」跟着放聲大笑起來。

馮勇與鄧副官互相看了一眼，跟着也笑起來。

原來，馮勇早已關照了鄧副官，因爲他知道瞞不過他，所以，只好買通他，忍痛給了他二百個大洋。

半晌，吳福帥才止住笑聲，伸手一拍馮勇的肩頭。「阿勇，你這一次幹得好，非常好！待老子霸佔了劉大鼻子的地盤，少不了你的好處！」

「謝大帥。」馮勇驚喜地道。

「阿勇，你馬上派人去找尋証據，越快越好，一旦証實是劉大鼻子所爲，老子立刻向他動手！」吳福帥眼中透出興奮的光芒。

「是，大帥！」馮勇立正應了一聲。

* * *

「嘿嘿，劉大鼻子，這一次老子要你好看的！」吳福帥滿懷高興。「老子要你永世不得翻身！」

馮勇與鄧副官暗中交換了一瞥會心的微笑。

* * *

「老大，大帥要咱們找証據，往那裏去找？」楊連長攤攤手，露出一絲苦笑。「那根本是咱們編出來的，如何是好？」

馮勇轉着眼珠想了一會，聳聳肩道：「大帥要咱們查，我敢說個不字麼？爲今之計，只好拖得一時是一時，拖下去再想辦法應付。」

楊連長連連點頭。「老大，你怎麼說，便怎麼辦。」

* * *

蕭原與胡漢光等人躲在鷄冠山上已兩天。

這兩天，他們好好地養息，一個個精神抖擻。

閒着沒事，黑牛第一個忍不住。「漢光大哥，咱們待到幾時，才去找吳福帥報仇？我實在憋不住了。」

胡漢光撫着下巴上的鬍子。「黑牛，別心急，咱們若是魯莽行事，只怕仇報不了，咱們全都……」

蕭原接口道：「胡老哥說得對，咱們只剩下九個人，切不可輕率魯莽，咱們必需謀定而動，覷準了機會，一擊中的！要不，只怕咱們沒有第二次機會！」

「黑牛，你就是心急性躁。」一個叫胡勝的中年人開口道：「要是那麼容易殺得了吳大頭，咱們也不用等到現在，也報不了仇。」

黑牛抓抓腦袋。「漢光大哥，就算我剛才沒有說過那番話。」

胡漢光拍拍黑牛的肩頭，「這筆血海深仇，我們一定要報，但却一定要小心行事，知道麼？」

「漢光大哥，知道了。」黑牛道。

「蕭老兄，你有甚麼好主意？」胡漢光望着蕭原。

蕭原想了一會，睜眼道：「胡老哥

，我覺得與其等機會，不如找機會，你認爲怎樣？」

胡漢光用手拈着下巴上的鬍子，頷首道：「嗯，這個主意不錯，但怎樣去找機會？」

蕭原眨眨眼：「胡老哥，你們以前是怎樣與那個綫人聯絡的？」

「他有甚麼消息，便去找接頭人，那個接頭人便將消息送來。」胡漢光道：「那個接頭人，原本也是咱們村的人，他自小便父母雙亡，在十歲的時候，跟了一個親戚到縣城去，算起來，也有三十年了，如今在縣城做小生意，他聽聞咱村被吳大頭毀村殺人，大爲悲憤，聽說我們要報仇，他自告奮勇，要出一份力，我們便請他做接頭人。」

「胡老哥，我明天與你到縣城去看一下，向那個綫人打聽一下，看看可有機會向吳大頭下手。」

胡漢光一拍大腿。「好啊，我正有這個意思。」但他馬上又搖搖頭。「蕭老兄，你是被吳大頭通緝的人，萬一你被那些兵狗子認出來，那可危險……」

蕭原插口道：「胡老哥，你放心吧，我可以改變一下容貌，那便不會被人認出來。」

「但是……」胡漢光仍然不大同意蕭原去冒險。

蕭原打斷他的說話：「胡老哥，你少擔心好了，就這樣決定吧！」

胡漢光還想說話，蕭原朝他擺擺手，他只好將到口的話咽回去。

「漢光大哥，我也去。」黑牛突然開口道。

胡漢光大搖其頭：「黑牛，那不是去玩，一個不小心，便會回不來，你的性子……還是不要去的好。」

黑牛鼓腮道：「窩在山上，悶死了。」

「黑牛，漢光是去幹正經事，難道你想因爲你一道去，弄出甚麼事來吧？你想報仇，便乖乖地呆在山上，知道麼？」胡勝忍不住以長輩的口吻對黑牛說。

黑牛鼓着腮，點點頭。

胡漢光拍拍黑牛的肩頭，笑說道：「待報了仇，我們跟蕭老兄到南寧去走走，聽說，那裏是個大地方，比縣城繁華多了，包你大開眼界。」

黑牛雙眼一亮，瞧着蕭原：「蕭大哥，是眞的麼？」

蕭原笑着點點頭：「胡老哥沒有騙你，我就在那裏居住。」

「蕭大哥，你眞會帶我們去那裏開眼界？」黑牛驚喜地道。

蕭原認眞地點點頭：「只要你們喜歡，還可以住下來。」

「那太好了。」黑牛興奮地笑道。

* * *

蕭原與胡漢光走到城門口，看到很多人仰頭上望，兩人也好奇地抬頭往上望，只見城樓上掛着一排人頭，人頭的下面貼了一張白紙，寫着兩個硃紅大字：土匪！

那排人頭大約有二十多顆，胡漢光一眼便認出，那是兩日前在遇襲中死去的弟兄的人頭。

吳福帥也太殘忍了，居然下令將被打死的「土匪」的人頭割下來，掛在城門上示衆！

不用說，他這麼做是想殺鷄儆猴！

胡漢光看着那些人頭，一雙手不由拳握起來，用力咬着嘴唇，壓抑着心中那股悲憤，身子微微發抖。

蕭原忙用手抓住他的手臂用力捏一下，示意他不要衝動，在他耳邊輕聲道：「胡大哥，別看了，進城吧。」

胡漢光長長地吸了口氣，點點頭，與蕭原擠出人羣走入城中。

蕭原一直抓住胡漢光的手臂，生恐他會忍不住，向站在城門口的士兵下手。

幸好，胡漢光還能夠控制自己。

走入城門內，蕭原才放開手，暗中鬆了口氣。

胡漢光仍然緊緊握着拳頭，蕭原無意中瞧到他的掌縫中有血沁流出來。

不用說，一定是指甲陷入掌弄致，皮破血流。

他不禁在心裏嘆了口氣。

「胡老哥，別這樣，快將手上的血抹去，免得引人注意。」蕭原輕聲對胡漢光說，同時掃視着街道兩邊的行人，看看有沒有引起別人的注意。

胡漢光默然點點頭，將雙手插入衫袋內。

「胡兄，凡事以大局爲重。」蕭原雙眼機警地掃視着街道兩旁的行人。

胡漢光長長地透了口氣：「蕭老兄，別擔心，我不會亂來的！」

跟着咬着牙，從牙縫中吐出說話：「吳大頭好惡毒的手段，要是讓我抓住他，我會將他的人頭割下來，吊在鄉親們墳前的樹上！」

「胡老哥，你放心，這個仇一定報得了的。」蕭原捏捏他的手臂。

胡漢光沒有再說話，緊抿着嘴唇，大步往前走。

城內的氣氛並不緊張，沿途所見，士兵並不多，蕭原暗暗鬆了口氣。

在山地上窩了近一個月，如今走在店鋪林立的街道上，蕭原有一種仿似隔世的感覺。

走過幾條街，胡漢光在一家小小的山貨鋪前停下來。

往附近掃了一眼，沒有發覺甚麼特別，胡漢光才走入店子內。

蕭原跟在後面走進店子。

一個比胡漢光年紀略大的男子馬上從那張小小的櫃枱後面走出來，笑着招呼道：「兩位老哥，要買些甚麼？」

跟着低聲道：「漢光，待會到北關飯店見。」

胡漢光微微點點頭，伸手指着兩個竹造的魚簍。「老闆，拿一個來看看。」

那男子答應一聲，過去拿了一個魚簍遞給胡漢光。

胡漢光接過竹簍，看看是否結實。

乘這機會，蕭原看清楚那男子的樣貌。

那男子大約四十出頭，臉白無鬚，老老實實的，很普通的一個人。不會特別惹人注意。這種樣貌的人做生意有一個好處，沒有人疑心他賣的是假貨，又或是亂開價錢。

胡漢光看了一遍，對那男子道：「老闆，給我兩個。」

那男子忙去拿多一個，用繩將兩個魚簍串起來，交給胡漢光。

胡漢光接過，付了錢，與蕭原走出店子，往北門那面走去。

北門外面是一個墟場，這時候經已散了，但門內門外的店鋪却生意興隆，那些來趕墟的人早上賣了帶來的貨物後，手上有錢，自然順便買些日用品，所以，這一帶份外熱鬧。

而這一帶的士兵也特別多。

蕭原由於這些日子沒有刮過鬍子，臉上長了一圈寸長的鬍鬚，再將臉弄黑一點，令到面目大改，就算是認識他的人，若只看他一眼也認不出是他，所以，他不怕被認出來。

胡漢光更無顧忌，因爲他沒有被捉過，吳福帥的部下並不認識他，所以，他不怕被人認出來。

不過，看到那些兵狗子心裏總有點不舒服。

兩人走進那家北關飯店，幾乎找不到座位。

原來，不但那些賣百貨的店子好生意，那些飯店及吃食店子也生意興隆。

這都是拜那些來趕墟的四鄉人所賜，他們在買東西之餘，趁着手上有錢，加上時近中午，肚子有點餓，樂得到飯店裏喝兩杯開開葷。

好不容易才發現靠近厨房的墻角處有一張枱，剛好有人結賬離去，蕭原與胡漢光急急走過去。

坐在那裏，由於地方窄逼肯定不大舒服，但却方便說話，只要放低聲音便不虞被人聽到。

胡漢光與蕭原分別在兩邊靠墻的椅子上坐下來，雖然侷促，却可以看到整間店子及大門口的動靜。

待那個伙計抹淨枱子，放好杯筷，兩人要了一瓶米酒，幾個菜，等那個山貨店的老闆——胡漢榮到來。

在路上，胡漢光已將胡漢榮的姓名告知蕭原。

酒菜未來之前，兩人喝着茶。

「胡老哥，今日好熱鬧啊？」蕭原掃一眼滿是人頭的店堂：「那個胡老闆揀這種地方與咱們說話，眞會揀地方。」

「漢榮哥是一個做事很小心的人。」胡漢光放下茶杯：「今日是初九墟期，怪不得這麼熱鬧了。」

喝了兩杯茶。一個伙計送上一瓶米酒，兩人倒了一杯，未幾，又一個伙計捧來兩碟菜，胡漢榮却還未來。

胡漢光拿起杯子。「蕭老兄，來，喝一口，邊喝邊等，趕了半天路，肚子餓了。」

蕭原也不客氣，拿起杯子喝了一口，挾了一箸菜吃起來。

在胡漢光他們的營地上養傷那段日子，要隔十天八日才吃到一次肉，酒更不用說了，如今喝到那麼醇香的米酒，吃到美味的菜，蕭原不由精神一振。

一杯酒未喝完，突然有幾個荷鎗實彈的士兵走進店子東瞧西看的，本來喧嘈的店堂頓時靜下來。

蕭原與胡漢光不禁心頭一緊，暗暗用手摸摸腰間。

那幾個士兵臉上露出陰笑，目光有如老鷹一樣，目光過處，那些鄉下人都畏縮地垂下頭不敢看他們一眼。

那幾個士兵都露出得意的神色。

「他媽的，那幾個兵狗子趾高氣揚的樣子，眞恨不得一鎗一個，殺了他們！」胡漢光看不過眼，壓着聲對蕭原說。

蕭原忙用脚碰碰胡漢光示意他閉上嘴。

原來，有一個士兵已往他們那邊掃視。

幸好胡漢光已閉上嘴巴垂下頭，而那個士兵又並不覺得蕭原兩人不順眼，要不，兩人就麻煩了。

那幾個士兵在店子內察視了一會，大概沒有發現有甚麼人不順眼，又或者昨晚贏了錢心情好，所以，並沒有在鷄蛋裡找骨頭，神氣地走出店外。

那幾個士兵才走出店外，本來一片肅靜的店堂頓時哄地一聲又熱鬧起來。

「有鎗在手便可以作威作福，這是甚麼世界？」胡漢光憤憤地拿起酒杯，一口喝乾杯中的酒。

「胡老哥，算了吧，如今那裏也是一樣，那一個手上有鎗的，不是胡作非爲，魚肉百姓，吳福帥是這樣，劉世彬亦是一樣，正所謂天下烏鴉一般黑。」

「我恨不得殺光他們，心裏才舒服。」胡漢光捏緊拳頭，聲音也不由大起來。

蕭原忙「殊」了一聲，示意他將聲音放輕。

胡漢光忙閉上嘴巴，目光一掃，張口道：「他來了。」

蕭原忙往大門口望去，原來是胡漢榮來了。

胡漢光站起來朝放眼張望的胡漢榮招招手。

胡漢榮立刻看到，快步走過來。

待胡漢榮坐下來，胡漢光替兩人介紹：「漢榮哥，這位是蕭老兄，就是被吳大頭通緝的那一個。」

胡漢榮目光一亮：「他就是那個爲民除害，鎗殺了吳大頭的寶貝兒子的好漢？」

胡漢光點點頭。

蕭原朝胡漢榮笑笑，點頭爲禮：「胡老兄，漢光老哥早已在路上對我說及你，所以，我是聞名久矣。」

胡漢榮道：「蕭老兄別客氣，來，咱們喝一杯。」

三人拿起杯子互相碰了一下，各自一口喝乾杯中的酒。

吃了口菜，胡漢榮壓着聲道：「漢光，兩天前我看到城門上面掛着……悲痛之餘，我以爲你們都……死光了，後來辨認清楚，發覺其中並沒有你……我心中才又生出一絲希望……在店子中看到你，驚喜得幾乎忍不住要抱着你……他們死得眞慘。」

說到這裏，他雙眼發紅，神色悲痛。

胡漢光與蕭原都心頭沉沉的，黯然低下頭。

「漢榮大哥，只要咱們還有一個人，也會替他們及鄉親報這個血海深仇！」胡漢光緊咬着牙說。

「吳大頭這個惡魔非殺不可！」胡漢榮低沉地道。

「胡老兄，我與漢光老哥這一次來找你，正是想向你打聽一下，看看可有機會下手。」蕭原邊說邊替胡漢榮斟酒，再替胡漢光斟酒，然後才向自己斟酒。

胡漢光接口道：「漢榮大哥，最近可有甚麼消息？」

胡漢榮看了兩人一眼，搖搖頭：「最近一點消息也沒有。那個……人在幾日前，曾找過我，對我說，吳大頭派馮勇——他的警衛營長暗中探查接近大帥府的人，他懷疑吳大頭已疑心有奸細，不然，不會派人查探的。他說，爲了安全起見，這段日子，他都不會替我們打聽有關吳大頭的消息，他說他不想死，說完，他便匆匆走了。」

胡漢光露出失望的神色：「漢榮大哥，這麼說來，咱們再也得不到有關吳大頭的消息，無法向他下手？」

胡漢榮嘆口氣，道：「暫時確是無法得到有關吳大頭動靜的消息，我又不方便去找他，這種事，不能夠强逼的，他怕死，也是人之常情。」

胡漢光皺着眉頭：「但是，剩下來的弟兄都蹩不住了。」

蕭原沒有開口說話，不過，他也感到失望。

「漢光，我也無能爲力。」胡漢榮無奈地嘆口氣。

「難道老天沒眼的麼？」胡漢光忽然激動地說，蕭原忙用脚碰碰他，示意他不要衝動。

胡漢光忙將略高的聲音壓低，但仍很激動：「以前常聽人說，是有報應的，但吳大頭殺了那麼多人，幹了那麼多壞事，仍然在作威作福，難道沒有報應的麼？」

蕭原伸手拍拍胡漢光的手背：「漢光老哥，不要氣餒，作惡的人始終有惡報的，吳福帥之所以仍能作威作福，只是時辰未到！」

「蕭老兄，你不用開解我了，就算有報應，要是我們都死光了，他才得到報應，我們可是死不瞑目！」胡漢光拿起杯子喝了一大口。

蕭原一時間無話可說。

胡漢榮道：「漢光，別喝得那麼多，小心喝醉了，惹上麻煩。」

胡漢光又喝了一口酒：「漢榮大哥，我眞想長醉不醒，甚至醉死了，變做一隻鬼，去向吳大頭索命！」

「胡老哥，別這樣。」蕭原忙道：「只要動一下腦筋，總會想到辦法，向吳福帥下手的。」

「咱們根本無法見到吳大頭，有甚麼辦法向他下手？」胡漢光灰心地道。

「話可不是這麼說。」蕭原正色道：「只要咱們不灰心氣餒，不放棄，總會想到一個向吳福帥下手的辦法的！」

胡漢榮附和道：「漢光，蕭老兄說得對，皇天不負苦心人啊！」跟着又道：「若是連你也灰心氣餒，這個仇就報不了，你甘心麼？」

「當然不甘心。」胡漢光揑着拳：「這個仇報不了，死不瞑目！」

「你既然這麼說，便不要再說喪氣的話。」蕭原道：「要振作起來，要充滿信心，那才有希望報仇！」

胡漢光深深地吸了口氣，伸手分別握着蕭原與胡漢榮的手：「漢榮大哥，蕭老兄，謝謝。」

蕭原笑着拍拍胡漢光的手背：「胡老兄，不用謝。我會幫你們報了這個仇，才回南寧。」

「蕭老兄，有你幫忙，這個仇一定報得了！」胡漢榮道：「死去的鄉親在九泉之下，也會感激你的。」

蕭原不想他們再說感謝的話，忙改變話題：「胡老兄，近來城裏可有甚麼消息流傳？」

胡漢榮馬上道：「有，這兩日流傳一個消息，吳福帥的警衛營在一次剿匪行動中，遭遇到一伙來歷不明的人的襲擊，救走了那伙土匪的一部份人，吳福帥懷疑是劉大鼻子所爲。」頓一下，瞧了蕭原與胡漢光一眼，又壓低聲音說道：「消息說的土匪，指的一定是你們是麼？」

蕭原與胡漢光都點點頭。

「他媽的，他們說我們是土匪，吳大頭就是大賊强盜！」胡漢光憤然道。

「殊！」胡漢榮警覺地示意胡漢光不要將聲音提高。

蕭原在說話時，不時瞥視一下附近的食客，幸好他們的舉動並沒有引起附近食客的注意。

「胡老哥，咱們別說那話題了，說

些別的吧。」蕭原提議。

胡漢榮馬上同意：「再說下去，只會越生氣，還是不說吧。漢光，其他的人都好麼？」

重重地吐了口氣，胡漢光道：「都好，黑牛還嚷着要跟我進城趕墟。」

「我這裏有點錢，拿去買些好吃的東西回去。」胡漢榮邊說邊從內衣袋中拿出二十個大洋，遞給胡漢光。

胡漢光不肯要，推還給他：「漢榮大哥，這是你辛苦賺下來的，你有家有小，我不要，你快收回去，留着需要時用，我還有點錢。」

胡漢榮却堅持道：「漢光，這是我的一點心意，快收下，要不，你是不當我是自己人了！」

胡漢光還想推，蕭原看出胡漢榮是一番誠意，便說道：「胡老哥，我來作個主，你就收下一半，胡老兄也收回一半，好麼？」

胡漢光聽蕭原那麼說，不再堅持，收下十個大洋。

胡漢榮也收回十個大洋：「漢光，你眞固執。我沒有出甚麼力，出點錢，好應該啊。」

胡漢光懇切地道：「漢榮大哥，你怎說沒有出力？現在還出錢，叫我們怎過意得去？」

蕭原瞥到有兩個人朝這邊走過來，忙朝胡漢光兩人打個眼色，拿起杯子，提高聲音道：「來，咱們難得見面，今日喝個痛快的，乾！」

胡漢光兩人會意地拿起杯子，口裏說一聲：「乾！」一碰杯，跟着一口喝乾杯中的酒。

「來，再喝。」蕭原邊向胡漢光兩人斟酒，邊暗中偸瞥那兩個走過來的人的舉動，那兩個人原來是來找人的，在隔着一張枱子的那張枱子坐下來，而那張枱子早已坐着三個人。看在眼內，蕭原才放下心。

一瓶米酒很快便喝乾，三人要了飯，吃飽後，便結賬離去。

胡漢榮與蕭原兩人就在飯店門口分了手。

兩人沒有立刻出城，就在那條街上買了一些日常用品，還有一塊七八斤重的猪肉，分別裝在兩個魚簍內，這才出城。

走到城門邊，兩人不免有點緊張，表面上却裝出泰然的樣子，往城外走去。

「喂，過來！」一個士兵突然間向兩人呼喝。

兩人心頭微震，硬着頭皮走過去。

「長官，甚麼事啊？」蕭原裝出惶恐的樣子，臉上露出不自然的笑容。

那個士兵眼一翻，打量了兩人一眼：「到那裏去？」

「回家啊。」蕭原忙道。

「甚麼地方？」那個士兵微昂着頭，一副高高在上的樣子。

「回三聖鄉。」蕭原一口說道。

那士兵在蕭原的話中找不到破綻，翻翻眼，目光落在兩人手上的魚簍上：「裏面裝的是甚麼？」

胡漢光咬咬嘴唇，忍着氣道：「長官，是一些日常用品。」

「倒出來看了。」那士兵作威地道。

兩人不敢不從，只好將魚簍內的東西倒出來。

那士兵一雙賊眼在地上那些物品間來回搜視了幾遍，發覺不到有甚麼可疑的，心有不甘，嘿嘿一笑：「赫，買這麼多東西回去幹麼？還有一大塊猪肉，你們的錢是那裏來的？」一雙眼不懷好意地在兩人的臉上溜來溜去。

胡漢光心中怒氣陡升，正想開口說話，蕭原已搶先說道：「長官，那是我們賣了辛苦養大的一頭猪所得的錢，才買了這些物品，不怕對長官你說，我家已兩個月沒有吃過肉，今日趁着手上有點錢，買塊肉回去開開葷。」陪着笑臉，他暗中將一個洋毫塞在那士兵的手中。

那個士兵留難他們，無非想得些甜頭，既已得到甜頭，他自然不再纏下去：「快收回那些東西，走吧！」

蕭原伸手一扯神色不豫的胡漢光：「大哥，快撿回地上的東西趕回家去，孩子們只怕都望穿眼了。」

胡漢光聽他那麼說，才蹲下來，撿拾地上的物品。

走出城外，蕭原大大地鬆了口氣：「胡老哥，我剛才眞怕你忍不住。」

胡漢光狠狠地吐了口口水：「看到那個士兵作威作福的樣子，氣壞了肺，要不是你那句話，我已拔鎗幹掉他。」

「胡老哥，小不忍則亂大謀，這句話相信你也聽過。」蕭原拍拍他的肩頭：「眼下，報仇要緊。」

胡漢光重重地吐口氣：「蕭老兄，我會時刻記着你的話。」

* * *

黑牛等人吃了一頓肉，都很開心。

特別是還有酒喝，要不是胡漢光再三要他們不可喝醉，黑牛他們不喝醉才怪。

這一餐，是他們這個多月來吃得最好的一頓。

看到他們吃得那麼開懷，蕭原與胡漢光都感到開心。

「胡老哥，看到他們吃得那麼開心，我也感到開心。」蕭原笑着對胡漢光道：「買酒肉的錢，値得花啊。」

胡漢光也顯得很高興：「確是値得花。」

「咱們也去喝一杯，好麼？」蕭原拉拉胡漢光。

「昨日已經喝夠了。」胡漢光先是搖搖手，跟着又點點頭道：「既然蕭老兄這麼有興緻，那就喝一杯吧。」

兩個人於是走過去，黑牛他們正喝得高興，看到兩人過來，都站起來

，拉兩人坐下，替兩人倒酒。

出謀策劃　虎穴屠龍

「胡老哥，你還記得漢榮老兄說的那個傳聞麼？」蕭原與胡漢光坐在一塊山石上，仰望着幽秘深邃的夜空，忽然間說道。

胡漢光先是怔了一下，繼之眨眨眼：「蕭老兄，你怎麼突然說起那個傳聞？」

跟着目光一閃：「蕭老哥，你不是從中想到甚麼辦法吧？」

蕭原點點頭，將目光收回，落在胡漢光的臉上。

胡漢光眼中頓時閃出光來，急急道：「蕭老兄，快說來聽聽。」

蕭原舉手撥撥頭髮：「你聽過鷸蚌相爭，漁人得利這個故事麼？」

胡漢光點點頭：「小時候讀私塾的時候，聽先生說過。」

跟着有點摸不着頭腦地道：「蕭老兄，沒頭沒腦的，你提及那個故事是甚麼意思？」

蕭原笑笑：「胡老哥，當然大有意思，傳聞不是說，吳福帥懷疑本來是咱們襲擊那一連人的，他却以爲是劉大鼻子幹的，咱們就從這一點上着手，加深他們之間的誤會，令他們來個火併，咱們則從中覷準機會向吳福帥下手！」

「妙！妙！確實妙！」胡漢光用力一拍大腿，滿面興奮之色：「蕭老兄，我眞佩服你，居然在那上面想出如此妙的辦法，我就是想不到！」

蕭原笑說道：「胡老哥，你別高興得太早，這個辦法說出來容易，幹起來却很難。」

「只要能夠報仇，再難的事也難不倒咱們！」胡漢光臉上露出堅毅的神色。

「胡老哥，這個辦法是否行得通，我不敢肯定，我不過將我想到的說出來，大家商量一下，看看是否可行。」蕭原將話說明，以免胡漢光他們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

「那你快將整個辦法詳細地說出來，大家參詳一下。」胡漢光一副急不及待的神色。

蕭原伸手拍了他的膝頭：「辦法是這樣的……咱們裝扮成劉世彬的部隊，襲擊吳福帥的部隊……令到吳福帥以爲在營地襲擊他們的人果然是劉大鼻的部下……那時候，還怕吳福帥不揮軍攻打劉世彬的部隊麼？」

聽完蕭原說的話，胡漢光馬上道：「蕭老兄，這個辦法妙極了，吳福帥那個大賊頭一定會按捺不住，火併劉世彬！那就一定有機會向吳大賊頭下手！」

「但是，如何去找到劉世彬部隊的軍服？」蕭原皺皺眉頭。

胡漢光抓抓頭，一時間也想不出一個辦法。

「咱們可以去偷！」胡漢光倏地眼一睜，終於想到辦法。

蕭原想了一下，搖搖頭道：「這個辦法不怎麼妥當，萬一失手，那豈不是打草驚蛇？就算偷到手，事後被發現軍服被竊，一定會引起他們的思疑，那時候，就算咱們的行動成功，劉世彬必然會懷疑到有人假冒他的部隊，他就有話對吳福帥解釋，萬一吳福帥接受劉世彬的解釋，那就白費功夫了。」

「那怎辦？」胡漢光大爲着急。

蕭原想了一下，道：「可以買。」

「買？到那裏買？」胡漢光惑然望着蕭原：「那是軍服，不是一般的服裝，隨處可以買到。」

蕭原古怪地笑笑：「胡老哥，我們可以向管軍裝的軍需官買啊。」

「哈，虧你想得到。」胡漢光一拍大腿，大爲興奮，但很快便冷却下來：「蕭老兄，咱們根本不認識劉世彬的軍需官，如何與他打交道？」

「這好辦，我們可以設法去結識他，俗語謂：有錢使得鬼推磨。如今當兵做官的，那一個不貪錢，只要肯花錢一定可以買通他的。」

「錢倒不成問題。」胡漢光道：「我們手上還有一筆錢，問題是如何才能夠結識到那個軍需官。」

「咱們可以到劉世彬旅部所在的縣城去找，總會找到咱們要找的人的。」蕭原充滿信心。

「好，就依你的辦法去做，」胡漢光道：「明天我與你下山。」

蕭原點頭贊成。抬頭望一眼滿天的繁星，不知怎的那滿天的繁星忽然幻化成一雙明亮的大眼睛，他的神態變得痴迷起來，在心裏叫了一聲。「鳳琴！」

——他又想起了心上人鳳琴。

胡漢光已站起身來，正欲招呼蕭原回去睡覺，發覺到蕭原神態有異，奇道：「蕭老兄，你怎麼啦？」

蕭原立刻從痴迷中驚醒過來，忙道：「沒有甚麼……忽然想起了……」臉一熱，不好意思說下去。

夜色雖然黑，胡漢光仍然從他的神色看出端倪來。「蕭老兄，可是想起了甚麼人？」

蕭原臉上更熱，但却直認。「不知怎的，忽然想起了我的……未婚妻。」

「你們多久沒見面了？」胡漢光含笑瞧着蕭原。

「算起來也有兩個多三個月了。」蕭原吁口氣。

「這就難怪你想起她，」胡漢光嘆口氣。「就說我吧，他們雖然已死了年多兩年，夜闌人靜的時候，又或是午夜夢廻都會想起他們……」聲音越說越低。

蕭原站起來，伸手拍拍胡漢光的肩頭。「勾起了你的傷心事……」

胡漢光搖搖頭。「蕭老兄，不關你的事，這個噩夢，不知何時才能忘

記。」接又嘆口氣道：「相信這一輩子也忘不了。」

蕭原不知說甚麼話才能開解他，只拍拍他的肩頭，表示他的心意。

＊　＊　＊

「阿勇，查到了麼？」吳福帥瞪着雙眼，盯着立正挺胸的馮勇。

這已經是他第三次追問馮勇。

這段日子他無時無刻不想着這件事，恨不得立時找到証據，拔去劉世彬這根心頭刺、眼中釘。

馮勇苦着臉道：「報告大帥……仍未查到。」

「飯桶，你他媽的，查到甚麼時候才能查到証據？」吳福帥破口大罵，噴出的唾沫幾乎噴在馮勇的臉上。

馮勇就像一根木柱那樣立着，不敢動一下。

「你奶奶的，老子要撤你的職！」吳福帥揮動雙手，繼續咆哮。

馮勇仍然不敢吭聲，立正如故，臉上却露出惶急的表情。

他跟了吳福帥這麼久，焉會不知吳福帥的脾氣，在他發怒的時候，決不可開口說話，要不，那只會自討沒趣，吃苦頭，所以，他不敢開口說話。

「哼，老子就不相信查不到劉大鼻子的証據！」吳福帥氣呼呼地說，怒氣稍減。

馮勇仍然挺立着。

「他媽的，你啞了麼？怎麼不說話？」吳福帥直瞪着馮勇，樣子雖然兇惡，但語氣却和緩下來。

「大帥，這種事可不能大張旗鼓明着幹，」馮勇苦着臉道：「我已經督促部下加緊搜查，甚至花錢去問劉大鼻子的警衛連長的親信查探，都不得要領……劉大鼻子那傢伙眞不是人，這一次居然幹得如此隱密，我看，除非將劉大鼻子抓起來，不然，只怕……」

「你聽着，無論你用甚麼辦法，我限你在十日內查到証據！」吳福帥揮着手。「老子不想第四次聽到你說仍然查不到。」

「是，大帥！」馮勇暗中鬆了口氣，知道這一次又過了關。

「那還不滾！」吳福帥沒好氣地道。

「是，大帥！」馮勇舉手敬禮，轉身急急往外走。

＊　＊　＊

走回設在大帥府外院的營部，馮勇馬上命令一個衞兵，去叫楊連長來見他。

待那衞兵走後，他一個人煩躁地來回走動着，嘴裏吐出連串的髒話，以發洩他剛才所受、蹩在心的那股烏氣。

很快，楊連長便應召到來。「老大，找我有甚麼事？」

馮勇倏地停下脚步，嘆口氣。「還不是那件痲煩事！」頓一下，煩惱地道：「剛才，大帥又叫我去追問調查的事，又給他罵了個狗血淋頭。」

「老大，看來大帥是認眞的。」楊連長心慌地道。

「今次眞是自找痲煩！」馮勇煩惱地揮揮手。「誰會想到他會認眞的！」

「那如何是好？」楊連長憂慮地道。

「我也不知如何是好，」馮勇嘆口氣。「所以，我才叫你來商量一下。」

「老大，我的腦筋一向沒有你那麼靈，我一向聽你的……」

「我知道，」馮勇煩躁地打斷楊連長的話。「兩個人商量總比一個人想的好得多，要不，我叫你來幹甚麼？」

「老大，那根本是我們編造出來的謊話，就是我們怎麼查也查不出來。」楊連長攤開雙手道。

「查不出，也要查出來，」馮勇道：「你知道麼，大帥只給我十日期限，要是查不出來，叫我別去見他！你也知道他叫一個人別去見他，就是要那個人去見閻羅王！你想去見閻羅王？」

楊連長伸伸舌頭，苦着臉道：「老大，我今年剛好三十歲，還未娶老婆，不願意去見閻羅王。」

馮勇道：「既然不想死，那就動動腦筋吧！」

楊連長雙手搓着，跟着又直搓大腿，一會攢眉，一會皺鼻，驀然間一拍大腿。「老大，我們溜吧！」

馮勇雙眼陡瞪。「溜？你說我們溜？」

楊連長用力點點頭。「這是唯一的方法。」

「你媽的！」馮勇氣罵道：「你溜？咱們溜到那裏去？不拿槍，我們幹甚麼？你說！」頓一下，又道：「要是溜不了，那時候，你我都是死了，要是能夠想出一個辦法，混過這一關，咱們照樣可以做下去，你想想吧！」

楊連長喪氣地道：「老大，我剛才不是說過動腦筋的事，我不管用，我不過說說罷了，既然行不通，就當我沒有說過好了。」

「赫！我想到一個辦法了！」馮勇突然一拳擊在自己的大腿上，痛得他「喲」地叫了一聲。

「老大，說出來聽聽。」楊連長精神一振。

「那回事既然是咱們編造出來的，咱們何不捏造到底？」馮勇奸狡地瞧着楊連長。「咱們叫一個人，冒認是劉大鼻子的部下，向大帥直認，他有份參與那一次的襲擊，那不是可以交差了麼？」

「妙！妙絕！」楊連長一拍大腿。「老大，只有你，才能想出如此妙絕的主意。」

馮勇頓時高興萬分。「阿楊，我要不是腦筋夠靈，怎麼混到現今的軍階。」

「老大，你就是行，」楊連長豎起大拇指。「我眞服了你！」

馮勇被他說得輕飄飄的。「阿楊，

要不，我怎能做你的老大。」

楊連長忽然道：「老大，到那裏去找一個人冒充劉大鼻子的部下？」

馮勇伸手一拍楊連長的後腦。「阿楊，你就是不動腦筋去想一想，只要有錢，甚麼事辦不成！」

楊連長猛地一敲自己的腦袋。「這麼簡單的問題，我怎麼想不到？眞沒用。」

跟着又道：「老大，你不愧是我的老大。」

馮勇得意地道：「咱們找一個流氓，給他一點錢，要他照着咱們說的，對大帥說，那就可以交差。」微頓一下，又道：「那些流氓，只要軟硬兼施，還怕不乖乖地聽咱們的擺佈？」

「對，對，」楊連長連連點頭。「要找一個流氓回來比點火還易，這個不成問題。」

「明天你立刻去找一個來，」馮勇道：「找一個既怕死又機靈的。」

「老大，包在我身上，」楊連長一口應承。「明天我去捉幾個回來，任由你逐一選擇。」

「嗯，這個難題總算解決了。」馮勇大大地吐口氣。

那知話聲未落，楊連長忽然失驚道：「老大，萬一大帥押那個人去與劉大鼻子對証，那不是揭穿了？」

「你奶奶的，大驚小怪的，我還以爲是甚麼事，」馮勇瞪眼罵道：「你也知道大帥的脾氣，他聽了那個假冒的流氓的口供後，你以爲他還忍耐得住，不立時大發雷霆一槍斃了那傢伙才怪！」停一下，跟着又道：「就算他按捺得住脾氣，留下那傢伙做証人，咱們一樣可以暗中做手脚，弄到他好像是因爲驚恐而自殺死的，那不就死無對証了麼？」

「老大，你眞了不起。」楊連長放心地舒了口氣。「我這個腦袋就是不管用！」

「阿楊，以後做事，要多動腦筋，要不，不但混不下去，還會很快完蛋。」馮勇沾沾自喜的樣子，以教訓的口脗對楊連長說。

楊連長連連稱是。

* * *

眨眼間，兩日便過去了。

楊連長却仍未捉到流氓去見馮勇。

馮勇再也蹩不住，因爲吳福帥可能會隨時詢問他，便叫了一個衞兵去找楊連長來見他。

那個衞兵足足去了半個小時仍未回來，馮勇不由罵起娘來。

突然間，一個人一頭衝進來，他還以爲是那個衞兵，口裏罵了一聲。「你他媽的！」揚手便摑過去，那個人急叫一聲。「老大！你……」

馮勇手一窒，看清楚原來是楊連長，不由生氣道：「阿楊，看你像條失魂魚一樣，你他媽的搞甚麼鬼？」

楊連長喘口氣，正想說話，馮勇又沒好氣地道：「要你找的人，找到了麼？」

「老大……不用找了，我……」

「不用找？」馮勇一瞪眼。「你他媽的，你以爲說着玩的麼？」

「老大，我不是那意思，你聽我說……」楊連長急巴巴地說。

「你奶奶的，快說吧！」馮勇跟着吳福帥，自然也學會了他的脾氣和態度。

楊連長吸了口氣，喜形於色地道：「老大，我已找到兩個眞眞正正的証人，指証劉大鼻子指使手下襲擊咱們的部隊。」

「眞的？」馮勇驚喜不已，一把抓住楊連長的手臂。

楊連長痛得咧開嘴，却不敢叫痛，用力點點頭。

原來馮勇在不自覺間，用的力很大，抓得他很痛。

忽然間，馮勇猛地放開手，不相信地道：「那回事根本是我們造出來的，又怎會找到眞眞正正的証人，指証那回事千眞萬確的？阿楊，你不是神經有問題吧？」

「不，不，」楊連長連連搖手。「老大，你聽我說。我說的是另一回事……」

「阿楊，你越來越混賬了！」馮勇氣得幾乎想揍楊連長一拳。「既然不是那回事，你……」

「老大，你坐下來，聽我慢慢說，好麼？」楊連長發急地道。

馮勇吐了口氣，揮揮手。「好，我聽你說。」一屁股坐下來。

楊連長待馮勇坐下來，他拉了張櫈子在他對面坐下來，道：「老大，你有聽到駐在戰馬崗的部隊，被暗襲的事情麼？」

馮勇搖搖頭，道：「甚麼時候發生的？」

「就是昨晚。」楊連長道。

馮勇眼珠一轉。「莫非是劉大鼻子的部下幹的？」

楊連長點點頭。

「莫非兩件事有甚麼關連？」馮勇疾聲道。

楊連長又點點頭。「據生還的兩個士兵說，他們親耳聽到，偷襲他們連隊的人，原來是劉大鼻子的部下改扮的，他們改扮成土匪，事後，他們脫掉外面的便服，裏面穿着的原來是綴有劉大鼻子所屬番號的軍裝！」

「那兩個士兵怎會看到的？」馮勇疑惑地問。

「他們以爲那兩個士兵已經死了，」楊連長道：「又或者他們以爲那兩個士兵就算未死，也活不了，所以，他們大模斯樣地就在那些屍體面前脫掉衣服。」頓一下，又道：「那兩個士兵當然與另外五個士兵扛負那些槍械彈葯，直至到黃田崗下，那些人才吩咐他們將槍械彈葯放下，跟着便亂槍掃射他們，那兩個士兵命大，雖然身

上中了槍彈，却不是在要害的地方，他們也夠機靈，裝死逃過大難。」

「黃田崗是咱們的轄地，另一面就是劉大鼻子的轄地，那裏樹高林密，他們選那裏下手，就算被附近隸屬咱們的部隊發覺，也能夠及時溜回劉大鼻子的轄地，看來，他們事先已計劃好了，」馮勇道：「那兩個士兵能夠死裏逃生，眞是命大！」跟着又道：「阿楊，你怎會知道的？」

楊連長笑道：「老大，因爲那兩個大難不死的士兵就在我手上。」不等馮勇發問，又道：「駐在戰馬崗的是黃連長那一連部隊，那兩個士兵逃回駐地後，將他們聽到的及看到的向黃連長報告，黃連長覺得事關重大，親自帶了兩個傷兵趕回去向大帥報告遇襲的事情，剛好遇上我。老大，你也知道，老黃與我是賭桌上的好朋友，他求我代爲向老大轉達一聲，請老大你向大帥報告，我聽了後，靈機一觸，這可是現成的最好証據，劉大鼻子這一次指派部下改裝偷襲老黃部隊，那足以証明上一次老大在匪巢的遇襲，也是劉大鼻子的所作所爲。」

馮勇聽楊連長講完，眼珠轉了兩轉，用力一拍大腿。「阿楊，這眞是天助我也！這確是最好的証據，大帥在發怒之下，不暴跳如雷才怪，肯定不會再去細想，阿楊，你的腦筋變得靈活了，我好高興！」

楊連長忙道：「這都是老大教導之功，我還不及老大一半！」

對於楊連長那句馬屁話，馮勇很受用。「阿楊，你跟着我，包你可以混下去！」

跟着口氣一轉。「黃連長所部損失了多少？」

「幾乎損失了一個排，」楊連長道：「二挺機關槍被毀了，兩挺機關槍不見了，還失了一批彈葯，損失頗重！」

馮勇聽了，一點也不覺得難過，反而大爲高興。「黃連長損失這麼重，大帥聽了後，不大發雷霆才怪，劉大鼻子這一次不完蛋才怪，大帥肯定不會善罷甘休！」

「老大，劉大鼻子可說倒霉透頂，他在不知覺間，替咱們揹了那隻黑鍋！」楊連長樂得咧開嘴直笑。

「人呢？」馮勇瞧着楊連長。

「安置在我的連部內。」楊連長道。

「去，咱們去看看他們，我要聽他們再說一次。」馮勇邊說邊站起來。

「好啊！」楊連長說着亦站起來。

* * *

黑牛與天光等人在把弄着那兩挺機槍，高興得像個小孩子一樣。

「漢光大哥，咱們昨晚的收穫眞大，我高興死了！」黑牛咧着嘴，大聲對站在一旁的胡漢光說。

胡漢光與蕭原正在說着話，聞言扭頭說道：「黑牛，小心別弄壞了，咱們還要拿這些槍械找吳大頭報仇！」

「漢光大哥，你放心吧，有這麼多武器，還有一箱手榴彈，足夠吳大頭那傢伙受用。」黑牛手舞足蹈。

蕭原看到他們那麼開心，也咧開嘴直笑。

「蕭老兄，眞虧你想出那個主意來，咱們既從吳大頭的部隊弄到這麼多武器彈葯，還令到劉世彬替咱們揹了那個黑鍋，吳大頭吃了這個虧，不找劉世彬算賬才怪！」胡漢光興奮得抓着蕭原的手，連連搖着。

蕭原忽然收斂笑容，有點擔憂地道：「胡老哥，我擔心那兩個士兵可能活不到走回去，那咱們這一次的目的便達不到。」

胡漢光滿有信心地笑道：「蕭老兄，你放心吧，我是特別照顧那兩個士兵的，那兩槍是向着他們身上多肉的地方射的，他們一定可以活着回去。」

「還有一點，」蕭原道：「其他的都死了，只有他們兩個活着，要是細心一點想一下，其中不無疑問，要是吳福帥想到其中的疑點，那就……」

胡漢光又笑道：「蕭老兄，我擔保吳大頭那賊頭在聽了兩個士兵的報告後，不暴跳如雷才怪，那裏還會仔細地去思想其中是否有可疑？」

蕭原聽他那麼說，點點頭道：「你說得不錯，吳大頭不是那種深沉冷靜的人，我太過顧慮了……」

「蕭老哥，咱們下一步怎麼做？」

胡漢光已將蕭原看作智多星。

「先看好戲，待他們鬥個頭崩額裂，咱們才找機會下手。」蕭原早已成竹在胸。「那個時候，一定會有機可乘的！」

「蕭老哥，我眞想瞧瞧吳大頭那暴跳如雷的樣子。」胡漢光滿有興趣地道。

蕭原笑道：「吳大頭暴跳時的樣子一點也不好看。」

* * *

吳福帥暴怒時樣子確是不好看，而且很嚇人。

馮勇、鄧副官、楊連長，還有那個黃連長，這時候已立正站着，垂下頭，噤若寒蟬。

因爲這時吳福帥已暴跳如雷。

吳福帥之所以發怒，是因爲聽了那兩個受傷，死裏逃生的士兵的「口供」，還有馮勇與楊連長火上加油的報告。

「操他奶奶的！」吳福帥口裏大吐髒話。「劉大鼻子，你這混蛋，竟然敢暗中向老子動手脚，這可是明擺着想搞垮老子，老子要是再不動他，只怕過不了多久，老子便會保不住這塊地盤！」

重重地喘了口粗氣，又對馮勇等人咆哮道：「他媽的，你們統統都是飯桶，你們手上拿着的是槍！不是打狗棒，居然被劉大鼻子的部下殺人奪槍，眞是混賬！」

馮勇等人都不敢吭聲。

喘了幾口氣，吳福帥看到各人垂着頭，大氣也不敢透，本來稍降的怒氣又升起來。「你奶奶的，你們爲何都不說話?啞了麼?」

衆人被罵得脊骨涼氣直透。

「大帥……這……恕我斗膽，這不能怪黃連長……」馮勇知道再不開口說話，又會惹來吳大頭一頓臭罵，只好壯着膽開口說道：「據黃連長說，劉大鼻子的部下……那批喬裝成土匪的……大約有三四十人，他們有心偷襲黃連長，吃虧的自然是黃連長了。」

喘了口氣，他又繼續說道：「大帥，這一次他們終於露出馬脚，上一次咱們在那伙土匪的營地遇襲，不用說，也是劉大鼻子的部下幹的!」

楊連長接口道：「大帥，這一次的事，足以証明上一次的遇襲，也是他們幹的。」

鄧副官也幫腔道：「大帥，馮營長與楊連長都說得有道理，咱們一定要採取行動。」

「嘿嘿，劉大鼻子，是你先動老子的，可別怪老子心狠手辣!」吳福帥張開的手一下子握起來。

「大帥，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千萬不能放過。」馮勇煽風點火。

「大帥，這一次就是督軍也幫不到劉大鼻子。」鄧副官接口道。

「大帥，我願意打頭陣，替死去的弟兄報仇!」黃連長慨然道。

「好，我們馬上調動部隊，今晚就向劉大鼻子動手!」吳福帥一拳擊在桌面上，下了決定。

＊　＊　＊

軍隊打仗，遭殃的，大多時候都是那些百姓。

所以，做百姓的都不希望打仗。

但那些擁兵的軍閥，爲了自己的利益，才不理會老百姓的死活。

在那個時候，老百姓是最苦的。

吳福帥與劉世彬開火了。

劉世彬做夢也想不到吳福帥突然揮軍攻打他的，他的兵力本就不如吳福帥，被吳福帥於黑夜揮軍突襲之下，連失數地，手下軍隊潰退到他的大本營——蒙日縣城內。

劉世彬又驚又怒，手忙脚亂，一面下令軍隊固守縣城，一面派人火急到昆明向督軍求救。

吳福帥連下數「城」，勢如破竹，自然不肯就此罷休，他老早就想拔去劉世彬這根眼中釘，既然已向他動手了，自然幹到底，揮軍直逼蒙日縣城內。

在吳福帥向劉世彬打响第一槍後，蕭原與胡漢光等人很快便知道，他們馬上下山，在附近留意雙方面的情形。

他們在第二日便打聽到，吳福帥這一次御駕親征，這時候正駐在一個叫金龜鎮的地方。

他們在第三日便潛到金龜鎮附近，希望可以找到下手的機會。

但吳福帥在金龜鎮佈置了一連軍隊，另外有一連軍隊在他的臨時指揮部內外警衛，可說守衛森嚴，胡漢光他們曾三次嘗試潛入鎮內，都不成功，只好作罷。

第四日，吳福帥的臨時指揮部進到蒙日縣城外一處叫棗林的地方。

他在外圍視察過地形後，便下令一營部隊猛攻東南面的城門，而另外一營部隊則强攻北門，而警衛營的鋼炮連則轟擊城內，企圖令到城內的軍民造成混亂，然後，在劉世彬的部隊奮力抵抗兩面的攻擊時，另一團部隊則乘虛突襲西門，希望一口氣攻陷蒙日縣城，達到拔去劉世彬這根眼中釘的目的。

命令一下，那兩營部隊馬上發動攻擊，鋼炮連也不斷發炮向城內轟擊。

據守的劉世彬部隊慌忙展開還擊，一時間槍炮聲大作，好不熱鬧，城內的居民却驚得瑟縮在自己的屋子內，暗暗求菩薩保佑自己全家不會遭到兵劫。

槍炮聲異常激烈，由於劉世彬知道若是守不住縣城，等不到督軍派的救兵來，他便會完蛋。所以，在吳部發動攻擊後，便下令部隊全力抵抗，誰敢退後一步，格殺之，並派出督戰隊，所以，無論吳部攻擊如何猛烈，仍然拚死抵抗。

吳福帥在他的臨時指揮部外面的一個土崗上，用望遠鏡察看戰況，看到自己部隊久攻不下，氣急得牙癢癢的，一迭聲下令加强攻擊。

傳令兵立刻去傳達他的命令。

負責攻擊的兩營部隊頓時加强攻擊。

據守頑抗的劉部壓力驟增，有點承受不了，陣脚有點亂。

吳部兩營部隊立時連續搶攻，希望一鼓作氣，攻破城垣。

但是，劉部很快便穩住陣脚。

原來，劉部在督戰隊的督戰下，退又不能，只好拚死頑抗。

另一方面，劉世彬將最後一營部隊也派去增援防守的部隊，防守的部隊得到生力軍的支援，頓時士氣大增。

雙方陷於膠着狀態。

而負責突襲西門的那一團人，也遭遇到頑强的抗擊，那一團人無論如何强攻，也不能「破門」而入。

原來，劉世彬聽了他的參謀長的話，派出一營人作爲後備部隊，那裏危急，便增援那裏，西門告急，那一營人立刻趕去增援，由於西門城高牆厚，易守難攻，所以，吳部那一團人强攻不下。

這可是吳福帥意料不到的。

原先，他根據偵查所得，西門防守最弱，大概劉世彬仗着那裏城高牆厚，利於防守，佈置在那裏的兵力最弱，吳福帥才會選了那裏作突擊的地點。

那知道劉世彬雖然在軍事上是個庸材，但他却有一個老謀深算，精於軍事的參謀長，而他對那個參謀長言聽計從，這也是吳福帥不敢輕舉妄動的主要原因。

這一次，要不是在盛怒之下按捺不住，又自恃兵力比劉世彬强大得多，再加上機不可失，(以爲抓住劉世彬的痛脚，師出有名)他才會揮軍攻擊劉部。

一路勢如破竹，他以爲劉部不堪一擊，可以一鼓而下，攻破劉世彬的老巢，那知道却不如他想像般順利。

局勢已成騎虎難下，吳福帥知道若不能在兩日之內攻破縣城，那他以後別想霸佔劉世彬的地點，因爲昆明的救兵一到，他就不能再動手了，畢竟督軍是他的頂頭上司，他不敢不聽調解，那時候，他只好退回原先的防地，那就「偷鷄不成蝕把米」。

因此，他再下令加强進攻，並且派出那鋼炮連中的兩個排，增援攻打西城的部隊，務必在明天攻陷縣城。

攻打西門的部隊得到生力軍的增援，頓時如虎添翼，在鋼炮的猛轟掩護下，直撲城下，以炸藥炸開城門。

「轟隆」一聲巨响，城墻爲之震動，那兩扇閉着的城門被炸開來。

吳部立刻猛撲强攻向被炸開的城門。

只要有一部份部隊攻進去，那就有攻陷縣城的機會。

防守的部隊立時抽調出一部份部隊，拚死封鎖城門進軍。

原本轟向城墻的炮彈立刻改變方向，改爲轟向城門。

炮彈落在城門內的街道上，炸出一個個土坑來，守軍亦被炸得死傷頗衆，亂了陣脚。

吳部乘勢撲向城門內。

守軍仍然頑抗，不斷扔出手榴彈，令到攻城的吳部只好躲在城的兩邊，隔着一個城門，向內開槍射擊，却難越雷池一步。

指揮攻城的余團長馬上下令所有的重武器集中攻擊城門。

一時之間，槍彈齊發，狂擊城門。

守在城門內的守軍被猛烈的炮火壓得無法還擊。

躲在城門兩邊的攻城部隊，藉着己部猛烈的炮火往裏衝。

吳部一部份部隊終於成功攻進西門內。

後面的部隊在炮火的掩護下，跟着往城內衝去。

吳福帥在那個小土丘上拿望遠鏡望着，高興得差點跳起來，一迭聲嚷叫：「成功了，他媽的，全團成功攻入城了!」

一直跟在他身邊的馮勇忙道：「大帥，劉大鼻子終於保不住他的老巢，從今後他的防地就歸大帥管治了。」

「他奶奶的，老子終於拔去這根眼中釘!」吳福帥興奮得手舞足蹈。

「大帥，佔了劉大鼻子的防地算了，至於劉大鼻子還是放他一馬吧。」鄧副官道。

「甚麼?要老子放他一馬?」吳福帥一雙眼瞪得老大。「不成，老子做事從來斬草除根，免留後患!」

「大帥，別忘了劉世彬是督軍大人的小舅子，若殺了他，他那個姐姐一定不肯罷休，如今那女人正得寵，被她在枕邊向督軍大人哭訴，縱使督軍大人本來不想追究的，只怕也會改變主意，那時候，可就……痳煩……」鄧副官本來想說「那就吃不了兜着走，甚至完蛋了!」覺得有點不好說出來，所以改了口。

吳福帥眼珠轉了一下，覺得鄧副官說的不無可能，要是爲了一時痛快，弄到一無所有，那就劃不來，微微點點頭，正想說話，驀地，馮勇突然失聲驚叫道：「大帥，快看，吳團突然遭到襲擊!」

吳福帥一聽，急忙拿起望遠鏡從西門那邊望去。

鄧副官亦急忙拿起望遠鏡。

一看之下，吳團果然遭遇到襲擊，而襲擊大部份集中在那兩個鋼炮排，小部份集中在機槍陣。

襲擊者主要用手榴彈，殺傷力頗大。

從望遠鏡內，只看到吳團在被襲中，人翻馬倒，烟塵爆濺，陣脚大亂，死傷頗重。

但却望不到那些襲擊者，只看到槍火自附近的樹草叢及土石後閃射出來，以及擲出來的手榴彈。

最要命的是在受襲之下，槍炮一斷，那些攻城的部隊在失去大力的支援下，立刻暴露在守軍的槍火之下，紛紛中槍倒地。

更甚者，衝入城內的部隊由於失去了支援，被城內的守軍包圍起來，若是在短時間內沒有部隊衝進去加以增援，那就難逃被圍殲的命運。

吳福帥看得心焦如焚。「他奶奶的，劉大鼻子的部隊怎會偷出城外，襲擊老子的部隊。」

馮勇道：「劉大鼻子一定是在咱們圍城之前，派出小量部隊匿在城外，同機襲擊咱們，打亂咱們的進攻。」

「這是劉大鼻子的拿手好戲，又在故技重施!」鄧副官與馮勇的看法一樣。

「他奶奶的，立刻派一連部隊去，殲滅那批狗娘養的!」吳福帥吼叫。

馮勇答應一聲。馬上跑下土丘去調派軍隊。

但是，襲擊余團的「部隊」在余子英團長調撥兵力反擊的時候溜了。

余子英恨得牙癢癢的，急忙重新組織火力，發起第二次進攻。

可是，城內的守軍已在這短短的時間內，圍殲了攻入城內的部隊，並

重新部署兵力堵塞被炸開的城門。

由於六門小鋼炮被炸毀了三門，機槍也損毀了數挺，令到余團重組的火力大不如前，加上城內的守軍已重新加以部署，以猛烈的火力封鎖了通向城門的那條通道，令到余團三番四次的進攻都不能成功，無法接近城門口。

原來，城內的守軍在城上倒下煤油，再扔下燒着的木柴，令到城門前的那一截地帶成了火海，以火墻來擋截余團的進攻，堵塞了城門那個漏洞。

戰況又是再呈膠着狀態。

* * *

襲擊余團的「部隊」，根本就不是劉大鼻子的部隊。

他們是蕭原、胡漢光、黑牛等九個人。

他們用那一次偷襲吳部所鹵獲的武器，對付余團。

那箱手榴彈派上了用場，重創了那兩個鋼炮排以及機槍陣地。

他們之所以襲擊余團，並不是要幫劉世彬的忙，他們只是不願看到吳部破城趕走劉世彬，以至其勢力坐大，他們要吳、劉兩敗俱傷，誰也勝不了誰，他們才有機會向吳福帥下手。

那是蕭原的主意。

「蕭大哥，那些手榴彈眞好用，看到吳大頭那些兵狗子被炸得東倒西歪，眞痛快。」黑牛不但性子急，也是個藏不住話的人。

蕭原笑笑。「我也很痛快。」

這時候，他們九個人站在一個小山頭上，遙望着炮火連天的縣城。

「希望咱們的幫忙，令到劉世彬的部隊能夠重新穩住陣脚，守住縣城。」一個樣子老成，名叫阿和的漢子道。

「咱們退走的時候，劉世彬的部隊已穩住陣脚，你們瞧一下，他們還利用火來佈下一堵火墻，阻擋吳大頭的部隊進攻，他們一定可以守住的。」胡勝道。

「吳大頭看到他的部隊功虧一簣，一定在跺脚。」胡漢光滿面是笑。「我眞想看到他跺脚時的樣子。」

「蕭大哥，咱們下一步怎樣做？」黑牛心急地道。

蕭原偏頭瞧着胡漢光。「黑牛，你該問你的漢光大哥啊。」

胡漢光立時明白蕭原的意思，親切地拍拍蕭原的肩頭。「蕭老兄，我們都將你當作自己人，你就別客氣了，你主意多，見識廣，要不是你接連出了兩個好主意，我們這時還不是窩在鷄冠山上發呆？你若想到甚麼好主意，咱們都樂意照着去做。」

胡勝閱歷較深，馬上聽出胡漢光的言外之意，立刻附和道：「蕭老兄，漢光說的是我們心裏的話，我們每一個人都不將你看作外人。」

蕭原剛才那麼說，只是不想「喧賓奪主」，以免引起胡漢光的不滿，胡漢光那麼說，無異表示他不會介意，他誠摯地看了胡漢光一眼，笑說道：「胡老哥，各位，承蒙你們不將我當作外人……客氣的話，我也不說了。」接轉頭對黑牛說道：「黑牛，一時之間，我也想不出甚麼好主意，不過，我們今晚可以去偵探一下，看看情形如何，才再商議一下，如何向吳福帥下手。」

「蕭老兄說得對。」胡漢光頷首道：「咱們如今只剩下九個人，決不能輕率冒險，一定要有絕對的把握才下手！」

「那就讓吳大頭多活幾天！」黑牛握着拳頭晃了晃。

「哈哈，他們似乎越幹越起勁了。」阿和伸手指向縣城那邊，「你們聽聽，槍炮聲比剛才熱鬧多了。」

衆人忙往縣城那邊望去，槍炮聲果然大爲熱鬧。

「他們要是這樣幹下去，不兩敗俱傷，大傷元氣才怪。」阿昌道。

「他們平日太可惡了。如今鬥個你死我活，這叫惡報！」胡勝道。

「劉世彬與吳大頭若是知道，他們這一次火併，是我們一手弄出來的，他們不跺脚才怪。」一個叫阿光的青年說。

「好了，咱們現在休息一下，準備今晚行動。」胡漢光說着坐下來。

各人紛紛坐下來。

* * *

劉世彬請的救兵很快便趕到來。

這可是出乎吳大頭意料之外的。

來的是督軍派來的特使，此人姓江，名叫錦坤，是督軍身邊的紅人，任職督軍府副官長。

江副官長帶來了一營人。

那一營人就在東門外駐紮下來，江副官長隨即派出兩名軍官，分別到城裏及吳福帥的臨時指揮所，傳達督軍大人的命令，雙方立刻停火。

劉世彬也不得不立刻停火，立刻遵命照辦，下令所部停火。

吳福帥雖然不情願，但却不敢不從，亦下令所屬部隊停止進攻。

對於督軍大人的命令他不敢不從，要不，若是督軍調派所統領的軍隊攻打他，他肯定招架不住，從今後無法再在這裏立足，說不定還落得一個全軍覆滅的下場。

所以，他雖然一肚子氣，明知好夢已成空，也只好鱉在肚子裏。

江副官長跟着再轉達督軍大人的命令，要劉、吳兩人於兩天午後，到距縣城約十里外一處叫青岩的地方相會，裁決這一次火併誰是誰非。

青岩那個地方乃是一片岩地，方圓五六里內外，一棵樹木也沒有，若是有那一方想在那附近埋伏人馬，動手脚，根本不可能，所以，江錦坤才會選了它作爲解決這一次火併的地點。

他還規定雙方只准帶一排部隊赴會，否則，這一次的調解便會取消，

所有的責任亦歸那一方負責。

而他帶來的一營人全部部署在青岩內外，以防任何一方發動襲擊。

這個安排，吳、劉兩人都表示接納。

事實上，兩人都不敢不接納。

因爲江錦坤是代表督軍大人前來解決他們這一次的糾紛的。

劉世彬不但樂意，而且求之不得。

因爲這一次是吳福帥先動手的，所以，理虧的是對方。

他相信江錦坤就算不偏幫他，就憑雙方的辯說，也會判他有理，那麼他不但可以保住現有的防地，吳福帥還要賠償他的損失，那可是一筆不小的數目。

他在接到江錦坤的口訊後，便已着人點算損失了多少人槍，計算賠償的數目。

吳福帥可窩火了，不過，他也認爲道理在他那一邊，所以，他也在盤算，要劉世彬賠償多少。

總之，雙方各自在打算盤。

同時，雙方對對方都深懷戒心，在接到吳錦坤的口訊後，各自派出部隊在青岩附近查探對方，可有暗中調派部隊埋伏附近，襲擊對方。

兩人可說是各懷鬼胎。

* * *

吳、劉雙方在青岩相會的消息，蕭原他們在第二天便打聽到。

那是他們用錢從江錦坤的一個衛兵口中「買」來的。

這兩日，他們從沒有停止過對吳、劉雙方的監視。

「蕭老兄，他們雙方只帶一排人去青岩，這可是個好機會！」胡漢光眼中閃射出興奮的光芒。「你認爲怎樣？」

蕭原頷首道：「這確是一個下手的好機會……」

「漢光大哥，在路上動手最好不過。」黑牛插口道。

「妙啊。」阿光道：「吳大頭只帶一排人前往青岩，兩地的距離那麼遠，咱們雖然人數不及他們多，但却有很多機會向他下手！」

「阿光、黑牛，你兩個不要亂出主意好麼？」胡勝道：「出主意，下決策的事，還是由漢光與蕭老兄來動腦筋，好麼？」

黑牛與阿光伸伸舌頭，閉上嘴巴不敢再吭聲。

胡漢光道：「勝哥，報仇的事，是大家的事，咱們一起商量才是。」

蕭原連連點頭。

胡勝不以爲然。「漢光，做甚麼事，也要有領頭的，那才不會亂哄哄的。俗語謂蛇無頭不行。你是咱們推選出來的頭兒，蕭老兄見識廣，足智多謀，應該由你們兩個拿主意的啊！」

黑牛等人紛紛附和胡勝的話。

胡漢光眼見衆人都那麼說，只好道：「大家既然那麼說，我與蕭老兄恭敬不如從命，不過，你們要是想到甚麼好主意只管說出來。」

黑牛大聲道：「我們想到的，你們兩個一定也想到，還是由你們兩個拿主意吧，你說怎樣幹，我們便照着動手。」

衆人又紛紛附和。

胡漢光聽他們那麼說，只好對蕭原道：「蕭老兄，出謀策劃這回事，我還是聽你的。」

蕭原忙道：「胡老哥，咱們一起動腦筋吧，俗語謂，三個臭皮匠，抵個諸葛亮。是不是？」

雖然兩人都那麼說，結果，還是由兩人動腦筋。

「蕭老兄，你認爲在路上動手，行麼？」胡漢光拿眼瞧着蕭原。

蕭原想了一下，道：「本來，在路上動手有不少機會，但是，咱們也要想到一點，萬一吳大頭在沿路之上在有可能遭到襲擊的地方，派出部隊巡察，那咱們根本就沒有下手的機會！」頓一下，又補充道：「我認爲這個可能性很大，不單是吳大頭會這樣做，劉世彬也會這樣做。因爲，兩人都恐怕對方會派出部隊，在路上襲擊對方，所以，雙方一定會在路上加强戒備。」

胡漢光與黑牛等人都連連點頭，表示同意蕭原所說的話。

「蕭老兄，聽你這麼說，咱們不能在路上下手，這個主意行不通。」胡漢光抓抓頭髮，顯得有點焦急。「既然不能在路上下手，那咱們還能夠在那裏下手？」

黑牛嚷嚷道：「那咱們豈不是奈何不了他？」

各人聽黑牛那麼說，都顯得按捺不住，咬牙切齒的露出不忿的神色。

蕭原皺着眉頭想了一會，本來打結的眉毛倏地一舒，揮動雙手大聲道：「大家靜一靜，聽我說。」

各人馬上靜下來，看着蕭原，聽他說甚麼。

胡漢光忍不住道：「蕭老兄，你可是想到甚麼好主意？」

蕭原笑笑，道：「我不知道是否行得通，說出來，讓大家參詳一下。」

「蕭大哥，快說啊。」黑牛的性子最急，馬上嚷叫。

「你這麼嚷嚷的，叫蕭老兄怎麼說？」胡勝略帶責備地道。

黑牛伸伸舌頭，立刻閉上嘴巴。

沒有人再吭聲，在等蕭原說話。

蕭原掃了各人一眼，開口道：「我剛才想到咱們不能在路上下手，却可以在吳福帥到達青岩的時候向他下手。」

說到這裏，他故意停了一下，看看有甚麼人對他的提議提出疑問。

沒有人說話，各人都看着蕭原等他再說下去。

微吸口氣，蕭原繼續說下去。「有一點我要說清楚，咱們不是在青岩動手，而是在吳福帥到達青岩，不，是

踏入青岩範圍的時候動手！」說到這裏又微頓了一下，才又續說下去。「我之所以想到在那裏動手，因爲我估計，吳福師若是在路上防備遇襲，那麼，在到達青岩的時候，必然會鬆一口氣，而在青岩範圍之內，督軍派來的特使必會將部隊部署好，以確保吳、劉兩人的安全，正因爲這樣，吳福帥在踏入青岩的範圍內肯定會大大地放心，我們就在那時候下手。」

「蕭老兄，你這個主意好絕！」胡漢光首先開口。「青岩在吳、劉兩人的心目中是安全的，不，就是那個特使、還有他的部隊一定都會那麼想，這麼安全的地方，換轉是我，也會放鬆警惕的，正因爲這樣，反過來說那裏的戒備一定不會很嚴，本來安全的地方就變得不安全了，而我們就在那看似最嚴密，實則最鬆懈的地方下手，蕭老兄，我說的對不對？」

蕭原連連點頭，「胡老哥，你說的與我的意思一樣，在很多情形下，最安全的地方其實就是最不安全的。」掃了各人一眼，又道：「不過，也是很危險的地方，因爲，那裏一帶佈置了督軍特使的部隊，咱們在他們的警戒範圍內動手，那是很危險的，一個弄不好會脫不了身，這一點咱們要考慮到。」

「只要殺得了吳大頭替枉死的鄉親及家人報仇，死又何懼！」阿昌慷慨地道。

「阿昌說得對，我們都不怕死。」黑牛用力一拍胸膛。

蕭原擺擺手，道：「我知道大家都不怕死，我不過提醒大家一句，若是能夠活着離開，那不是最好麼？」

「蕭老兄說得不錯。」胡漢光道：「非到最後關頭，我們都要想辦法活着突圍離開，咱們已死了不少人，剩下咱們幾個說甚麼也要活下去，還要活得好好的，你們說，對麼？」

各人紛紛點頭。

「胡老哥，你們都贊成我的辦法？」蕭原看着胡漢光。

胡漢光點點頭，繼之對各人道：「你們有誰不贊成蕭老兄所說的辦法？」

沒有人搖頭，也沒有人開口說不贊成。

「我們都贊成！」黑牛代表各人說話。

「好，我們現在商量一下，行動的細節及步驟。」胡漢光道。

蕭原道：「首先，我們要暗中去察看一下那一帶地方的地形，然後再詳細商議如何下手，胡老哥，你認爲怎樣？」

胡漢光點頭表示同意。

「有一點我忘了說，」蕭原鄭重地道：「要是察看過地形及那一帶的情形後，發覺無法下手，咱們便要放棄這一次的行動，再找機會下手，千萬不要硬來。」

各人聽蕭原那麼說，互相看了一眼，沒有人吭聲。

但是，蕭原卻從各人的臉上神色，看到有幾個人不大同意他的話，其中包括了黑牛。

胡漢光開口說道：「蕭老兄說得對，今次沒有機會，可以等下一次。總之，只要我們還活着，總有機會報仇的。這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要是硬來，萬一咱們都死了，吳大頭仍活着，那就永遠報不了血海深仇，咱們死去的鄉親及家人在九泉之下，也不會瞑目。」

黑牛幾個面有不豫之色，聽了胡漢光那番話，神色才改變了，顯得很激動。

對於死去的鄉親及家人，他們都念念不忘。

「大家不反對，就這樣決定。」蕭原掃了各人一眼。

各人都不反對。

* * *

不出蕭原所料，吳大頭在赴會之前，在他行經的那條路上，部署了他的部隊，沿途保護他的安全。

他這麼佈置是恐防劉世彬派出部隊，在路上襲擊他。

——至今，他仍然深信，那天在關鍵時刻，襲擊攻打西門的余團部隊的，是劉世彬的部隊。

他雖然只帶了一個排上路，實則，算起來，保護他的部隊，足有兩團人。

他這一次去赴會，眞大陣仗。

跟隨他的那一排人，更是配備精良，每一個都配備了一枝最近才買回來的德國造衝鋒槍。

他花了數萬大洋，輾轉才買到五十枝，全用來裝備在他那個警衞營。

爲了不致令到自己特別突出，成爲襲擊的對象，他這次不敢騎馬（他一向都愛騎馬，認爲騎在馬上，高高在上，那才夠威風），改爲乘坐馬車。

那一排人就前後左右地拱衞着那輛馬車。

雖然保護得如此嚴密，沿途之上吳福仍然提心吊胆。

直到到達青岩，什麼意外也沒有發生，吳福帥才大大地喘了口氣。

就在進入青岩的路口上，督軍特使派出的部隊，守在那裏。

爲了免致引起督軍特使的誤會，吳福帥不敢在接近青岩的地方部署部隊。

他不想令到自己與督軍特使之間關係弄得不和諧。

那樣，只會對他不利。

而他自以爲處於有利的地位。

路過那個路口，負責在那一帶戒備的一個營長，向他立正敬禮，還特別派出一個班，護送他到特使那裏。

吳福帥在那軍官面前，顯得很神氣。

從路口到與劉世彬相會的地方，

大約有半里路。

離開那個路口，吳福帥一行人在那個班長的帶領下神氣地一直往前走了。

進入青岩的範圍後，不但吳福帥大大地鬆了口氣，那一排人也鬆了口大氣，沒有先前那麼緊張。

陪同吳福帥往青岩赴會的，除了馮勇外，還有鄧副官。

兩人同樣鬆口氣。

看到督軍特使的部隊在附近一帶佈防，他們怎會不放心，而劉世彬再大胆，也不敢在督軍特使的部隊佈防範圍內動他們，所以，他們是絕對安全的，他們怎會不放心。

往前才走出十多丈，他們一行人還在路口那些軍隊的視綫之內，斷不會有意外發生的。

豈料却發生了意想不到的意外。

一下爆炸聲就在馬車的前面响起，帶頭的那個班長，還有吳福帥的幾個警衞，被炸得血肉橫飛。

那匹馬受驚之下，驚嘶一聲，斜刺裏衝出去，往前狂奔。

吳福帥差點被拋出車外，臉色驚變。

馮勇當機立斷，拔槍朝馬頭連開數槍，那匹馬往前一蹶，馬車驟然停下來，吳福帥被拋出車外。

拱衞着馬車的那一排人，在爆炸聲乍响的利那被震得慌了手脚，直到那輛馬車往斜刺驚竄出去，他們才定下來，急忙奔過去，保護吳福帥。

就在那刹那接連有數顆手榴彈落在那一排士兵當中，跟着是激烈的槍聲。

那一排人頓時倒下一小半。

剩下來的，驚慌得胡亂開槍掃射。

而路口那邊，亦同時响起爆炸聲與槍聲，守在路口的軍隊紛紛倒下。

馮勇與鄧副官才扶起吳福帥，一顆手榴彈就在馬車旁邊爆炸，那輛馬車被炸得碎裂開來，三人也被那股震撼力掀倒下去。

爆炸聲與槍聲連續不斷，根本就不讓那一排胆喪魂飛的士兵有喘息定神的機會。

馮勇與鄧副官狼狽地將吳福帥扶起，落荒奔竄，驀地馮勇喲地一聲，一頭栽倒下去。

吳福帥幾乎被拖跌，一甩手與鄧副官沒命往前奔。

這時候，他平日的威風都不見了，就像一條喪家狗。

才奔出幾步，吳福帥身子猛地一震，口裏發出「呃」的叫聲，一頭栽跌下去。

鄧副官被拖得跟着跌倒下去。

吳福帥在地上掙扎了一下，居然顫巍巍地站起來，欲往前奔，那知道背心開花的地方又濺出血來，身子劇烈地震了一下，重重地仆倒在地上再也不動了。

鄧副官六魂皆冒，但却沒有失去理智，他看到馮勇與吳福帥先後被冷槍擊倒，知道自己若是再跳起來往前跑，會與吳、馮兩人一樣下場，所以，他跌下去後，乾脆趴在地上不敢再爬起來。

放冷槍的人，絕無疑問是一個神槍手，要不，不可能三槍便要了吳、馮兩人的命！

他這一着很聰明，要不，他很可能也會被放冷槍的人射殺。

從遇襲到吳福帥被冷槍射殺，其間大約一刻鐘左右，整個過程並不像寫出來那麼長，快得連那些士兵還未來得及從驚亂中穩下陣脚來。

而路口那邊的守軍，雖然距襲擊的地點只有二十多丈，但却無法衝過去救援，硬是被接連擲過去的手榴彈炸得趴在地上，無法往前衝。

這時候，有兩個方向——北面及西南面均响起槍聲，原來是在那個方向警戒的部隊，聽聞這邊响起爆炸，知道發生事故後，急急趕來救援。

就在吳福帥中彈倒地後，在附近的樹上跳下三個人來。

那三人赫然是蕭原、胡漢光，還有胡勝。

吳福帥就是被蕭原射殺的了。

他果然槍法奇準。

而胡漢光與胡勝則負責牽制那一排士兵，居高臨下，猛扔手榴彈及開槍射擊。

黑牛與阿光、阿昌，則負責截擊路口的守軍，阻止他們救援吳福帥。

至於阿和三人，則另有安排。

這一着虎穴屠龍是蕭原的主意，一切的步驟也是他安排的。

他們這一着可謂奇兵突出，出人意表，雖則危險，但却達到出奇制勝之效。

這一着果然成功。

他們五個人是在昨天晚上便潛入這裏，於半夜時，在必經的路上做了手脚——在路面下埋了五個手榴彈，上面以一根麻綫繫着那五條引綫，而那根麻綫則橫掛在路面上，只要走過的人絆上，扯脫引綫便會爆炸。

走在前面的那個班長與幾個士兵首當其衝，絆到那根麻綫，被炸得支離破碎。

三人跳落地上，胡漢光立刻跳起來抱着那挺機槍，朝那些士兵猛掃。

剛才，他就是在樹上抱着機槍，掃射那排士兵，令到他們慌亂得無法穩住陣脚還擊。

蕭原上身一探，揚手擲出一個手榴彈。

胡勝也開了兩槍。

「跑！」蕭原跟着從地上跳起來，疾喝一聲。

胡漢光又掃射了十多發子彈，才扭身往東面跑。

胡勝亦跳起來跟着跑。

東面，是他們預先定下的撤退路

綫。

那排士兵被炸得七葷八素，直到三人飛跑出十多丈，才稍爲定下神，急急開槍射擊。

三人不理會激射的槍彈，往前飛奔。

因爲北面與西南趕來救援的部隊，很快便會趕到來，他們必需在那兩路部隊趕到來之前衝出警戒綫，要不，被堵截住就無法脫身了。

幸好那些士兵在慌亂之下，沒有瞄準便亂射一遍，都射不中他們。

三人很快便與黑牛三人會合，在猛掃了一輪槍火，擲了兩個手榴彈後，立刻衝向東面。

那些守軍當然不會去拚命，那自然怕死，在槍掃彈炸之下，他們都龜縮在地上或是樹後，直到蕭原等六人奔出頗遠，才從地上爬起來，呼喊着往前追，邊追邊開槍。

他們當然不會賣命往前追，因爲，他們都不想被打死。

這時候，北面與西南面趕來的部隊，已遙遙望到蕭原六人奮力往前飛奔，終於脫出警戒的範圍。

他們並沒有稍停一下，繼續往前奔。

他們必需擺脫追來的軍隊，否則，他們仍不安全。

後面的軍隊雖然並不拚命追，但却窮追不捨。

另外兩面的軍隊很快便趕到來，與當中那隊軍隊成半月形追擊蕭原六人。

蕭原六人並沒有停下來還擊，一個勁往前奔，奔入一些疏落地長着野樹草叢的野地。

那三隊軍隊很快亦追入那片野地。

「轟轟轟」，爆炸聲接連不斷响起，那三隊軍隊被炸得人仰馬翻，後面的慌忙趴下來。

爆炸過後，沒有被炸死炸傷的紛紛爬起來，心驚胆顫地繼續往前追。

結果，又是幾聲爆炸响起，又有人倒下。

其餘的不敢貿然往前追，小心翼翼地搜索地上有否異物，邊搜邊往前走。

原來他們是觸發埋在地上、或是吊在樹上的「地雷」及手榴彈，引起爆炸。

這自然是蕭原他們的傑作。

負責在這片野地埋「地雷」，藏手榴彈的，是阿和三人，並負責帶引蕭原六人，以免誤觸「地雷」，或是扯爆手榴彈。

這是他們安排下阻截追兵的。

這最後的安排又奏效了。

待到那些追兵胆顫心驚，小心翼翼地走出那片野地，蕭原等人已走得無影無踪。

* * *

蕭原他們的虎穴屠龍成功了。

吳福帥被打死了。

陪他一道赴黃泉的，還有馮勇。

胡漢光他們終於報了大仇。

他們都很感激蕭原。

要不是蕭原出謀策劃，他們可能報不了仇。

他們都對蕭原生出一份尊敬。

吳福帥在督軍特使的軍隊的警戒範圍內遇襲死亡，這一段公案，糾纏了很久，結果，督軍特使被撤職……

後來，終於不了了之。

* * *

蕭原要走了。

他終於可以離開這個教他一輩子也忘不了的地方。

因爲，他差點便死在這地方。

蕭原離開的時候，並不是一個人，而是九個人。

原來胡漢光、胡勝、黑牛等八人，決定離開這傷心地，跟隨蕭原到南寧，開創新的生活。

不過，他們永遠不會忘記兩年前村毀人亡的慘變，更忘不了埋在地下的親人。

迎着朝陽，九個人輕快地往前走。

「蕭大哥，南寧有多大？」黑牛邊說邊用手做手勢。「是不是比縣城大好多倍？」

蕭原笑道：「大好多倍，一時間我也說不出來，你去到後便知道。」

「那裏是不是什麼東西也有？」黑牛又問。

蕭原點點頭。

「聽說，那裏有的女子是不穿褲子的，是不是？」

「嗯。」蕭原笑道。

「那他們豈不是光着屁股，好醜怪啊。」黑牛大驚小怪地道：「是眞的麼？」

蕭原忍着笑，點頭道：「是眞的。」

「赫，我倒要好好地……開開眼界。」黑牛咽了口口水。

那知他話聲才落，胡漢光等人「轟」地一聲，爆笑起來。

「你們笑什麼？」黑牛莫名其妙。

衆人笑得更厲害。

蕭原再也忍不住亦笑起來。

黑牛終於看出，剛才蕭原是騙他的，好不尷尬，看到衆人仍然笑，他亦笑起來。

笑聲在空中盪漾着。

（全文完）



社會秘聞／狄奇・文 可飛・圖

寵物

以色作餌　誤墮匪網

小江這個人，最喜歡就是收養寵物。

他養過狗，養過貓，養過小龜，也養過熱帶魚。還有，他也養過女人。

不過，無論他養什麼寵物，總沒有好結果，他的狗和貓都跑了，小龜給隔壁的狗兒弄死了，熱帶魚也沒養了幾天便反肚了，至於他的女人，見他那副吊兒郎當的樣子，住了沒兩個月，就不辭而別了。

小江這個人雖然沒有寵物緣，或者他根本不懂得去疼錫寵物，但他卻偏偏愛去養寵物。就在今天，當他行經銅鑼灣總統戲院附近的一間狗店時，他又忍不住買了一隻小狗回來。

他逗玩着那隻可愛的小狗，完全自得其樂的享受那寵物樂，忘卻了他已經有個多月陷入半失業的狀態了。

在雪柜內，他拿出那半罐殘留着的沙甸魚，準備餵那隻小狗進食，但不知怎的，小狗沒聽他的話，一下子就跳出他的懷抱，向房間竄去。

小江立刻想去捉住牠，但卻又被牠機靈地避開，而且更由鐵閘的小隙裏溜出了街外。

這下子還了得，剛剛花了數百元買來的小狗，怎可以讓牠一下子就跑掉，於是小江立刻推開鐵閘，準備上演一幕圍捕的好戲。

一出門口，令小江詫異的是小狗並沒有溜去多遠，而祇是在隔壁人家的門口「方便」着。

在別人的門外撒下一大灘的尿，眞令小江有點啼笑皆非。捉住那隻頑皮的小狗後，立刻拿一塊布替人家清理。

就在他剛清理完畢，還未站起身子的時候，他聽到鐵閘開啓的聲音。

小江扭過頭一看，赫然見到一雙美腿，一雙穿了白色絲襪的誘人美腿。

「對不起。」小江抬起頭向對方賠個不是。

這時，更令他眼前一亮，原來站在他面前的，竟是一個年輕貌美的可人兒。

「你？」對方覺得奇怪地問。

「對不起，剛才弄髒了這裏，所以我特別清理一下，以免對你帶來不方便。」小江搔搔頭說。

「噢！你眞有責任感。」

「這是應該的嘛，何況我們是鄰舍，更應有清洗的責任。」

「哦，原來我們是鄰舍嗎？」

「對，我是住在你隔壁的，我叫江得明，人人都叫我小江。」小江儘量提高自己的聲線，使聲音顯得有點不自然。

「江先生。」

「叫我小江好了。」

「都是一句嘛，我叫林月嫦，不過熟朋友都叫我碧琪的。」

「哦，那我也叫你碧琪吧。」

「隨便你。」

「那眞好，改天請過來一坐。」

「江先生，一定拜候。」

「又稱我做江先生，叫我小江好了。」

「對，小江。」

小江看到對方那雙醉人的眼睛，已經不知暈了多少次浪，而且對方很像秋波淺送似的，令小江不禁色迷迷地多看對方幾眼。

「小江，我想拜托你一件事，不知你介意不介意？」

「不介意，有什麼事情儘管說好了。」

「……」

「不要客氣，有什麼事我可以做得到的，我都會樂於效勞。」

「其實那是一件相當令人害怕的事。」

「不要緊的，什麼事情都沒有問題，你即管說吧。」

「小江，我想請你替我處理一隻死貓。」

「死貓？」

「對，一隻死了的小貓。」

「是什麼回事呢？」

「我也不知道，我今天搬進來的時候，正收拾那個舊的儲物柜，竟然發現一隻死的小貓在裏面，相當嚇人呢。」

「不要怕，我去替你清理一下。」

「眞多謝你。」

於是，碧琪就帶了小江入屋進了儲物室。

「怎麼會死在這兒……是不是有老鼠？」

一聽到老鼠那個字，碧琪嚇得立刻摟住小江。

被這如花似玉的小姐摟住，小江不禁有點飄飄然。差不多三十秒鐘，碧琪才不好意思羞人答答地鬆開了手。

「不要怕，我替你清理一下屋子，擔保什麼老鼠甲由也給清理掉。」

「多謝你。」

「不要客氣，我先替你清理那隻貓的屍體吧，你可否先給我一條毛巾呢？」

碧琪遞給小江一條舊毛巾。小江用電筒照到儲物柜裏，果然發現到一隻貓的屍體。

小江用毛巾將牠包起來，打算立刻找個適當的地方扔掉。

這時，小江看到儲物柜的頂層還有一些東西。

「碧琪，那頂層好像還有些什麼，那是你的東西嗎？」

「不是，我剛搬進來，還未放東西進去。」

「哦，那要不要也將那些東西扔掉？」

「那些是什麼呢？」

「不知道，不過看起來像是書本。」

「是書？眞奇怪！可以拿下來看看嗎？」

「當然可以。」

小江伸手去取，但却又拿不到，於是用電筒的手柄去將它勾下來。

好不容易，那些東西才掉了下來。

「噢，原來是錄影帶。」

「奇怪，錄影帶，怎麼會有這些東西呢？」碧琪接着把錄影帶拿在手裏，看了一會兒。

「不知是什麼錄影帶呢？片名也沒有，什麼也沒有寫。」

「你有沒有錄影機呢。」

「有，不過還未跟電視機接上。」

「那可方便了，接上了電視機就可以看到是什麼的錄影帶了。」

「不過……」

「不過什麼呢？」

「我……不懂得接呢！」

「那可方便嘛，我幫你辦吧。」

小江正好借這個機會多留一會，同時也可以藉此獻一下殷勤。

「麻煩你了。」

小江立刻動手接駁電視機和錄影機，不需十分鐘，錄影機已接駁好了。

「好，現在可以開始了。」

電視機上的錄影機開始啟動着，放出來的是一些橫寫的特大字。

「好像是外國電影。」小江說。

幾秒鐘的特大字結束以後，電視螢幕的影像令碧琪嘩一聲叫起來。

「噢，是什麼的一回事，竟會是這一類的電影。」

在這個時候，螢幕裏的兩個年輕女孩子正在赤條條的互相撫摸着。

小江已經很久沒有看過這一類的錄影帶了，所以他覺得很吸引，但是他又有點不好意思。

「這種……影帶我沒有看過……我看還是不要再看吧。」

小江支支吾吾的，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

「……哦……」

小江本來覺得蠻不好意思的，但沒料到這時碧琪竟把眼睛也瞪得大大的看得入神。其實，這也難怪，這套黃色電影，實在來得太親熱了。

碧琪被小江的說話由螢幕中喚過來，面也變得紅紅的。

這時小江知道本來是應該告辭的，但他的兩條腿卻老是不聽話，竟然一屁股坐在沙發上，看得津津有味。

同時，不知怎樣搞的，小江的胆子也突然壯大起來。

「碧琪，如果你不介意，我看一段就走，但是如果妳不想看也不想要的話，也沒有關係，這盒帶就乾脆送給我，好嗎？」

「不要緊，你看吧，我還要把家收拾一下。等一下再沖杯咖啡給你，好嗎？」

「打擾你眞不好意思。」

「不要客氣，反正你幫了我這麼大的忙，我眞不知道該怎樣的感激你。」

碧琪突然變得喋喋不休，這也可能是她第一次看到這類片子，所以有點兒緊張的關係。

小江看着碧琪，不禁有絲絲的遐想，尤其他看到她穿着那薄薄的T恤，衣衫胸前的兩顆鈕子還沒有扣好的時候，她那雪白的肌膚在他面前呈現，他那有不動心之理。

而小江血液的沸騰，好像在催促他追求的召喚，他亦不知那裏來的那股勇氣，此時就下定決心向她進攻。

「碧琪，妳來看嗎？」

「不看了。」碧琪雖然這樣說着，但很明顯這並不是她內心的答案，因爲她的眼睛還在不停的盯着螢光幕。

「碧琪，我等會替妳打掃好不好？」

「……哦……痳煩你。」

顯然，碧琪被螢光幕的幾個男女大會串鏡頭弄得更心不在焉了。

小江看着便很自然地像融滙在角色之中。他很勇敢地摟着碧琪的細腰，很意外，碧琪並沒有反抗。

小江於是更大胆了，他輕輕地吻了她的臉頰。

突然之間，所有的燈光都熄滅了。

眞巧，電燈壞了，或者是突然停電了。

但是，眞的有這麼巧嗎？小江突然想。

不！剛才在「停電」時，有輕輕的吱吱聲，就在她的背後響起。

小江相信，碧琪多數是情不自禁，而且又有點害羞，所以就不好意思的把背後的開關也順手關掉。

以後的一個小時裏，小江和碧琪都沒有說話，他們只是融合在那霧水的情緣之中……

當他們已筋疲力盡，碧琪再把開關打開時，小江感覺到他這一次是畢生的最大滿足。

「親歷其境總比看電視好，我們什麼時候再見面呢？」小江厚着臉皮對碧琪說。

沒料到碧琪竟然變得非常大方。

「你隨時打電話給我好了，祇要我有空。」

「好，我一定會打。」

小江喜悅地離開，他做夢也想不到會在這個時候碰上這次艷遇的。

第二天，小江嘗試打電話給碧琪，但卻沒有人接聽。

過了兩天，小江再打電話給碧琪，電話接通了，碧琪卻像很辛苦的說不舒服。

「妳現在怎麼樣？」小江問。

「肚子有點痛。」

「有沒有看醫生？」

「沒有，我相信沒事的。」

「我過來看一看妳，等會再說。」

「好吧，你過來，我倒有一件事想拜託你。」

不到五分鐘，小江已經走到碧琪的住所。

「我本來在淺水灣游泳，將物件放在自動儲物箱內，沒料到因爲肚子痛的關係，竟然忘記了其中一件……」

「沒問題，鑰匙在那裏，我馬上替你去拿。」

碧琪將鑰匙拿出來，放在小江的手裏，臨走的時候，還送他一個熱吻。

小江取了鑰匙，立刻截了一部的士，趕到淺水灣，在那自動儲物箱內取出一隻中型的旅行袋。

不過，他沒走了多少步，他突然感到腰部被一些硬的東西頂住。

「不要動，請合作，我祇要旅行袋。」身邊有人在低聲說。

小江被嚇了一跳，因爲冷不提防在這個旅遊旺區竟然會有人攔途截劫。

小江再望對方一眼，發現對方是一個二十餘歲的年輕小子，個子瘦瘦高高的，手上緊握着一把小刀。

「把旅行袋交給我，否則我會殺了你。」

在這個情況下，小江別無選擇，祇有照吩咐去做，但他卻一直在等待着機會，希望把那旅行袋搶回來，因爲這個旅行袋是碧琪的，其次是旅行袋這樣被人搶去，實在是嚥不下氣。

小江看準機會，就在那年輕人準備轉身走開的一刹那，他很敏捷地一下踢向對方拿着刀子的手。

果然脚起刀落，對方冷不提防有此一記，刀子被踢跌飛離了很遠。

小江再一轉身，另一脚已踢中對方的腰部。祇聽得他大叫一聲，整個人就爬在地上，而旅行袋亦跌開了。

小江見機不可失，立刻拿起旅行袋就跑。沒走了多遠，見到一部空的士，立刻就截停了它趕回市區。

在車上，小江才對剛才所發生的事感到恐慌，因爲他實在不知道那裏來的勇氣，胆敢和對方拚命。

不過，同時他亦覺得奇怪，爲什麼會在淺水灣的自動儲物箱取了碧琪的旅行袋後，遇到這個祇要旅行袋的劫匪呢？

小江覺得那隻旅行袋可能大有疑問，於是他就想看看究竟裏面有什麼的大秘密。

那個放在他座位旁邊的旅行袋，當然是上了鎖的。

然而，可能經過剛才跌落地下的關係，不知這隻什麼皮製的旅行袋，竟然有一個縫口脫落了兩條線，而從那一小處的縫隙裏，卻隱約地露出一大疊鈔票的邊角。

這可把小江嚇呆了，因爲他明白到這可不是簡單的一回事。

不過，單靠有限的資料，是甚麼也想不出來的。於是小江決定要再在碧琪身上找線索，希望可以查個水落

石出。同時，顯然這個新鄰居，她的背景並不簡單，而小江猜想他正是被人利用着。

小江將旅行袋交還給碧琪後，就裝作若無其事的閒聊一陣就走了。

回到家裏，小江想了老半天，還是想不出什麼線索來，於是就決定跟踪碧琪，因爲那筆巨款，一定是內有乾坤，而且她顯然就知道旅行袋裏有大量的鈔票，而她是利用小江將那筆鈔票取回來的。

第二天，小江下定決心，跟踪這個令他摸不着頭腦的女孩子。似乎要知道碧琪的身份並不困難，因爲碧琪完全不察覺有人在跟踪她，所以小江很快就得到了一些初步的答案。

小江查到碧琪是一家私人醫務所的護士。

這一天，當她下班以後，她並沒有立刻回家，祇是召了一部的士，向尖沙咀方面駛去。

小江想這可能是一個線索，所以他也立刻召了一部的士，跟着碧琪那部的士駛去。

碧琪在尖沙咀東部的帝苑酒店下了車，然後走進了酒店內，在咖啡室找了個位子坐下。

小江亦走進酒店的咖啡室內，找了個近角落的隱蔽座位。

這時候快七點鐘了，小江見到一個四十多歲穿西裝的男士和碧琪碰頭。

兩個人一碰面，便顯得頗親熱的，令小江的內心產生了不知多少的醋意。

不過，那鈔票的秘密，卻激發了小江的好奇心和勇氣，他決定要跟踪到底。

結果，小江終於等到了那個男人和碧琪離開酒店，召了部的士往九龍塘的別墅去。

這兩個寶貝，在別墅裏泡了近三個小時，直至將近凌晨一點，才很親熱地走出來，叫了部的士離開。

小江當然跟踪着那部的士，但卻絲毫也得不到任何線索。

但小江沒有氣餒，他決心要查個水落石出。

果然，皇天不負苦心人，他終於查到了那個男人竟然是另一家醫務所的醫生。但這可把小江搞昏了。爲什麼碧琪㚻會和那一個醫生一起呢？

小江想來想去，也得不到什麼答案，於是他就決定採取主動去找。而他的辦法就是由碧琪那邊去探聽消息，他找個藉口去找碧琪，而碧琪心中有數，沒有拒絕他，到碧琪往浴室冲洗時，他就趕緊將一個無線的竊聽器放在近電話旁邊的花瓶內。

當小江回到家裏，立刻扭開自己的接收器，希望藉此可以知道碧琪和外界聯絡的任何訊息。

一天過去，小江沒有得到任何線索。直到第二天，才有非常出人意外的發展。

小江錄到碧琪和那一個與她約會的醫生的電話，而在他們的言談間，就很清楚地說到勒索的事。

「這一次担保會成功的，對方是一個知名度極高的明星，她一定不會讓這件事張揚出去，而且我已經準備好一切勒索的資料，祇要我們安排妥當，五十萬元是很容易可以到手的。」

小江雖然祇聽到碧琪的這一段對話，但他已經不多不少猜出是什麼的一回事。

「放心吧，我又可以安排上一次那個人去。」

小江心想：那不是我嗎？

想起上一次那件事，他不禁心中冷了一截。

既然對方是做勒索的勾當，小江心想這不是他做黃雀的好機會嗎？

於是，小江下定決心，第二天早上就打了個電話給馬醫生。

「馬醫生，我想讓你聽聽這些錄音帶。」

小江把碧琪的說話放給他聽。

「怎麼樣？馬醫生，這段對話你該記得吧？」

「你是說……」

「你們找錯了對象，我不是你們想像中可以利用的人，而且上一次我已經被利用過了，這次該是我以牙還牙的時候吧！」

「你……」

「不用多說，五十萬元買回這盒錄音帶，担保是物有所値的。」

「五十萬？」

「馬醫生，以你今時今日的地位，五十萬不是一個合理的價錢嗎？」

「好吧！那麼錢送到哪兒？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那當然，今晚九時正準時到帝苑酒店三樓的咖啡室，如何？」

「等一等，我正好有事，我派一個人去。」

「……也許，反正鈔票帶足夠就行了，否則……」

這一天晚上九時，小江在帝苑酒店樓下大堂打電話上咖啡室，聲言找馬醫生，果然有人來接聽。小江恐怕酒店有埋伏，於是叫對方立刻到中間道的公園見面。

小江果眞見一個人拿着一個公文袋由酒店忽忙地走出來，小江看清楚時，不由不嚇了一跳，那個人竟然就是上一次在淺水灣拿刀子搶劫他的年輕人。

小江見對方祇有一個人，心也壯大起來，立刻趕過去，對方看到小江，呆了一呆，立刻拔足逃跑。

於是小江拚命追，一直追到偏僻的中間道公園裡。對方見已被小江追及，於是又在懷中抽出一把小刀，向小江拚命的砍去。

小江這次當然有防備，閃避了兩下以後，在懷中取出暗藏的一條脚踏車鏈條，連續向對方抽擊幾下。

對方見小江來勢洶洶，倒也怯了幾分，但仍奮力抵抗，小江冷不提防又掛了個小彩，踢過去的小腿，被對方刺了一刀，還好小江的拳脚也毫不含糊，鏈條擊落了對方的小刀。小江見機不可失，又猛擊對方的身體，使他全無還擊的機會。

小江的狠辣，使對方完全招架不住，而且不久就跪地求饒。

「求饒？你乖乖地將馬醫生的事原原本本的說出來，否則我絕對不會饒你！」

小江選擇了不容易致死的肩部，又猛擊了他幾下。

「求求你，不要殺我，我還有家庭要負担呢。」

「告訴我，你們究竟有什麼勾當。」小江怒目猙獰地說。

結果，對方說出在淺水灣搶劫的那一次，原來是受馬醫生所托，因爲他從碧琪那裏得來的提供資料，知道某一些名女人曾往碧琪所服務的醫務所那裏做非法的墮胎手術，而馬醫生和碧琪兩個人因爲急於申請做加拿大的投資移民，所以唯有出此下策，去勒索那些秘密被他們知曉，而又不敢告發他們的有錢人。但是爲了保障萬無一失，所以就利用小江去收贓欵，但又恐怕小江落格，所以才中途搶劫他。

小江經過一番考慮之後，覺得馬醫生太過卑鄙，於是把這個受傷的搶劫犯，押到女主角碧琪那兒去。

碧琪開門時，眼睛也瞪大起來。

「碧琪，想不到嗎？你們的陰謀已經被揭穿了。」

「你想怎樣？」

碧琪無論如何也想不到，小江竟會走上她的家的。

「我不是已經說好了嗎，要五十萬。」

「五十萬？你不如要了我的命吧。」

「隨你的便吧，但如果你不給，那盒聲帶也會要了你的命。」

「你好卑鄙。」碧琪咬着牙根說。

「我卑鄙！如果和你用死貓及錄影帶來引誘我相比，祇是小兒科而已。」

就在此時，小江突然聞到陣陣的煤氣味，由廚房透出。

小江當撲到廚房時，發現所有的爐都開着了，而煤氣正不斷地洩出。他唯有立刻打開小窗門以中和室內的空氣。

沒料到他打開窗門的那一刻竟然嚇驚了伏在窗門外開煤氣的那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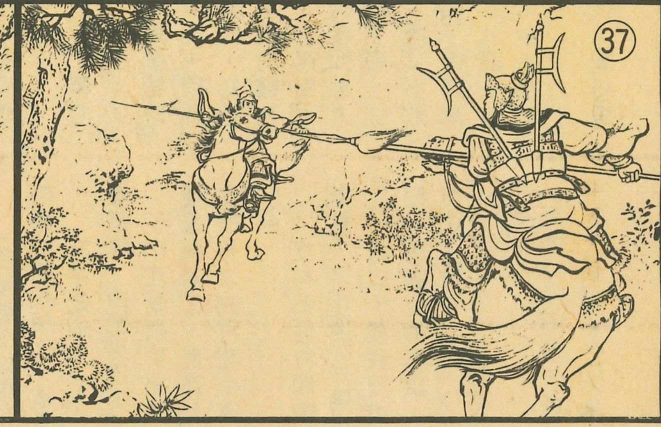
由二十樓跌下來，當然是血肉模糊，馬醫生的陰謀，亦隨着他的下墜而跌得粉碎。

（完）

三國演義之九

小霸王孫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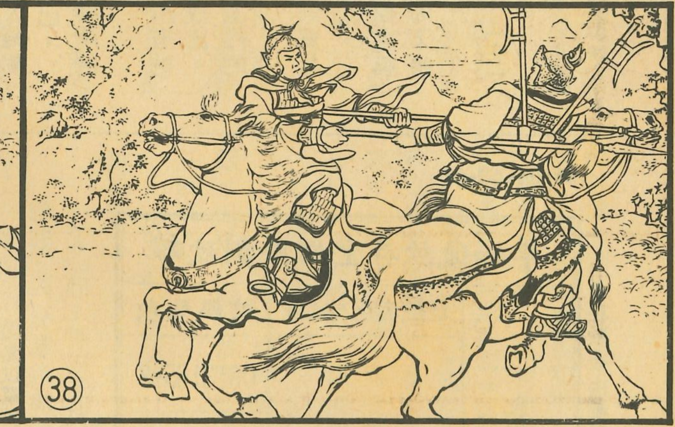
徐正·編繪



37　兩個人轉過山嶺，到了一處平原。太史慈突然掉轉馬頭，舉槍向孫策便刺，兩人又打了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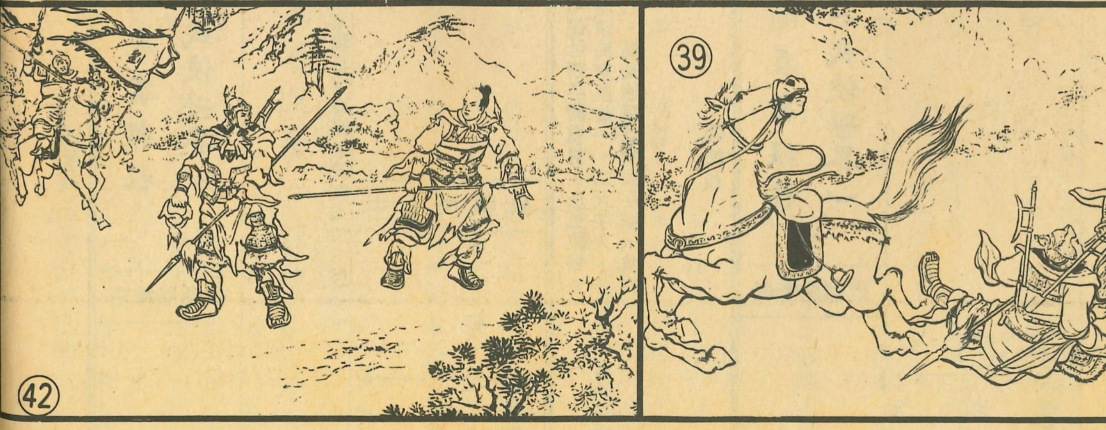
40　他們索性扔去長槍，互相揪住厮打，把戰袍扯得粉碎。



38　打了一會，還是打個平手。孫策求勝心切，死勁一槍，太史慈側身躲過，順手挾住槍杆；一面舉槍向孫策直刺，也被孫策挾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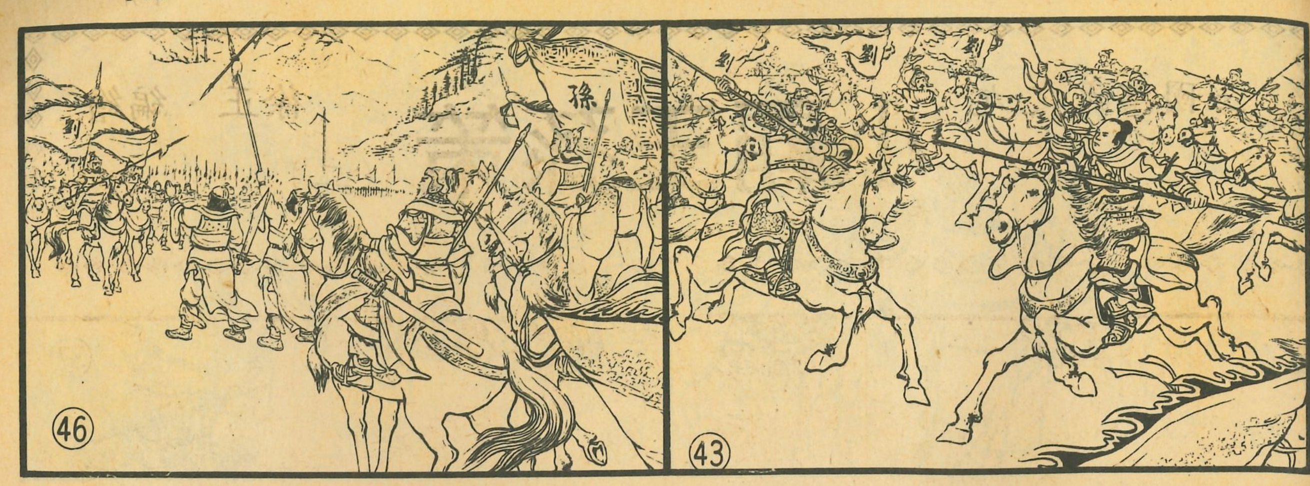


41　孫策眼快，一把拔起太史慈背上的短戟，去刺太史慈；太史慈情急智生，順手拉下孫策的頭盔遮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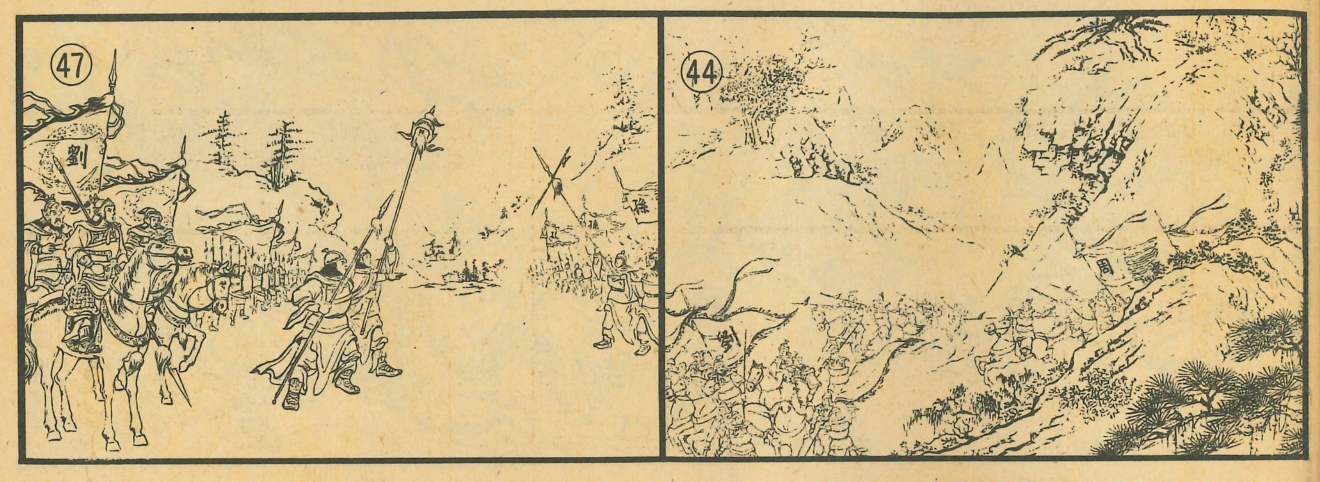
39　兩個人用足氣力，你拖我拉，都滾下馬來，兩匹馬也跑走了。

42　這時，忽然喊聲連天，劉繇派兵來接應太史慈。孫策正在慌急，程普等十二人帶着孫策的戰馬也趕到了。兩人才放了手，各自歸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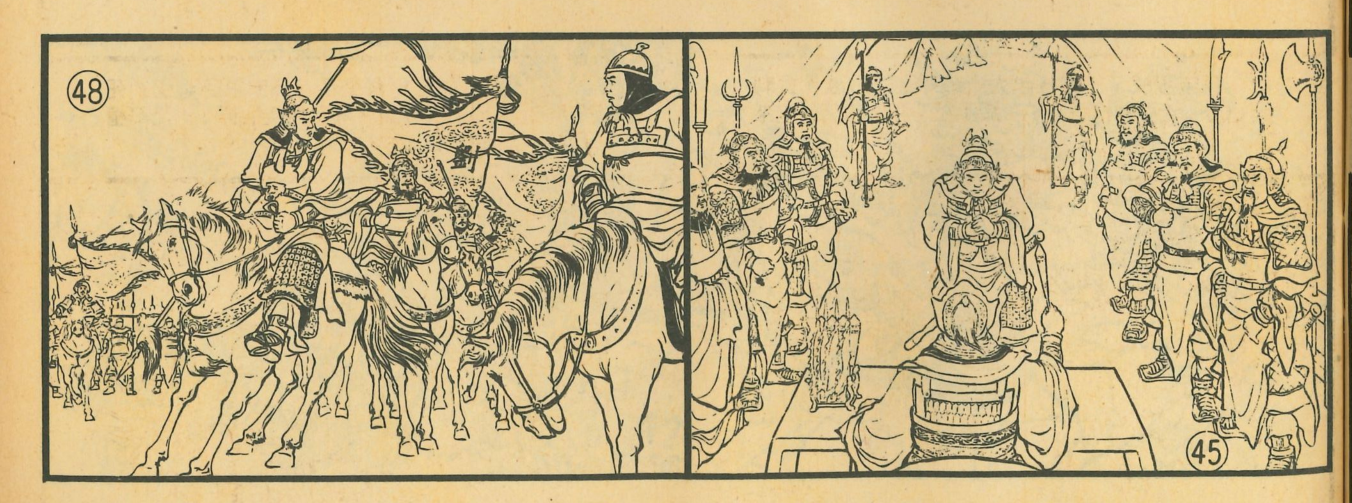
43　孫策上了馬，帶着程普等十二人，和劉繇的接應軍混戰，衝殺到神亭嶺下。喊聲起處，劉繇親領大軍從嶺南包抄過來，孫策人少勢孤，眼看將被圍住了。

46　周瑜連夜帶着人馬，悄悄的往曲阿去了。第二天，孫策引軍討戰，劉繇出營迎敵。孫策令軍士挑了太史慈的短戟，在營前大叫着說：「太史慈不是跑的快，早被刺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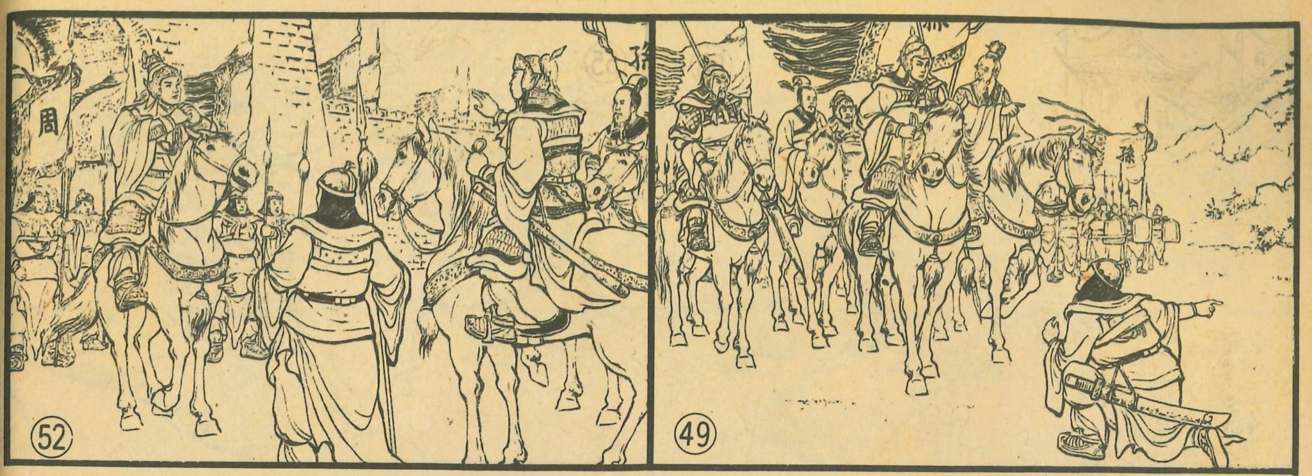
44　正在危急關頭，忽然周瑜帶着一支人馬，從嶺上飛奔下來。劉繇見有接應，便鳴金收兵。周瑜也接着孫策回營去了。

47　太史慈氣炸了，也令軍士挑着孫策的頭盔在陣前大叫：「孫策的頭就在這裏！」兩邊軍士這邊誇勝，那邊稱强，鬧成一片。



45　周瑜向孫策獻計：願領軍繞道往曲阿，襲取劉繇的根據地，敵人腹背受敵，必然潰散。孫策一聽，連連點頭稱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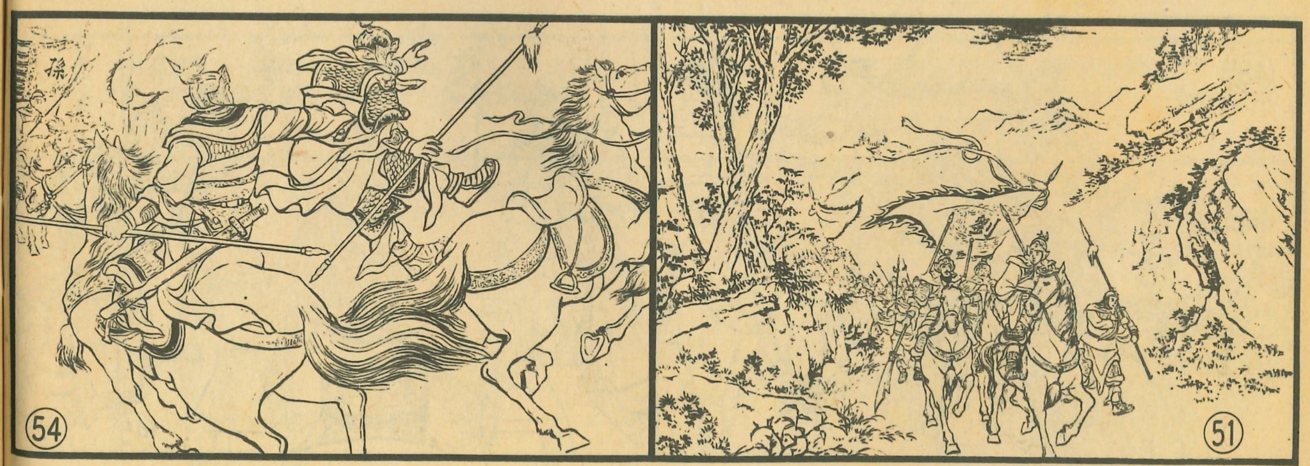
48　太史慈正待出陣，忽然一騎馬如飛的跑來，向劉繇報告：「曲阿守將陳武向周瑜投降，曲阿已被周瑜取去了！」



49　劉繇大驚失色，急忙收兵回營。孫策也得到捷報，他卻聽了張昭的計策，不去追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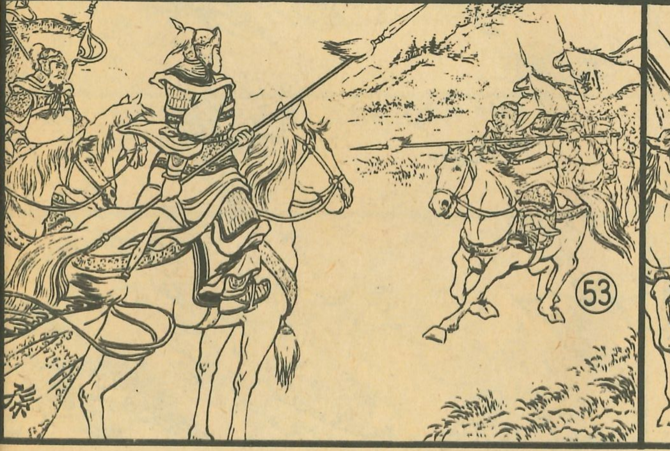


50　當天深夜，孫策分兵五路，偷偷趕奔劉繇營寨。來到臨近，兵士們發一聲喊，衝進營去。劉繇兵無鬥志，紛紛逃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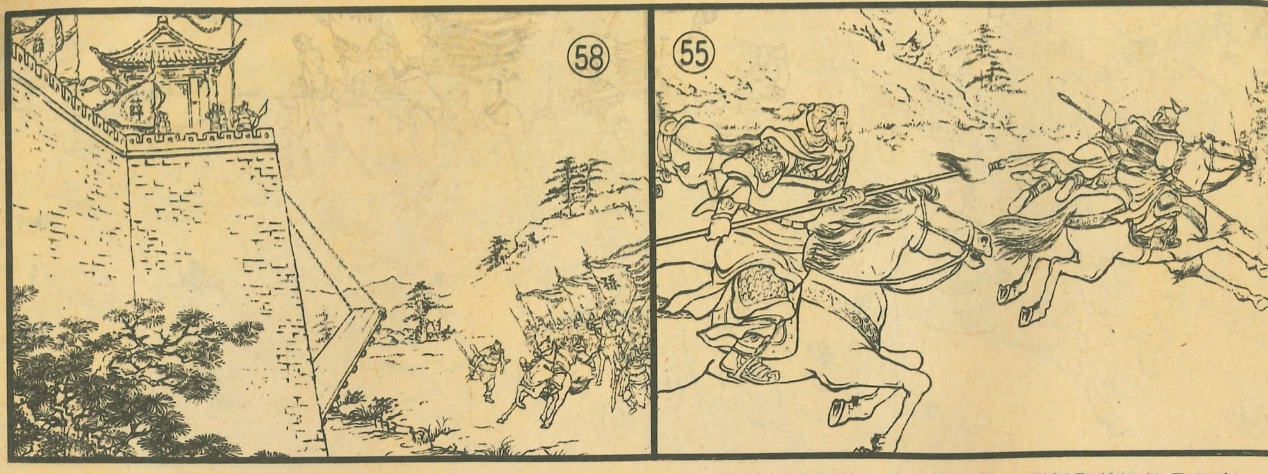
51　太史慈獨力難當，帶着幾十個人投涇縣去了。

52　孫策軍長驅大進，直到曲阿，和周瑜會合。然後休整軍馬，准備追擊劉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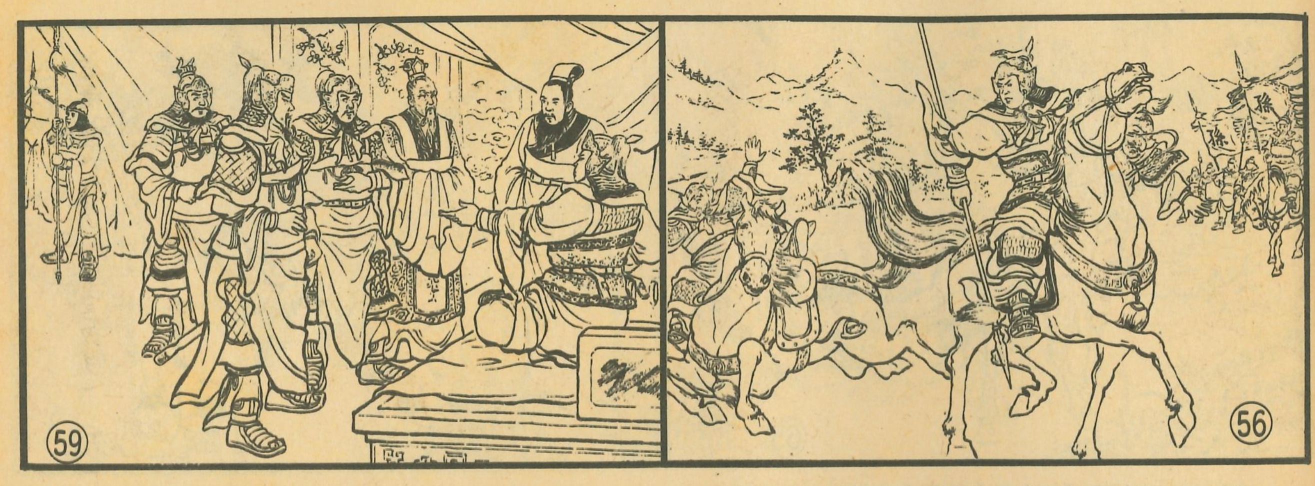


53　一天，孫策得知劉繇聯合笮融，又去奪取牛渚，他急忙親提大軍去救。到了牛渚，和劉繇軍對陣，孫策勸劉繇投降，不料劉繇部將于糜縱馬出陣，向孫策直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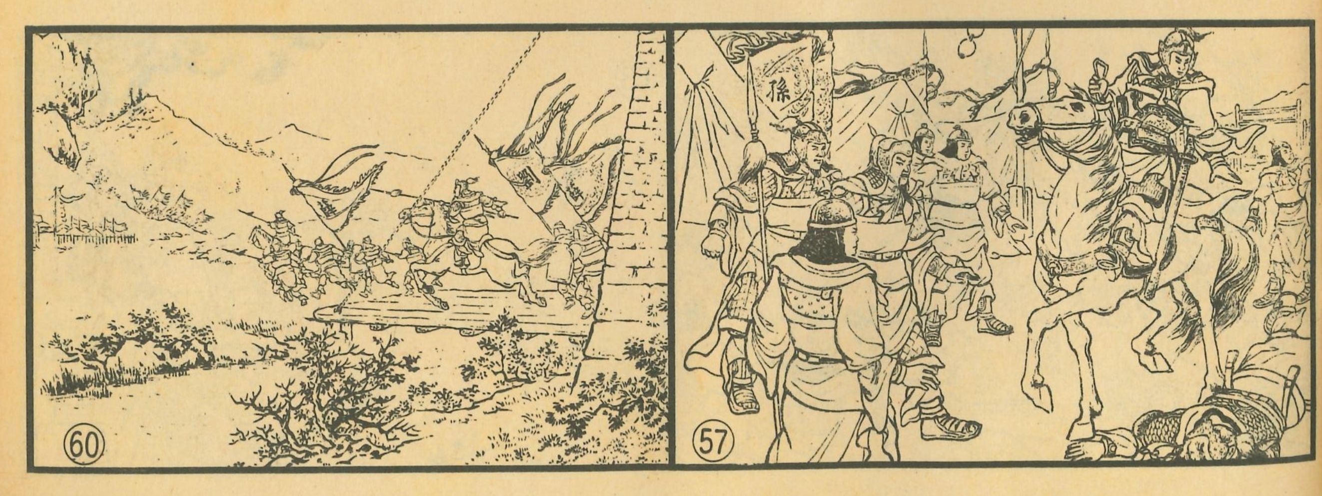
54　只打了三合，于糜抵敵不住，孫策找個破綻，一把將他活捉過來。



55　孫策挾着于糜拔馬回陣。劉繇部將樊能見于糜被擒，怒衝衝的趕來，舉槍向孫策後心直捅。



56　孫策聽得背後馬蹄聲，料想有人暗算，等樊能馬到，突然回過頭來，像打雷似的一聲大喝。樊能嚇得猛地一跳，從馬上倒撞下來，頭破身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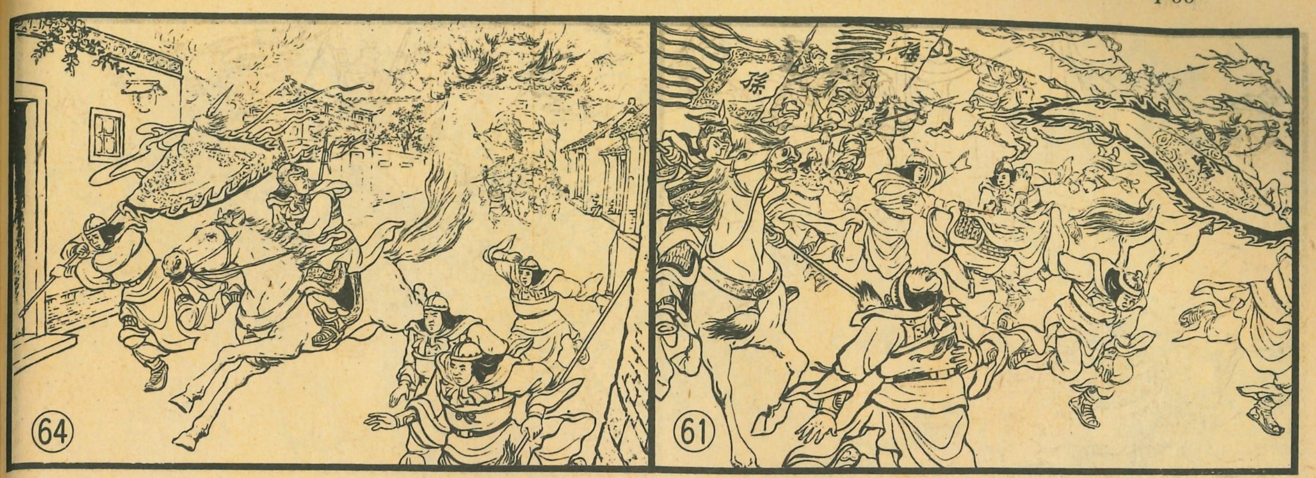


57　孫策回到門旗下，扔下于糜，誰知于糜已被挾死了。一霎時，挾死一將，喝死一將，從此大家都稱他為「小霸王」。劉繇和笮融帶着殘兵敗卒，逃到豫章投劉表去了。

58　孫策還兵來攻秣陵，守將薛禮閉門不敢出戰。孫策親到城河邊，勸他投降。不料城上射下一枝暗箭，正中孫策左腿，孫策翻身落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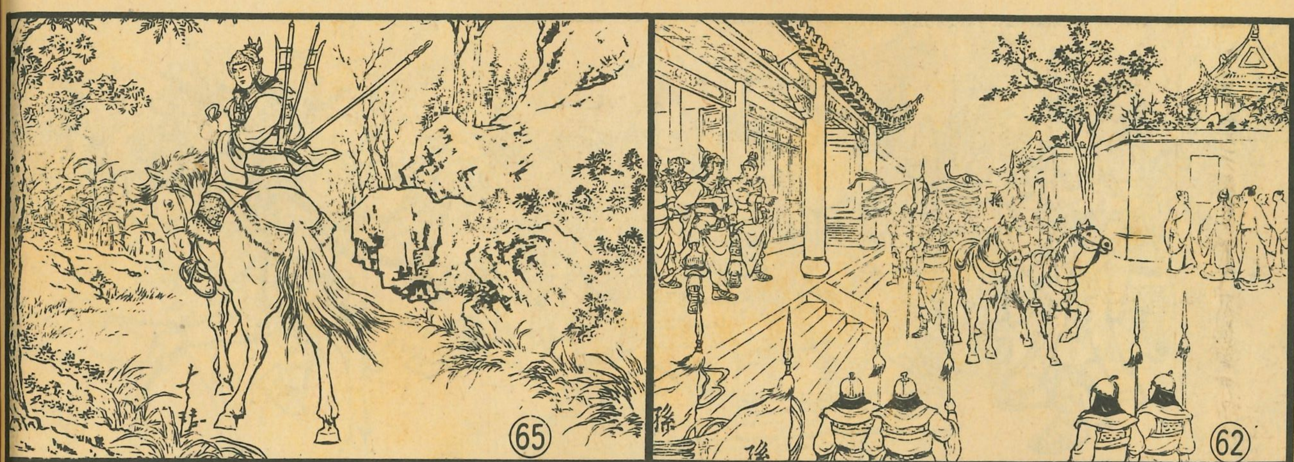
59　衆將把他救起，護送回營。孫策的傷勢輕微，拔出箭，上了藥，就沒有痛苦了。他却心生一計，令軍士假稱主將中箭身死，引誘敵人出擊。

60　當夜，全軍擧哀，拔寨退兵。薛禮聽得孫策已死，連夜起兵出城追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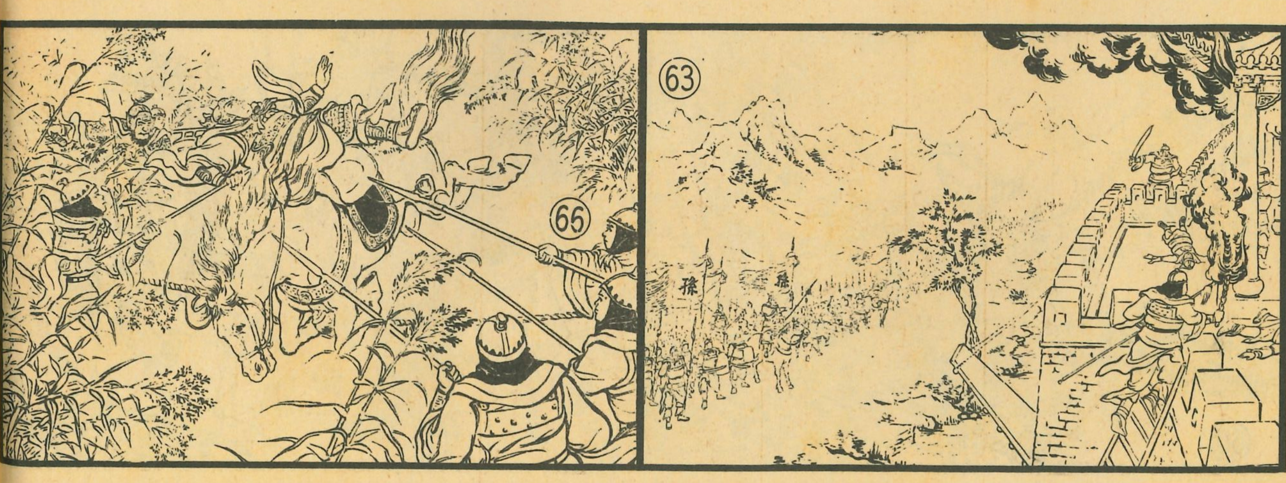
61　忽然伏兵四起，一將挺槍出馬，高聲大叫，正是孫策。薛禮軍士嚇得拋棄刀槍，跪地投降。薛禮逃避不及，死在亂軍之中。

64　太史慈正在城中巡邏，見城樓火光衝天，大隊人馬乘勢衝進城來，料難堅守，便出東門逃跑。只聽得背後喊聲震天，追兵跟着上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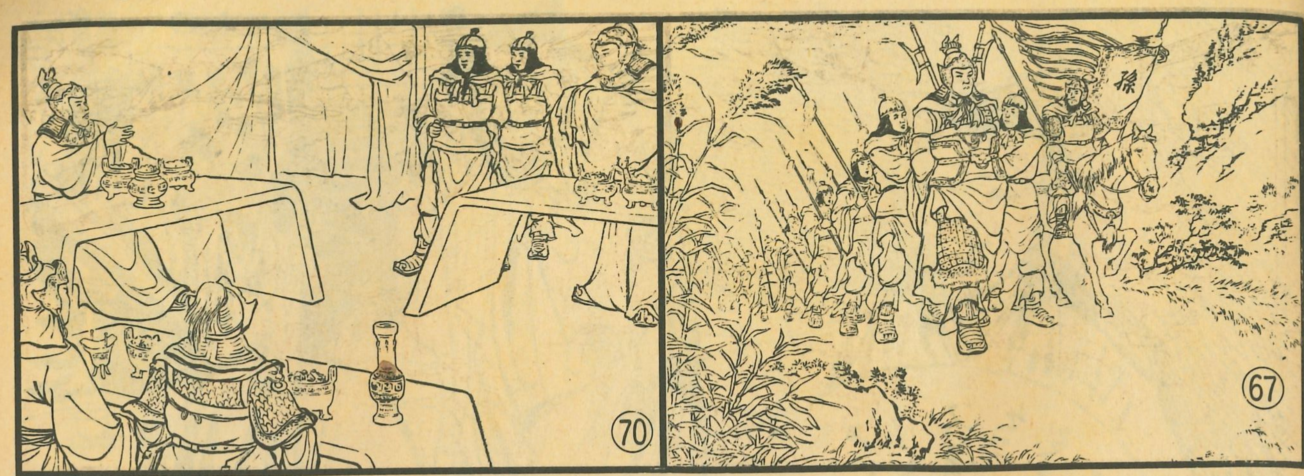
62　孫策得了秣陵，安民完畢，和周瑜商議去攻涇縣，捉太史慈。周瑜說：「涇縣地小城低，太史慈決難堅守，可在路上伏下一軍，必能擒他。」

65　他一口氣跑了五十里。後面追兵漸遠，太史慈已經累得人困馬乏，狼狽不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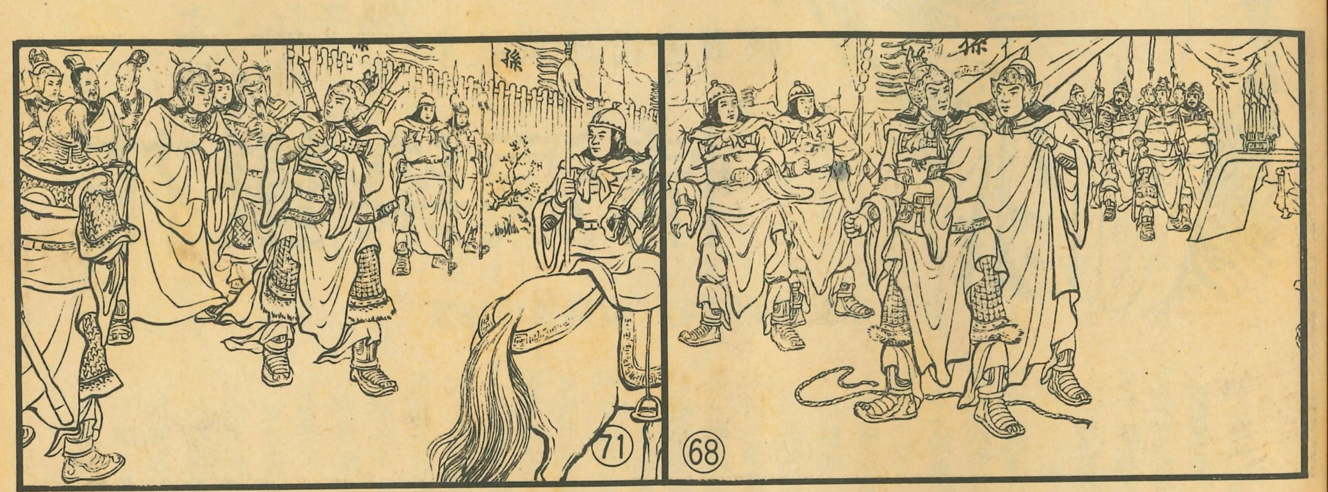
63　孫策引兵到了涇縣，三面攻打，只留東門放太史慈逃走。當夜，孫策令軍士偷偷的爬上城頭，放起一把火來。

66　昏黑中但見前面一片蘆葦，蕭蕭作响。太史慈心神略定，放馬緩行，忽聽蘆葦中一聲喊起，太史慈的馬被絆馬索絆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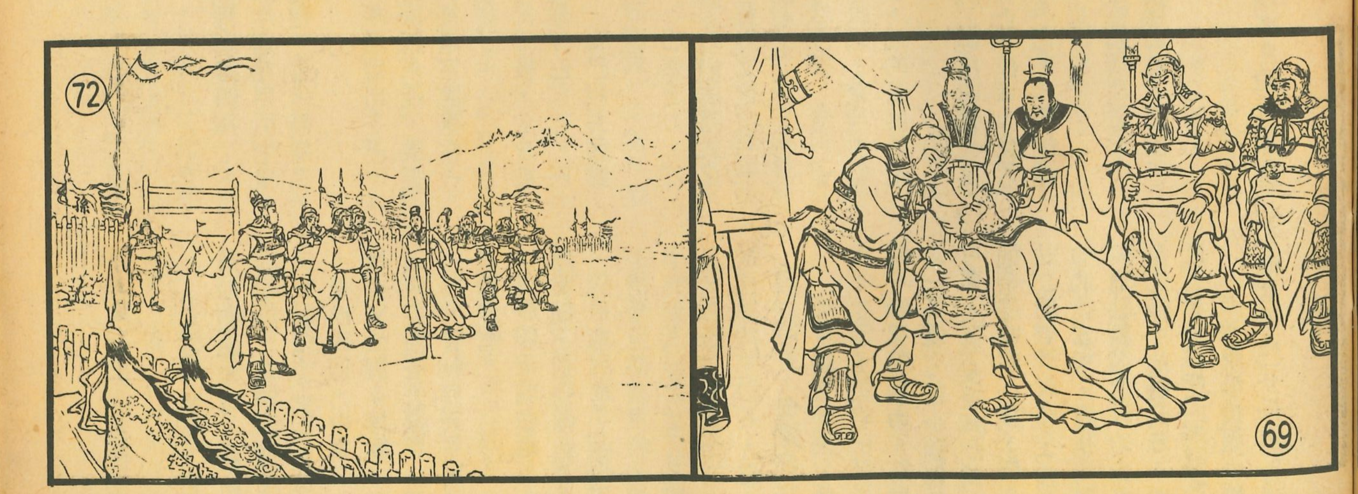
67　太史慈措手不及，翻身落馬。蘆葦中埋伏的軍士一擁而上，生擒了太史慈，把他解到大寨去。

70　孫策設宴款待他。太史慈飲了幾杯，要求回去招降劉繇的將士。孫策大喜，連忙站起來道謝。



68　孫策出帳喝退軍士，親手解去太史慈的綁索，脫下自己的錦袍披在他的身上。

71　太史慈別了孫策出去，約定在明天正午回來。孫策深信不疑，將士們却多不敢相信。



69　孫策一手挽住太史慈，走進大帳。太史慈見孫策這樣待他，心裏很是感激，便跪了下去請求投降。孫策連忙把他扶起。

72　第二天，孫策叫兵士在營門外豎立一條竹竿，察看日影。眼看影子越縮越短，將近正午，太史慈還沒回來。將士們紛紛議論，都說太史慈不會回來。

（待續）

俠義奇情連載故事

揚子江・文　可飛・圖

情涙染蠻花

求藝被踢成名　食肆獲借秘笈

第一招過了！

第二招又過了！

第三招也過了！

現在展雲飛已經發出第四招了，可是，別說要刺中那年逾花甲的老叟，就算連他身上的寬袍，也休得撩撥它分毫。

展雲飛額頭上漸漸地冒出了汗珠，這時，晨曦初露，濃霜未斂，展雲飛額上冒出的熱氣與這濃霜混凝在一起，越發顯得他氣盡力竭。

這老叟敢情是身懷絕技，全身被罩在劍光之中，依然是神色自若，只見他上半身東搖西晃，瞬已避去展雲飛迅如電光火石的「象形四式」。

展雲飛四招空發，已感乏力，可是劍訣要領，「象形四式」劍法隨式化招，刷刷一連數下，竟然又化出一十六招，綿綿不絕的揮劍刺去。

這老叟顯然是以逸待勞，這一十六招給他一一輕易的避過，寬袍拂處，堪堪挨着劍風而過，端的是美妙絕倫。

「搶先機，取章門，迴扭四轉，象形四式妙在劍鋒不露，奪後者，反天門，繞圍八步，象形八化，巧在後顯鋒芒。」

老叟邊閃邊語，居然指出象形四式的訣要。展雲飛驚愕之時，更添三分憤怒，手中劍一緊，人劍合而爲一，奮身直欺而去。

誰知老叟喟然一陣嘆息的道：「豎子愚昧至此，也罷，老夫就成全你了吧！」

老叟餘音未了，只見展雲飛身子猶如斷線風箏，摔出五六丈之外，「噗」的一聲倒在地下，老叟却是面呈笑容說道：「當今武林五秀，南樵北農，東漁西獵，中賈商，於月前聯手來找老夫比劃，搏戰一旬，晝夜不停，猶未能使老夫還手一招半式，如今這一脚，管教你天下揚名，夫復何求，速速去吧！」

展雲飛倒在地上，只覺得臀上一陣痲痛，勉强撐起身子來，滿面憤容，狠狠地說道：「我因仰慕淮南一絕，不惜千里而來求教，原來公孫逸雖然學究天人，武功冠天下，可是虛負盛名，乃是一個量小的老怪物，我展雲飛自知技不如人，這一脚當永記心中，假以時日，當還你一脚。」

老叟聽在耳中，饒他脫盡火氣，也不禁面上笑容一斂，可是，微微一愕，瞬又顯露出了慈祥和藹之貌，置之一笑道：「年少雖則氣盛，志氣却是可嘉。」老叟說到此間，在袋中取出一面金邊麒麟小旗，轉身朝那院旁躬身站立的老漢說道：「康彬，持我小旗傳知武林五秀，說我公孫逸破了諾言，將這姓展名雲飛的少年踢了一脚，十年之後，此時此日，他當報此一脚之恥，屆時請他們來觀戰。」

老漢康彬接過小旗，唯唯稱是，「淮南一絕」公孫逸又道：「老夫期以十

年時光，屆時休說讓他報這一腳之恥，就是能損老夫半寸衣袍，老夫自當立即自拍天靈而自盡此地！」

言畢，公孫逸鼻中「哼」一聲，只聞所站立偌大的一塊青石在微微作響，足踏之處，頓時陷了下去約二寸深的印兒。

展雲飛聽在耳裡，看在眼中，不禁又悲又驚，猛地將牙一咬，叫了一聲：「好！」別轉身子就朝院外飛奔而去。

展雲飛一鼓作氣，用盡所能，健步如飛，跑了盞茶工夫，突覺視線模糊，將眼一眨，只感覺鼻樑兩邊淌下兩行淚水來。

展雲飛憤恨滿胸，悲從中生，暗忖：「原來這『淮南一絕』如此跋扈囂張，求益請教不着，反而被他奚落受辱，這口氣定然……」

展雲飛猶未忖畢，隨聞身後微風忽動，「哼」地一聲冷笑，有人擦肩而過，迅如電光火石越前而去。又道：「原來是一個不成材的東西，咱們的老爺眞的走了眼，男子漢大丈夫偶受挫折竟然學那婆婆媽媽的哭了起來，虧他寵受了老爺子恩賜的一脚，看起來，咱們老爺子這淮南一絕的名聲，要被這臭小子侮蔑了！」

此人邊說邊走，越走越快，用的是「傳音入密」無上神功，說到最後幾個字，人却已杳，展雲飛頓時被氣得愕然的站在這山野小徑上，腦中紊亂一片，莫辨是怒？是悲？

* * *

風雖未歇，雪猶未停，氣候更是越來越冷，在這開封府的「易牙居」樓頭，却是高朋滿座，三三兩兩圍爐煮酒，高談闊論，有的喝得面紅耳熱，額上沁汗，有的談得指手劃足，口沫橫飛。

可是，沿東邊那張小桌上却孤零零的坐着一個年約二十上下的少年，只見他雙眉緊皺，神色悲戚，獨坐在那兒，將一杯杯的酒灌進嘴裡去。

這時，樓梯聲響，走上來兩個中年男子，非但年齡相若，就是衣着也是一樣一模，唯一的區別，就是一個拿鈎一個是掛拐。

樓頭食客，見得這兩個人登樓，說也奇怪，頓時語止音歇，個個低頭沉首，幾乎連大氣也不敢透。

這少年突然感覺耳根一靜，不禁抬目一望，「咦」了一聲，訝異起來，食客們不約而同的將目光投在那少年身上。特別是拿鈎及掛拐的兩個漢子，一個箭步，雙雙的站在那少年身前，那持鈎的漢子朝他上下打量了一眼，怒道：「敢情你是遠來此間生事不成？咱們阮氏兄弟，號稱『鈎拐雙煞』，可不是好欺之輩。」

那少年神情自若，對這持鈎的漢子冷笑了一聲道：「這倒是奇了，分明是你惹我，却反說我惹你，據你自稱阮氏鈎拐雙煞不是好惹之輩，那麼……」少年說到此間，不由仰首又是一聲冷笑，接道：「難道我展雲飛也是好惹之輩不成？」

這兩個大漢聽展雲飛說出姓名，非但怒容齊斂，頓時面露驚悸之色，那持鈎的大漢，連忙後退數步，囁嚅的恭聲道：「原來台端就是……展雲飛展公子，愚兄弟端的是……有眼無珠……萬望展公子海涵……請屈駕少待片刻……待愚兄弟儘速……通報家師……親來拜謁迎駕。」

阮氏鈎拐雙煞，忙不迭的恭身作揖，速速後退，退到梯畔，匆匆忙忙的直奔樓下去，休說將這易牙樓樓頭上的食客看得個個目定口呆，就是展雲飛自己也不知撞見了甚麼鬼？暗下詫異不已。

展雲飛正在驚異之間，却聞身旁有人說道：「在下這一趟總未算白走，竟然在此間遇到展兄，此幸何止三生。」

展雲飛聞言側頭一望，只見桌旁站立一個身穿深藍海青，外罩貂皮披麾，年約二十五六歲，面如冠玉，翩翩風度，一派斯文，端的是位脫俗美秀書生。

展雲飛甚覺詫異，明明自己上得這易牙居來，閤座中盡是凡夫俗子，怎的刹那之間竟然發現了這麼一位玉樹臨風的貴介公子，不由急忙起身恭迎道：「在下展雲飛是滄海一粟也，何德何能，竟蒙公子如此錯愛，展某實在汗顏！」

這書生微微一笑，露出一列編貝皓齒，笑道：「展兄名滿天下，猶自謙虛，在下實在欽佩不止！」

展雲飛聽了，越發詫異，這書生却又接道：「在下雖是耕讀窮酸，可是仰慕武學，三月之前，聞得兄台竟能博得淮南一絕公孫逸的一脚，當今武林，敢誇兄台藝壓羣雄。」

展雲飛不聽猶可，一聽了書生此言，頓時一陣慚愧，低頭無以爲答。

無奈那書生却是侃侃而談的說道：「在下孫勇，既幸得識兄台，今日正好是天寒，圍爐煮酒闊談之時，却蒙兄台不耻結交，在下作一個小東道，與兄共謀一醉如何？」

展雲飛心中自是嘀咕，轉念一忖，半年之前受了淮南一絕公孫逸一脚之耻，竟然是反辱爲榮，傳播江湖，自己反而被矇在鼓裡，既然這書生誠意拳拳，自己獨自一人原嫌無聊，不如就與他共飲數杯，一則可以解愁，二則可以再向他打探一下江湖上究竟對自己怎樣看法，當下便作了一揖道：「既蒙公子抬愛不嫌，展某就此叨擾了！」

這書生哈哈一笑道：「妙！」食指在鼻子上一抹，酸氣不泯，就朝展雲飛下座坐下。

這時，店小二早已替書生擺上箸，燙了一壺來自江南久藏的女兒紅，端上幾碟下酒的佳餚。

酒過三巡，孫勇笑道：「展兄身負絕學，斂芒不露，在下佩服得很！」

展雲飛心裡明白得很，知道自己被「淮南一絕」公孫逸這一腳踢出了名，整個江湖都誤會了自己竟能惹得起「淮南一絕」舉腳還招，竟然由此成名。

其實，以展雲飛來說，他更明白這無異是自己的一個莫大恥辱，彷彿被人家越是恭維，而自己卻越是感到羞恥。

孫勇好似是看穿了他的心事，突然皺眉嘆息了一聲，苦笑道：「在下試場落第，本當斷絕了功名之念，卸下這身虛有其表的衣衫，可是，想起當年韓信也曾受了胯下之辱，姜尚懷才不遇淡泊自居，故而再行決心拜訪名師高才，亦無非補其不足，因此替自己改了個名，叫作『勇』字知恥，乃是取意知恥近乎勇的意思。」

展雲飛聽罷，不由怦然心動，暗呼一聲慚愧，忖道：「這個人倒也與我有異曲同工，可惜，我卻沒有他這份志氣啦！」

展雲飛立即對這個年少書生有了好感，當下就道：「孫兄端的是磊落高雅，展某……」

說到此間，展雲飛正欲以言攀交，隨即聽聞樓梯聲響，走上了一個頭戴方帽，身穿裘服的中年漢子，右手拿着一隻二十六檔的算盤，身段雖則瘦小，可是精神奕奕，額邊太陽雙穴卻是飽滿異常，一眼望去，就知道是一個內外兼修的高手。

樓頭食客見得這瘦小的中年漢子，有的起立恭迎，有的是作揖打招呼，店小二尤其忙不迭的迎迓，這中年漢子用目四週一望，堪堪將目光投在展雲飛與孫勇的桌上，突地身形一閃，人卻朝右邊最角落的那個桌邊撲了過去。

易牙居樓頭，今日生意十分之鼎盛，因此樓頭之上，加添放了十來方桌，這中年漢子閃身撲去，足不離地，尤如蝴蝶穿花似的，瞬即撲到右角，這份輕功敢情已達飛絮之境界。

右角那張方桌上，正坐着兩個漢子，圍爐而飲，見得這漢子突然而至，急忙起立相迎。

這中年漢子「哼」地冷笑一聲，手中算盤一撥，「的的得得」的響了起來，一邊說道：「先到後失，一百二十七兩五錢四分，我限你二人十天之內繳清，如若不然，再加重利，就算你們逃到天涯海角，我朱顯貴也要追到你們。」

兩人面色立時大變，連連稱諾，朱顯貴又「哼」了一聲，身子一轉，朝看展雲飛與孫勇所坐之處望去，一邊緩步而行，一邊說道：「看起來，我朱顯貴又要做一次虧本生意了！」

這自稱朱顯貴的中年漢子邊行邊自語，走到展雲飛與孫勇所坐的桌邊，竟朝孫勇恭問道：「這位可就是：技在一絕後，名排五秀前的展雲飛展公子？」

朱顯貴此語甫畢，孫勇忙不迭的急從椅上站了起來，深揖道：「在下孫勇，乃是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酸丁，老英雄有誤了，諾，諾，諾，且容在下斗膽引介，」孫勇說到此間，朝展雲飛笑了笑，又對朱顯貴說道：「這位就是技在一絕後，名排五秀前的展雲飛展公子！」

那中年大漢朱顯貴陡覺一驚，循眼再朝展雲飛打量一下，心中咕嘀尤甚，只見展雲飛愁容滿面，一副頹唐的樣子，年紀又輕，就算是自幼苦練功夫，晝夜兼卜，也難能有此成就，竟然能排名五秀之上。

可是，朱顯貴畢竟是名列五秀之一，而且平生謹慎，當下臉色和諧，連忙向展雲飛作了一揖道：「想不到朱某枉爲五秀之一，今天也走了眼，萬望展公子海涵！」

展雲飛聽得朱顯貴說出自己是五秀之一，見他一身打扮與手中提着那隻烏金算盤，就知道站在前面的人就是武林五秀東漁西獵南樵北農中商賈的朱顯貴，不由頓覺一怔，急忙站立起身還禮道：「武林五秀乃是當今名藝皆重的前輩高人，展雲飛一介武夫，乃屬武林末學之輩，焉能與前輩並名，諒是江湖誤傳所致。」

朱顯貴未聽展雲飛答話之前，心中猶豫疑惑，如今聽他說出這句話來，不由又有一種異樣的感覺，饒他鑒貌辨色，見多識廣，卻反置信，展雲飛斂芒不露，可是，一邊又存下相試之意，當下就道：「展公子端的太謙，常言道得好，後生可畏，朱某畢竟是老了！」

孫勇在旁哈哈的大笑了，用手在鼻間一抹，酸氣又發，說了一聲「妙呀！」道：「兩位如此客套，旁人以爲被在下的酸氣所染，來，來，兩位請坐下浮上三大白再說也不遲。」

朱顯貴先行謝過孫勇，也就坐下，自有店小二擺上碗箸，朱顯貴既有存心相試之意，人甫坐下，陡地將手中算盤朝枱上放下，暗中運用內功，說也驚人，這堅硬如鐵的楠木方桌，微聞「格格」的一陣聲響，這隻二十六檔烏金算盤頓時陷入楠木方桌三分。

展雲飛看在眼裡大驚失色，心中着實佩服，心忖道：「只是這一手內力，自己也要費上十年苦練不可。」於是，立刻爲之氣餒，武林五秀果然名副其實，自己武藝拙劣，竟被淮南一絕這一腳踢出了名氣，居然是名排五秀之前，這豈不是落個欺世盜名之罪。」展雲飛想到此間，更感忐忑難安，爲之又慚又羞。

朱顯貴見展雲飛低首不語，對自己這一手絕學竟然不聞不問，心中不免更加詫異，暗念：「饒他技在一絕後，名排五秀前，身負絕學斂芒不露，可是自己這一手暗示相試之意，怎的他還是不屑一顧？」

朱顯貴心中嘀咕，呼呼氣憤不已，孫勇冷眼旁觀，早已看出他的心意，當下立刻面堆笑容，向朱顯貴笑道：「孫某雖是不學無術，然而久聞武林五秀乃是武林翹楚，尤其是商賈朱老先生，名望更是威隆，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更有過之，來，來，來，這三杯女兒紅，就算孫某量淺醉倒在樓頭上，也要盡飲。」

孫勇說畢，不待朱顯貴答話，端起酒杯，就向嘴裡灌去，飲罷，照了照杯笑道：「俗稱，先乾爲敬，借此杯酒容孫某向兩位善頌善禱，福壽雙全。」

朱顯貴見着孫勇飲盡，復聞語辭和謙，饒他心中對着展雲飛暗存相試之意，也不禁端起杯來，向孫勇笑道：「朱某滿身銅臭，那值得孫公子雅愛，這一杯祝公子早登金榜。」說畢，就朝口中灌了下去。

朱顯貴舉杯之時，暗中用力，竟然剎那之間將那錫鑄的酒杯暴漲闊了二寸，飲盡之後，向着展雲飛照了照杯笑道：「展公子藝高必定宏量，這酒杯卻是太小，朱某免得小二奔跑，斗膽將錫鑄酒杯放闊了二寸，如若展公子猶嫌這二寸不足，那麼……」

朱顯貴說到這裡，放下酒杯，朝着展雲飛微微一笑，展雲飛果見朱顯貴面前那隻錫鑄酒杯已大了二寸，而且厚薄平均，僅此一手，已顯出朱顯貴這份內力已臻至化境，不由頓覺一陣驚悸。

孫勇見朱顯貴二度顯功，饒他涵養再好，也不由微微一驚，可是剎那之間，又是恢復了平靜，側過頭去，向展雲飛笑道：「瞧啊，展公子藝高必定宏量，朱老先生這酒杯放寬了二寸，諒不嫌多，請飲了此杯。」

孫勇說着，雙指將展雲飛的酒杯端了起來，放在他面前道：「展公子請！」

展雲飛見得孫勇遞杯過來，只好雙手接了過來，心中卻有餘悸，暗忖：「這杯酒飲了下去，可要在這中商賈面前出醜了。」可是杯已在手，不能不飲，拚着自己膿包顯底，也只得飲了此杯，於是將杯凑在嘴邊，慚道：「展某乃是末學之流，實在有負兩位雅愛抬舉。」

說畢，就將這杯酒朝着嘴裡灌去，飲罷，將這酒杯「啪」的一聲放下枱面，正欲明告自己是一個膿包，卻見自己這隻錫鑄酒杯已應聲粉碎了！

這一驚，休說是展雲飛驚悸莫名，就是五秀之一的中商賈也不禁爲之色變。

孫勇睹狀，忽地「啊呀」一聲，顯出滿面驚惶的樣子，若驚若讚的說道：「展公子絕學驚人，孫某今日却開了眼界，古人見得好詩可浮三大白，今日孫某目睹神功，亦當可盡酒三壺！」

孫勇說畢，提起壺來，就朝自己面前的空杯子倒了下去，飲完一杯又一杯，展雲飛至此，始知這碎杯的手腳乃是孫勇所爲也，不欲當着朱顯貴面前坦率說出，中商賈朱顯貴却陡然的起立，朝着展雲飛微微的一笑道：「展公子果然名不虛傳，公孫老頭兒這一腳難怪他將自己諾言踢破，朱某非但口服心服，就是那樵農漁獵四兄、朱某也願擔當，從今以後對那江湖流傳所言，技在一絕後，名排五秀前的十個字，就在這易牙樓頭中由朱某證實無訛。」

朱顯貴面呈嚴霜，說得激昂，把個展雲飛驚在一旁，那個孫勇好似酒性大發，飲了一杯又一杯，左一聲：「好神功！」右一聲：「好本領！」朱顯貴就在懷中取出銀錠來，輕輕的放在枱上，說道：「朱某聊作小東，就此告辭了。」

展雲飛正欲答話，朱顯貴已拿着那烏金算盤，轉身就朝着樓下走去，人甫落樓，孫勇方始放下酒杯，對着展雲飛微微一笑，展雲飛如夢初醒，忙道：「展某雖蒙兄台解圍，可是卻落了一個欺世盜名之罪。」

孫勇滿面笑容的就在懷中拿出一本黃絹小册子，雙手遞給展雲飛笑道：「這本八諧秘笈，乃是孫某得自一位退隱高人所贈，今日僅以此笈借於兄台，爲期五年，屆時孫某再在易牙樓頭恭候。」

展雲飛恐惶不已，一時竟無言以答，孫勇却起身作了一揖，躬身笑道：「孫某與兄台言別，尚有數言相勸，兄台得此秘笈，爲禍爲福却要視兄台自己所決，孫某就此向兄台先辭，請自珍重。」

孫勇轉身移步拾級而下，展雲飛猶似木塑一般，手捧秘笈，目送孫勇翩翩而去。

突然一陣勁風，陡將易牙居樓頭東邊兩扇窗門吹開，頓自外面飄來朵朵雪花，竟然落在展雲飛的臉上，瞬即溶化，展雲飛方始驚覺，定了定神，急忙用手向臉上一抹，眼睛突酸，情不自禁，竟然流下兩行珠淚，却感到雪溶之處，正與兩滴眼淚凝結在一起，莫辨是淚，抑或是雪水？

展雲飛心緒如麻，混混沌沌的呆在易牙居樓頭，思前想後，好似越發感到自己宛如滄海之一粟那般微不足道，悲哀得連自己也覺得可憐，不禁一聲長嘆，却見店小二持燈上來。

這店小二却將展雲飛視作神仙一般，唯恐招待不週，故而見得天黑，特地點了一枝大紅的京燭端了上來，一邊就對展雲飛說：「少的已吩咐厨房，特別爲公子烹調幾道精緻的小菜，配了一隻鷄湯火鍋，剛才小店從一個獵戶手中買了一隻野獐，小的已吩咐厨子宰了切片，用鷄湯火鍋煮熟，這就是小店寒天的名菜……獐片火鍋。」

展雲飛精神恍惚，焉能嚥食，當下立即在包袱中取出一片金葉放在桌

上，說：「我已飯飽酒足，不用了，這片金葉子作爲賠償錫壺及一切毀壞的像具。」

展雲飛說畢，也不待店小二答話，逕自拾級下樓，街上鵝毛般大的雪花飄個不停，可是展雲飛踏雪而行，竟不向店投宿，闖出東門，逕向郊野荒地展開腳步，如似失魂落魄的沒命奔跑而去。

夜深，風勁，雪濃，展雲飛在黑路中奔跑，雪花落在身上，漸被身上熱氣所溶，頓時透入一股刺骨的寒氣，展雲飛不禁一聲淒笑，心道：「展雲飛啊……展雲飛，枉你受了淮南一絕這一脚之踢，名揚四海，說甚麼『技在一絕後，名列五秀前。』其實却是膿包一個，休說自己與武林五秀難以比擬，就是剛才去通報朱顯貴的那兩個徒兒，也難望其項背，而且那自稱姓孫名勇的知耻書生，竟然也是一個高手，將他稱作：技在一絕後，名排五秀前，這也差不多……」

展雲飛邊行邊忖，越想就越感覺慚愧，彷彿所遇到的一切都是針對自己，極盡諷刺，奚落，彷彿……

不知走了多少路程？

更不知難過了多少陣？

唯使他知道的却是必須痛下苦功去苦練武藝，藝成之後，先找這個大仇敵，再去找淮南一絕，以報這——

「一脚之耻。」

突然，展雲飛想了孫勇借給自己的這一本「八諧秘笈」，像電光火石般的在腦中轉了一個念頭。

他突然停住了腳步！

又摒棄了心頭中的難過！

他極目望向四週，東方正露出晨曦，照耀在白茫茫的一片雪地上，東邊略見一座高入雲霄的山頭。

「對！就是這個主意！」

於是，展雲飛迅速替自己下定了決心，立即在他的臉頰上露出了一些笑容，像天際東邊的晨曦一般照明。

他忽地又展開了脚步，就朝那座高山奔跑過去！

偌大的一輪旭日自東邊昇起，天際飄浮着幾片疏疏落落的雲，有的似是初摘下的棉花，有的似是美婦臉頰上的醉醫，有的像剛起網在翻躍中的魚兒，瞬刻之間，展雲飛已消失在這晨曦之中……

展雲飛奔到這山麓之下，已經費了很大的勁，攀爬了兩個時辰，還不過是攀上十餘丈，只見山徑佈滿草木不長的岩山大石，而且是積雪盈寸，甚是濘滑，手彎與足肘之間，早已被幾塊尖銳的岩石割破，冒出絲絲血來。

展雲飛雖然感到力乏，可是適才的意志已定，不由暗咬牙關在頭上打了一下，埋怨自己道：「展雲飛！展雲飛！你要報這血海深仇，又要報那淮南一絕公孫逸的一脚之耻，怎的受了這一點點的艱難就要氣餒？」

於是，展雲飛竭力又忍住了痛楚漸漸的又向上攀爬。

可是攀到坳邊一塊岩石之上，展雲飛已經筋疲力盡，正欲透一口氣稍爲休息一下，陡聞遠處居然有人在那裏吟詩，聲音逐漸清晰可聞，開頭的數句是無法聽清，最後的幾句，却是清楚萬分，只聞吟道：

「彈劍悲嘯風，且勸君容。
高山大川步難行，天塹重重；
意堅志不移，效法學愚公。
修習八諧秘。
苦捱五夏冬。
今朝艱難勝往日，
可喜來朝艱難盡，宇內首功。」

展雲飛聞詩意頓感大驚，非但頓語詩中意，而且吟詩之聲，更覺熟耳，不禁脫口大叫一聲：「孫公子！」

說也奇怪，展雲飛這一叫聲，竟然聲震山谷，從四面八方起了迴聲，其聲此起彼落，聲聲「孫公子」，可是孫勇的聲音却不再復聞。

展雲飛張目四望，只是白茫茫一片，那裏看得見孫勇的影子，不由喟然長嘆，想起孫勇借笈之後，竟然有此吟詩鼓勵，這份隆情，可說是義薄雲天，展雲飛頓時從岩石之上站了起來，正欲鼓其餘勇，繼續攀登上山，陡聞一陣清脆嬌滴滴的聲音，從西邊那塊岩石後傳了出來，只聞……

「這倒奇了，昨夜剛下了一陣大雪，這裡竟然來了一個酸丁，居然大言不慚，詩中寄意，還勸助他人，又說甚麼八諧之秘，予以苦習五載時光，竟能獨步天下，難道那八諧之秘，會勝過我們西嶽門的絕學不成？」這嬌滴滴的聲音說到這裡，輕輕的冷笑一聲，又道：「鏞弟弟，快快隨我看清楚，這吟詩的酸丁，意在訛騙那一個呆蛋？」

展雲飛聽得仔細，等到聽到最後一句話時，正欲躲避，突見那岩石後面走出來一個年僅七、八歲的小孩，他身後閃出一個白衣少女，展雲飛頓時感覺眼前一亮，見她年約十八、九歲，皓齒明眸，一張吹彈得破的鵝蛋臉，兩條宛如初月的眉毛，尖挺的鼻尖配着那個櫻桃小嘴，雙頰邊的梨渦微凹，美麗得猶如仙子一般，端的是姿色絕世。

休說展雲飛深居少林戒院十年，從未見過這種絕世佳人，就算古人六如居士，諒他所見的無非是些庸脂俗粉，似是白衣少女的這般高雅美貌，端的是世間少見。

展雲飛怔怔的望着那個白衣少女，却將那個小孩子逗得笑了起來，轉身仰首對那白衣少女笑道：「皓姊姊，妳眞是料事如神，這個少年眞是呆蛋。」

白衣少女見着展雲飛一眼不貶的凝望着自己，不由她那似乎自出娘胎裏生下來沒見過太陽，白得連雪也感覺遜色的粉面上透出兩朵紅雲來，若

笑非笑，似嗔非嗔地望了展雲飛一眼，俯下首來，對這小孩子道：「鏞弟弟，你且去問他，可是被人訛騙，倘若眞是上了人家的當，你就帶他下山去吧！」

這小孩子就走了過去，行近展雲飛身前，小手指一指嚷道：「嘻！呆蛋你聽到了嗎？你可是受人之愚，被人訛騙！」

展雲飛被那小孩一嚷，方始如夢初醒，頓覺有失體統，忙不迭的向小孩作了個揖，却將視線又投在白衣少女的臉上，說道：「在下志在來此高山修習武藝，並非受人之愚。」

那白衣少女陡地鳳眉一皺，臉上迅速露出一股憂愁之色，輕輕的道：「這西嶽山上並無高人可讓你投師習修武藝，敢情……」少女說到此間，突然憂愁消散，明眸一轉，輕笑又道：「是了，可是你來此修習甚麼八諧之秘？」

展雲飛聽得白衣少女說破自己來此目的，當下俯首不言，這白衣少女却又問道：「你這個人眞是糊塗得很，就算八諧之秘勝過天書，這裡乃是遍地岩石，草木不生之地，難道你能不食人間煙火不成？」

展雲飛奔來此間，原是一場氣憤，現在被這白衣少女一言提醒，却也暗自着急，可是自己辛辛苦苦而來，就算是遍地岩石，草木不生，也可以先找一個岩洞居住下來，可以找些飛禽走獸充饑，於是就答道：「在下居食自會照料，毋勞小姐……」展雲飛說到這裡急忙收住了下語，不知下面兩個字該說「操心」好呢？還是「多管」，因此，還是就此打住。

這白衣少女端的機警，就彷彿知道展雲飛下面這不同兩個字，頓時沉下面色，初露嗔色，輕聲說道：「這山上遍地岩石，草木不生，既無黃土能蓋穴，又無青塚可築墳，你未曾捕到飛禽走獸，倒被牠們啄嚼而死，敢情是你好好的人不想活，竟然要屍骨不存？」

展雲飛乍聞之下，饒他再好的忍耐也按捺不下，當下也是面色一沉道：「小姐請便，在下並非三尺孩童，既然我上得此山，自然自會照顧自己。」說來斬釘截鐵，居然豪氣貫天！

白衣少女聽展雲飛之語，爲之又驚又憤，驚的是這少年如此倔强，憤的却是他如此不識好歹，竟然出言頂撞自己，倒給他說得無以爲答，少女雖驚憤交加，可是面上神色依然。

那小孩見得展雲飛如此傲慢無禮，瞪大兩隻小眼，朝着展雲飛看了一眼道：「你這個人怎的如此無禮？」

展雲飛聽着小孩怪責自己無禮，不由暗忖：「明明是你個皓姊姊無禮，怎的反而罵我無禮起來？」

展雲飛心下暗自嘀咕，但又轉念一忖：「一個是年甫及笄的少女，一個是猶未滿三尺小童，自己總算是年長他們幾歲，不如就讓她倆姊弟佔些便宜，也就算了。」

當下就朝白衣少女作了一躬道：「在下要趕着攀登這座高山，適蒙指點不勝銘感，展某就此告辭了！」

展雲飛說畢，整整衣衫，將那包袱裹緊在脅下，頭也不回，朝身邊那塊高逾二丈的巨岩攀爬上去。

這塊巨岩，四邊凸出似一把刀般鋒利的石頭，上面積了一層厚雪，展雲飛焉知這積雪下面的石頭會如此鋒利，於是，雙手用力一攀上那塊石頭，將身提起之際，頓感手指肘間，一陣刺痛，心知不妙，急忙將手一鬆，一個跟蹌倒在地上。

展雲飛不禁暗叫一聲慚塊，指肘之間雖則是鮮血汨汨流出，甚是刺痛，然而當着她們倆姊弟的面前，落得如此狼狽的樣子，豈非將剛才自己那份豪氣化爲烏有，當下立即牙關緊咬，從地上躍起，又朝那岩石攀爬上去。

小孩子看在眼裡，只是大笑，見展雲飛又縱身朝那尖銳的岩石攀爬上去，不由一聲大叫，向那白衣少女說道：「皓姊姊，妳猜得不錯，他眞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呆蛋！敢情他是來自尋短見的。」

白衣少女依然神色自若，輕聲道：「鏞弟弟，常言道得好，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他既然要攀爬這塊巨岩，你就可憐他技弱力乏，助他一次吧！」

小孩立時應了一聲，一個箭步躍到展雲飛身後來，陡地雙掌朝他脚底一推，展雲飛頓覺有一股勁力傳來，身子頓時竄起，順着這股勁力，竟然翻到這塊巨岩頂上。

展雲飛知道這股勁力乃是小孩所發，將自己送上岩頂，心中既是驚愕，又是慚愧，突然眼睛發酸，不由淚盈滿眶，心忖：「雖然這小孩出手相助，我展雲飛乃是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焉能受恩於一個小孩，」當下慚憤滿胸，雙脚一蹬，又從這塊岩石頂上躍了下來，又是一個跟蹌摔倒在地上，說巧正巧，恰恰摔倒在小孩身旁，展雲飛也顧不得疼痛，竭力從地上撐了起來，漲紅了面對小孩說道：「我自己會攀爬上去，誰要你幫忙。」

休說這小孩爲之愕然，就是那個喜怒不形於色的白衣少女，見展雲飛從那岩石頂上又跳了下來，不但不謝，而且極是憤怒的樣子，竟然責罵起來，這份倔强性格眞是端的少見。

小孩子究竟是年幼氣盛，心想：「自己見你可憐，將你推送上去，焉知非但不謝，而且跳落下來將自己臭罵一頓，」當下就向白衣少女說道：「皓姊姊，這呆小子端的呆得厲害，他竟恩將仇報，皓姊姊，妳說怎麼樣對付他才好，要不要……」小孩說到這裡，止住了話，似乎下面的話不用說出而已使白衣少女知道一般。

那白衣少女還是神色自如，既不

笑又不怒，輕聲的說道：「鏞弟弟，他既不要你助力，就讓他自己上去吧，免得你一番好意被他當作了惡意。」

那小孩子顯得極是聽話的樣子，小臉上本是怒容滿面，可是聽了白衣少女的話，却點點頭應聲稱諾，站在白衣少女身邊，對着展雲飛怒目而視。

展雲飛心中雖覺歉疚，知道小孩適才出於好心，可是自己爲了顏面，竟然反將他一番好意辜負了，因此一時窘得不敢再向那姊弟兩人觀望，就沉低了頭不語。

那白衣少女見得展雲飛窘態畢露，知道他的心意，就向那小孩子道：「鏞弟弟，我們走吧！」

說着，就伸出那比雪尤白的纖手，牽着那小孩緩步向着來處走去。

那小孩邊走邊回過頭來，對着怔着的展雲飛打量，好似怒中又帶着憐惜的意思。

突然，陡聽一聲長嘯之聲，自那展雲飛所站背後那一塊岩石後面傳來，其聲尖而响亮，一聽便知，發嘯之人內功已臻至化境。

那小孩頓時站定了脚步，頗感驚訝的樣子，這白衣少女却是無動於衷，依然是漠不關心的樣子，向這小孩子道：「鏞弟弟，爺爺怎生囑咐你，世俗之中就算淮南一絕這老頭兒的武藝也不過是如此，咱們西嶽門中的那個看門老僕，也比他高强的多，就是你這個小頑皮，終日只知東玩西遊，不肯好好的學藝，只不過輕功上略有造詣，如今來了不速之客，好在未到咱們西嶽山的禁地，就讓他去叫嚷，我們還是早些回去，免得爹爹盼望。」

那白衣少女說到此間，正欲攙扶着小孩而去，陡見那岩石後竄來了一條黑影，端的迅速無比，刹那間，已飄落在那白衣少女身前，把去路擋着。

展雲飛急忙朝着這來人望去，只見竟是在易牙居樓頭借笈，適才吟詩示意的那位孫勇的書生，瞧他面露笑容，站在徑邊，對着這白衣少女凝望着不休，敢情是被那白衣少女的絕世姿容吸引住了。

那小孩子見孫勇對姊姊凝望，好像失魂落魄的樣子，於是，把小嘴一呶，嗔道：「嗯，你這酸丁來此作甚？」

孫勇看見那白衣少女，艷麗絕世，不禁心下一陣難過，暗忖：「我素來自認美貌出衆，女扮男裝之後，更是蕭洒英俊，行遍中原南七北六十三省，美麗的女子見得多，可是若與自己比較，還覺遜色三分，怎的在這荒山之中，竟然出現了這麼一個絕世佳人，就算自己也難以與她比美。」

孫勇因羡而生妒，聽那小孩饒舌，當下瞪了一眼道：「三尺稚童休得多口，這裡我喜歡來就來，喜歡去就去，可是你管得着的？」

當下又轉過身來，步向展雲飛面前道：「雲飛兄，小弟一時疏忽，忘了陪你回來，這西嶽乃是五嶽之一，峯頂上聽說是別有天地，現在時間尚早，我們不妨就此同程，待小弟陪同兄台遨遊一番。」

孫勇說罷，也不待展雲飛同意與否，伸手就去攙着他，提氣躍縱，朝那巨岩之上躍去。

孫勇端的是內外兼修的高手，休看她女扮男裝，竟然不讓鬚眉，刹那之間，已攙了展雲飛雙雙的落在這岩石之上。

孫勇像是故意在賣弄，身子甫停，陡地將手一鬆，身子向左斜倒一尺，右足離空，左足脚步一蹬，頓時拔身而起，見他微微一笑，輕聲道：「雲飛兄，咱們走！」於是，身子一沉，朝着展雲飛所站之處半身沉落，堪堪離地三尺，突然伸手又將展雲飛提住，一個翻身，竟然虛空攙了展雲飛躍起，又竄到對面的岩石上。

接連幾躍，孫勇已露了絕學，可是却聞那小孩子拍手拍脚，笑道：「皓姊姊，你看這呆瞀小子，適才我好心助他出去，他却怪我多事，如今這酸丁攙他出去，却是悶聲不响，這呆小子那裏知道這酸丁雖則比他技高一籌，可是只能躍得上這幾塊岩石，如果再躍上幾丈，這酸丁看到那幾塊岩石，管教他望石興嘆，知難而退！」

白衣少女只聞不答，依然神色自若迎風屹立，白衣飄處，越見她秀麗出衆，雅緻絕倫。

展雲飛耳聞小孩出言諷刺，頓感氣憤交加，趁着孫勇鬆手之時，接連兩縱，却又躍身落下，瞪眼朝着那小孩說：「我就不讓他攙提，看看我能不能自己攀登！」言來倔强之中帶有三分稚氣，却將孫勇驚了一跳，心忖：「他怎的與那小孩嘔氣起來。」可是轉念又忖：「這小孩童也眞刻薄，就算他打從娘胎裡就練功，總也不到八年，難道我公孫倩，自幼在爹爹淮南一絕孜孜教導之下，雖然不及爹爹這技冠天下，藝絕宇內的絕頂功夫，可是，天下宇內除了爹爹之外，自己敢誇不作第二人想，與這猶未滿三尺稚童嘔氣作甚？」想到此間，不由怒氣全消。

那白衣少女還是聲色不動，任得小孩與展雲飛爭吵，展雲飛見得小孩不再開口，也就罷了，倒轉身子朝孫勇說道：「展某屢承孫兄相助，此恩此德，當永銘心胸。」

焉知展雲飛此話甫畢，那白衣少女却朝小孩微微一笑，休看她這一微笑，笑容甫露，梨渦頓現，露出了一排尤勝編貝的皓齒，輕道：「一個是肉痲，一個是有趣，鏞弟弟，咱們還是走吧！」

那小孩子頗似感驚奇的樣子，就向那白衣少女笑道：「皓姊姊，你該說一個酸氣刺鼻，一個呆狀畢露始對。」

那白衣少女却搖搖頭道：「鏞弟弟，一個呆態畢露是眞，一個酸氣刺鼻倒是未必。」

那小孩子更是驚異，遂問道：「皓姊姊，此話怎講？」

那白衣少女就答道：「這酸氣刺鼻將它改爲裝模作樣始對。」

此語一出，孫勇立時臉上泛起一陣紅暈，展雲飛却似是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不知道白衣少女究竟在講些什麼。

那小孩子稍爲疑惑一下，陡地的拍手大笑了起來，邊拍手邊笑道：「皓姊姊，妳言下之意，可是這書生打扮的酸丁是個……」

那小孩子說到這裡，轉頭對孫勇打量了一下，又接着道：「敢情他是個女人不成？」

那白衣少女也不答話，只是微微的頷首，這一來，非但將展雲飛愕在一旁，就是孫勇本人也爲之臉色大變。

那白衣少女却拉了那小孩的手道：「鏞弟弟，我們別再管他人的閒事，時已不早，我們還是快快回家去吧！」

說着，便拉着小孩，輕移蓮步，竟朝那塊岩石方面走了過去。

展雲飛目送那白衣少女及小孩走去的身影，瞬已消失，他本能的回轉頭來對孫勇望了一眼，只見她站在一旁低首不語，臉上却堆滿一種羞澀之態，展雲飛頓時感到手足無措，知道這個曾經屢次相助自己的書生，竟然是個女子，不由怔在一邊，說不出話來。

孫勇漸漸的抬起頭來，陡的伸手朝自己頭上抓去，方巾在握，已將它除下，瞧見一束秀髮沿肩披下，對着展雲飛既似苦笑又像羞澀的樣子，顫聲的說道：「展公子請恕……孫倩隱瞞之罪，前途珍重，孫倩這廂告辭了。」

展雲飛見她將方巾取下，露出一頭秀髮，並自認是個女子，當下只感到有一種難以訴說的滋味，突地湧現在心胸腦海中。莫辨是甜？是苦？是酸？是辣？

可是公孫倩依然未將自己身份從實向展雲飛說出來。她還是將公孫倩三個字拿掉了一個「公」字，猶恐展雲飛聞後生疑，於是承認自己是個女的之後，秀髮一晃，雙足一蹬，轉身就朝山下縱躍而去。

展雲飛失魂落魄的呆呆地站立一旁，目送孫倩離去，心中不免也感到一陣惆悵，不知這女子何以對自己屢次的幫忙，而且還借了一本「八諧秘笈」給自己。

此時，雲已盡斂，天空中幾片烏雲也漸漸散去。偌大的一輪太陽已自雲中走了出來。可是，北風勁吹，這陽光非但沒有一點溫暖，越是添了三分寒意。

展雲飛眼看孫倩已去，而那白衣少女及那小孩也失了踪影，當下就一鼓作氣，也顧不得岩石峻峭，拚着自己全身力氣，向上攀爬上去。

約莫攀爬了三個時辰光景，展雲飛竟然爬上了最大的一塊岩石之上，陡見岩石上竟然是一片遼闊的平地，積雪盈尺，雪地看見有幾個野獸的足跡，心中暗感驚悸，暗忖：「自己歷盡艱苦，總算攀登至此，難道誠如那小孩所言，將餵獸腹不成？」

展雲飛忖念未已，陡聽一聲狂嘯自遠而來，刹那之間，突見一頭白額大虎，朝着自己急奔而來。

展雲飛驚呼不妙，時已太遲，這隻白額大虎竟已衝至。

展雲飛也顧不得成敗，右手一翻，忙將背後那柄單劍拔了出來，一招「象走四方」，朝着那頭白額大虎頸之間刺去。

這隻白額大虎說也奇怪，見着展雲飛拔劍發招，陡地一個轉身，竟朝來處又跳奔而去，連連嘯嘶，其聲震撼山谷，甚是可怕。

展雲飛想不到這頭白額老虎如此的輕易逃跑，驚魂甫定，不由透出了一身冷汗，心想：「自己身在這荒山之中，休說難以對付那隻大蟲，就是再撞到幾隻狠或豹之類，也非自己所能應付得來，何況現在又是腹饑欲食之際，而又身倦欲眠，這荒山中既無可食之物，又無可宿之處，敢情是被那小孩子料中，要餓死此山不成？」

展雲飛想念至此，不由越想越是心寒，急忙用目四望，只見四處白茫茫的一片，那有可以歇足的地方，突見遠處有一塊黑黝黝的巨石塊，當下就朝那巨石塊奔了過去，想藉此先找一處可以歇宿的地方再作打算。

展雲飛再走到那巨石之前，極目眺望，不由心中大喜，原來這裡竟然是個山洞，於是急忙探首細看，只見洞內黑黝黝的一片，可是說也奇怪，在洞內却傳出來一股異香，像是奇花異卉的芬香，嗅聞之下，頓覺精神倍增，疲勞頓失。

展雲飛雖感驚異，更不知這個洞內究竟是什麼樣兒？於是握劍在手，暗加提防，小心翼翼之下，就緩步朝這洞中走了進去。

展雲飛僅走入洞口三步，陡聞芬芳之味越來越濃，端的是中人欲醉，不禁四肢皆軟，勉强再踏進一步，陡覺有一股巨大無比的吸力襲了過來，刹那之間，自己也被那股吸力吸了進去。

展雲飛驚魂未定，突覺身子一沉，剛才那股吸力已斂，一個踉蹌却已一跤摔在地上，急忙撐立起身，只見山洞頂上另有一個小洞，離地約有二十丈，從這洞中照入一道陽光，說也奇怪，這洞下四壁竟長滿了一片青綠色的小草，這芬芳之氣味，就是從那片小草中散發出來的。

展雲飛正藉此一道陽光細察洞中情況，陡聞一聲狂笑，四壁迴音，展雲飛不由大驚失色，當下也顧不得是

凶是吉，就大聲道：「展雲飛誤入寶洞，萬望恕罪。」

展雲飛說畢，急忙將身閃過一旁，陡聞洞內發出一股宏亮的聲音道：「你既知此處是寶洞，又爲何擅入，難道你受了那方老頭兒的差遣，前來探我虛實？」

展雲飛聽得這說話之人竟然指自己是受了方老頭兒的差遣，誤會自己來探他的虛實，當下就解釋道：「展某因路過寶洞，在洞口聞得有異香，而被那股異香引了進來，萬望洞主原諒是感。」

那宏亮的聲音又道：「你分明在說謊，這西嶽乃是人跡不到的地方，何況此洞上下左右都是有方老頭子所蓄養的幾頭畜牲看守，諒你也未必能輕易上得這個洞外的那塊平地。」

展雲飛不由一怔，心忖：「怪不得適才看見一隻白額大老虎，原來竟是姓方的所養，可是這隻大蟲，爲什麼看見我拔劍出來，便立即逃走？」當下就將上得平地和所遇到的經過又詳細說了一遍。

展雲飛據實的告知一切之後，陡見黑影一晃，自己所在處却出現了一個瘦小的老叟，見他鬚長及膝，蓬頭垢面，下雪的天氣却只穿了一件羽布單袍，並且已是破爛不堪，形狀甚是可怕。

這瘦小老叟飄身來至展雲飛面前，也朝他打量了數眼，不由皺紋密佈的蒼老臉頰上又添增了幾分皺容，凝望了良久，突然長嘆了一聲道：「可惜呀，可惜，年紀輕輕却要步我後塵，要終老在這斷魂洞中。」

展雲飛聽了老叟之言，更覺驚異，當下作了一揖就問道：「未曾請教老前輩高姓大名？這洞何以喚作斷魂洞？」

老叟仰天打個哈哈笑道：「我姓余單名一個牧字，至於這個洞爲何叫作斷魂洞，你日後當會知道的。」

展雲飛見這自稱姓余名牧的老叟好似莫測高深的樣子，心中格外驚異，正欲再問，這老叟又道：「這斷魂洞上的頂洞，乃是這西嶽中間盆地的一座巨岩，也是嶽風匯集之處，故而暗生潛吸之力，凡是行入此洞三步，就會被此潛吸之力吸入洞內，我在洞內已被困了二十七年，靜練苦修，可是依然無法闖出這個山洞，於是我就替這個洞取名爲『斷魂洞』，你說相稱不相稱？」

展雲飛聽罷，頓時爲之大驚失色。

余牧將這取名「斷魂洞」的原因告訴了展雲飛之後，就苦笑皺眉的說道：「我獨自留在這洞內二十七年，除了你今日闖進來之外，就是方老頭也從未進得這山洞。」

展雲飛聽余牧老人說出了斷魂洞的一切，不由大感驚奇，正欲又想問，只見余牧皺紋密佈的蒼老臉上，陡現喜色，道：「敢情我一定要聊盡地主之誼。」

余牧語聲未了，見他身子一動，伸出雙手，朝着洞徑那邊撲了過來，擦着展雲飛的身子而過，猶如一股微風輕飄，可見這老叟的輕功已臻至化境。

展雲飛循目望過去，只見余牧雙手一接，瞬已將洞徑外吸進來的一隻小鹿抱在懷中，笑吟吟的朝展雲飛走了過來，道：「自從十九天前吃了一隻小獐之後，我已好久未嚐肉味，今日總算可以大快朵頤了！」

余牧說到這裡，亮晶晶的雙眸突然一轉，瞬又沉下了臉色，驚道：「不對，我今日用此小鹿替你接風倒也不成問題，可是爲着日長之計，以後你就沒有得吃了！」

展雲飛頓感大驚，心忖：「這豈不是要活活的餓死？」可是自己闖進來，原是自己不對，倘若堅要分吃，非但在情理上講不過去，而且倘將自己比作老叟也不會答應，於是就道：「晚輩擅入寶洞，得蒙收容已屬隆情恩待，焉敢得寸進尺，就算老前輩今日這所謂接風之賜，晚輩也不敢相擾，只求半飽已深感謝老前輩了。」

余牧臉上驚容更甚，忙道：「你休要老前輩長，老前輩短，我根本不是你的什麼老前輩，你也休要以爲我老人家心軟，會誤中你甜言蜜語之計，從今以後，只限你採摘十片青葉果腹，同時，從今日這場接風宴之後，不准與我交談一字！」

展雲飛甚感驚奇，想不到這老叟的脾氣如此古怪，余牧大概也看中了展雲飛的心意，就道：「你怪我也罷，恨我也好，總而言之，我已志堅不移，任你以後什麼花言巧語都也不爲所動，不過我向你坦告而已。」

展雲飛見得余牧如此固執，也不再饒舌，當下連連稱諾。余牧就將懷中所抱的那隻小鹿忽地的撕成兩爿，遞了一爿給展雲飛道：「這半爿你且拿去受用。」

接過這半爿血淋淋的小鹿，展雲飛只聞得血腥撲鼻，就道：「有謝老前輩恩賜，可是借問這半爿小鹿用什麼方法煮烤？」

余牧哈哈一笑將自己手中半爿尚熱的小鹿湊近嘴中大嚼，邊道：「難道你將這斷魂洞當作開封府的易牙居不成？」

展雲飛目睹余牧竟然連皮帶肉而食，不由反胃幾乎作嘔。

余牧嚼着那片猶熱的小鹿，顯得如食山珍海味，佳餚的那般津津有味，竟然半點不嫌腥澀，邊食邊朝展雲飛窺視，見他手捧半爿小鹿猶在怔怔的發呆，不由嘆道：「你再不趁肉熱之時而吃，冷了之後越發是難入口了。」

展雲飛聞得這股既腥又澀的味兒，焉能嚥得下，但是棄之可惜，當下就踏上一步，雙手將這爿小鹿捧回給

余牧道：「老前輩既然吃得如此津津有味，這半爿小鹿且奉還給老前輩享用吧！」

那余牧老叟也不客氣，自己那半爿小鹿剛剛吃完，於是扔下皮骨，一手將展雲飛捧過來的那半片小鹿接了過來，說道：「棄之當然可惜，還是待我來吃吧，可是躭一回兒你肚餓之時休得怨我。」

展雲飛連稱：「不敢！」於是余牧張嘴大嚼，不到片刻工夫已將那半爿小鹿吃得清光，用破袖抹去了嘴邊的血漬，顯得回味無窮的樣子，向展雲飛道：「你且坐在一旁，我吃了這隻小鹿，精神徒增，定要乘此機會練功！」

展雲飛急忙退後數步，移身來至洞壁一旁，循目望去，只見余牧身子一動，舞手蹈足的就在這山洞頂窿透光照下的那塊地上練起武功來，只感覺一陣眼花撩亂，但見他雜亂無章的東飄西晃，身法之輕，簡直不像招式。

余牧足足練了一個時辰，方始停止，笑吟吟的對展雲飛問道：「你知道我剛才所練的是什麼招式？」

展雲飛忙答道：「晚輩不學無術，焉知老前輩的絕學？」

余牧笑道：「這是我在洞中被困二十七年由自己創出來的一套招式。雖則雜亂無章，可是却具絕頂輕功之妙用，我又替這招式取了一個可笑的名稱，喚作：斷魂七步。」

展雲飛聽見余牧將此雜亂無章的招式喚作斷魂七步，就問：「未知老前輩這斷魂七步有何妙用？」

余牧笑答道：「我創此斷魂七步之初，是用來逃避那些有毒的小蟲，經過這二十七年改良去蕪存菁之後，非但能逃避，而且能還手，用彈指功夫，在閃避之間，也能彈斃那些小毒蟲。」

展雲飛不由暗暗稱奇，兩人說說談談，山洞頂窿之外，竟已亮光斂失，顯然是夜晚來臨了！

余牧雖則剛才稱說不與展雲飛交談一字，可是見他甚是敦厚，不由減了幾分誤會，就縮至洞壁一角，坐地行功。

展雲飛此時頓覺得肚餓起來，就向余牧說了一聲，逕朝洞下山壁採了十片青葉，塞在嘴裡。

說也奇怪，這十片青葉非但芬芳撲鼻，嚼之又感有如啖甘果，頓覺有一股清涼之氣直透入丹田，展雲飛知是罕見的異草，刹那間，又覺得這股清涼之氣，又從丹田轉流四肢百骸，休說已經果腹，而且有一種說不出的舒暢，陡感精神百倍。

展雲飛正欲向余牧相詢，只見他已閉目打坐行功，也不便去驚吵他，當下也盤坐於地，閉目行功。

思前想後，展雲飛正感自己命途多舛，自從被淮南一絕公孫逸踢了一脚之後，非但不能投拜高人爲師，而且對自己這身負血海深仇難以償報，何況仇人是身負絕世武功之人，而又身爲武林道上頂尖兒高手人物，倘若自己學不到上乘武藝，休說這段血海深仇難以報復，就是這一脚之恥亦難以報却……

展雲飛越想越難過，想到如今被吸進這山洞。余牧被困二十七年，還是沒有辦法衝破這上下兩個的旋風吸力，何況自己武藝平平無奇，敢情是要終老此洞了。

此時，半輪鈎月掛在這洞頂窿外高空，銀光瀉射而入，洞內旋風微微作响，此景此聲，端的倍感凄涼，展雲飛不禁感嘆自己命途多舛之外，也感身世飄零，突然憶及那女扮男裝的孫倩，自己與她素昧生平，竟然屢屢出手相助，而且借了一本「八諧秘笈」給自己修參。

想到此間，展雲飛的腦海中突然掠過一道電光火石的那般念頭，想起這本「八諧秘笈」，急忙掏手入懷，將它取了出來。借着暗淡的月光之下打開這本「八諧秘笈」一看，只見這秘笈是用工整楷書所繕，書厚六十四頁，章分八節，計有：「天羅練氣，地冥凝神，午日思動，子月制靜，風湧學招，雨降習式，神握天機，人修八諧。」

這八節的前四節，分明是集天地日月修練內功，第五節是輕功，第六節方是練武功招式，第七節乃屬奇門遁甲拈算之道，那八章却是滿頁奇句怪詞，看了許久，猶未看通上面這「人修八諧」究竟是修練什麼的？

余牧吃了這隻小鹿之後，坐在洞壁一角行功，一宵已過，猶在那裡打坐，果然對展雲飛不理不睬。

展雲飛見得余牧如此，也不驚擾他，每日當午就摘十片青葉充饑，這十片小葉雖則是妙品，可是吃了數天，展雲飛漸覺不飽，憶及余牧之言，每日只準許自己摘十片，因此就算肌餓，也只得竭力忍耐，雖則這三天以來，余牧閉目打坐行功，在自己摘葉之時根本不覺，然而也不多摘一片。

從此，展雲飛萬念皆消，專心專意的將這「八諧秘笈」修練，依着笈上所書之意逐章修習，一旬之後果覺有異，練氣凝神之時，頓覺丹田之中有一股熱力貫流，思動制靜之際，心胸之中也感朗爽豁達，學招習式之時，手足投處無不變化萬千，身形竟然隨着招式而變，端的是奧妙無窮，何況練至第七章，已是陡悟玄機，可惜這第八章「人修八諧」却依然費解，不得要領。

展雲飛日練夜修，片刻不休，余牧除了聽到洞中旋風之聲有異，陡地而起，去接那從外攝吸進來的飛禽走獸外，吃完了就坐回原處打坐練功了，與展雲飛不曾交談半句。

有一夜，洞中忽地吹來了陣陣寒風，頓使展雲飛感覺寒冷刺骨，展雲飛陡覺有異，這寒冷罡風却越來越厲

害。

展雲飛急忙循着「日罡練氣，地冥凝神」這兩章所載，盤坐於地凝神練氣，才感寒冷漸消。

隔了一會兒，頭上竟然沁出了微汗，丹田之中又覺有一股熱氣上升，輸貫四肢百骸。

此時，陡聞余牧輕聲連發，展雲飛張目而觀，陡見他全身震慄顫抖不已，在這洞中東奔西竄，一望而知定是受不住這股寒氣，故而到處奔竄跳躍。

余牧邊奔邊竄，見得展雲飛非但不怕寒冷，竟然額上流出微汗，冒出一股熱氣，甚覺驚異，暗忖：「這小子倒也邪門，竟然連這一年一度的寒風也奈何他不得。」

展雲飛自入洞以來，除了當天與他交談之外，此後，因余牧事先所囑不予交談，故而在這幾乎兩個月來的時光，連一個字都未說過，如今見得他凍得東奔西竄怪叫連天，心下頓感不忍，就道：「余前輩如覺寒冷，請坐下一邊，待晚輩傳些熱力給你，以禦寒氣如何？」

余牧脾氣倔强，竟與展雲飛不遑多讓，冷得連牙齒也震顫得在作响，却瞪了展雲飛一眼道：「我在這裡受此寒氣已有二十七次，也未被凍死，誰要你什麼熱力。」

展雲飛想不到好心無好報，却換來一頓搶白，當下雖氣怒，可是依然一笑置之，任他在洞中東奔西跑大聲怪叫，自己就靜坐閉目養神練氣。

過了足足一個時辰，寒氣方始漸漸消失，展雲飛張開眼來一看，只見余牧好似是大病了一場而初復原一樣，冒出一身冷汗，氣喘喘跌坐在地上，在那裡喘息不休。

展雲飛陡地湧起了一種異樣的感覺，心忖：「自己被困此洞，難道是當眞終老此洞不成，據笈中第七章『神握天機』所示『物必相尅，時必相對，子午成尅，日月成對。』這四句子明是物必有反，事必有對，剛才有這股寒風，發自今夜無月未子夜，乃是一年中至陰的一個時辰，由此推算暑中十五午時烈日當空之時，這洞中一定有一股炎熱非凡的熱氣湧來……」念到此間，就忍不住的向余牧問道：「余老前輩，請教這洞中可有熱氣迫人的一日嗎？」

余牧誤會了他出言諷刺，當下冷笑一聲，說道：「你休得意，六個月後，我看你也抵捱不住猶如火燄一般的熱氣！」

展雲飛雖見余牧誤會了自己意思，可是却証實果然有這熱流的一天，不由臉上泛起一層欣喜之色，心中更感興奮，爲之喜悅不已。

展雲飛既得知洞中果然有熱流傳來的一日，當下立刻從懷中掏出那本「八諧秘笈」，現在自己經過這三個月來的依笈中而修練，已能黑夜視物，打開秘笈，翻到第七重的「天握神機」，將尚未參透的那幾句看了又看，只見寫着：「日爲至陽，月爲至陰，陽循九玄，陰歸七星，九玄取罡，七星取精，罡化八十一歸九奇門，精變四十九數七妙拈，奇門可成圖陣，以日爲圖，以月爲陣，定顯其奇，妙拈能具測算，以天爲經，以地爲緯，必盡其妙，是爲日月陣圖經緯妙拈之神握天機了。」

展雲飛看完此章，恍然大悟，陡地站了起來，朝那三月以前被那旋風攝吸進來的洞口走了過去。

未曾近得洞坳，展雲飛已感覺有一股勁風迎面拂來，身子不由自主的頓被那股勁風吹得後退數步，同時微覺胸口疼痛，這旋風的力度端的是這麼厲害。

展雲飛知道這股旋風乃是集西嶽各支脈山風所聚而成，其險超越天塹，可是據「八諧秘笈」中那章「神握天機」推算，這股從西嶽各支脈滙集而來的山風，在一年之中也有靜止的一刻，但，自己畢竟甫讀秘笈，對文章奧妙詭秘的字句，只不過略語皮毛，對這天地罡氣的妙算焉能推算得到。

正在此時，陡覺腦後生風，展雲飛急忙回轉頭來，只見余牧已來到自己身後，雙目炯炯的望着自己不休，臉色甚是驚異似的。

余牧望了一下，便突然開口道：「你休妙想天開，進了這個斷魂洞猶如走進棺材，你休想再闖出去，不如在此等幾年，看你的運氣如何，如果運氣好的話，遇上山崩，這個山洞崩破，你跟我就可以一齊逃出生天。」

展雲飛見得余牧突然開口與自己說起話來，心中甚是驚異，而且聽到他竟在勸自己休要擅闖出洞，突然他又想起那天進洞之時，他言明以後不再與自己交談一句，於是問道：「老前輩那天吩咐我休得與老前輩交談，今日又吩咐我休得衝闖出洞，究竟老前輩有幾個休得？」

余牧受到了展雲飛這一番的搶白，冷冷一笑道：「我以爲你爲人甚爲忠厚，怎的年紀輕輕竟如此的刻薄，我是一番好意，你既要闖出此洞，你就去闖罷，可是，我言明在先，倘若你有三長兩短，受了這股旋風所傷，我不會再向你說一個休得，休得在我面前哭喊呼救。」

其實展雲飛是氣不過余牧在這三個月當中，當眞不與自己談半句，因此說出這幾句氣話，如今既被他誤會自己刻薄，而語中又諷刺倘若自己衝闖出洞，受了旋風勁力所傷必定向他呼救，展雲飛知道旋風勁力厲害，本無再衝洞之心，可是被他再這麼一說，却無法下台，當下牙齒一咬，一個箭步，就朝山洞衝撲過去。

余牧見展雲飛竟然朝山洞衝撲過去，也知道他是被自己這幾句話所激，不由大驚，心忖：「二十六年之前，自己被那方老頭子騙進此洞之後，他曾經不顧生死的衝撲過一次，可是被這股凌厲非常的旋風所傷，倘若不是那時候自己內功已有了相當火候，這條老命早已毀了，就算自己藉此內功，却也被這股旋風吹擊成重傷，好不容易靜心行功，足足花了七年，方始能將這內傷治癒，如今這少年一時氣憤，竟然不顧一切生命危險，衝闖山洞，這條性命焉能得保。」

余牧想到此間，急忙施出「斷魂七步」絕頂的輕功，準備拉他回來，焉知展雲飛免得余牧竄身撲來阻攔，便反手一揮，竟然將余牧推後數步，奮力就朝這股旋風中闖了過去。

展雲飛雖僅修習那「八諧秘笈」三個月而已，可是對這秘笈所載八章中的前六章已有些成就，內外功一日千里自然是今非昔比，剛才反手的一揮，用的是雨降習式那章所參悟的，「九玄十八掌」的那一招「撥雲見天」，竟然將余牧推得後退數步，頓時膽色俱壯，丹田提氣，暗閉三十六穴，將身闖進旋風，只感有一股倒逆轉流的勁力襲來，全身筋骨有如被緊迫一般，胸口更覺隱隱作痛，剎那之間，隨即感覺頭昏眼花，剛才所提的那口丹田之氣，也立刻化爲烏有，週身遍體如綿，不由自主，被這股强厲的旋風倒捲回洞中，跌倒地上。

展雲飛知道余牧之言不錯，是萬難抵受這股凌厲的旋風，倘若自己未曾經過這三個月的苦練「八諧秘笈」中前六章內外功夫，這條性命必然已葬送在這股旋風之中，現在饒是憑着這三個月的苦練所得，去抵受這股旋風所襲，也覺胸口隱隱作疼，而且是頭昏眼花，自己也知道這次受傷不輕。

事已至此，展雲飛又恐余牧取笑，當下竭力忍住疼痛，勉强從地上撐起，可是身子剛剛立直，隨即感覺喉頭一癢，胸口作悶，急忙張口透氣，却在嘴裡吐出一口鮮血。

余牧在旁看得清楚，雖不出聲，可是臉上皺紋密佈，對着展雲飛凝望，極是關懷的樣子。

展雲飛臉上泛起一層苦笑，用袖子抹去嘴角的血漬，背轉身去，朝着洞壁那邊走去，邊行邊自語說：「我總有一天，不待山崩地裂，要闖出這個『斷魂洞』。」

余牧想不到展雲飛竟然倔强到如此地步，對他有一種複雜難明的感覺，莫辨是恨？是憐？是怒？是惜？

展雲飛走到洞壁的一邊，又朝以前所坐那塊地上坐了下來，立刻閉上雙目，舒氣行功。

可是，展雲飛呼吸之時陡覺心胸之間越來越痛。勉强再吸一口氣，焉知口中又噴出了一大口鮮血。腦中如被雷殛一般，頓時只感一陣昏眩，瞬即失去知覺，身體斜臥在地。

余牧見得展雲飛坐下行功，突然見他口吐鮮血倒在地上，不禁急忙走了過去，將他扶起，一邊用手摸他胸口探他鼻息，只覺他胸口微溫，鼻息輕微，知道他所受的傷與自己以前所受的一般嚴重，急忙面對坐下，替他捺住左右神封雙穴，運用內功輸功眞力。

展雲飛漸漸的甦醒過來，可是，當他張開了眼睛看見余牧滿頭大汗，盤坐在自己對面，用雙手按在自己胸前神封雙穴上輸送眞力給自己，不由又驚又感動，驚的是自己身受重傷，感動的却是余牧不惜損耗自己眞力，爲自己輸送治傷。

可是，展雲飛却突然移開了身體，輕輕的推開余牧的雙掌說道：「多謝老前輩勞神，我自己會行功養息。」

余牧見他突然避開，不禁大表詫異，心忖：「這傻小子倒也眞是倔强得緊，敢情是爲了與自己嘔這口氣而不願自己替他治傷。」當下就冷冷一笑說道：「這斷魂洞中是無棺木，你死了不打緊，却要讓我費上一番手脚，因此爲了同樣要做上一番手脚，不如就將你醫治內傷，如今你既不願，我只得另外用上一番功夫，替你在這斷魂洞中掘上一個深坑，免得日後泉下遇上時，怪我將你曝屍在這斷魂洞中！」

余牧這一番話，一半是嘔氣，另一半却是希望展雲飛別再如此倔强下去，故而以語激他求饒，焉知展雲飛不以爲忤，在他慘白的臉頰上泛起了一絲苦笑，說道：「在下自會療養此傷，老前輩不必費心！」

余牧雖則又討了個沒趣，可是對展雲飛這倔强的性子却是深深的憐愛，關切之心更添三分。

展雲飛提氣轉流百脈，只覺得神封乳中這二個穴脈上依然隱隱作疼，知道自己所傷實在不輕，憶及「八諧秘笈」所載，天罡練氣，地冥凝神，這兩章修練內功的述語，於是急忙閉目行功，氣貫百脈，神聚三頂，漸漸地進入物我兩忘境地，胸間果然覺得疼痛漸失。

余牧在旁目不轉睛的注視着他，假使展雲飛萬一又再昏倒之時，也可以立即去把他救治，可是，隔了三個時辰，漸聞展雲飛鼻息均勻，不禁也深感驚異，想不到展雲飛行功僅僅三個時辰，已能將所傷漸漸化去，不知他用的是甚麼神功，是那一門派的內功。

休說是余牧深感驚奇，就是展雲飛本人也爲之驚喜不已，想不到「八諧秘笈」中的習修內功秘法竟有如此的神速奇效，於是，氣貫百脈、神聚三頂，竟能臻至物我兩忘四大皆空之際，氣神相溶，功力陡增，這種修練的神速，端的是罕見。

展雲飛是依照這八諧秘笈前二章天罡練氣，地冥凝神習修行功，自有神效，當下那敢怠慢，於是急忙摒除一切雜念，調息運功，漸漸又入物我兩忘之境。

（未完・一）

上文提要： 蘇夢枕在白愁飛和王小石與關七對峙間趕至，蘇與關的武功不相伯仲，惟關七寧捨臂制肘住蘇夢枕，最後棄刀掠去。白愁飛追出，却被王小石制止。顏鶴髮此時表明身份：他原屬金風細雨樓，後入迷天七聖當臥底，是次蘇夢枕與雷損議定先滅七聖，方決定一拚或者言和，故此便以爭奪雷純爲藉口，在場人聽後爲之愕然……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六分半堂

易不解和鬨內起　戈干化難議爭持

楊無邪果然看得極準。

顏鶴髮與朱小腰，都成爲了金風細雨樓伏在七聖盟中的內應。

所以才會有「三合樓事件」。

——他們以一個雷純，引起了較小型的格鬥，引出了關七，才引發全局的惡戰，要一舉殲滅關七。

不過關七依然逃出重圍。

雖然他已受了重傷。

＊　＊　＊

然而，在這場「兩虎相爭，意在關七」的計劃裏，金風細雨樓與六分半堂這兩大實力，也彼此虎視眈眈，互爲抗衡。

蘇夢枕却遽增了王小石與白愁飛這兩名强助。

他趁這個行動，把金風細雨樓的實力，跟六分半堂互相抵制，而令白愁飛與王小石藉此要脅雷滾，殺掉雷恨。

他自己則和金風細雨樓的主力，先是圍守玉泉山，與雷損的勢力各按兵不動，直至關七現身爭奪雷純，他們再拔除掩撲三合樓，完成了突襲與圍剿的行動。

現在就只剩下了善後與招攬。

——殺戮只是不得已的手段，那是一種破壞。

——結合新的力量是必要的，這才是建設。

＊　＊　＊

眼下的情勢，「迷天七聖」主要的部隊，有四成過了「金風細雨樓」那邊，四成過了「六分半堂」這邊，實則顏鶴髮與任鬼神等人早已在招收徒衆，暗中鞏固自己的勢力，如果關七不是昏昧無能，稍加留心，必然會發現「七聖盟」早已人心思散，潰不成軍。

現在只剩下兩成不到的徒衆，一成到了陳漸槐那邊，願爲關七効死，一成仍擧棋不定，拚又不是，逃又不成，既不想叛，又不想死，不知如何是好。

蘇夢枕忽對楊無邪道：「你知不知道我最討厭一種人？」

楊無邪額上的黑痣似乎在發着亮：「公子一向不喜歡一腳踩兩船，牆頭草、兩方討好，朝秦暮楚的人。」

「對了，」蘇夢枕道：「忠就忠，奸就奸，好就好，壞就壞，沒甚麼大不了的。生就是生，死就是死，人活着，總要做決斷，選錯了，也不過是錯了，擇對了，只不過是對了，一刀砍下去，砍的不是魔，那就是神，也沒有甚麼不可以的。最不痛快的便是前山怕虎，後山怕狼，徬徨四顧，畏首縮尾，想面面俱圓，但又不敢輕試，伸了腳趾縮腳踭，這算甚麼？不如殺了了事。」

楊無邪似乎連面上的暗瘡也發亮：「公子說的對。」

蘇夢枕這幾句話一說，又有不少人往金風細雨樓那兒靠攏。

雷損乾咳了一聲，道：「蘇公子，

久違了。」

蘇夢枕忽道：「你感冒了？」

雷損一楞，道：「託公子洪福，老夫一向少病無恙。」

蘇夢枕又問：「你有肺癆？」

這句話由蘇夢枕口中問出來，無疑對雷損十分諷刺，幾近侮辱。

雷損居然也沒有生氣，還居然回答：「沒有。」

蘇夢枕傲慢地道：「那你說話前，爲甚麼要咳嗽一聲？」

雷損沒料有此一問，一時竟答不出話來。

狄飛驚忽然答腔，他說話有氣無力，垂頭喪氣，但在斜風細雨裏依然清晰入耳：「總堂主先咳一聲，是要你注意，他正在跟你說話。」

「他說話，我自然聽得到，我又不是聾子，何必要咳這一聲？」蘇夢枕道：「莫不是在我面前，他對自己沒有信心？」

「那麼說，」狄飛驚淡淡地道：「蘇公子昨午與我在三合樓上會面，一共咳了十七聲，那又表示了甚麼？」

狄飛驚這一句話一出口，六分半堂和金風細雨樓的子弟，莫不暗摸兵器，揑一把汗。

——這種話一旦出口，只要蘇夢枕一動手，這兩幫人馬就得血灑長街，決一存亡。

但蘇夢枕居然沒有生氣。

他還輕描淡寫的回答了這句話：「因爲我有病，所以不得不咳。」

他指着雷損又說：「他既然沒有病，咳來做甚麼？」

說到這裏，頓了一頓，才說下去：「除非，他是要向我挑釁，見我咳嗽，便故意咳上幾聲，來諷刺我。」

這時，誰都可以看得出來，蘇夢枕正是故意向雷損找碴子。

一個堂堂領袖，向另一名領袖找晦氣，自然有千百個理由，可是蘇夢枕居然拿這種雞毛蒜皮的事來找麻煩，分明是吃定了雷損，並且沒把他瞧在眼裏。

雷損仍是沒有動氣。

「我咳那一聲，是向你示好，想與公子多接近接近，」雷損仍然沉得住氣，本來他的臉色就像這雨天一般灰沉，此際居然還有了個笑容：「我全無惡意，還請公子見諒。」

他這句話一出口，「迷天七聖」剩下的幾十個人，立即有十幾個人到了金風細雨樓那兒去。

蘇夢枕蔑顧全場，負手悠然道：「你討好我也沒有用，那件事，你還是要給我答覆。」

雷損竟然陪笑道：「我知道，不過，你給了我三天限期，現在才過了一天。」

蘇夢枕似沒有聽清楚：「吓？」

雷損只好又說了一遍：「公子給了我三天的限期，兩天後，我一定答覆。」

這時，不但猶豫不決的人大都過去金風細雨樓那兒，連本來站在六分半堂陣線上的「迷天七聖」子弟，也有人稍稍地溜到金風細雨樓的陣地去了。

蘇夢枕側首想了想，一副不以爲然的樣子：「我給了你三天時間麼？」

雷損道：「是。」

蘇夢枕這才似恍然大悟似的道：「啊？」然後即不耐煩的道：「三天？時間太長了，現在關七已完了，我要你明天就給我答覆！」

「明天？」雷損有點猶豫：「這……不太快了些嗎？」

蘇夢枕冷峻地道：「你嫌太快？」立即沉下臉：「你要更快都可以。」

雷損即忙不迭的道：「不快，不快，明天正好，正好。」

這一番話對答下來，在場的六分半堂弟子幾乎都抬不起頭來；金風細雨樓的人却鬥志昂揚。

蘇夢枕却還不放鬆：「你知道要答覆我甚麼？狄先生有沒有告訴你？」他語氣中，對狄飛驚似乎還比對雷損更尊重。

雷損只道：「有的。」

蘇夢枕却還是說了出來：「我是要你投降，只要你投降，六分半堂還可以歸附金風細雨樓，但不必滅亡；如果你們要鬥下去，那我告訴你，那是自尋死路。」

這幾句話一出，六分半堂的人都幾乎按捺不住，恨不得雷總堂主、狄大堂主一聲令下，立即去拚個你死我亡。

但狄飛驚似乎沒有聽見甚麼。

雷損也不動聲色，臉不改色的道：「我知道。」

「很好。」蘇夢枕這才似乎有點滿意，「明天正午，地點改在金風細雨樓。」

「甚麼？」這次雷損終於忍不住。

「哦？」蘇夢枕斜睨着他道：「你不答應？」

雷損欲言又止。

「不可以，絕對不可以！」這次是狄飛驚在說話，他大聲的說：「就算總堂主答應，我也不答應。」

＊　＊　＊

蘇夢枕斜睨了狄飛驚一眼，他的臉色陰寒深沉，兩眼如鬼火一般，陰、寒與深沉，誰也看不出他有沒有動怒。

「哦？你不同意？」他淡淡地反問。

「如果去金風細雨樓談判，那我們無疑是身入虎穴，身陷重圍，那是自投羅網的事，」狄飛驚道：「這種事我們從來不做。」

「是麼？」蘇夢枕一笑道：「這次可能要破例了。」

「爲甚麼？」

「因爲是我叫你去做。」蘇夢枕道。

這次狄飛驚沉思了良久，才開口。

「還是不行，」狄飛驚沉重地道：「與其明天必敗，不如今天一拚。」

蘇夢枕緩緩的吸了口氣，左手四指在右手掌中屈伸着，這是王小石和白愁飛平常用來消除緊張的方法，他都在不自覺間用上了。

「你不敢？」他盯着狄飛驚。

「要是在我六分半堂總堂會面，你敢不敢？」狄飛驚問道。

「好，」蘇夢枕一言出口，像一刀削竹，絕無轉圜餘地。「我們就去六分半堂。」

此語一出，不管六分半堂的子弟，還是金風細雨樓的人，莫不大驚失色。

* * *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可是身入虎穴的人，往往要付出代價。

——身入腹地，敵暗我明，爲智者所不取，更何況是面對六分半堂這樣的敵手，莫非蘇夢枕瘋了不成？

蘇夢枕說出這一句話來，師無愧行近一步，顯然想說話，莫北神忽地也不知從那裏冒了出來，走向蘇夢枕。

蘇夢枕根本不俟他們開口，已說：「你們又敢是不敢？」

雷損的眼神亮了，立即笑道：「蘇公子肯光臨敝堂，當必恭候大駕，倒履相迎。」

狄飛驚卻道：「不行。」

蘇夢枕望望那副棺木，眼神出現一股很怪異的神色，冷笑道：「沒想到狄大堂主，忒也膽小。」

狄飛驚不怒不慍：「不是膽大膽小的問題，而是信用的問題。」

「信用？」

「蘇公子說過要三天後才作答覆，以當今金風細雨樓樓主說的話，必定算數，出爾反爾，就算能擊敗對方，也必爲天下好漢所不恥；」狄飛驚道：「蘇公子要做大業，成大事，斷斷不會在這種小事上失信於人，在這關節上予人詬病。」

蘇夢枕眼裏已露出激賞之色：「你到底想怎樣？」

「按照蘇公子第一次的約定，仍在後天午時。」狄飛驚低着頭說話，誰也看不清楚他的臉色神情，「至於地點，蘇公子勇者無懼，金風細雨樓的朋友膽色過人，就改在六分半堂，要是六分半堂罩不住，接不下，此後，六分半堂也沒顏面再在不動瀑布養德納福了。」

莫北神接口道：「狄大堂主，你這如意算盤，可眞是打得響，這樣一來，六分半堂豈不是佔盡天時、地利、人和了？」

狄飛驚忽然看看自己膝上的掌心，悠閒地道：「那就要看金風細雨樓敢不敢闖龍潭、搗黃龍了。」

師無愧怒道：「狄飛驚，你……」

蘇夢枕忽道：「好，我答應了。」

衆人又嚇了一跳。

狄飛驚道：「君子一言。」

蘇夢枕正待說話，白愁飛已截道：「定不算數。」

狄飛驚語氣裏充滿了譏諷：「蘇公子，現在金風細雨樓裏，到底有幾個人可以發號施令？」

白愁飛道：「我是新任副樓主，我不同意。送羊入虎口的事，我不幹，樓主也不該做。要談判，就該在三合樓，不然，如果眞夠膽色，在紫禁城裏也無不可。」

「就算你是副樓主，」莫北神一向呆滯的表情突然目露厲光，「這事也只有公子能夠定奪。」

「我是金風細雨樓的人，」白愁飛昂然道：「爲了金風細雨樓的利益，我應該據理力爭。」

「蘇公子，」狄飛驚似很有耐心的道：「你們金風細雨樓的領袖們，要不要私下商議過，再給予我們一個肯定的答覆？」

「不必了。」蘇夢枕斷然道：「我答應你。」

狄飛驚眉毛一揚，再次的道：「君子一言？」

蘇夢枕道：「快馬一鞭。」

狄飛驚道：「好，兩天後，咱們就恭候大駕，不見不散。」

白愁飛跺足道：「放關七逃生，已萬萬不該，放棄明天會戰，不求速戰速決，已是大錯特錯；拔隊孤軍深入六分半堂，更屬全無必要。」

「你不會明白的，」蘇夢枕的神色已看得出來很有些不悅，「我要六分半堂的人輸得口服心服。」

白愁飛頑強地道：「兵家之爭，只在勝，不在服，成王敗寇，一個失敗的人也等於失去了人心，你沒聽過宋襄公等敵俘渡河才出擊的故事嗎？」

師無愧倏然叱道：「放肆！」

狄飛驚笑道：「看來，現在金風細雨樓想主事的人，確不止一個。」

楊無邪忽道：「對極了。看來六分半堂，都是狄大堂主在說話，雷總堂主倒像是隔岸觀火，置身事外了。」

雷損微微一笑道：「狄大堂主一向能替我拿主意，大事小事，都由他操心。」

狄飛驚馬上道：「全仗總堂主的信任與海涵。」

白愁飛不屑地道：「阿諛奉承的話，誰不會說？要是明知是錯還不道破，那不過是一羣爲虎作倀、狐羣狗黨之輩，成不了大事。」

狄飛驚笑着道：「六分半堂一向廣納忠言，以白兄大材，何愁沒箇用處？」

「狄大堂主也太小覷我這位二哥了。」王小石忽然接道：「我們是蘇大哥的好兄弟，一旦金風，一朝細雨，便永不沾六分半的陽光。倒是對閣下的才幹一向欽佩，不妨考慮到金風細雨樓來，定必受到大哥禮待。」

狄飛驚唯有一嘆道：「好，那是你們之間的風風雨雨，我管不得，但蘇公子已答允了我們，咱們後天在六分半堂見。」

白愁飛望定蘇夢枕道：「大哥，你不收回成命？」

蘇夢枕道：「我說出去的話，就像我砍出去的刀。」

白愁飛大聲道：「但是，如果錯了，就應予儘快改正。」

蘇夢枕冷然道：「我沒有錯，不必改正。」

白愁飛怒道：「你……」

王小石暗裏扯了扯他的衣袖，壓低聲音道：「二哥，這些事，不如我們私下跟大哥再說。」

白愁飛一甩手，忿然道：「那時候再說？早就大勢已定，無法挽回了！」

「可是這在大庭廣衆，駁斥大哥，總是不當；」王小石堅持道：「大哥主掌大局多年，所下的決定，定已深思熟慮，自有分數。」

白愁飛臉也氣白了，這才肯壓低聲音哼着道：「這算什麼？大家都不說，都不敢說，對大家可是好事？」

這時，「七聖盟」的子弟聽說金風細雨樓要出兵直驅六分半堂，有好些人又偷偷的溜回六分半堂那一邊去了。

魯三箭是率領包圍三合樓前前後後、大街暗巷的人之一，現在向雷損請示道：「總堂主，這干人該怎麼處理？」

雷損尚未答話，默不作聲了一段時間的張炭忽傻聲道：「這干人，一時傾這，一時倒那，牆頭草，風裏浮萍，收容了也不見得能效死，他們只爲保住性命，才不會爲你們效命，不如全趕散算了。」

那一干「迷天七聖」的子弟，忙七嘴八舌的表示效忠「六分半堂」或「金風細雨樓」，白愁飛忽道：「殺了！」

這句話一出，大家都靜了下來。

「這些人今天叛『迷天七聖』，難保明天不叛『金風細雨樓』，不逆『六分半堂』，這種人還留着幹什麼？不如殺了，一了百了！」這足有兩百多人，白愁飛一句「殺」字說來，當眞是輕描淡寫，全不當一回事。

「殺？倒不必。既然留着禍患，」王小石聽白愁飛這般說，給唬了一下，忙不迭的說：「不如把他們放了，至多逐出北京城，再也不許在道上混，不就得了。」

白愁飛冷哼低語道：「你倒艮善，可惜江湖上你虞我詐，鬥狠鬥絕，沒有人跟你比仁慈！」

王小石笑着說：「二哥不要生氣，我沒打算與誰比。」

雷損像拿不定主意，向狄飛驚問道：「你打算怎麼辦？」

狄飛驚皺了皺眉，道：「我們就算不信任他們，也得信任『高山堂』任堂主和『流水堂』鄧堂主，假如他們不盡忠效命，再殺未遲。」

狄飛驚這樣一說，「七聖盟」裏投靠「六分半堂」的人都如蒙皇恩大赦，稱頌稱禱，各慷慨陳詞，以表忠心。

狄飛驚冷笑道：「我不怕你們表裏不一，我自有治你們的法子。」

這麼一來，金風細雨樓那邊也把來投的「迷天七聖」徒衆盡數收錄，由楊無邪及師無愧主事，蘇夢枕則和莫北神跟雷損和狄飛驚談一些後天會面的細節。這時霧雨多已散去，天色轉晴，場中反而有一種被雨水洗滌過的清爽。陳漸愧一干誓死忠於「七聖盟」的「死士」一時不知何所適從，十分傲岸的樣子。

王小石知他不悅，拉拉他的手說：「大哥自有他的道理，你若有話，留待回樓再說，不也一樣。」

「匹夫之勇，婦人之仁，血氣方剛，剛愎自用。」白愁飛傲岸的道：「這樣怎能君臨天下，縱控大局！」

王小石聽得倒急了，怕給別人聽到，頓足道：「哎呀你……」

白愁飛冷誚地道：「沒想到你也是膽小怕事的人！」

王小石也氣了：「隨你怎麼說，我也是爲了……」

忽聽一個鶯鶯嚦嚦的聲音，說出了一句令他啼笑皆非的話，這句話是拍着手「唱」出來的：

「第一無恥鬼見愁，」這首歌居然還有下句，「天下最蠢小石頭。」

* * *

王小石一聽，頭都大了。

他知道唱的人是溫柔。

他只好問：「小石頭是誰？」

溫柔笑着瞇着眼湊着臉道：「是你啊。」

他只好指着自己的鼻子：「我蠢？」

「其實你還不算太蠢，」溫柔艮心發現似的歎道：「只不過比起本姑娘來，實在多了幾樣東西。」

王小石奇道：「什麼東西？」

溫柔笑嘻嘻的道：「一個春天，兩條蟲。」

王小石爲之氣結，只好又問：「你唱的鬼見愁，難道是他？」他說到「他」時，故意指向白愁飛。天下間有許多事情，多拉一人作伴，心理總會平衡一些，尤其是被人說了「蠢」字之後——更何況是溫柔溫女俠柔小姐罵他「蠢」！

溫柔一見白愁飛，立即寒了臉孔。

「不是他，是誰！」她恨恨地道：「世間還有誰比他更無恥！」

「有。」

說「有」的人是唐寶牛。

「誰？」

「就是他，」唐寶牛大聲道：「『飯桶』張炭先生。」

＊　＊　＊

唐寶牛一向開口常得罪人，這次難得肯稱張炭爲「先生」，但在他外號上卻改了一個字。

一個重要的字眼。

一個嚴重的字。

張炭也走了過來，他臉上仍笑嘻嘻的，這一點倒是跟溫柔天生一對，兩人都是嘻笑着臉，不過溫柔一張俏臉，柔滑得像蛋黃一樣，張炭一張臉卻長滿了豆豆，黑膚紅瘡，對映分明，再說溫柔那張笑臉，是晴時多雲偶陣雨，又似川中的閃臉術，眨眼前還是笑，眨了眼後已成了嗔，再眨一次眼，只怕便變成怒了，這點是張炭所萬萬趕不上的，溫柔的情緒變得就像張炭的偷竊術一樣不測。

王小石見張炭和唐寶牛這兩人都十分好玩，便故意的問，「爲什麼？」

「他偷了我的手絹！」唐寶牛仍深仇巨恨似的道：「君子不奪人所好，你說他是不是鄙卑無恥下流……」

張炭的碗早已放在地上，滿有意思的道：「哦，還有什麼？」

「當然還有，」唐寶牛一見他滿不在乎的樣子，心頭更加冒火，「惡毒陰險冷血無情……」

張炭笑道：「咦？冷血無情？豈不是把我喻爲四大名捕了？」

「我呸！你配？」唐寶牛越罵越火，「奸詐狡猾喪德敗行……」

張炭問：「還有呢？」

唐寶牛氣沖沖的道：「小氣大意醜陋怪誕……」

張炭依然笑容滿臉，歪着頭問：「這回沒有了罷？」

王小石聽唐寶牛罵了那麼多，只怕張炭這輩子加起來都沒有人罵他那麼多的「罪名」，難免憤怒，趕忙替唐寶牛答道：「沒有了，沒有了。」

唐寶牛搜盡枯腸，絞盡腦汁，也想不出些什麼罵人的話了，俗語有謂：拳頭不打笑臉人，對方沒有回嘴，罵粗話則未免有點那箇，只好藉機下台：「今天一時想不出來，下次方恨少來，我叫他再罵。」

張炭道：「你終於罵完了罷？」

唐寶牛以爲對方要回罵，擺定架式，挑釁似的道：「怎麼樣？」

張炭卻問：「你爲什麼要罵我？」

唐寶牛一呆，想了老半天，才記起原由來：「你偷了我的手絹啊！」

「手絹？」張炭怪笑道：「手絹不是在你右襟裏嗎？」

「明明是你拿去了，還想要……」

唐寶牛話未說完，卻眞的摸到了一件柔柔軟軟的事物，掏出來一看，果眞是那條絲絹，當下臉上一紅，訥訥地道：「這……　那……　我……　那……這……嘻嘻……這……」

張炭不耐煩地道：「別這呀那呀的了，你錯罵我了，還不向我賠罪？」

「我爲什麼要向你賠不是？」唐寶牛沉聲，但已不像剛才罵人那樣嚷得徹响，「你剛才的確是摸去了我的手帕嘛，不知何時，又偷偷的放回來了。」

說到這裏，忍不住加了一句：「賊就是賊！」

張炭剛才是有意作弄他，所以唐寶牛罵他什麼，也沒在意，這一句倒可眞的光火了，罵道：「你這個出口傷人的東西，你……」

雷純忽悠悠的道：「得饒人處且饒人，張五哥，我看大家就少說一句罷。」

「好，」張炭强忍一口怒氣，悻悻然的道：「看在小姐面上，我不怪他，俗語有云：牛嚼牡丹，不知花草；又有句俗話說：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遇上這種動物，好壞不知，是非不分，我才不跟他一般見識……」

這次輪到唐寶牛衝動了起來，吼道：「你說什麼？」卻見張炭身形一閃，以爲他要向自己動手，忍不住一拳就揮了過去。

按照常理，以張炭的身手，斷沒有理由躲不開這一拳的，不料這一拳卻結結實實打在張炭左肩上，張炭悶哼一聲，只晃了一晃，卻一臉關懷之情，疾閃向雷純那兒。

只見雷純一雙清靈的眸子，正掛下兩行晶淚，唐寶牛一呆，脫口說道：「對不住，我打錯他了，我不打他就是了。」

張炭卻掠到雷純身邊，已無暇跟唐寶牛鬥嘴，只焦切的說：「雷姑娘，我不打架，你別哭了。」

＊　＊　＊

雷純別過臉去，只聽她幽幽的聲音道：「五哥，你對我很好，這……不關你的事，我沒事。」

張炭平時口快舌滑、伶牙利齒，但一見雷純流淚，全慌了手脚，不知如何勸慰是好。

王小石和白愁飛也不知道該怎麼相勸。

「她哭了。」王小石低聲道。

「我知道。」白愁飛沉聲道。

「我也有點想哭。」王小石苦笑道：「所以我瞭解雷姑娘的心情。」

「今天雷純在這裏，是一種安排，一種設計，而且這種安排與設計，雷損是知道的，蘇大哥也知道，這是他們一手編排的彀，讓關七掉進去。」白愁飛說：「偏偏只有雷純不知道，所以我們只是棋子，她比棋子還不如，只是餌。」

「至少更身不由己，」王小石說：「偏偏一個是她的爸爸，一個是她即將嫁過去的丈夫……說來，不久後要叫她作大嫂啦。」

王小石感覺到白愁飛的臉色變了，變得更是煞白。「雷純一天未嫁，還說不準是誰的夫人。」白愁飛的話把王小石嚇了一跳，一大跳。「雷姑娘未必是爲雷損和蘇夢枕利用她爲餌，誘殺關七的事而哭。」

王小石不禁問：「那卻是爲了什

麼？」

白愁飛道：「雷姑娘不一定就同意這樁婚事。」

「可是雷損的確希望藉雷姑娘和蘇大哥結爲連理，來使金風細雨樓和六分半堂化干戈爲玉帛，結合爲一，免傷和氣，這不好嗎？」

「這只是雷損的如意算盤，不見得雷純會答應得心甘情願。」

「不過蘇大哥也是眞的喜歡雷姑娘。」

「蘇樓主是一廂情願，雷姑娘可不一定喜歡他。」

「我明白了。」王小石恍然道。

「你明白了什麼？」這次倒是白愁飛詫問。

「我明白了問題出在什麼地方了。」

「什麼問題？」

「問題不在雷損，也不在蘇大哥，可能也不在雷姑娘，而是你。」王小石亮着眼睛小聲的道：「無論雷姑娘嫁給誰，你都不會高興。」

「對，」白愁飛直認不諱，「除非她嫁給我。在漢水上我見她第一眼，我心裏便立了這個誓：她是我的！」

「這樣，你會惹上許多麻煩的。」

王小石搖首微嘆道：「這問題變成在你的心裏。世界上本來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但當問題是出在你心裏的時候，除非是你自己去解開它，否則，任何人都解之不開。」

「你年紀比我輕，」白愁飛痛苦地道：「你不懂的。」

「誰說我不懂！你又怎知道我心裏眞正的感受如何！」王小石抗聲道：「我只是不想你和大哥爲了雷姑娘，鬧出不快的事來！」

「什麼事？」溫柔只聽到一些，聽不到一些，後二句倒是聽得清楚，忙問：「有什麼事解決不了的？你們告訴本姑娘，讓本小姐來解決！」

王小石和白愁飛異口同聲地道：「你？」兩人只有相覷苦笑。

溫柔叉腰瞪着杏眼：「怎麼？要論解決大小問題，這兒捨我其誰？」

「對極了，」白愁飛喃喃地道：「你有一句話，說得對極了。」

溫柔見白愁飛也誇讚她，得意洋洋的道：「本小姐說的話，一向眞理與哲理並重，道理與學理兼俱。本小姐說的話大都很有道理，很多都可以流傳千古，不知你指的是那一句？」

「是是是，」白愁飛一副佩服得五體投地的樣子，「恭聆溫女俠教益，三生有幸，茅塞頓開，足慰平生，大徹大悟，死去活來。不過我最欣賞的一句，還是你封賜給王小石的七字眞言。」

溫柔呆了呆，道：「七字眞言？」

「七字眞言，可圈可點，溫姑娘貴人事忙，可能自己都記不得了。」白愁飛道：「那就是：『天下最蠢小石頭』七字！」

王小石怒道：「你——」

溫柔倒聽不出他的譏刺，猶興高彩烈地道：「還有下一句，下一句是……」

白愁飛忙截道：「下一句我倒改動了幾個字。」

溫柔偏了偏頭問：「那幾個字？」

白愁飛冷道：「『天生一對成溫柔』。」

溫柔初時沒聽懂，喃喃的唸：「天下最蠢小石頭，天生一對成溫柔……」忽然臉上飛紅了起來。

王小石掙紅了臉道：「白老二，你這算什麼意思？」

白愁飛笑道：「沒意思，」他指指王小石，指指溫柔，「你們倆，智慧相等，天造地設而已！」

溫柔這次倒聽出來了，嗔道：「你是說我如跟他……」艷靨上這次倒眞逼出了煞氣，「一般蠢？」

王小石想罵白愁飛，可是聽溫柔這般直言又大聲的道破，氣得直頓脚，一時倒說不出話來了。

白愁飛忽笑道：「如果你不蠢，這時候爲什麼有要務不做，跑來偷聽兩個男人說話？」

「鬼才偷聽你們的無恥話語！」溫柔又氣又忿，但仍忘不了好奇本色，「要務？你說我該做什麼要務？」

「這你都不懂？」

「你說說看。」

「雷姑娘是不是你的朋友？」

「是啊。」

「她哭了，你還不過去勸勸她，你這算那一門子的朋友？」

溫柔「啊」了一聲，兇狠狠的瞪了白愁飛一眼，便走過去雷純那兒，還向白愁飛拋下一句兇狠狠的話：「讓我勸勸純姊，再來跟你算賬！」掠過的時候，嫌王小石礙路，一肘撞了過去，王小石狼狽閃開，「哇」的一聲，唐寶牛無緣無故的被她踩了一脚。

只聽溫柔還悻悻然的道：「你們都不是好東西！」

唐寶牛平白無辜的給她踩了一脚，眞要叫起撞天屈來，指着自己的大鼻子氣呼呼的道：「這又關我的事！」

忽聽雷純很柔和好聽的聲音道：「勸我作甚？我沒事啊！」

只見她已回過身來，臉容又恢復那清靈若夢，一點戚容都沒有，淚痕早已全消。

溫柔詫異地道：「唉，你沒事了？」

雷純柔羞地笑道：「我沒事呢。你們一現身，就把我救了，那會有事。」

「對極了，」溫柔高興地道：「我都說你沒事的了，鬼見愁，你叫我勸慰純姊，這次可認栽了罷？」

白愁飛忽然高聲道：「我認爲，一個也不必留！」

他這句話不是向溫柔說的。

當然也不是向雷純或王小石說的。

他是向場中說的。

原來場中事情已逐一了結。「六分半堂」和「金風細雨樓」在這裏一帶埋伏的明椿、暗椿，都已回報，關七和五、六聖主都已被一批身份不明但武功極高的人物救走，鄧蒼生、任鬼神和顏鶴髮，朱小腰各爲「六分半堂」及「金風細雨樓」收編自「迷天七聖」加入的部屬，蘇夢枕、楊無邪則與雷損、狄飛驚商討兩天後會談的情形與細節，大致已有了一定的協議，然後再議定剩下的二、三十名由陳漸愧帶領的對「七聖盟」誓死效忠的人，該作如何處理。

衆說紛紜。

雷損主張殺了，免留後患。

蘇夢枕認爲放了，諒他們也不成大器。

狄飛驚則認爲把這些人抓起來，看他們能硬得多久！

白愁飛突然發言，還是他一貫作風，力主「斬草除根」，「留下他們，是替自己增添敵人，製造障礙，與其日後也必殺他們，仇是結深了，樑子是挑定了，何不現在殺了乾淨？」

白愁飛這番話剛好就等於在駁斥蘇夢枕的意見，蘇夢枕只好道：「這兒畢竟是皇城，不能說殺就殺，如果是兩方廝拚，爲求保命，死傷難免，可是這樣動手剷除異已，便施辣手，這數十條人命，未免說不過去。」

白愁飛昂然道：「其實那又有什麼分別？左也是殺人，右也是殺人，說到頭來是爲爭權奪利，瞎子都看得出來，又掩飾箇什麼？現在簡捷了當，多殺幾個敵人，省得日後多添麻煩，多喪幾個自己的弟兄，眞要做事，管它說不說得過去！」

楊無邪只好挺身出來維護蘇夢枕的意見：「爲了達到和陸的目的，有時候難免要先付出點代價，說不得總以暴易暴、殺人拚命，但我們是皇城一大樓、京師第一堂，總不能趕盡殺絕，連降俘也不放過！」

陳漸愧大聲道：「我們不是戰俘，要放，咱們青山不敵，後會有期，心領情不領；要殺，咱們也拚一個是一個，拚一雙是一雙！」

白愁飛冷笑道：「聽到了罷！這種人骨頭硬得很，放了，示好不成，反成了婦人之仁，噬臍莫及！」

雷損卻在這時支持蘇夢枕的話：「我倒認爲蘇公子的話有理。咱們敵對，各有所謀，衝突下各憑本領功夫，死傷各安天命，但這回子以衆擊寡，殺幾個不肯屈伏的漢子，卻反倒折辱了我們的名頭！」

「眞愛名頭、講究清譽，雷總堂主大可不必來設計圍襲關七，」白愁飛不屑地道：「可笑的是人要稱英雄、充好漢，居然便搶着幹善舉、起廟堂，我倒說句諸位不愛聽的話：大家手上所沾的血，今生今世，就算念一次佛便超渡一次，也洗不了這手腥，又何必再假惺惺！」

狄飛驚本來一直都很沈默，除了他初現截擊關七的刹間外，他垂着頭，在棺廓之後，似在守候，又像對着那副棺材也默禱什麼，此刻忽道：「看來，金風細雨樓作主的人，的確不像是一位。」

楊無邪怒道：「姓狄的，你少來挑撥離間！」

王小石大聲道：「我贊成蘇大哥的話！」

白愁飛冷哼道：「小石頭，咱們就事論事，不是妄言泛語，當戲子給人尋樂子，這次放了他們，不啻是替關七日後復出舖路，你要眞的愛護金風細雨樓，就不會服從這種餿主意！」

「如果凡是你的敵人就殺，你還有幾個朋友？」王小石反問：「你一生中能殺幾個敵人？不是朋友的敵人就殺，到頭來只有一個結果：那就是把所有的朋友都殺成了敵人！」

白愁飛冷笑道：「你以爲放了他們，就會成爲我們的朋友？那未免太異想天開了。」

「這不是放，而是誰都有活下去的權利，誰都沒有權利去殺誰；我們不殺人，天經地義，也沒索取甚麼報答，有甚麼可異想天開的？」王小石凜然道：「我們捺死一隻螞蟻，可能是因爲牠螫了我們一口、侵佔我們的食糧；如果牠不犯我，我又何需捺去牠的性命？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如果犯得並不該死，也不一定要殺人。我們頭上也有一隻看不見的大手，如果無緣無故就要殺人，只要一捺，化作天災奇禍，我們早已不存在這世上了。」

「如果你指的是上天，上天根本就無道無親，視萬物爲芻狗；天地不仁，常與善人，我們不殺人，自有人殺人，爲了自己不給人殺，不如自己多殺點人；」白愁飛自施「三指彈天」後，臉色一直都是出奇地蒼白，未能恢復：「那個幹大事的人不殺人？殺人不是件甚麼大不了的事！那個人活在世上不會殺人？只是他可能不用刀，不見血，而用思想、用計謀、用他自己的方式，『殺』得別人變成有利於他，而他又被別人『殺』得有益於別人。」

王小石反問：「你今天說這種話，是因爲你有本領殺人，如果你失去了這種本事，大家都來殺你，你又會怎麼說？」

白愁飛堅定的道：「沒有本領的人，都該死，沒有本事的人，如果不趁早學點本事，被人殺了，也不該有怨言。人活着，本就殺着人或被人所殺。」

王小石道：「你這幾句話，本該是半痴近狂的關七才說的！」

白愁飛道：「關七口裏重複百遍的話，本就是我一語點醒的：我那一句話，比一劍刺中他要害還要命。」

王小石道：「看來，你比關七還要狂。」

「他何止像關七一般狂？」雷純忽然插口說：「他也像關七一樣瘋！」

白愁飛雙眉一軒，還未說話，雷純已加了一句：「而且他比關七還笨！」

——笨！

這個字要是出自溫柔口中，他還可以容忍，因爲世上有些自以爲聰明的人，常常喜歡責人愚笨；而眞正聰明的人，決不讓太多的人知道他的聰明，寧可讓人以爲他笨。所以一個眞聰明的人，決不會讓人知道他聰明；只有一個不甚聰明的人，才處處讓人知道他聰明絕頂。

可是，雷純却在當衆斥他「笨」！

白愁飛蒼白的臉色第一次湧上了血色。

「關七身懷絕技，至少，他要驚動北京城裏二大幫派、五大高手，才傷得了他，但仍制他不住，他才說出這種『人不殺我，我就殺人』豪語：」雷純款款的道：「白公子却似乎還沒有這個能力，也沒有這個實力，說這樣的話，也不怕殺不着人，却先給人殺了！」

白愁飛臉上更紅了，正待說話，雷純又道：「如果沒有維持和平的力量，便妄論維護和平，主持正義，那只是個笑話；如果沒有保護自己的力量，便要保護他人，那是不切實際的。」

她語音柔和，可是語鋒直比蘇夢枕的刀還銳利：「一個人要量才、適性，不近自己性情的事，是做不來的，就算做得來，也會做得不舒服、不適合；可是一個人不自量，就會做出許多傻事，說出許多傻話，你說。這不是笨，還算甚麼？」

* * *

「像你現在，可能忿忿難平，對我的話，可能一點也不服氣，可是那有甚麼用？」雷純道：「好男不與女鬥，你不能跟我鬥口，而又不能一指把我殺了，你也只有徒自氣憤而已！所以說，如果不自量力，妄自尊大，逼人於絕，不留餘地，只是自取其辱而已。」

王小石的臉色變得很難看。

雷純那一番話，當然不是針對他的，可是他可以想像得出，一向傲慢自高的白愁飛，被雷純當衆斥責，會有怎麼樣的反應。

可是白愁飛的反應，完全出乎王小石意料之外。

他深深地呼吸。

然後吐出了一口氣。

接着他緩步前行，走向雷純。

他這一個舉措，使得場中四大高手，都留意了起來。

也就心了起來。

——如果白愁飛對雷純出手，自己沒有理由不維護，可是，這樣一來，說不定就要與蘇夢枕決戰當堂。

雷損這樣想。

——假如白愁飛向雷姑娘出手，自己沒有理由不加以阻止，但這一阻攔，很可能就與白愁飛發生爭執，白愁飛這人自負、拗執得很，一旦衝突起來，恐怕不易化解。

蘇夢枕暗忖。

——假若白愁飛竟向雷小姐施辣手，雷總堂主可能要被逼出手，所以自己一定要先總堂主而制止白愁飛，但此舉可能致使「六分半堂」與「金風細雨樓」就要在此地決一勝負。

狄飛驚也是這樣思忖着。

——白愁飛不能出手！對這樣一個弱女子下手，實在太不像話了，無論如何，自己說甚麼都得要攔住他，白愁飛一旦決定了的事，是決不讓人阻撓的，只怕……

王小石心裏比誰都急。

張炭已攔在雷純身前。

他已見識過白愁飛的武功。

他明知自己不是對方的敵手。

可是，任何人都不得傷害雷純，只要有他在的一日，有他在場的時候，他決不讓任何人加一指於雷姑娘！

* * *

白愁飛走過去，冷冷地看了張炭一眼，那一眼，只有一句話可以形容——目中無人。

然後他轉睛去看地上的死人。

蘭衣劍婢。

「她死得太可惜了，」白愁飛道：「你的主人眞要有本領，就該爲你報仇，而少在這兒嚼舌根。」

白愁飛這句話，當然還是帶有譏刺，可是他這樣一說，在場的幾個舉足輕重的人物，全都放下心頭的一塊大石，全都卸下暗中提起的一口眞氣。

可是，只有王小石的心裏，掠過了一個問題。

一個奇異的問題。

電光火石般的掠過。

——要是白愁飛對雷純出了手，金風細雨樓和六分半堂的高手，甚至是自己，也都會全力相護，這樣說來，雷純的身份，豈不是非常的微妙，甚至在某種層次上，要比在場的一衆高手，還要有份量得多了。

不過這意念只是一閃而滅。

人生有很多意念都如是。

——如果你不去刻意捕捉它，或者馬上記下來，它就不會在世間存在，也不會在你腦海留下痕迹。

只是，世間許多扭轉乾坤、影响深遠的大事，都是由刹那間意念所形成的。

* * *

「我們就在後天午時，六分半堂總堂候駕。」

「一言爲定。」

「後會有期。」

* * *

通常，「一言爲定」和「後會有期」，都是定約盟、臨分手時所說的話語。

（未完・十六）



上文提要： 狄明揚因和幾個女娃發生衝突，被二姑娘用細仙索捉回島去，老僕田駝將情況和他說明，原來島主想請武大先生為老島主治療走火入魔之病，二姑娘找不到武大，却將他擄來，狄明揚心中雖然有氣，但又不敢發作，因事前得到田駝的說項，只好按着島主的意思去見老島主，穿行花圃進入精舍，中間是個佛堂，掀帘入內，有個大姑娘迎上來……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明月宮

醫治頑疾有功　頓成島上貴賓

「回師祖婆婆……」大姑娘恭聲道：「是師父陪同委羽山來的一位狄相公，來探望妳老人家了。」

「委羽山來的？好，叫他進來。」

大姑娘趕忙退到門口，伸手打起了棉帘。

青衣婦人抬抬手道：「狄相公請。」

狄明揚道：「島主請先。」

青衣婦人知道師父的脾氣，再謙讓下去，她老人家就會不耐煩，這就當先舉步走入。

狄明揚跟在她身後，跨進內室，這是左廂，略呈長方，北首一張大牙床上，背後墊着枕頭，半坐半靠，坐着一個白髮蒼蒼，骨瘦如柴的老太婆，但一雙目光在深陷的眼眶中還炯炯有神！

青衣婦人朝狄明揚低低說了聲：「她就是家師了。」

一面走上幾步，柔聲道：「師父，他就是武老人家的記名弟子狄明揚，奉武老人家之命，特地來晋見妳老人家的。」

狄明揚跟着走上前去，作了個揖，說道：「晚輩狄明揚，奉武老人家之命，拜見老島主。」

白髮老婦臉上有了喜色，點點頭溫言道：「你叫狄明揚，是武子陵的記名弟子？今年幾歲了？」

狄明揚道：「十七。」

白髮老婦看着他，點頭道：「小小年紀，一身修為倒是大有可見，眞難為你師父，居然調教出這麼一個好徒弟來……哦，你只是武子陵的記名弟子，這麼一塊上好的練武奇才，他只收你做記名弟子，還沒列入正式門牆？我說他一生行事怪癖，你們看，武子陵這人有多怪癖……」

說到這裡，忽然間，臉色沉了下來，重重的哼了一聲，手掌在床上一拍，怒聲道：「武子陵好大的架子，他知道老太婆快要死了，自己為甚麼不來看我？」

她這一發怒，聲音又尖又沙，神情極為可怕。

青衣婦人低聲道：「師父息怒……」

白髮老婦怒不可遏，尖沙着聲音喝道：「老太婆沒問妳，妳給我站開去！」

青衣婦人不敢作聲。

大姑娘忙道：「祖師婆婆，他是……」

白髮老婦氣喘吁吁的道：「我也沒有問妳。」

狄明揚心中暗道：「這老太婆果然火氣大得很。」一面陪笑道：「老婆婆請息怒，武老人家正在閉關之中，他聽說老婆婆身體違和，才命晚輩趕來探望妳老人家的。」

白髮老婦聽了他的話，怒氣稍平，哼了一聲道：「武子陵又在閉關了？他活了九十出頭，還不滿足，眞想成

仙？」

口氣已見緩和，青衣婦人剛剛鬆了口氣。

只聽白髮老婦忽然又重重的哼道：「他要你這小娃兒來見我作甚？是不是要你來看我老太婆幾時會死？」

口氣又不對了。

狄明揚被她問得不由一怔，一時之間不知如何回答才好，突然靈機一動，陪笑道：「老婆婆這是錯怪武老人家了，晚輩是奉武老人家之命，給妳老婆婆看病來的。」

青衣婦人聽得大急，師父是走火入魔，不是普通病症，這句話就說得不對了！

那知白髮婦人忽然呷呷一笑，說道：「小娃兒，你今年才十七歲，只是武子陵的記名弟子，還未入門哩，能給老太婆看病？」

狄明揚道：「老婆婆這就不知道了，晚輩雖然只是武老人家的記名弟子，那是因為武老人家說晚輩將來會另有名師，不肯收晚輩做弟子，還是他……」

他差一點說出還是他老人家臨走前一天才收我做記名弟子的，但這話才說到一半，就發覺不對，自己告訴她是武老人家正在閉關，如果說出臨走前一天，豈非前後說的話不符了？因此說到「他」字，就趕忙縮住了話頭。

白髮老婦看他說到一半就停了下來，不覺問道：「還是甚麼？」

狄明揚臉上一紅，囁嚅的道：「晚輩還是武老人家在閉關的前一天才答應收我做記名弟子的，從前晚輩一直叫他武老人家……」

白髮老婦問道：「你跟他很久了麼？」

狄明揚道：「五年了。」

白髮老婦奇道：「這五年他沒答應收你做徒弟，也沒收你做記名弟子，那你跟着他做甚麼？」

狄明揚臉上又是一紅，說道：「武老人家只是教晚輩讀書。」

白髮老婦笑了笑，問道：「他教你讀些甚麼書呢？」

狄明揚道：「除了四書五經，也教晚輩讀醫書……」

「唔！」白髮老婦含笑點着頭說道：「武子陵醫道確實不錯，你跟他只學了五年，學得一些皮毛，就要你給老太婆來看病了？」

她漸漸和狄明揚談得有說有笑，站在一旁的青衣婦人也漸漸放下了心。

自從她走火入魔，三個月來，一直脾氣暴躁，今晚才看到她臉上有了笑容。

狄明揚道：「武老人家說，晚輩醫書已讀過不少，比起一般江湖郎中，只會頭痛醫頭，脚痛醫脚，自然要高明得多，所以臨行時交代晚輩，看到老婆婆，切了脈，回去詳細告訴他老人家，武老人家就可依據病情，擬定方子，再由晚輩配製藥丸，給老婆婆送來，自可很快就會康復的了。」

白髮老婦笑道：「這麼說，老太婆不會死了？」

狄明揚道：「人生自古誰無死？但老婆婆內功通玄，只要早占勿藥，活上兩三百歲，是毫無疑問的了。」

年紀老的人，誰不喜歡奉承？白髮老婦尖聲笑道：「小娃兒，你眞有意思，老太婆今年八十九了，活上兩三百歲，不成老妖精了？」

狄明揚看她笑得高興，就接着說道：「這是武老人家說的，練武的人，練的是精氣神，和修仙學道，其理相同，內功練到上乘境界，就可以返老還童，晚輩臨行之時，他老人家還說老婆婆修為精深，和他老人家不相伯仲，武老人家自己常說一定可以活到三百歲，老婆婆自然也可以活到三百歲了。」

白髮老婦目光柔和，說道：「他眞是這樣說？」

這句話的口氣，就好像已經回復到她的少女時代一般，眼中不自覺地流露出異樣的光采來！

「唉！」她輕歎一聲道：「老太婆那能和他比……好吧！小哥，你既跟子陵學了醫道，又是他要你來給老太婆切脈的，那就切切我的脈看？」

她不但笑得和藹，而且也改口稱狄明揚「小哥」了。

青衣婦人忙道：「大丫頭，快給狄相公端一把椅子過來。」

大姑娘倒是挺隨和的，果然端了一把椅子，放到牀前，含笑道：「狄相公請坐。」

狄明揚道：「在下自己來，大姑娘，這個在下如何敢當？」

白髮老婦笑道：「小哥不用客氣，給老太婆切脈，就是郎中先生，那有叫郎中先生站着切的道理？」

狄明揚依言坐下，白髮老婦伸出左手來，擱在棉被上。

狄明揚就用三個手指搭在她的腕脈上，倒也煞有介事的切起脈來，而且也緩緩閉上了眼睛。

他不過是個十七歲的小伙子，居然學起大人的功架來了，好在他跟武大先生讀過醫書，這倒不假！

青衣婦人可不明就裡，她聽狄明揚對師父說的，全是假話，心中雖然覺得這年輕人十分聰明，能夠隨機應變，但不知他是否眞的學過醫道？萬一切了脈，還說不出點名頭來，豈不更糟？這就側轉身子背着師父，暗中以「傳音入密」朝狄明揚說道：「家師是三個月前運氣不慎，走火入魔，雙腿經脈窒滯，下半身無法行動，狄相公不可說錯了。」

狄明揚切過左手，又換右手，再切了一陣，然後鬆開三指，又要她張嘴看了舌苔。

白髮老婦看他年少老成，果然像

一個郎中，不覺含笑問道：「小哥，老太婆脈象如何？」

狄明揚緩緩舒了口氣，仰起臉來，徐徐說道：「老婆婆內功精純，已臻上乘境界……」

青衣婦人聽得大急，心想：你怎麼說這些話呢？

只聽狄明揚續道：「只是運氣入辟，經脈有窒滯之象，尤其是足太陰經和足陽明經有幾處經穴血氣閉塞，像『陰陵泉』和『犢鼻』以下，全已淤積不通，老婆婆大概已有三個月以上不良於行了？」

青衣婦人聽得暗暗驚異，忖道：「看不出狄相公輕輕年紀，醫道果然高明，說得一點不錯，自己倒是白替他躭心了！」

白髮老婦聽得更是高興，呷呷尖笑道：「小哥果然已得武子陵眞傳，老太婆走火入魔已有三個月之久，確然是足太陰和足陽明兩條經絡氣血窒滯，幾乎快成殘廢……」

話聲未落，突聽門口有人接口道：「三妹神功通玄，怎麼也會氣血窒滯，快成殘廢的呢？」

這說話的也是一個老婆婆的聲音。

青衣婦人身軀一震，迅速回過身去，喝道：「是甚麼人？」

門口棉帘已被掀起，走進來的是一個白髮老婆婆，她身上穿一件灰色緞袍，腰束玉帶，頭上用同樣灰色緞面包頭，中間綴一顆明珠，手持一支朱漆鳩杖頭，這打扮倒有幾分像戲臺上的楊老令婆。

這老婆婆看去已有八九十歲，但生得皮膚白晰，雖然已有皺紋，但却仍然保持着白玉一般的滋潤，鶴髮而不是雞皮，一雙比寒電還亮的眼睛，雖然臉上含着笑，可是她目光一掃，就會使人感到有一股透骨的寒意。

這位身穿緞袍的老婆婆是由兩個十三四歲的紅衣女孩，一左一右攙扶着走進來的。

青衣婦人不禁一呆，漁山島有內外兩層防護，這老婆婆還要兩個小丫鬟攙扶而行，不知如何進來的，怎麼會沒有被人發現呢？

可見來者不善，善者不來，這位老婆婆目光比電還冷，顯然內功已臻上乘境界了。

她心念轉動，立即和大姑娘兩人一齊迎了上去，口中說道：「這位老婆婆……」

緞袍老婆婆冷冷一笑道：「妳連我都不認識，還不給我讓開？」

青衣婦人自然不會讓開，聞言冷笑道：「老婆婆夜闖漁山島……」

緞袍老婆婆冷冷哼道：「我要妳讓開，妳聽到了沒有？再不讓開，那就莫怪我對小輩出手了。」

白髮老婦看到緞袍老婆婆，不由得面色微變，低喝道：「鳳娘，她是妳大師伯，不可無禮。」

青衣婦人聽得不由身軀一震，慌忙襝衽道：「弟子蕭鳳娘，不知大師伯駕到，還請大師伯恕罪。」

大姑娘也跟着躬下身去，說道：「三代弟子叩見師伯祖。」

緞袍老婆婆冷冷的笑道：「我在七十年前，已經脫離七姐妹門，算不得是妳大師伯了。」

白髮老婦道：「大姐，妳是我同胞姐姐，總不假吧？對後輩還說這些則甚？」

緞袍老婆婆冷笑道：「七十年前，妳們已經絕裾斷義，不承認我這大姐了，七十年後，妳又何用跟我來這一套假惺惺？」

白髮老婦道：「大姐這話就不對了，七姐妹門是咱們七姐妹共同手創的，妳大姐是一門之主，當年之事，也是妳大姐不聽忠告，自絕於我們，六個做妹子的苦苦相勸……」

「不用說了，」緞袍老婆婆鳩頭一頓，冷冷的道：「是我絕裾而去，和妳們六個斷絕了姐妹之情，所以妳不用再叫我大姐了。」

白髮老婦歎息一聲道：「事隔七十年，過去的早已過去了，現在咱們都已經是風燭殘年之人，大姐又何用耿耿於懷？」

緞袍老婆婆冷冷一笑道：「說得倒是好聽，妳既然還承認我是妳大姐，又說當年七姐妹門是咱們七個姐妹手創的，當年我還是一門之主，那好辦，目前妳已經走火入魔，又自稱是風燭殘年了，妳把漁山島交出來，由大姐來接管好了。」

白髮老婦聽得一怔，說道：「大姐怎麼說出這樣的話來呢？」

「我那裏說錯了？」緞袍老婆婆冷聲道：「妳既然承認我是昔年一門之主，我讓妳當了七十年七姐妹門的門主，妳走火入魔，不能管事了，把門主還給我，這有甚麼不對？」

白髮老婦道：「我早已不管事了，現在這裏都由鳳娘作主，大姐回來，我自然歡迎；但咱們都已老了，這島上的事，應該由後輩來管，大姐怎好再從後輩手裡接過去呢？」

「這有甚麼不可以？」緞袍老婆婆忽然尖笑道：「一朝天子一朝臣，我說要管，誰敢說一個不字？」

「不行！」白髮老婦臉上突然露出堅毅之色，冷然道：「大姐既已脫離七姐妹門，豈能重掌本門？做妹子的不能把此島拱手讓人，更不能把本島基業，落入邪惡之手。」

「這恐怕不成吧！」緞袍老婆婆微哂道：「別說妳已是走火入魔之軀，就算妳功力仍在，我既然說出了，也非接管不可！」

白髮老婦氣憤的道：「那除非大姐先殺了我！」

緞袍老婆婆大笑道：「七十年前，咱們姐妹之情已絕，妳當我不敢殺妳嗎？」

狄明揚聽了半天，才算聽懂這緞袍老婆婆原是昔年七姐妹中的大姐，七十年前，不知爲了甚麼，脫離了七姐妹門而離去，却在七十年之後又來覬覦漁山島。

這就站起身道：「老婆婆，不可，不可，古人有兩句詩，叫做：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二位……」

緞袍老婆婆喝道：「小孩子，老身面前，那有你說話的餘地？站開去！」隨手一拂，一陣潮水般的暗勁，直向狄明揚湧了過來。

白髮老婦喝道：「妳怎麼向一個十幾歲的小孩子下手？」一面急急叫道：「小哥快到老太婆這邊來。」

狄明揚是個生性倔强的人，他沒有後退，只是運氣凝立，待得那股暗勁湧到，左手下沉，往前抬起，右掌豎立肩頭，向外推出。

這一招使的是峨嵋掌法中的「如來金印」，一承一拍，（左手承接來勢，右手拍出，採取攻勢，）但這種招勢，只能用於功力相等的人，你攻來的我接住，同時以攻還攻，我也還擊你一掌，如果對方功力比你高出甚多，你用兩隻手都未必接得下來，何況只用一隻手，而另一隻手還要分出一半力道還擊過去，豈非太不自量力了？

青衣婦人看他使出這一記「如來金印」，心中暗暗叫了聲：「要糟！」身形一晃，閃到了狄明揚身側，準備在狄明揚不敵之時，她也只好硬接大師伯一招了。

這一往一來，快速何殊掣電！

狄明揚左手抬處，居然把緞袍老婆婆的一股暗勁接住，但他右手拍出的掌風，也是一團無形的暗勁，直向緞袍老婆婆當胸撞去。

緞袍老婆婆怎麼也想不到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娃兒，居然能接得下她五成力道的一記掌風，還有餘力發掌還擊，等她發覺對方這小伙子的掌力暗勁，居然來勢極强，不在自己之下，急忙左手一拂，寬大衣袖朝前揮了出去。

但聽一聲裂帛似的輕響，兩股暗勁交接上了，居然誰也沒有把誰震退。

這下直看得在場的人莫不大爲驚詫！

就是緞袍老婆婆也睁大了眼睛，同樣感到無比的驚奇。她九十出頭了，練了七八十年的武功，一個十七八歲的小伙子，居然能接得下她五成力道的掌力？

其實狄明揚體內的眞力，遠超過八九十年，眞正說起來，只怕緞袍老婆婆的內力，都不如他呢！只是狄明揚練功日淺，還沒法把體內的力道全部發出來而已！

剛才緞袍老婆婆只是隨手一拂，發出來的，最多也不過四五成力道，狄明揚下沈的左手，往上抬起，差不多也使出了六成力道，正好把對方的暗勁接下。

狄明揚直豎肩頭的右手，朝前拍出，同樣使出了六成力道，緞袍老婆婆再拂左袖，也不過使了五成力道，是以雙方勁力，差不多旗鼓相當。

緞袍老婆婆望着狄明揚冷冷的道：「好小子，你叫甚麼名字？」

狄明揚道：「在下狄明揚。」

緞袍老婆婆又道：「爾是何人門下？」

狄明揚想到自己只是武老人家的記名弟子，說出來也不好聽，據武老人家說，好像自己日後另有師父，這就大聲道：「我沒有師父。」

緞袍老婆婆只當他不肯說，怒笑道：「老婆子會看不出你的路數來麼？」

喝聲出口，右手輕輕一抬，手掌轉動之間，就拍出了七掌。

狄明揚從來也沒有和人動手的經驗，有之，就是上次和鐵背田駝的一場拚搏了。

那場拚搏對他來說，實在是獲益匪淺，使他對武老人家箚記上所記載的七十二散手，有了一次試驗的機會，也獲得了實際的經驗。

此時看緞袍老婆婆揮手擊來，他也毫不客氣，立還顏色，左手一連劃了五個圈，右手單掌直豎，筆直推出。

這是武當「兩儀掌」中的一招「寒梅迎春」，居然把對方攻來的七掌全化解了。

緞袍老婆婆七掌出手，豈會就此住手？右手一轉，又是七掌跟着劈出。

狄明揚接連使了「雲龍現爪」、「左右逢源」、「彩雲聚頂」、「直破天門」、「赤手縛龍」，最後五指一翻，使出田駝傳他的點穴手法，駢起食、中二指，朝她「曲池」、「臂臑」二穴點去。

雙方出手奇快；但狄明揚這兩指點出，居然指風嘶然，兩縷勁急內勁，箭一般從指頭射出。

緞袍老婆婆連攻了十四掌，依然沒有佔得上風，尤其狄明揚使出來的招式，有武當、崑崙、八卦、崆峒諸家的手法，幾乎像是大雜會，依然絲毫看不出他的路數來。

尤其最後這兩指，極似河西沈家的「絕戶指法」；但指風能射出數尺來遠，當今之世，實在很少有人能夠臻此境界了！

她越打越氣，手上眞力也愈來愈强，狄明揚一個接應不暇，突覺左肩如中重杵，砰然一聲，被打了一個觔斗，翻滾出四五步遠。

緞袍老婆婆因以她的身份，竟對狄明揚發出十四掌之多，心頭自然大爲憤怒，這一記使的「摔碑手」，幾乎已使了八成力道，心中暗道：「這一招縱然不至要了這小子的命，但也至少要他好一會爬不起來。」

青衣婦人睹狀大驚，她怕緞袍老婆婆出手追擊，慌忙一閃身擋在狄明揚身前，一面叫道：「大丫頭，快過去看看狄相公傷到那裏沒有！」

蕭湘月（大姑娘）答應一聲，急忙走了過去，問道：「狄相公，你……」

狄明揚沒待她說完，已經一躍而起，笑了笑道：「沒甚麼。」

緞袍老婆婆突然面露殺機，沈喝一聲道：「你死定了！」揚手一掌朝他拍了過去。

狄明揚聽得不覺有氣，這一動氣，頓覺全身眞氣蓬勃，大聲道：「妳一大把年紀了，開口就說我死定了，我死定了甚麼？」

胸膛一挺，同樣揮起右手，朝前迎擊出去。

這一瞬間，只覺全身洶湧的氣勢，循臂而上，都湧向了手掌。

白髮老婦睹狀大驚，急忙喝道：「接不得！」

但狄明揚起的手掌已經迎了出去。

緞袍老婆婆這一掌差不多用了八九成力道，眼看狄明揚舉掌迎擊過來，心中還暗暗冷笑，這小子眞是不知死活！

心念未已，兩股掌力已經接觸上了，但聽蓬然一聲大震，緞袍老婆婆白髮揚起，一身緞袍被掌風吹得獵獵作响！

狄明揚居然也沒被震退，依然好好的站在那裡，他連自己也不知道使出了幾成力道，只覺對方掌力雖重，還是被自己接下來。

他當然更不知道普天之下，接得下緞袍老婆婆一掌的人，已經是寥寥可數，能夠接下她這一掌，若是傳出江湖，當可使天下爲之震動！

這下直看得白髮老婦和青衣婦人全都聳然動容！

緞袍老婆婆自然更爲震驚，暗道：「這小子那來這般深厚的內力？方才自己只使了五成力道，他雖然接下了，但也不見得强過自己，這回自己已使了八九成力道，應該可以壓制他的，他居然又接了下去，好像他的內力，竟在這前後不過幾句話的工夫，又增强了甚多。自己若是連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子都收拾不下，還想接管漁山島麼？」

心念這一動，登時殺機大熾，口中沉喝一聲：「很好，你再接老太婆一掌！」

雙手互搓了兩搓，右手直豎，又是一掌朝狄明揚當胸推來。

她這一記上，自然提聚了十二成力道，準備把狄明揚活生生的擊斃，方消心頭之氣。

狄明揚和她對了一掌，覺得這老婆婆除了面色獰厲，掌力雖重，也不過如此。

他有了前面接下這一掌的經驗，覺得只要自己提起氣來，全身力道就會循臂而上，一直到達手掌之上，因此也毫不把對方放在心上，大聲道：「再接就再接，在下還怕妳不成？」

他覺得自己甚是理直氣壯，話聲出口，又和方才一樣，吸了口氣，頓覺有一股在體內澎湃的眞氣，果然又被自己提了起來，循臂直上，向手掌心湧去。

前文已經說過，緞袍老婆婆活到九十出頭，練了七八十年的武功，再多也只有七八十年的功力罷了。

狄明揚吸取了兩位密宗頂尖高手的內力，差不多已在九十年以上，何況又喝了一肚子的蝙蝠血，據武大先生的估計，這蝙蝠王少說也有五百年了，這股血、氣都在狄明揚的體內，只是他還不能完全運用而已。

早先他和田駝動手之時，雖然激發了他體內的眞氣，也稍稍學得一些運用的技巧，該說還不十分純熟，這回他和緞袍老婆婆接連對過幾掌，尤其方才緞袍老婆婆說他「死定了」，聽得狄明揚心頭有火，更激起他體內尚未運化的全部氣機，一齊湧向了手臂。

他有了這一次的經驗，才發現只要心念一動，提起氣來，眞氣就會循臂而上。

他也不知道自己這一掌到底凝了多少成力道，反正一吸氣，體內就會有股洶湧奔騰之氣湧上來。

如果說先前那一掌湧上來的只有七成力道，那麼這回有了吸氣的經驗，湧到手上的，就比上次要多得多！

白髮老婦雙目如電，乍覩緞袍老婆婆雙手互搓，心頭更急，大喝道：「大姐，妳怎麼跟一個孩子使出『青煞掌』來了？」

原來緞袍老婆婆這雙手互搓，一隻手掌色呈淡青，正是「青煞掌」已練到爐火純青之境！

緞袍老婆婆呷呷尖笑道：「順我者生，逆我者亡，這小子非死不可！」

這回緞袍老婆婆的這一掌，看去好像好不費力，但却有一股刺骨奇寒的陰氣，暗暗襲到狄明揚的身上。狄明揚洶湧內勁，也正好從掌心湧撞而出。

緞袍老婆婆擊出的是十二成「青煞掌」，不帶絲毫風聲，狄明揚從掌心湧出的是內力，也沒有凜烈掌風，但兩股潛力一經接觸，空氣中間，就會發生出爆音來！

但聽「轟」的一聲，緊接着旋風如捲，一陣嘩啦啦巨响，精舍椽子折斷，屋瓦齊飛，屋頂都被暴發的旋風撞了一個大洞，屋中灰塵如雨！聲勢駭人之極，屋中的人不禁都變了臉色！

緞袍老婆婆被震得連退了三步，她呆得一呆，雙手扶着兩個紅衣女孩肩頭，冷冷一哼，喝了聲：「走！」

三道人影在瀰漫如雨的灰塵中，從被旋風衝破的屋頂窟窿衝天直上，

霎時走得無影無踪。

狄明揚也被這份聲勢給楞住了，他不知道這一掌是緞袍老婆婆勝了，還是自己勝了？這揭開屋頂的掌力，是自己的，還是緞袍老婆婆的？一時只是怔立當場，也不知說甚麼好。

屋中四人全鬧得個滿頭滿身的灰塵，待塵埃漸漸落定。大姑娘蕭湘月急忙走過去替白髮老婦撣掉頭上和身上的灰塵。

狄明揚歉然道：「在下沒想到會把老婆婆的精舍都毀了，眞是抱歉得很！」

「哈哈！」白髮老婦忽然大笑道：「眞沒想到小哥一身功力居然不在武子陵之下，這就對了，武子陵自己不能來，才會要你來的了！」

青衣婦人道：「師父，狄相公接了一記『青煞掌』，不礙事吧？」

白髮老婦含笑道：「青煞掌擊中人身，登時會血氣凝結，臉色鐵青，全身發冷，妳看狄小哥臉上可有這種現象麼？」

青衣婦人轉臉朝狄明揚看來，問道：「狄相公身上可有不適之處嗎？」

「好像沒有。」狄明揚道：「方才那老婆婆的掌風逼近之時，在下感到她掌風之中似是含着一股陰寒之氣，但後來在下覺得體內十分舒適。」

青衣婦人聽得大感驚訝，忖道：「他居然會不懼『青煞掌』，這倒是奇事！」

她不知狄明揚服了蝙蝠血，體內熱毒，雖經三顆雪蓮子化去，但却變成了純陽之體，「青煞掌」陰寒之氣，自然無法傷他了。

白髮老婦含笑道：「如果老身料得不錯，狄小哥從小練的該是九陽神功一類內功了。」

她不待狄明揚開口，接着含笑道：「很好，小哥，你可知武子陵要你來看老婆子，究竟是爲甚麼嗎？」

狄明揚道：「武大先生是要晚輩給婆婆切脈來的。」

「哈哈！」白髮老婦笑着道：「不對，不對！」

狄明揚道：「那……」

不對？他就不敢再說下去。

白髮老婦不待他說下去，接着道：「武子陵和老婆子相識已有六十多年，老婆子自然深知他的脾氣，他要你來看老婆子，而沒有告訴你甚麼，那就是說他不好勉强你，等你見到老婆子，要老婆子親口和你說了。」

狄明揚道：「老婆婆請說。」

「唉！」白髮老婦忽然歎了口氣，徐徐說道：「老婆子一生無求於人，如今已經八十有九……」

她在言詞之間，似有爲難之色，是以底下的話，就沒有再說下去。

青衣婦人道：「師父，還是由弟子來跟狄相公說好了。」

狄明揚道：「老婆婆到底有甚麼事呢？」

白髮老婦微笑道：「好，那就由鳳娘和你說吧，不過老身並無半點相强之意，讓小哥自己考慮好了。」

她前面一句是跟狄明揚說的，後面的話，却是和青衣婦人說的了。

青衣婦人點點頭道：「弟子省得。」一面轉身朝狄明揚道：「狄相公，請隨老身來。」

說完，舉步往外行去。

狄明揚跟着她退出房門，來至外面堂屋。

青衣婦人抬抬手道：「狄相公請坐。」

狄明揚心中暗道：「不知她要和自己說些甚麼。」依言坐下，抬目問道：「島主有甚麼話，但請明說好了。」

青衣婦人也在上首坐下，含笑道：「家師一生從未求過人，但却有求於相公，家師因和狄相公毫無淵源，怕說出來了，狄相公萬一不肯，是以難以啓口……」

狄明揚道：「島主好說，只要在下力能勝任，在下自當稍效棉薄，島主但說無妨。」

青衣婦人面有喜色，接着道：「家師練功數十年，三個月前運氣入辟，狄相公方才已經切過脈了，家師走火之後，經絡窒滯，無法運氣打通經穴，老身是她老人家的唯一傳人，也曾竭盡所能，希冀助她老人家一臂之力，衝開窒滯的經穴，但老身僅有她老人家一半的功力，她老人家自身尚且無法衝得開，老身自然也難以辦得到了……」

她口氣稍停，接下去道：「狄相公雖然精通醫理，但家師走火入魔之軀，恐怕葯石也難以奏效。」

狄明揚道：「那要怎麼辦呢？」

青衣婦人道：「方才狄相公和大師伯接連對了兩掌，大師伯一身修爲，少說也有七十年以上，狄相公居然能夠接了下來，尤其大師伯的『青煞掌』也傷不了狄相公，足見狄相公年事雖輕，神功蓋世，家師走火窒滯的經絡，如能有狄相公運用內力，替家師導引眞氣，就不難衝開閉塞的經穴了。這是不情之請，因爲替人打通經絡，最是耗損眞氣之事，不知狄相公肯賜助麼？」

狄明揚還當甚麼難題，原來只是要自己運用內力，替白髮老婦打通窒滯的經絡，要自己運氣倒並不難，但打通經絡，不知要如何打通法子？一時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青衣婦人見他只是沉吟不語，含笑道：「狄相公如有爲難之處，那也不要緊，老身也只不過和狄相公商量而已，狄相公不用介意。」

狄明揚臉上一紅，說道：「不是的，在下方才說過，只要在下能力所及，自當效勞，要在下運用內力，那倒並不困難，只是……只是不知道要如何才能替老婆婆打通經穴？這個在下並沒有試過，不知會不會做……」

青衣婦人笑了笑道：「狄相公只要肯了就好，老身會教你如何運氣的。」

狄明揚道：「有島主指導，在下就不怕了。」

青衣婦人站起身道：「好了，事不宜遲，狄相公，那就隨老身進去吧！」

兩人回入房中，青衣婦人喜形於色的道：「師父，狄相公答應了。」

白髮老婦含笑道：「小哥，可眞不好意思。」

狄明揚道：「在下不會打通經穴，還要島主指教呢！」

白髮婦人道：「那就請狄小哥施爲了。」

青衣婦人道：「狄相公，你用手掌按在家師背後『靈台穴』上，然後緩緩運氣，發勁吐出，把眞氣從掌心透入家師的穴道，吐氣要緩慢，不可間斷，家師體內眞氣，自會和你會合，引導你的眞氣運行衝穴的。」

狄明揚點頭道：「在下省得。」

說着，舉步走近床前，伸出手去抵住白髮老婦的「靈台穴」上。

白髮老婦早已瞑目坐定，不言不動。

青衣婦人道：「好，你現在可以緩緩運氣了，透過掌心運送過去……」

狄明揚點點頭，他方才和緞袍老婆婆對了兩掌學來的經驗，只要自己吸一口氣，就會把體內的眞氣一起朝手臂湧了上來，湧向手掌，透掌而出，這回青衣婦人一再叮囑要緩緩運氣，他知道這是替白髮老婦打通經絡，大意不得，但他並沒有這種經驗，這一吸氣，一股洶湧的內勁，果然又很快湧了上來，朝手臂掌心湧了出去。

白髮老婦坐着的身軀猛然一震，口中啊了一聲：「慢點，太快了……」

話聲未落，已經從喉頭湧出一大口鮮血！

青衣婦人急道：「狄相公，快住手，是你用力過猛了！」

狄明揚吃了一驚，急忙停住，問道：「老婆婆，不要緊吧？」

白髮老婦內腑受到劇震，她早已知道狄明揚內力渾厚無比，但心中也不禁暗暗奇怪，忖道：「這小哥是天賦異稟，還是無意中服了仙草靈葯，有如此强大的內力，却不會運使！」

她緩緩納氣，總算把翻騰的血氣漸漸平復下去，一面說道：「小哥不能把運起的內力，一起送過來，老婆子走火之軀，如何受得了。這要慢慢的來，把內力不絕如縷，緩緩送出，老婆子才能用內力接引你輸入的內力，導氣下行。」

狄明揚臉上一紅，說道：「眞對不起，晚輩一吸氣，那股氣就一直湧了上來，晚輩不知如何控制才好。」

青衣婦人含笑道：「狄相公，你要一心專注，吸氣的時候，要心裡忖着要細要長，只要使十分之一的內力就夠了，這樣湧上來的內力就少了，然後越慢越好，緩緩送出。」

狄明揚點頭道：「好，我再試試！」

說着就用手掌抵住了白髮老婦的「靈台穴」，依着青衣婦人說的，心中一心一意的想着吸氣要細要長，這一如法施爲，吸上來的內力，果然減少了許多，然後把內力極其小心緩慢的送了過去。

這回果然不絕如縷，源源從掌心透出。

他跟武大先生讀了不少醫經，對人身十二經絡，自然十分清楚，白髮老婦凝神運息，以本身內力，引着他輸入的內力，導向足太陰經。

狄明揚道：「老婆婆，這是足太陰經了？」

青衣婦人忙道：「狄相公，不可說話。」

不過頓飯時光，白髮老婦足太陰經閉塞了的經穴，果然一個接一個的衝開，直至整條經絡全已打通，才長長吁了口氣，說道：「好了，小哥，辛苦你了。」

青衣婦人驚喜的道：「狄相公可以收手了。」

狄明揚依言收回手掌，問道：「老婆婆不是還有一條足陽明經沒有打通麼？怎麼不要打通了？」

白髮老婦含笑道：「能夠打通一條，已是叨天之幸，你也該去休息了，還有足陽明經，明天再打通不遲。」

狄明揚道：「晚輩一點也不累。」

白髮老婦心中大奇，自己運氣之時，連口都不敢開，他小小年紀，正在替自己打通經穴，居然還能開口說話，眞使人對他一身强大的內力，感到莫測高深！

青衣婦人笑了笑道：「狄相公不累，但家師足太陰經經穴初通，還要多運行幾次眞氣，才能活絡運動，時間不早，狄相公請到前院休息吧！」

白髮老婦含笑道：「小哥，恕老婆子不送了。」

狄明揚說了句：「不敢當，晚輩告退。」

隨着青衣婦人退出，回到前院。

只見那胖婦人哈嬤嬤站在階前，迎着問道：「島主，剛才後院發生了甚麼事嗎？」

青衣婦人道：「沒甚麼，哈嬤嬤，妳去給狄相公在左廂收拾一個房間。」

狄明揚道：「島主不用客氣，在下回到田老丈那裡去休息好了。」

青衣婦人含笑道：「狄相公到了這裡，就是我們的貴賓，何況明天還要給家師再打通閉塞的經脈，自然住在這裡方便了。」

哈嬤嬤聽得大感驚奇，狄相公小小年紀，島主說他要替老島主打通經絡？她不敢多問，匆匆退了出去。

一名青衣少女端上茶來，接着那個叫香菱的又端上四盤細點，放到桌上，才行退去。

青衣婦人含笑道：「狄相公，這些

粗茶食，你隨意吃吧，到了這裡就不用客氣了。」

狄明揚但見四盤糕餅顏色很美，他根本叫不出名稱來，伸手取了一塊，放到口中，覺得又甜又軟，甚是好吃。

只聽門外有人嬌聲叫了聲：「師父。」

那是七姑娘的聲音！

青衣婦人道：「湘雲，妳怎麼還沒睡麼？」

七姑娘已經閃身走入，說道：「弟子聽哈嬤嬤說，方才後進好像發生了甚麼事情，大家都沒睡，是二姐她們要弟子來跟師父打聽消息的。」

她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說話之時，偷偷溜了狄明揚一眼。

「沒甚麼！」青衣婦人淡淡的道：「妳們都該去睡了，哦，七丫頭，這位狄相公是和妳們一起來的，他在這裡，是咱們島上的貴賓，要在咱們這裡多住上幾天，妳和五丫頭和他比較熟悉，從明天起，就由妳們兩個負責招待好了，妳去交待五丫頭一聲，知道麼？」

七姑娘聽師父口氣，狄明揚居然成了島上的「貴賓」，她臉上飛過一絲驚異之色，也綻起了羞澀的喜容，點點頭道：「弟子遵命。」

悄悄退了下去，跨出門，就飛也似的朝右廂奔去，那自然是把這個消息趕着告訴她幾個師姐去了。

哈嬤嬤接着走入，垂手道：「回島主，客房已經準備好了，請狄相公到客房安歇吧！」

青衣婦人含笑點頭，說道：「時間不早，狄相公請吧！」

狄明揚起身告辭。

哈嬤嬤道：「狄相公隨我來。」

狄明揚隨着她退出堂屋，繞行迴廊，再穿行一座月洞門，門外是一個小天井，兩邊放着許多盆栽花木，一排三間房舍，看去極爲幽靜。

哈嬤嬤領着他剛走上石階，就見一名綠衣少女迎了出來，見到兩人，急忙躬身道：「小婢叩見狄相公。」

哈嬤嬤朝狄明揚道：「她叫香蓮，狄相公有甚麼需要，只管吩咐她好了。」

隨着話聲，走入屋中，領着狄明揚進入房間，才回頭道：「香蓮，狄相公是島主的貴賓，妳要好生伺候。」

一面朝狄明揚道：「狄相公請安歇吧，哈嬤嬤告退了。」

狄明揚連忙拱手道：「哈嬤嬤請。」

哈嬤嬤走後，香蓮站在一旁，靦覥的道：「狄相公如果有甚麼吩咐，只管叫小婢好了。」

狄明揚忙道：「沒有了，姑娘去休息吧！」

香蓮躬身退出，又替他隨手帶上了房門。

狄明揚直到此時，才發現這房中擺設得十分講究，連床上被褥枕頭，都是精工細繡，看去還是新的，心中暗道：其實自己晚上都要練功，根本用不着床。當下脫去衣衫走到房門口，以手抵地，頭下脚上，貼壁倒立起來。

一宵就這樣過去。

第二天一早，狄明揚就起來了，開門出去，香蓮就在門口伺候，躬身道：「狄相公早。」

轉身匆匆退下，不多一回，端着一盆熱水進來，放到架上，說道：「狄相公請洗臉。」

當她走近床前，準備去摺疊被褥，看到床上被褥根本沒有動過，不覺奇道：「狄相公昨晚沒有睡麼？」

狄明揚正在盥洗，笑了笑道：「在下已有很多年不曾在床上睡覺了。」

香蓮聽得好生奇怪，但她和狄明揚不熟，不好意思多問，盈盈的看了狄明揚一眼，才道：「狄相公洗好臉，就請到起居室用早餐。」

狄明揚跟着她走出房間，起居室中間一張圓桌上，已經擺好一鍋稀飯，四碟小菜，和一盤五個饅頭。

香蓮裝好了一碗稀飯，躬躬身道：「狄相公請坐。」

狄明揚坐下，端起稀飯喝了一口，發現香蓮站在一旁伺候着，心中覺得很不自在，吃了一個饅頭，剛把一碗稀飯喝完，就見一隻纖嫩的玉手伸了過來！

香蓮嬌聲道：「狄相公，小婢給你盛。」

狄明揚搖搖頭道：「謝謝你，我不要了。」

剛說到這裡，只聽門外有人嬌脆的聲音笑道：「進去呀！幹麼慢吞吞的，像新娘子一般！」

接着响起一個嬌柔的聲音道：「妳別推人好不好？」

聲音還在門口，狄明揚已聽出是七姑娘和五姑娘來了，目光抬處，兩個風姿綽約的少女已經款步從門外走了進來！

前面是五姑娘，粉臉微見酡紅，後面是七姑娘，她雖然沒有一蹦一跳，但走得輕捷，好像有着旋律一般，手上還拿着一柄青綠斑剝的古劍，跨進門就喂了一聲，說道：「狄明揚，我給你送東西來了。」

狄明揚站起身，含笑道：「是五姑娘、七姑娘。」

七姑娘道：「狄明揚，你現在是我們島上的貴賓了，別再五姑娘、七姑娘的，聽起來多彆扭。我不是叫你狄明揚麼？你也叫我名字好啦，五姐叫蕭湘晴，我叫蕭湘雲，你記住了。」

說到這裡，沒待狄明揚開口，接着又輕嗔道：「瞧你，我說給你送東西來了，你也不問我是送甚麼來的？」

狄明揚道：「兩位姑娘進來之後，妳就介紹妳們的名字，我還沒開口，妳就埋怨起我來了。」

蕭湘晴笑道：「是啊，七妹就是急性子，妳一進來就咭咭格格的說個沒停，人家狄相公又怎麼開口呢？」

蕭湘雲哦了一聲道：「方才我要妳一起來，還一催再催，好像是催妳上花轎似的，還要我七拉八推的才把妳推着來，現在一見了面，就幫着他說話來了。」

蕭湘晴臉上一紅，輕啐道：「誰幫他來了？」

狄明揚道：「二位姑娘請坐呀！」

蕭湘雲道：「還是站着好說話。」接着一揚手中長劍，說道：「給你送來的就是這柄劍了，你看，這劍匣不錯吧！古色古香，和你長劍正好相配，你說巧不巧？快接過去了。」

狄明揚伸手接過，低頭看去，劍匣雖然青綠斑剝，但鑲嵌精緻，花紋極爲細巧，和自己長劍不但相配，而且完全脗合，簡直像是原來的劍匣一般，劍鐔上還配了鵝黃色的劍縰，甚鮮艷奪目，心中不勝欣喜，忙道：「眞謝謝妳。」

蕭湘雲咭的笑道：「就是要謝，你也不該謝我呀！」

狄明揚道：「那要謝誰呢？」

蕭湘雲呶呶櫻唇道：「這劍匣是五姐給你配的，劍縰也是五姐給你結的，要謝就該謝她才是。」

狄明揚趕忙朝蕭湘晴拱拱手道：「多謝五姑娘，在下眞是不敢當。」

蕭湘晴粉臉驀地紅了起來，說道：「不用謝，劍匣是我在一處石窟中撿來的，算不了甚麼，劍縰是昨晚七妹要我結的，狄相公還是謝七妹的好。」

狄明揚笑道：「我還是兩位都謝了。」

蕭湘雲抿抿嘴，輕笑道：「瞧你們相公、姑娘的，我聽得就彆扭，從現在起，可不許這樣稱呼了。」

蕭湘晴道：「這有甚麼好彆扭的？」

蕭湘雲道：「怎麼不彆扭？聽起來好像古詞上的才子佳人，在後花園私訂終身呢！」

蕭湘晴啐道：「妳眞是亂嚼舌根。」

狄明揚手裡拿着長劍，越看越覺得劍匣精緻可愛，想起方才蕭湘晴說是在一處石窟中撿來的，忍不住抬目問道：「姑娘，妳說這劍匣是在一處石窟中撿來的，不知是甚麼地方的石窟？」

蕭湘晴也抬起一雙美眸，四目相投，她眼睛不自覺的垂了下去，說道：「那是兩個多月前，我們去找武大先生，沒有找到，田老爹說委羽山有一個劉眞人的墜翮洞，是劉眞人昔年修眞之處……」

「啊！」狄明揚驚奇的道：「這劍匣是妳從石壁上取下來的，對不？」

蕭湘雲眨着眼睛，問道：「你怎麼知道的？」

狄明揚道：「我這支劍就是從那裡得來的。」

蕭湘晴道：「這眞是巧極了，當時我發現石壁上凸出一件東西，伸手一攀，就應手取了下來，才發現竟是一個劍匣，看去非金非石，我用它去敲堅硬的山石，無不應手就碎，心裡高興得不得了，只可惜沒有寶劍，後來據田老爹說，這劍匣可能是劉眞人昔年隨身之物，劍可能已經化龍而去，我原想幾時找一個會鑄劍的人給我依着劍匣尺寸鑄一柄劍，昨晚回來之後，七妹手裡拿着你這支長劍，想找一個劍匣，但比來比去，它比一般長劍都長了七寸有奇，我拿這個劍匣一試，長短大小，幾乎完全一樣，七妹一高興，就要我給你結一個劍縰，原來這支劍和劍匣本來就是一對……」她的聲音嬌柔悅耳，不像蕭湘雲說得又快又急，像炒豆一般。

「是啊！」蕭湘雲輕笑道：「它們本來就是天生的一對呀！」

蕭湘晴被她說得臉上一熱，但心裏却升起了一絲甜意，偷偷的看了狄明揚一眼，說道：「你當時既取了寶劍，怎麼會不把劍匣取走的呢？」

蕭湘雲咭的笑道：「那是留着讓妳去取的呀！」

蕭湘晴叱道：「七妹，妳再胡說八道，我可要走了。」

蕭湘雲連忙說道：「好，好，我不敢了，狄明揚，你快說話吧！」

狄明揚道：「那時在下又急又慌，也不知道抽出來的是一支寶劍，那還有時間去找劍匣？」

蕭湘晴關切的問道：「你在石窟裏，發生了甚麼事呢？」

狄明揚道：「這話說來很長，二位姑娘還是坐下來聽我說吧！」

蕭湘雲道：「聽來好像很驚險！」

狄明揚道：「驚險極了。」

兩位姑娘依言坐下，狄明揚就在她們的對面跟着坐下。

此刻晨曦初上，照在花格子窗上，明亮的陽光透過紙窗，映照在兩位姑娘透着青春氣息的臉上，鮮紅粉嫩，有如透明晶瑩的美玉一般！

一個嬌柔文靜，含情脈脈，一個清新活潑，天眞稚麗，兩個人就像春蘭秋菊，各有各的優美之處，一時不禁把狄明揚看得呆了，望着兩人，竟然忘了說話！

蕭湘雲催道：「狄明揚，你快說呢，到底在石窟裡發生了甚麼事呀？」

狄明揚「啊」了一聲，如夢初醒，俊臉不覺一熱，囁嚅道：「對不起。」

蕭湘雲道：「這有甚麼對不起的，你快說就好了。」

狄明揚就把中秋之夜，來了三個天竺密宗高僧說起，自己如何躲進石窟，被一隻碩大無朋的老鷹襲擊，無意之中抽出一支劍來，把牠殺了，但自己也昏死過去……

蕭湘雲緊張的問道：「後來呢？」

狄明揚接着說下去，自己殺死的

原來竟是一隻大蝙蝠，而且蝙蝠跌下來，正好壓在自己頭上，喝了一肚子的蝙蝠血……

「啊喲！」蕭湘雲道：「這有多髒，噁心死人了！」

蕭湘晴道：「妳別打岔，讓狄相公說下去呢！」

狄明揚接着把自己如何吸取了兩個密宗高僧的功力，五臟六腑有如火焚……

蕭湘雲急道：「那一定是你喝了蝙蝠的毒血，中了毒了，後來怎麼辦呢？」

狄明揚接着又把武大先生給自己服了三顆雪蓮子，以及要自己倒立運功，足足花了五天五夜的時間，才把體內沸騰的氣機化去，武大先生走後，自己又練了兩個多月，詳細說了一遍。

蕭湘雲道：「原來你倒豎蜻蜓就是在練功，難怪前晚你就倒立着。」

剛說到這裡，只聽香蓮在門外說道：「狄相公，田總管來看你啦！」

接着只見田駝大步走了進來，一眼看到蕭湘晴姐妹兩人，連忙抱拳道：「五姑娘、七姑娘也在這裡。」

蕭湘晴站起身道：「田老爹早。」

狄明揚也隨着站起，拱拱手道：「老哥哥早，待會我正想去看你呢，倒叫老哥哥先來了。」

蕭湘雲道：「田老爹，你還不知道，狄明揚是我們島上的貴賓呢，我和五姐，是奉師父之命來招待他的。」

田駝含笑點頭道：「老奴昨晚就知道了，小兄弟不但擊退了强敵，還替老島主打通了一條經脈哩，小兄弟，你眞行。」

「老哥哥誇獎！」狄明揚臉上一紅，說道：「我只是最後接下了那老婆婆兩掌，是她自己退走的。」

「昨晚眞有强敵？」蕭湘雲道：「狄明揚，你方才怎麼不說呢？」

狄明揚道：「我當妳們已經知道了。」

蕭湘雲道：「我們只知道昨晚後進出了事，詳細情形，一點都不知道，你快說出來呀！」

狄明揚就把昨晚自己正在跟老島主切脈，忽然進來了一個穿緞袍的老婆婆……

蕭湘雲問道：「那是甚麼人呢？」

田駝輕喟一聲道：「她就是昔年七姐妹門的大門主，咱們居然一無所知，而東首值班的武士，連對方人影都沒看到，就被人家制住了穴道！」

蕭湘雲奇道：「昔年七姐妹門的大門主？那是誰呢？師父是師祖婆婆門下的弟子呀！難道師父還有一個師姐麼？」

狄明揚道：「不，那婆婆是老島主的同胞大姐。」

蕭湘晴吃驚的道：「會是師祖婆婆的同胞大姐？她來做甚麼呢？」

狄明揚就把她聲言要接管漁山島，後來和自己動手，自己連接了她兩掌，第二掌的掌風把屋瓦都揭去了一大片，那老婆婆和兩個小姑娘乘機走了……

蕭湘雲道：「她既然不懷好意，要來接管咱們的漁山島，師父幹麼還讓她離去？」

田駝已經聽出來人武功高不可測，島主也未必是她敵手，但這話他不好說，只得含笑道：「她是島主的大師伯，島主自然不好出手攔阻她了。」

蕭湘雲道：「狄明揚，後來呢？你怎麼替祖師婆婆打通經脈的呢？」

狄明揚又把自己替老島主打通經絡之事，詳細說了一遍。

蕭湘雲聽得不勝驚喜，說道：「狄明揚，這麼說，你的功力，比師父還高了？」

蕭湘晴道：「狄相公有這一身功力，那是拜那隻大蝙蝠之賜，和吸取了兩個天竺高手的內力，都被你化爲己用了。」

田駝道：「狄小兄弟前晚和老哥哥動手之時，內力只是略勝老哥哥而已，可見你吸入體內的內力，還不能完全化爲己用，昨晚和大門主動手，因對方功力極强，才激使你內力被逼發揮出來了，依老哥哥看，小兄弟應該勤修內功，也許還可以百尺竿頭，再進一步呢！」

狄明揚道：「老哥哥說得極是，小弟也有這個感覺，內力好像自己在不知不覺中增長，連我都不知道。」

蕭湘雲道：「蝙蝠血有這麼大的好處，我們幾時也去找一隻來喝喝。」

蕭湘晴道：「像老鷹的蝙蝠，妳到那裡去找？這是可遇不可求的事，何況武大先生給狄相公服的三顆雪蓮子，也是稀世之寶，還有兩個天竺密宗高手呢！這是狄相公的福緣深厚，才會有此奇遇。」

田駝頷首道：「五姑娘說得不錯，小兄弟……」

話未說完，只聽一陣急促的脚步聲傳了進來，哈嬤嬤又朝蕭湘晴招招手，蕭湘晴走了過去。

哈嬤嬤低低的在她耳邊說了幾句，蕭湘晴一直點着頭。

哈嬤嬤道：「好了，妳快陪狄相公進去吧！」

蕭湘晴道：「狄相公，我們進去，該給師祖婆婆去打通經絡了。」

狄明揚眼看哈嬤嬤進來的時候，神色甚是惶急，不知島主要田駝和蕭湘雲到前廳去做甚麼，後來她和蕭湘晴附耳說了幾句，蕭湘晴的臉上也有了異色，一時不覺暗暗忖道：「莫非又發生了甚麼事不成？」

他聽了蕭湘晴的招呼，就跟着她走出起居室。

蕭湘晴回頭道：「你快跟我來，我們要走得快些了。」

她在說話之時，脚下已經走得極快，迹近奔行。

（未完．四）

上文提要： 天馬堂不想毀了日進萬金的洛陽居，於是決定先和對方的頭頭談判，江楓主動作傳訊，內宮一派允首；雙方會面，天馬堂要內宮一派解釋上次的血戰，內宮一派反追究副總管王龍被殺事件，因他們不相信江楓能一掌打死王龍，於是要他重演當時的情形，江楓答應，但要求扮王龍的人不能避他的一掌……

俠義奇情連載小說　卧龍生·文　可飛·圖

劍氣九重天

一掌震驚四座　意外獲任代表

黃龍兩道目光盯注在江楓的臉上，看了一陣，道：「你是說，你是攻其不備？」

「王副總管有沒有準備，我不知道，但我絕對不是暗算他，」江楓說：「他抗拒上命，罪不可赦，總管說他該死，我就擊出了一掌，倒是想不到會把他打死了。」

「不可能的，就算王師弟沒有戒備，你那一掌，也未必能打得中他，打中了，也未必致命，除非他已先受暗算……」黃龍道：「你小子名不見經傳，那會有如此本領。」

江楓淡淡一笑，道：「閣下呢？你黃龍這個名字，韓某也是第一次聽人說起。」

黃龍臉色一變，道：「我要立刻殺了你！」雙肩一晃，人已離座飛起，落在廳中。

他實在忍不住像韓霸這樣身份的人出言汚辱，激怒之下，似已亂了方寸。

天虛子微一擺頭，九頭鳥刁鵬站起身子，雙肩一晃，不見他舉步揚腿，人已飄落到江楓的身側，道：「黃班頭，咱們正在講理，怎麼忽然變了臉要出手殺人哪？」

「韓副總管出言無禮，我要教訓他一頓！」

「要教訓韓副總管，也輪不到你出手。」刁鵬打斷了黃龍的話，接道：「天馬堂的副總堂主天虛子道長在此，再說刁某人以長老的身份，也可以處理韓副總管的事。」

「是啊，」天虛子接口說：「你要舊事重演，老道同意，黃班頭可是要改變主意，出爾反爾？」

「那倒不用，只是加上一點彩頭，」黃龍道：「如若韓副總管一掌取不了在下的性命，那就把他交由在下處置如何？」

天虛子瞧着刁鵬，道：「小刁，你看這個條件如何？該不該答應人家？」

他說話慢條斯理，語氣也很和善，但內容却是惡毒、刻薄，只在暗中示意，却要別人說出結論，去作惡人。

「刁某的看法，如果韓霸失手挫敗，咱們倒也是不方便維護他了。」

江楓暗道：「這牛鼻子老道生性好生涼薄，勿怪他無法在武當派中立足，正大門戶之中，豈容下這等陰險人物。」

「韓霸，你要自求多福了。」天虛子說：「黃班頭說得有理，刁長老也表贊同，老道也不便維護你了。」

「說的也是，黃班頭站着不動的讓我打一掌，如是我沒有辦法取人性命，副總堂主把韓某交給人家處置，倒也是合情合理了。」

江楓沒有哀求天虛子體念下屬，予以維護，反而大表贊同天虛子的決定，這不但大出了天虛子的意料之外，連九頭鳥也有點莫測高深，呆呆的望着江楓出神。

但鄧飛的臉色却很難看，他明白這個後果，韓霸絕對沒有辦法在黃龍全力戒備之下，一擊取命，這一注是輸定了，把韓霸交過去，會有些甚麼樣的遭遇，那就不忍想下去了，定然十分悲慘。

但最震驚的却是黃龍，韓霸的反應完全出了他意料之外，難道這個世界上眞有視死如歸的人？

黃龍看過訓練殺手的方法，完全是抹殺了他們的人性、心智，才能成功的訓練出一個不知道死亡可怕的殺手。

但韓霸並沒有失去了人性、心智迷亂，為甚麼會如此的沉着、冷靜？

除非他有着極强的信心，一掌斃敵，他不是已經一掌打死了王龍麼？

「黃班頭，」天虛子陰陰的說道：「如是韓霸這小子一掌把你打傷了，這勝負之約，應該如何分法？」

「這個……這個……，」黃龍道：「自然是算我黃某人贏了。」

「這就不太公平了，」天虛子道：「一掌打死你，我們贏了，傷不了你，我們算輸，但一掌打傷你，應該是一個不勝不敗的局面，你沒有敗，我們也不能算勝才對。」

「這就很難論斷了，」黃龍道：「眞要公平，那就要界限得十分清楚才行，韓霸一掌如能打得我撲倒於地，還是暫時無法開口說話，就算你們贏了。」

「好！就這麼辦，」天虛子道：「韓霸，你可以運集功力，準備出手了。」

「在下早已蓄勢待命，只待副總堂主一聲令下了。」

「好！黃龍頭準備好了麼？」天虛子急急的說。

「慢一點。」和黃龍同來的少女緩緩站起，解去身上的狐皮披風，露出一身玄色勁裝，接道：「韓霸這一掌是他個人的生死，還是代表了天馬堂出戰？一掌打死了黃龍，我們回頭就走！洛陽居還維持現在這個局面，如是韓霸敗了，貴堂準備如何表示？」

「我看韓霸和天馬堂的關係不大了，他身份卑微，如何能代表天馬堂，」天虛子說道：「我老道才算是天馬堂中眞正的代表。」

江楓雖然全力在壓抑自己，但仍然被天虛子那句身份卑微的話所激怒。忖道：「他出身正大門戶中人，心地的陰險惡毒，尤過綠林道上人物，出賣武當門中的機密，也必然十分徹底了，這個人留他不得。」

玄衣少女淡淡一笑，道：「黃龍，你太吃虧了，韓霸一掌能打死王龍，其掌上工夫必然有特別的造詣，就算一掌打不死你，也可能讓你受到傷害，但韓霸在天馬堂中只是個微不足道的腳色，你要快意恩仇，出手殺了他就是，用不着訂下這一掌之約。」

「不！」黃龍兩道目光凝注在韓霸的臉上，道：「一刀殺了他太便宜他了，所以我要挖出他的心肝，祭奠王龍師弟，但天虛子不是易與的敵人，雙方放手一戰時，勝負很難預料，至少可能使韓霸有逃走的機會，何況我一直想証實一下，王龍師弟眞正的死亡原因。」

暗中提聚了功力，緩緩行入廳中，接道：「道長，韓霸交給在下處置的承諾，不會改變吧？」

「不會，」天虛子笑道：「老道再給你一個承諾，你勝了，就多給你半個時辰，讓你活殺韓霸，祭奠師弟，在這半個時辰之間，老道絕不出手阻擾！」

「道長，這有些太過份了。」鄧飛道：「何況看着他們活殺我們的人，也有損副總堂主的面子啊！」

「鄧總管多慮了！」天虛子道：「一個人決定要死，死的方法又有甚麼關係呢？千刀萬剮和一刀畢命，都是一個死字，何況黃龍只有半個時辰活殺韓霸，韓霸一咬牙，就忍過去了。」

鄧飛老臉漲紅，但却不敢再言。

韓霸突然轉過頭來，目注天虛子古怪一笑，道：「副總堂主，有罰也該有賞！我如勝了，副總堂主要如何獎賞屬下呢？」

天虛子微微一笑，道：「韓霸，老道看不出你有任何的勝算機會，你如眞的勝了，老道就任你提一個條件就是！」

「道長，一言既出，駟馬難追，」韓霸道：「在場的人都聽到了，副總堂主，到時候可不能借詞推托，賴不認賬啊！」

「混賬，老道這一生中，也許作過了不少有干天和的事，但却從沒有說話不算過，所以老道答應了讓黃龍活殺你，屆時絕不會出手救你。」

「知道了，」韓霸轉向黃龍，道：「黃班頭，這是以命賭命的事，在下會全力施爲，你要好好的準備了。」

春花四婢和韓霸相處較好，此刻都流露出無限同情神色，看向韓霸。

段九低聲道：「齊兄，韓副總管這一掌成麼？」

七寶和尚道：「大概可以吧！」心中却暗暗忖道：「一掌斃了黃龍，現露出眞正武功，這個副總管那裏還能作得下去？打不死黃龍，勢必引起一番惡鬥，這個副總管的身份，大概也保不住了，只是不知他是否早有計劃，調集了人手，要一舉殲滅洛陽居的敵人。」

大和尚雖然思慮縝密，但一時間也看不出江楓葫蘆中賣的是甚麼藥，只好暗中通知胡萍、段九全神戒備，聽江楓之命行事。

韓霸的一張臉雖然難看，但聲音却出奇的平和，道：「黃班頭，小心了，形勢逼人，怪不得我了。」一掌拍向前胸。

黃龍全身的衣服突然鼓起，人劫

站着未動。果然，他準備以深厚的內功接下一掌。

全場中人所有的目光，都投注在江楓落掌一擊上。

但見黃龍鼓起的衣服，這一記賭注，韓霸已經是輸定了。

黃龍能以護身眞氣，鼓起衣服，就算是韓霸練過鐵沙掌，甚至少林派的大力金剛掌，也未必能在一擊之下傷到黃龍。

鄧飛因無能保住這個對他幫助極多的屬下，竟然心生慚愧，垂下頭去。

九頭鳥却吁口氣，道：「下一場，要看黃龍如何來活殺韓霸了。」

「不自量力！」天虛子道：「就是自取死亡，怪不得別人了。」

但聞黃龍喝道：「你……」張嘴噴出一口濃血，立刻倒了下去，以他深厚的功力，竟然也只能說出一個你字。

那一掌不見快速，只是輕飄飄的落在了黃龍的前胸之上。

梅花嬌軀一閃，人已落到黃龍的身側，扶起黃龍的身子，道：「大師兄，大師兄，你是怎麼啦？」

縱然事實俱在，梅花還是不太相信韓霸能一掌劈死了黃龍。

「沒有救了……」那玄衣少女道：「他吐出的一口濃血中，包括了他的心肺內臟……」

「是……」梅花緩緩收回按在黃龍後背的右手，道：「也震斷了大師兄的心脈。」

「韓霸……」梅花抬頭看看江楓，道：「你……你究竟是甚麼人？用的是甚麼武功？如此的霸道，一擊之下，震斷心脈，兼碎五腑，你說實話啊！你是誰呀？」

梅花心中的震驚，已到了無法自制的境界，她一直不曾放在眼中的韓霸，竟是個身懷絕世武功的高人，失控的淚水滾滾而下。

以韓霸表現的武功來說，如有殺她梅花之心，十個梅花也被他殺光了。

玄衣少女飛落在梅花身側，低聲道：「不要哭，振起精神，準備應變！」

天虛子和九頭鳥所受到的驚震，絕不在梅花之下，能一掌擊散黃龍護身眞氣之後，又斷心脈、碎去內腑，九頭鳥自知絕沒有這份功力。

「副總堂主，咱們勝了……」刁鵬說：「韓副總管是深藏不露的高人，咱們贏的是光光彩彩。」

「鄧飛，我要加你個匿隱高手的罪名……」天虛子道：「像韓霸這等身手的人，你竟然不通報總堂……」

「副總堂主，用不着扯上鄧總管，」韓霸道：「我記得你曾答應過，韓某人如果勝了，可以向你提出一個條件，在下沒有記錯吧？」

「不錯，不過你要提出一個老道能夠辦到的條件才行。」口氣中已有變化，預留了退步。

鄧飛似乎沒有聽到天虛子的呼叫，只是呆呆的望着韓霸出神。

「黃龍的年紀輕了一點，所以他的內功還未到精純的境界，」韓霸說：「所以屬下想再找一個人試試掌力，如何？」

天虛子道：「好啊！對方還有兩個人。」

「她們是女人，而且比黃龍的年紀還輕，」韓霸說：「屬下希望找一個修習過三十年以上內功的人。」

「你可是想拿我老道試試麼？」

「副總堂主身份何等尊貴，韓某人豈敢動此妄念。」

「嗯！除了我老道，這大廳之上，有三十年以上功力的人，只有鄧飛了，你可是想拿鄧飛試試？」

「還有一位，九頭鳥刁鵬刁長老……」

「不行，副總堂主千萬不可答允他……」刁鵬急急說道：「這小子忽東忽西，既要對付內宮一系中人，也對付天馬堂中人，我看是可疑得很。」

「說得對！小刁，那就由你出手抓住他，問個明白。」天虛子下達了令諭之後，也不看刁鵬的反應，目光轉注韓霸的身上，接道：「生死大事，老道不能下令讓別人站在那裏任你出掌，你只有憑仗武功，和刁鵬一決勝負了。」

韓霸淡淡一笑，道：「屬下遵命！」轉身行向九頭鳥笑道：「九頭鳥是天下第一兇鳥，不知你那一身武功，是否也有九頭鳥的兇狠？來！韓某人讓你先機，出手吧！」

刁鵬早已蓄勢戒備，準備全力一擊，但韓霸指明了要他先行出手，心中忽動疑，收住欲發的掌勢，淡淡一笑，道：「韓霸，老夫和你無怨無仇，你怎麼一切都冲着了老夫來呢？」

「鄧飛對在下有提携之恩，」韓霸說：「天虛子副總堂主又高高在上，在下那敢冒犯，除了你，這大廳之中，再也沒有適合的人了。」

「韓霸，你搞錯目標了，我是天馬堂中的長老，是你的朋友啊……」刁鵬道：「眼前這迎賓閣中，還有你很多的敵人，你能把他們一一擊斃，那可是大功一件，至少也可以混上個總堂的護法幹幹。」

江楓心中忖道：「殺了刁鵬，暫消一時氣忿，倒不如在他心中播下一些猜疑的種子，讓它們發芽成長，天馬總堂中雲集了天下的惡人，要他們作君子行徑，自是緣木求魚。」一念及此，心中氣怒頓消，微微一笑，道：「刁長老，副總堂主已傳了令諭，咱們如不動手過幾招，是藐視了副總堂主的權威，此後豈不是麻煩多多？為了給副總堂主一個面子，咱們只好動手一戰了。」

刁鵬道：「韓兄準備怎麼一個打法呢？」

口氣大變，竟和韓霸稱兄道弟起來，一下子把彼此的身價距離拉近了十倍。

「我看，咱們動手以十招為限。」

「十招？太多了吧？」刁鵬打斷了韓霸的話，接道：「自己人哪！過手過三兩招，能給副總堂主一個交代，也就夠了。」

兩個人說話的聲音都很大，有意給天虛子聽到，天虛子確也聽得清清楚楚，但却故作未曾聽聞，微閉雙目而坐。

梅花和那玄衣少女一面低聲交談，一面注視着場中變化，看韓霸忽然向刁鵬挑戰，也就按兵未動。

「十招，」韓霸固執的說：「但你攻我九招，我只還你一招，我說出口的話，一向不喜更改。」

「這個……」九頭鳥心中不停的轉動着，忖道：「這小子當眞是狂得很哪！九招猛攻，我如還不能取他性命，不用他還擊那一招，我也無法再混下去了，就算是天虛子，也無法讓我刁某九招，你小子是死定了。」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韓兄的意思是你不還手，讓我攻你九掌？」

「不錯，而且拳掌兵刃，任你施為，」韓霸的口氣越來越大，說道：「你號稱九頭鳥，想必陰手、暗器也是你的專長，也把它算上吧！只要你能把我殺死就行，不過，發出一次暗器也算一招，你要記清楚了。」

這番話聲音不大，但全場中人都聽得如雷貫耳，天虛子也聽得霍然睜開雙目，盯住在韓霸的臉上瞧看。

鄧飛、梅花等都聽得呆住了。

七寶和尚暗暗唸佛，忖道：「簡直是太誇張了，你九招不能還手，九頭鳥沒有後顧之憂，可以全力施展十成武功，可以發揮出十倍以上的威力，天下高手，有誰能擋得刁鵬全力猛攻的九招？」

倒是九頭鳥刁鵬聽得心中有點發毛了，又恨又怕，但也激起了他全力施展的決心，吁一口氣，道：「韓兄果然英雄，刁某人恭敬不如從命了。」

韓霸冷冷的說道：「你可以出手了，時間寶貴，我不能等你太久。」

刁鵬冷笑一聲，突然飛撲而上，一道閃電般的寒芒，飛捲而至。

乖乖，一出手就亮了傢伙，一把寬面雙刃刀，是一種既犀利，又陰狠的兵刃。

刀勢快得如劃空的閃電，飛旋的寒芒，籠罩了七尺方圓，眞是奪命追魂的一擊。

七寶和尚忖道：「我和尚如不還擊，就無法閃避開這一刀。」

連天虛子也有着不出劍，很難抵禦這一刀之威。

但韓霸却閃避開了，身子像飄起的飛絮一般，在飛轉刀光中，飄落刁鵬原來的落足之處。

看上去，就像兩人很快的交換了一個位置。

九頭鳥一連三刀，一刀比一刀兇狠，刀光幾乎籠罩半座大廳，但就是差那麼一點距離，沒有傷到韓霸。

三刀已過，九頭鳥氣勢大挫，這是他刀法中三記絕招，一上手就全力施展出來，竟然無法傷人。

「不要氣餒，刁兄，你還有暗器沒有施展，不過發暗器時，要認准位置，要是傷到了別人，人家找你討取公道，那就大煞風景了，何況錯傷了副總堂主，你就吃不了兜着走啦。」韓霸的語氣非常平靜，就像老友話別一般。

「我看不用再玩下去了，刁某人認輸就是。」

那三刀攻勢，是他三大精湛技藝之一，連對方衣角都未碰到，如果抖出了壓箱底的本領，一擊不中，那只有束手就戮的份了。

經過了一番思索，九頭鳥決心放棄孤注一擲的打算。

「刁兄執意停手，韓某人不能勉強，但我這一招，可是非要還擊不可！」

「只望韓兄手下留情，刁某人這廂恭候了。」言罷閉上雙目，一副甘願受死的神態。

突然來的變化，令人意外的驚嚇，莫可預測的結果，使得九頭鳥刁鵬這等江湖兇人，也完全失去了控制自己的能力，不得不用心去想，越想越怕，就變成了完全屈服，這就是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江湖人失去了那股兇狠的霸氣，也就喪失了再戰的勇氣。

韓霸果然拍出了一掌。

那是一股輕飄的掌力，任何人都看到出來，那掌力不會傷人。

但刁鵬却感覺到一股尖錐一般的暗勁直透內腑，耳際間同時傳入了韓霸的聲音，道：「這是獨門點穴手法，沒有人能夠解它，但三日內不會發作，我會在三日內約你見面，你如妄圖解除傷穴，那就自找苦吃了。」

但聞韓霸哈哈一笑，道：「刁兄如此的謙讓，韓某人怎敢相犯，這就兩下扯平了。」

「對呀！天馬堂中人，怎能自相殘殺。」天虛子一臉笑容的說道：「韓霸，老道以副總堂主的身份，指派你和內宮一系談判。」

「是不是具有決定和、戰的全權代表？」韓霸接道：「無權無能的代表，韓某人可不願幹。」

天虛子微微一怔，道：「當然是決定和、戰大權的代表。」

「多謝副總堂主的信任，」韓霸目光轉注到梅花的臉上，接道：「煮豆燃豆萁，相煎何太急？梅花姑娘，天馬堂下藏龍臥虎，集天下奇人於一堂，我韓某人只是一名馬前小卒罷了，能罷手時且罷手，」目光突然停在玄衣少女的臉上。

（未完・十六）

上文提要：袁懷恩技窮，石大元進迫，慕容雪琴解救，鄺雄飛又來糾纏她，她對小唐不忘懷，但又不欲決絕，只好授權李湘，移花接木，以解愁困，小唐事後雖知，亦無可奈何，總之各懷傷心事，難對人言……小吉子來找小唐，說皇上要和他賭一場，地點是縣城的一座莊院，皇上以二千萬兩作賭注，不輪輸贏，都照付作武林善堂的基金，以完成心願，小唐謝後，賽賭對手是石大元……



小霸王故事集／司空羽・文／可飛・圖

亡命江湖

賭桌惹起風波　行宮突來叛黨

此言一出，皇上和鄺雄飛大嘩。

石大元面色微變，大笑道：「小唐，這可眞是語不驚人死不休了，骰子可以放在胃裡嗎？」

小唐把那枚骰子交給皇上及鄺雄飛摸過，它是熱的，但另外兩枚則是涼的，只是二人還是不信。

他們不信，小唐也不計較，結果這次他輸了。

第三次皇上正要下注，小唐要求作莊。

石大元點點頭，於是皇上推出了五百萬兩，也只有掌天下的皇上才會有如此大手筆。

石大元也是五百萬兩，他的賭注當然也是皇家出的。

因爲皇上對他有了信心，皇上聽說他能預先把假骰藏在肚子臨時吐出來，就十分驚奇信服了。

小唐一百萬兩。鄺雄飛十萬。他不過是陪襯而己。這次皇上九點、鄺雄飛八點，石大元擲時，小唐雙手按在桌上，躬身目注碗中的骰子轉動。

第三次三枚骰子中的一枚轉得久些，明明已是「豹子」，那知又轉了一下，也變成了九點，這眞是意外。

本來已經停下了，又能再轉一下，看來却又沒有一點外力。

石大元猛然抬頭看了小唐一眼，道：「小唐，這一手不大高明吧？你剛才八成吹了一口氣……」

小唐笑笑道：「石老，你當場表演一下吹氣如何？」

當然，如果對方有備，吹氣就不靈了。

「好！這次算了！你擲吧！」

小唐抓起骰子，擲了兩次都未超過五點，看來石大元的勝算大些，第三次也在嘴邊呵了兩下，然後擲出。

小唐擲出後，雙手一張叫衆人離桌。

這表示衆人離桌誰也不能弄鬼。

石大元並未離桌，却也沒有任何動作。

居然是個「豹子」。石大元面色大變。

在賭這方面，他等於是小唐的師父，居然不如徒弟，尤其是在皇上面前，不能爭這口氣，實在栽得不輕。

石大元抓起三枚骰子一摸，沒有一枚是熱的。

這足以證明一件事，不久前他擲時其中一枚較熱，確是自胃中吐出的。

所以他以爲小唐在嘴上呵氣時吐出一枚也呑下一枚，等於調換了。

但是一摸之下，其中兩枚不涼不熱，其中一枚却很涼。

不涼不熱的，表示就是原有的兩枚。

涼的又代表甚麼？在胃中藏了很久的骰子即使不太熱，也絕不會是涼的吧？

難道這小子的內功已到了某種境

界？

把胃中的骰子淬涼吐出，內功要深厚，在運用上必須隨心所欲才行。

石大元怔了一下，小唐已把所有的銀票掃了過來。

此刻小吉子在和慕容雪琴交換眼色，而石大元已把碗中的骰子抓了起來一看，道：「各位請看，這一枚不是原先所有的，小唐弄假。」

衆人半信半疑，老實說，皇上、鄺雄飛以及慕容雪琴等人都是門外漢、看不出名堂。

是不是原有的骰子他們也不敢確定。

但一摸之下，那一枚還比較涼些，就有點懷疑石大元的話了。

在一般人的想像中，骰子在胃中很久，絕對是熱的。

本來如此，除非內功深湛，煉氣成霜，才能在胃裡面淬冷。

當然，這是死無對證的事，於是石大元建議賭「梭哈」。

小唐不反對，取來牌具當場檢查過。

小唐和石大元猜拳決定發牌權，小唐又贏了。

皇上的臉色有點不悅，自己教出的徒弟居然會比他高明。

小唐洗牌時石大元十分注意，所以由他籤牌。

像他的籤牌方式也是少見的，把上面兩張拿在一邊，再把全部的放在那兩張之上，然後再拿下半副放在一邊，把下面的半副的一半再放在那上面，最後才把最下面的一半拿上去。

相信這樣籤過的牌，只怕特級高手也只好望牌興嘆了。

小唐一點表情也沒有，他拿起牌，各發了一明一暗各兩張。

皇上的明牌是一張J。

小唐是一張十。

石大元是A。

鄺雄飛是K。

由石大元講話，他推出了五十萬兩，這眞是史無前例的亡命之賭，由於小唐跟了，其餘的全跟了。

一下子枱面上就是兩百萬兩，只是第一張明牌而已。

小唐發了第二張明牌。

皇上是Q。

小唐是J。

石大元又是A。

鄺雄飛是一張Q。

當然，仍是一對A講話，石大元推出了五百萬兩。

皇上硬跟，反正銀子不是自他們家中帶出來的。

鄺雄飛打了烊，小唐也跟了。

現在枱面上已經是一千多萬兩了，小唐又發了第三張明牌。

皇上是一張K。

小唐是十，已是十一對了。

石大元是一張九。

這次輪到小唐講話了，他出了五百萬兩，他的銀票還是上次贏來的，正好派上了用場。

皇上是照跟不誤。

石大元看了一下也跟了。

現在皇上的明牌是JQK。

小唐是十J十。

石大元是AA九。

皇上有大順及同花的雛型，輪對子，小唐比石大元小，於是小唐又發了第四張明牌，也等於是第五張牌。

皇上來了一張A。

小唐又是一張十。

石大元又來了一張A。

這下熱鬧了，皇上是JQKA，大順面子，但不是兩頭順。

小唐三條十，自然也有富爾豪士的可能性。

石大元的明牌就是三條A，比小唐的三條十大，却像已無四條了。

但是，皇上是看十順，如他下面扣十，小唐也不會是四條十了。

要是小唐下面的暗牌是十，他就能解困，有勝皇上及石大元兩家。

因爲他是四條十，皇上看十順就定了。

如他下面不是扣十，只有「同花」的希望，或者只有一對。

除非小唐只有三條十，只要是四條或者「富爾豪士」他都贏了。

當然，如果石大元也是富爾豪士，三A二九，而小唐也是「富爾豪士」，三十二J，自是石大元贏。

現在唯一不具有贏家相的是皇上。

但是，他的暗牌是不是十？只有小唐心知肚明。

現在自然是石大元說話，三千萬兩的餘數他全梭了，這也是必然的，但是，三條十在小唐處，另一張却未露面。

要是皇上跟了，就可以證明他是大順，下面是一張十，當然，也可能是同花順，那就是絕對的贏家了。

皇上居然也跟了，小唐是非跟不可的。

現在到了揭牌的時候了。

皇上揭開，只是「同花」

小唐揭牌，下面竟是一張J。他記得應該是一張十的。

他有把握穩贏的，四條十自然穩贏。

此刻他知道了石大元的厲害。

這也是由於他整了石大元一下，那枚骰子的確也是自胃中吐出的，妙在使它冰冷而不發熱。

如果小唐近來不和慕容雪琴在一起，如果沒有接受羅子超授他的「恨天叟」的三招怪學，他不會有此深厚的造詣。

自從上次羅子超傳了他那三招怪學後，他不時思考演練，失敗過多少次，因爲他相信這絕學能發揮數倍的威力。

但是他聰明、倔強，能想到別人

所想不到的。

更重要的是，他不但把這三招的眞奧研究出六七成左右的功力，還由於研究此功，內力進入另一境界。

「恨天叟」說得不錯，這三招非同小可，一生享用不盡。

這也是他能使冒火的骰子由熱變冷的原因。

石大元知道他弄鬼，但却不信他的內功已到此種程度。

因此，石大元不甘，也玩了一手絕的，換了小唐的牌，他居然不知道，明知是他弄鬼，說也沒有用。

現在，如何能反敗爲勝？把枱面上的一千萬兩收過來？

皇上是「同花」。

小唐是三10、二J的「富爾豪士」。

石大元只要是「富爾豪士」就是贏家了。

只要石大元把牌一掀，就再也無法改變這局面了。

這工夫慕容雪琴已站在皇上與石大元的背後之間處，見小唐的神色，二人交換眼色，知他要栽，就在這時，石大元的牌突然飛了起來。

「不成，弄鬼……」小唐伸手一抓，抄住了石大元的牌，牌往桌上一翻，道：「石老，玩這一套太明顯了。」

石大元也不知道自己的牌爲何會飛起來？

因爲他剛才小心提防，相信無風。

他那知這是慕容雪琴以氣御物的絕學？而她弄過手腳之後，又向後退了三步坐下。

所以石大元向後望去，仍是一頭霧水，因爲在慕容雪琴所坐之處若吹口氣到桌上來，或用內力虛空移物，由於他的身子擋着，都會感覺出來的。

他的牌被翻在桌上。

那是AAA9Q，根本不是「富爾豪士」三條兩隻。

「小唐──」石大元的臉都青了，第一次栽了他不能不認，但這一次他看得很清楚，下面是一張9。

也就是三A、二9「富爾豪士」，居然變成了Q。

當然，小唐的第四條J却變成了十。

小唐雙手一伸道：「石老，這可就冤枉小弟了吧！這次輸贏太大，所以你的牌在無風之下飛起，小弟不能吃這種啞叭虧，只好去抓，小弟有甚麼不對嗎？喏，你可以來搜身，小弟和老哥玩，絕不來虛假的……」

這工夫一大堆的票子已被他划了過來。

石大元的目中噴出火星，他是「賭王」，人所共知。

他的賭術是一流的，但他的內功呼吸反應和花樣却不是一流的。

他輸在內力及反應之上。

而小唐明明弄了鬼，却又推得一乾二淨，反而顯示出是石大元玩花樣當場被他抓住，但未玩成功。

皇上在一邊冷笑。

因爲他確是個嗜賭之人，他數次輸在小唐手中，實在不是滋味，找了幾次人還是找不回面子。

這次找石大元來，本以爲十拏九穩，結果又輸了。

一個皇上是很難嚥下這口氣的。

即使他眞的有意重建善堂，也希望贏而不希望輸。

何況皇上對於重建武林善堂之事是否眞的熱情？

這工夫小唐見慕容雪琴以目示意盡快離此。

小唐抱拳道：「皇上寵召，我等已聆悉旨意，囑小民等重建善堂，小民等十分敬佩，如皇上無別的指示，小民等要告辭了。」

皇上道：「不急，不急，既然來了就多盤桓一兩天。」

這工夫鄺雄飛已退到皇上身邊。

「天山雙劍」莊氏兄弟也站在皇上身後。

石大元則擋站在門口。

就在這時，門外忽然有人大叫「叛賊衝進來了！」

接着院中有人中掌及倒地之聲。

「砰」的一聲，左側的窗子被踩開，司馬地仗劍衝了進來，後窗外也竄入一人，竟是倪賓。

接着，又衝進幾人，是「擎天手」熊天祥、「燕子飛」姚樑、「天魔手」崔崧、「血燕子」姜蘭花、「五步搜魂」尉遲春等人。

鄺雄飛大叫：「忙擋住，我來護駕……」

鄺雄飛和石大元左衝右突，保護皇上出了大門，小唐這邊的人也和司馬地及倪賓等人動上手。

小唐這邊有慕容雪琴在，實力至大，但是，也因爲有袁懷恩和胡蟬，也要時時顧到他們，也就削弱了不少實力。

此刻有六個人追出對付皇帝及保駕的二人。

大廳中却又竄入四個人，一個是「落日雙鈎」司徒鴻，跟着是「小諸葛」巫天、「小霸天」齊天樂及「小白龍」高永。

這四人固然了得，但僅是慕容雪琴一支青蟾劍就接下了五個之多，餘下的人小唐接下兩個。

袁、胡二人合接一個尉遲春。

雙方在三五十招之後，小唐這邊仍佔上風。

這工夫又進來了一人，竟是清虛道人。

小唐道：「原來你也是空門敗類……」

清虛道：「『空門敗類』四字放不到我頭上來，因爲我本就不是個出家人，奉命客串而已。」

小唐道：「根本就是預謀。」

清虛「哈哈」大笑而不答，因爲慕容雪琴突然向他攻出一劍，這一劍含怒而發，凌厲無比。

清虛身手了得急忙閃架，「嗤」地一聲，左腋下仍然被挑破一洞。

清虛一凜，疾退兩步，名家出手，果然是不同凡響。

但這工夫，司馬地和倪賓又攻上來。

剛才小吉子以眼色示警，可惜他只知有危機，却不知是何危機？只能示意叫他們小心而已。

如今等於司馬天一干造反的人前來打埋伏，想一舉消滅他們以及皇上和保駕的一干人。

要想達到此一目的，相信還有更多的人手。

果然，不一會兩個喇嘛也來了。

這麼一來，這邊的絕對優勢又失，而且由於袁懷恩受傷，胡蟬也中了幾掌，慕容雪琴要衛護他們，就無形中失去很多次搶到的先機。

胡蟬幾次叫大袁用箭，但還未搭上箭已被攻得團團轉。

慕容雪琴暗示小唐必須找機會暫退。

因爲太遲了要退也來不及的，可是現在袁、胡二人受傷，且大袁又不擅高來高去輕功之下，又如何撤退？

慕容雪琴一邊揮劍，一邊以「觀音指」和「菩薩罡」近身襲敵，中指者已有六七人之多。

慕容雪琴示意叫小唐先一個個地救出袁、胡二人。

小唐只好照辦。

他的身手又增進了不少，揮舞着窄長的劍刀，所向披靡，到了大袁身邊拉着就走。

擋他的人是倪賓，小唐且戰且走。

別人見倪賓追出，也就不追，要他一人去追。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以爲小唐和倪賓的身手差不多。

本來如此，但此後小唐就漸漸脫穎而出了。

小唐到了院中，仍有三四個侍衛纏上，倪賓叫他們去應付別人，他自己猛撲而上，小唐和大袁到了另一院落，已無別人跟來。

倪賓突然貼近道：「快走……」回劍一掃，在自己的左肩上劃了一劍，小唐大爲驚奇。

大袁道：「老小子，你眞夠意思！」

小唐向倪賓點頭示意，恐怕隔牆有耳，洩了此密，不便說甚麼，和大袁退出大宅之外。

把大袁安置在隱蔽之處再回到大宅之中，此刻胡蟬已中了四五劍，一身是血，小唐衝到李湘身邊，道：「我掩護你把胡蟬弄出去。」

由於此刻對方的主力全集中在對付慕容雪琴身上，小唐以玩命的打法連傷三四人，已使李湘挾起了胡蟬，向外疾衝。

於是倪賓又衝上來，這工夫四周的人太多，李湘挾着一個人邊戰邊走，十分吃力，竟被瞎了一目的兩個喇嘛各砸了一掌，已受內傷。

而且第二掌幾乎砸實，她倒地滾出三四步外。

儘管她倒地翻滾，挾着胡蟬却不放手。

小唐一式怪招盤旋於空中，竟有一顆頭顱飛出，和一根殘手落地，於是阻擋的人潮又退了。

慕容雪琴一個人經常要招呼十個以上。

像司馬地、司徒鴻、清虛道人及崔崧等人，每一個都是一方霸主，前仆後繼，似乎非把她留下不可，這陣仗饒她身手再高也不成。

就在這時，「烈火神槍」鄺雄飛又衝了進來，大聲道：「雪琴別怕，我來助妳……」

說着巨槍一抖一挑，已震飛了兩件兵刃，也傷了一人，有他來此，慕容雪琴的確減輕了不少的壓力。

小唐護着胡蟬往外衝，倪賓又搶先撲上，別人也就退下，到了另一院落，又停止不攻。

小唐抱拳道：「多謝──」正要離去，忽然「卜卜」射出兩枝「吹鏢」，把左邊牆外探出一個頭的人射了下去，原來這個是有心人，發現倪賓有通敵之嫌。

小唐示意叫倪賓殺之滅口，把李湘和胡蟬送出宅外。

但是，這次回來時，慕容雪琴又中了數掌。

儘管有鄺雄風相助，却擋不住太多的高手。

因爲司馬天也來了，此賊身手高絕，今夜才看出，他比鄺雄風還高出一籌，所以說，他的身手不次於慕容雪琴。

光是一個司馬天就如此厲害，加上另外數十高手，她又如何能接受得下來，當小唐見她口鼻淌血，力戰不退，却又連連中掌時，小唐心痛如絞。

於是他只攻不守攻向司馬天。

司馬天的確並未把他放在心上，他雖然知小唐已非昔比，但他自己藏了拙，更非小唐想像中的司馬天了。

但才接了小唐三招就不由大吃一驚。

原來這都是把羅子超、慕容雪琴及袁老爹的招式拆開重研又重行組合的新招。

如此自行組合拼湊，完全脫胎換骨了。

所以此刻司馬天一個人應付小唐，也只不過是略佔上風而已，但是，仍有十五六個人在對付慕容雪琴。

兩個人完全被困住，就是想移到

大廳外都辦不到。

似乎這些人也知道，他們已無奧援，只要這樣困住死纏下去，有三五百招就會把他們累倒。

他們似要捉活的。

「兄弟……」慕容雪琴終於和他背貼背力搏，喘着低聲道：「我給你製造機會，你快走吧！」

「姐，妳不走，我……會走？」

「兄弟，不要傻……我能走的……但必須一個一個地走。」

「姐，我爲妳掩護，妳……妳先走。」

「爲甚麼要我先走？」

「因爲姐姐也受了內傷。」

慕容雪琴道：「這點傷算不了甚麼……兄弟……要走還要趁我們的體力未消耗才行……快走！」

「姐姐先走！」

慕容雪琴嘆了口氣，二人打疊精神再次力拚。

如此以寡敵衆，可以互相支援，但因人太多，而且輪番上陣，以逸待勞，大約已拚了四五百招。

就是鐵打的也快虛脫了。

小唐道：「姐，我和妳死在一起一點也不怕……」

「兄弟，你不能死……如果還能走……你一定要……」

「啪」地一聲，她又挨了司馬天一掌。

這局面越來越絕望，對方纏得越來越緊。小唐能聽出雪琴姐的喘聲，她道：「兄弟，我來給你製造突圍的機會……你一定要走……要把握住……」

「不！姐，妳不走我也不走。」

慕容雪琴一急，又大口吐血。

鄺雄風被三個高手纏住狂嘶道：「雪琴，我和妳一道死，咱們不能屈服……」

慕容雪琴根本不把他當人看待。

漸漸地，小唐和慕容雪琴已感力盡，動作稍稍遲緩，慕容雪琴又中了一掌。

估計她最少已中了十七八掌以上。

任何一個高手在力盡之時（未力盡時則不同），中了十七八掌以上，也將逐漸失去抗拒力了。

慕容雪琴的步伐已蹣跚，口鼻中的鮮血已大量地流下下顎而至頸部，汗水幾乎濕透了衣衫。

鄺雄風一邊力拚一邊大叫：「雪琴……妳能走就快走……我願意替妳死……」

司馬天冷冷一笑道：「慕容雪琴，現在我問妳一句話，如果實說了，或饒妳一命，妳師姐在何處？」

慕容雪琴的意識有點模糊了，她知道，司馬天和師姐必有過節，而且必然是極大的過節。

她冷冷地道：「不知道……」

司馬天奇招乍出，一滑而至，又擊中了慕容雪琴一掌。

此刻小唐忽然感覺和他背貼背的雪琴姐離開了他，回頭一看不由大驚，她已經快站不住了。

就在這時，有人忽然厲聲道：「你們都中毒了，還不停手……」衆人一聽中毒，無不吃驚而停手。

這些人甚麼都不怕，就怕中毒。

雖然清虛道人也是此中能手，和「回春散人」比起來，那可就相差一大截了。

衆人一看是羅子超師徒，而且暗暗一試，每個人的眞氣都不暢通，而且功力弱的人已經倒下了。

司馬天道：「羅子超，你這一手太卑鄙！」

羅子超道：「『卑鄙』二字還有比你更甚的嗎？」

「羅子超，這不是君子行徑。」

「對，因爲我對付的也沒有一個是君子。」羅子超道：「但羅某只救人而不殺人，一場決定性的血戰延後擧行，今夜你們先躺下休息一會……」

果然，沒多久，一個個地都躺下了。

就這一句，司馬天最後也搖搖倒下，清虛也未例外。

羅子超本要把司馬天兄弟帶走，但皇上出現了，要求他不要帶走，因爲他們二人是欽犯，一定要繩之以法。

既然如此，羅子超也就沒有帶人，只把小唐及慕容雪琴帶走了，他的徒弟劉鳳起揹着慕容雪琴，羅子超挾着小唐……

* * *

慕容雪琴的傷勢太重，即使有這位武林名醫在，也沒有十成十的把握救活她。但小唐表示，一定要盡一切努力，即使要他犧牲也在所不惜。

羅子超道：「現在只有一法，你要考慮。」

「前輩請說。」

「以陰陽交流的『栽接法』，再以『三竅合』加上我的靈藥，雙管齊下，也許還有四成的希望。」

「四成？連五成都沒有？」

「沒有，也許還不到四成。」

「『栽接法』我不懂。」

羅子超道：「『栽接法』就是『玉房秘訣』的一種，也就是俗稱的『房中術』，又名『採戰』，是道家修煉的一種法門，北七眞，南五祖是這兩派的代表人物，七眞重清修而得道，南五祖則採陰陽雙修，即『房中術』修成正果的。」

「『房中術』也能修成正果？」

「那只是一個入門的基礎，入了門之後還要靠個人的修行，不是永遠去作『房中術』的。」羅子超道：「但北派重清修，也就是所謂全『眞』，但也有個例外，北七眞中有個劉海蟾，却不採清修法而混在妓院中，以陰陽雙修得道。南五祖中的白玉蟾，自幼出家，却不用陰陽雙修，而是清靜孤修的。」

小唐只是中毒，並未受到重傷，服了羅子超的培元固本靈藥來作這件救人的大事。

「但是你要記住，你要把眞元給她，千萬不要使她有所洩耗，一旦她把持不住洩了，那就完了。」

小唐一凜道：「在那情況之下，是不是很容易洩耗？」

「對，尤其是你們已有深厚的情感。」

「如何才能不使她洩耗？」

「你要在她的耳邊不時提醒……」

小唐道：「前輩就快教我秘訣吧！」

「『玄女經』略晚於『素女經』，後人又稱之爲『玄素之道』，這兩個女人都是黃帝的顧問，對男女之事有至深的研究，這種秘術主要是『內視法』的運用……」

名醫眞不簡單，羅子超居然也是「房中術」的一位大行家，小唐牢牢記住一些訣竅，被關在屋內。

這屋中門窗閉起且放下窗幃。

這主要是使室內的人不會有心理上的負擔，以爲外面的人會看到他們的一切擧措和行爲。

慕容雪琴躺着，意識已不大清醒。

但不論她傷得如何嚴重，總是認識小唐的。

她不是關心小唐，絕不會紆尊降貴地去見皇上。

因爲在她的心目中，滿人皇上遠不如小唐重要尊貴。

在她傷重甚至行將離開人世時，小唐能守在她身邊，她感到滿足，自認識小唐，她的欲望就變得很低了。

也就是說，只要和小唐在一起，其他都不重要。

「姐……」小唐摸摸她的手和面頰，而且還輕輕地吻了她的前額一下道：「我要救妳——」

慕容雪琴覺得不大可能了。因爲她知道自己傷得有多重。

「姐，羅前輩面授救人之法，小弟有把握救妳，大姐，妳要忍耐，而且互相配合才行——」

他一邊爲她寬衣，一邊低聲在她耳邊道：「姐……妳會不會以爲小弟在佔妳的便宜？」

「不……兄弟……」她喃喃地、吃力地：「你要甚麼，姐姐都給你……而且甘心情願……只怕我的不潔身子，並不能爲你帶來快樂……」

「姐……妳永遠永遠都是高貴的，聖潔的……姐，我要告訴妳一些配合的訣竅，一定要認眞實行，反之，必然是功敗垂成，前功盡棄，姐，妳仔細聽着……」一邊仔細說明，一邊爲她寬衣。

慕容雪琴心潮起伏，心情激動。能和兄弟作這件事，固所願也，但自己是不潔之身，一直自餒自卑，如今他要爲她治病，能因此而使他得到他想要的，不也是順理成章的事？

何況，男女之間的愛慾，本來也是相互間的事。

男人需要女人，女人當然也需要男人。

慕容雪琴乃是小姑獨處待嫁之身，如不失身鄺雄飛，她再大些仍是個大閨女呀！只要小唐不在乎，仍把她當作處子，她就是處子。

她此刻只感覺身子在飄浮，意識在飛騰，總之，能在死前和小唐有此肌膚密接之親，死而何憾？

「姐，我說的你記住了沒有？」

「記住了，兄弟——」

「姐，咱們要開始了，越拖延對妳的傷勢越不利。」

「兄弟，如我終歸不活，你也不要難過，姐姐永遠喜歡你，永遠是你的，死後有靈，也會常常在你身邊——」

「姐，我有把握救活妳，請建立信心吧！」

「兄弟，你爲甚麼還爲我留了褻衣？」

「姐，我總以爲爲妳留一件就能表示對妳的尊重。」

「兄弟，我的看法却正相反，如讓我與兄弟赤裸相對，才能表示兄弟對我並未厭棄——」

「姐……既然如此，小弟自然更喜歡……妳不知道，當我看到妳的胴體全裸時是甚麼感受？我自己却無法形容，我只能視那是獨一無二的了。」

「兄弟，這話我雖不全信……但很高興……」

「姐，我們開始了！」此刻他已除去了她身上所有的衣物。

「三竅合」是「栽接」和「採戰」的基本姿勢。

主要是男女的上中下三竅密接，使陰陽二氣互通，剛柔相濟，陰陽調和，進而療傷治病。

上竅是口，中竅是臍，下竅自是陰部了。

「洞玄子」一書，就是强調「三竅合」的房中秘訣，事實上，下竅既然要合，僅僅是輕微的觸碰是不夠的。

自然要作適度的接合，也就是入港，但不可深入。

因爲太深入會控制不住而大洩。

像他們素日互相傾慕，情感深遠的戀人，又如何能控制這種實際上即爲夫妻行爲的大慾呢？

能。也只有房中術能，「洞玄子」以及玄、素之道也能。

當雙方已經鍥合緊密，兩人已經合爲一人時，慕容雪琴立刻就有震顫的情況。

這當然是高潮的前奏。

因爲她不以爲自己能癒，她內心有報答小唐不計年齡，眞情相待的恩情，她要使小唐獲得至高的快感。

然後她再竭精而亡。

但是，由於羅子超對小唐說過一

些忌諱或容易導致危險的動作及現象，所以小唐立刻警覺了。

他猜出了雪琴姐的心理。

她要以行將不治的身子，使他得到人間至樂。

因爲上竅合（嘴對嘴）本來只是嘴唇密接，互相輸氣，但此刻她的舌尖却伸了過來。

小唐大驚，立刻低聲道：「姐……請妳記住……妳的生命就是我的……妳要是不治……我也不想活了……乾脆和妳一道走……」

慕容雪琴心頭一凜，道：「年紀輕輕地怎可消極？」

「姐，我們在救妳，妳却消極，如果妳要小弟活下去，就必須全力配合，共同努力……」

他又說着一些訣竅。

「仰首止息，長吐一口氣，收縮丹田，使行將洩出的精氣收回內體……」小唐不斷地提示。

並非慕容雪琴比他差，其實說一遍她就懂了，而且她現在的心情十分複雜矛盾，一方面她想死，因爲她已失去了最引爲自傲的童貞，另一方面又想用這殘敗的身體，讓小唐獲得至高的刺激。

她所能報答小唐的，也只有這一點點了。

人生在世，明知欠人的恩而不能報，也是一件痛苦的事了。

但是，小唐的最大願望却是讓她活着。

慕容雪琴自然不懂男女房中的一些技巧，但是，世上有很多事並不一定非有經驗就不能作，有時是可以憑想像去做的。

比喩說，在這種已經交接、擁緊的情況下，再如何進一步使小唐獲得更高的快感，她也知道。

就算她自己未親身體驗過，也聽別人說過的。

一個女子高手，內功火候精純，自然可以控制全身內外的肌肉，包括陰腔內的「括約肌」在內。

「括約肌」是屬於不隨意肌的範圍，但高手又當別論。

女高手可以任意控制括約肌動作，甚至有如嬰兒吃奶。

只不過小唐說得很明白，如果她死了，他也不想活了。

無論如何，她不希望小唐這麼年輕就死了。

於是她只有放棄原先那種回饋報恩的心情，開始和他配合，小唐立刻就能體會到，她已改變了主意。

「觸而不洩」是房中術的基本原則。

「天地交泰」就是指男女交合，如果作得正確，合時、合地、合情，就會有至大至高的益處。

這門學問極爲深奧，由於極易流爲邪僻，爲壞人所利用爲荒淫取樂的手段，因而「房中術」很少著書立說，流傳後世。

「房中術」多爲口述而留傳下來的。

兩天兩夜的行功，可以說，陰陽中和調節，已到了十分融洽的境界。他們作到了：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忘神以養虛，虛實相同，天人一貫的境界。

兩天後，也就是第三天的凌晨，他們分開來，在這一刹，慕容雪琴看看自己和對方的胴體，才眞正體會到，他們的確已有夫妻之實了。

不管她有多練達，也不由面紅耳赤。

「兄弟，你給我的太多了……」

「姐，我却以爲妳給我的更多更多，姐，我好感激妳！」他又緊緊地箍住她，她也抱住他。

他們眞希望永遠不分開，永久鍥合在一起。

「兄弟，以後我們還要保持距離。」

「姐，我會的，我想通了，我永遠也不要妳作我的妻子，永遠也不敢那麼想。妳懂我的意思了？」

慕容雪琴道：「我不懂。」

「因爲我喜歡姐姐，也敬重姐姐，我把妳當作我的妻子，就會覺得對你是不敬重的……」

的確，一般來說，妻子只不過是丈夫的洩慾的對象，需要時才重視她，相敬如賓的夫妻，世上能有幾對？

「兄弟，我却以爲能作你的妻子眞不錯。」

「姐，就這樣不是很好嗎？」

「對，兄弟，我也希望能永遠保持這種關係，只不過，這對岳、李二位姑娘就太不公平了！」

* * *

慕容雪琴自此以後，好像在輩份上比羅子超矮了一輩，因爲他和小唐的關係儼然夫妻一樣。

小唐却又稱羅子超爲前輩。

就算慕容雪琴什麼也不稱呼，在感覺上，她的身份已經不像過去那麼超然了，這也是必然的事。

慕容雪琴癒後向羅子超道謝。

「女俠也不必客氣，老實說在下救妳有三大原因，第一是爲武林保留一點實力。其次是小唐非要妳活着不可。第三，李湘姑娘也很敬重妳。」

「羅大俠會不會以爲很不合理？」

「本來羅某也有一點，但不久想通，由此可見女俠待人以誠，李姑娘接納了妳，也承認了妳。當然，這都是因爲她太關切小唐所致，爲了小唐她不計一切。」

慕容雪琴道：「關於此次皇上召見的事，我有個看法，不知羅大俠有沒有看出來？」

羅子超道：「在下也有個看法！」

「那就請羅大俠先說！」

「不，女俠先說！」

慕容雪琴道：「我的看法是十分可能，他們只是在演戲給我們看，他們都是一夥的。」

羅子超道：「這也正是在下所猜想的，他們都是滿人，也都是旗人，他們互相殘殺，極不可能。」

「是的，還有，皇上召見，每個人都要到，我當時就有一種預感，這是不是也和兩次善堂大火類似？想來一次最後的一網打盡？」

「對對！八成如此！」羅子超道：「其實我已知皇上召見之事，但我却故作不知，也不現身，使小唐等人找不到我，這樣至少對方不會懷疑我已洞燭其奸了。」

小唐大爲驚奇，道：「果然有此可能！」

羅子超道：「不是有此可能，而是必然如此。」

慕容雪琴道：「像清虛道人的僞裝，石大元的投靠，這似乎都早有預謀，只是石大元……」

羅子超道：「石大元教小唐賭技，很可能也是放了長線，讓他每賭必贏，以便有充裕的資金建立善堂，然後縱火燒光。」

小唐喃喃地道：「果然有此可能，他們也太毒了。」

「如果站在他們的立場來說，也不能說是太毒，他們旗人爲了江山的牢固，自然要盡一切可能消除障礙和敵對……」

就在這時，李湘帶了個人在門外道：「羅前輩，慕容姐，有個不速之客要求見兩位……」

羅子超道：「是哪一位？」

李湘道：「倪賓！」

羅子超和慕容雪琴同時一楞，小唐道：「請進來。」

倪賓入廳見了禮，李湘送上茶退出。

小唐說了倪賓暗中援手的事，羅子超道：「眞難得倪大俠能懸崖勒馬，明辨是非。」

倪賓道：「在下早已看出他們兄弟沒有人性，但因時機未熟，不敢輕舉妄動，而現在，小可是非來告密不可了！」

小唐道：「倪大俠請說吧！」

「皇上和多祿兄弟衝突是假的……」

羅子超和慕容雪琴互視一眼，雙方都很佩服對方所想的不謀而合。

小唐道：「是怎麼回事？」

倪賓道：「皇上和多祿本是最早定計建善堂消滅中原武林的人，他們怎麼會衝突？」

小唐道：「他們一邊唱白臉，一邊唱黑臉，旨在使這邊的人眼花撩亂，不知不覺落入他們的圈套中。」

「對！本來這最後一次要來個大收網，一個不留，沒想到羅大俠因事未到，加上另一因素，只好暫不收網。」

小唐道：「可是他們仍然發動了！」

「是的，但這發動在外人看來不過是多祿兄弟（司馬天兄弟）和皇上衝突想篡位謀反，而不是他們合作對付你們，一旦失敗，也只是以爲是一次巧合而已。」

小唐道：「你剛說暫不收網還另有因素？」

「是的，據說司馬天在找一個人，那就是慕容女俠的師姐『白眉道姑』劉吟秋，不知他們之間有什麼過節？」

羅子超道：「慕容女俠也不知道這件事？」

慕容雪琴搖頭道：「不知道。」

倪賓道：「他們之間必有重大過節，在未找到劉吟秋之前，似乎司馬天還不想大幹。」

小唐道：「是不是他對劉吟秋有所顧慮？」

「也許。」

小唐道：「倪賓，怎能証明他們在演戲？」

倪賓道：「這是很容易猜想的，以鄺雄飛及石大元來說，他們幾個人要在司馬天那邊數十高手的包圍下使皇上安全退走，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小唐點頭，慕容雪琴道：「不錯，以那夜的雙方實力來說，絕對不可能。」

倪賓續道：「另外，慕容女俠的身手固高，但却被數十個一流高手輪流攻擊，五百餘招後，幾乎虛脫倒地，在那情況之下，竟然未中一刀一劍……」

衆人也不由一楞，的確，這也是一件不太尋常的事。

小唐吶吶道：「這是爲什麼？」

「這是可以猜想的，鄺雄飛還不死心，他必然要求其餘高手，只可用拳掌招呼慕容女俠，不可以刀劍傷她，以免身上留下刀劍疤痕……」

對，一點也不錯，以那夜的情況來說，慕容雪琴身上有十來處刀劍痕是不稀奇的事。

「對了！」羅子超道：「就憑這一點，已可印証鄺雄飛和司馬天有默契，皇上和司馬天是不是勢不兩立，也就可想而知了。」

小唐道：「鄺雄飛後來又回來救雪琴姐，自然是作樣子了，倪賓，你回不回去了？」

倪賓道：「如果各位還要我回去作內應，在下一定盡力而爲，如要在下留在這邊，更是感激不盡。」

慕容雪琴道：「倪大俠如果回去暫時沒有什麼危險，回去作個內應也好，我總覺得這個皇上太可恨了！事實上他不應該直接參與武林中的事。」

羅子超道：「我也有此同感，只不過這個皇上的確有些不同，要不，他怎麼會連番豪賭呢？」

倪賓道：「是的，這個皇帝與衆不同，可以說他本就嗜賭，也參與了武林中的事務。」

慕容雪琴道：「倪大俠和司馬兄弟

最接近，應該是十分清楚他們的爲人對不對？」

「是的。」

「可知司馬天的眞正底子如何？」

倪賓道：「老實說，眞正是莫測高深，至少，目前他所表現的，未必是他眞正的深度！」

羅子超點點頭，道：「這話我信，倪大俠以爲，他們知不知道我們可能已猜到他們在合作演戲？」

「應該是不知道的。」

羅子超道：「這個皇上也太可惡了！身爲一國之君，居然起而領導殘害武林同道無辜……」

慕容雪琴道：「而且趕盡殺絕，無所不用其極，這口氣實在難以嚥下，我們要宰掉這個壞蛋皇上。」

小唐揮拳切齒道：「可憐袁老爹和『啞劍客』裴恩以及千餘武林先進被燒得形同木炭……」

屋內一片哀戚之聲。羅子超道：「慕容女俠以爲，倪大俠要不要再回去臥底？」

慕容雪琴道：「我以爲倪大俠再回去太危險，須知司馬天是個十分詭詐的人物，對部下的忠貞，應該十分敏感……」

小唐道：「對，我也以爲，倪賓不必回去了！」

羅子超道：「倪賓如不回去，是不是會引起懷疑？」

小唐道：「晚輩以爲，在倪賓回去之前，咱們來一次反撲，給他們一個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

李湘道：「晚輩也同意唐杰的主意，這個皇上太過份了！不殺此獠，此心難平！」

羅子超看看慕容雪琴，兩人點點頭。

慕容雪琴道：「這也要好好計議一下。」

原則上，仍然故作不知，表示對皇上的關切，以及對司馬天兄弟爲非作歹的忿慨，派代表二人前去探視皇上。

這兩個人自然應該是小唐和另一人，另一人選很費思量，應該是位高人，如羅子超或慕容雪琴等。

慕容雪琴以爲由羅子超帶小唐去較佳。

羅子超以爲慕容雪琴和李湘偕行也不錯。

小唐道：「前輩這麼安排是何用意？須知皇上和雪琴姐並不熟，上次去也不過是第一次見面。」

羅子超道：「第一次或第二三次都無所謂，這麼安排主要是想把危機降到最低。」

小唐道：「晚輩不懂……」

羅子超道：「我們不能否認鄺雄飛仍對女俠有意，他在皇上身邊是紅人，慕容女俠的安全較有保障。」

慕容雪琴最不愛聽鄺雄飛這個名字，面色一沉道：「我永遠也不想再見到這個人！」

羅子超道：「至於我叫李姑娘偕行，也是同一心願，聽說司馬天頗爲重視這段父女之情！」

李湘冷冷地道：「我早就不承認這個父親了！」

羅子超道：「二位不去，由本人和小唐去也成。」

慕容雪琴道：「我去！」

李湘正要應聲她也要去，小唐道：「我陪雪琴姐一道去。」他這麼一說，李湘就不便大力反對了。

她一反對，會使人以爲她不是眞心要去，而是吃醋，從中作梗而已。

事情就這麼決定了，這是一次行刺的任務。

倪賓暗示，前去十分凶險，要求二人隨機應變。

* * *

慕容雪琴和小唐的情感微妙極了。

他們設法排遣這種深沉而又纏綿的情感。

小唐一時一刻看不到她都會不安，她當然知道。

而她是不是一樣的？只有她自己知道。

本來她反對小唐前去涉險，但小唐一定要去。

接待他們二人的不是那個混蛋皇上，而是「烈火神槍」鄺雄飛和清虛道人爲首的七八個高手。

鄺雄飛似乎十分興奮，以爲慕容雪琴能來，多少對他已改變了態度，事實上當然不是如此的。

慕容雪琴的心事連小唐都不知道。

鄺雄飛道：「雪琴，我們非常歡迎兩位，但不知兩位來此是不是有什麼機密大事相告？」

慕容雪琴根本不屑和他直接交談，小唐道：「第一是前來看看皇上，也有重要大事親自稟報皇上……」

鄺雄飛道：「有什麼要緊的事告訴本人也是一樣。」

小唐道：「我們以爲報告皇上較爲穩妥些！」

鄺雄飛道：「要見皇上，只怕要等到明天或後天才行，不知兩位有沒有耐心等待？」

本來正是如此，皇上不可能常在宮禁之外，那是十分不妥的，要請他出宮，也不是隨時可以辦到的。

清虛道人道：「鄺大俠，這件事要立刻傳達上去。」

「當然，不過最快也要明天！」

小唐道：「既然來了，就等到明天也無妨。」

鄺雄飛下令各方面都要好好配合，小心侍候，因爲這是皇上的貴賓，特安排他們在兩個不同的院落中住宿。

不過這兩個院落是相連毗鄰的。

如果把他們分開，危險性就大了。

晚膳後，鄺雄飛來到慕容雪琴的院中，他站在門外，躬身道：「雪琴，我來領罪！」

慕容雪琴道：「我已說過數次，我只是被一個禽獸侵犯了一次，自那時起，我在未殺你之前，希望你不要出現在我的視野之內！」

「雪琴，我深深地懺悔，願意向妳領罪。」

「不必！」

「雪琴，我總以爲妳再找一個比我更需要更重視妳的男人，已經辦不到了，雪琴，請三思……」

「滾！快滾！」

「雪琴，請信任我的誠意……」他居然跪在門口。

男兒膝下有黃金，鄺雄飛似乎表現了他的誠心。

慕容雪琴目前心中只有一個小唐，他就是跪上五天五夜也不會打動她的心，事實上他越求她，她就越恨他。

慕容雪琴進入內間，閉上門上床睡了。

此刻在小唐的院落中，丫頭爲他換了更名貴的茶點，不久，來了一個他絕對想不到的人。

她竟是娜蘭。小唐一驚，她怎麼會在這兒？

「想不到是我對不？」娜蘭扭着水蛇腰走了進來，道：「你是不是以爲我不應該在這兒？」

「不錯，妳該在司馬天身邊。」

「對，我是該在他的身邊，可見我和李湘一樣，看穿了這個人，以有這麼一個父親爲奇恥大辱！」

「噢，妳會有此改變？」

「怎麼？我就不能有此改變？」

「可能性不大！」

娜蘭道：「好，我們不談這箇，我要告訴你一件事，這件事說不定你也不會重視的，但我仍要告訴你，岳小憐在這兒作客。」

小唐心頭一驚，却故作泰然狀，道：「她會在此？」

「怎麼？你不信？」

「我的確不信……」

娜蘭連擊三掌，道：「一會你就信了……」

不一會，門外出現了一人，小唐張口結舌，道：「小憐……你不是去找『漁樵遺老』了嗎？怎麼會在這兒？」

岳小憐一臉冷漠之色，道：「我是去找他們了，但他們已失踪，不知去向，就在那時，司馬地和倪賓出現要殺死我，幸虧鄺大俠師徒救了我……」

「鄺雄飛還有個徒弟？」

「對，他就是『玉蜻蜓』耿雲。」

「小憐，是他們師徒把妳救來此處的？」

「不錯，因爲你的心目中只有一個慕容雪琴，別人都不屑一顧，所以『玉蜻蜓』耿雲對我好，我覺得他也不壞，就跟他來了……」

小唐內心很焦急，但又不能說明他們來此的目的。

不管「玉蜻蜓」耿雲對她怎麼好，一旦他們行刺這個狗皇上，不論成敗，都會波及很多人。

岳小憐在此，可能會受到池魚之殃。

小唐道：「如果耿雲確是眞心待妳，那也不錯。」他希望小憐能看出他的眼神。

但岳小憐似乎並未看出來。

在此同時，院中出現了一個年輕人，人品不錯，而且頗有風度，抱拳道：「唐少俠別介意，岳姑娘的心情不佳，難免說話激動了些……」

小唐抱拳道：「耿兄請多關照她……」

耿雲道：「這不需唐少俠叮囑……」

那知這工夫岳小憐忽然倚在耿雲懷中，表現親暱之態。

小唐並未表現不快之色，如果岳小憐眞正喜歡此人，而此人的品德也不錯的話，比嫁給他自己要幸福多多。

不能說這年輕人是鄺雄飛之徒就一定是壞人吧？

耿雲似乎還有些靦覥，輕微地推拒着，不久告退，雙雙辭出。

岳小憐反而貼得更緊，由此可見，耿雲這個年輕人也許不差，因爲在這兒他不必忌憚什麼。

這工夫娜蘭「格格」笑道：「小唐，怎麼樣？」

「什麼怎麼樣？」

「岳小憐已經是別人盤中的一條小魚哩！」

「不錯。」

「怎麼？能不能遷就一下，今夜由我來陪你？」

小唐作出一副老油子的樣子，一雙色眼在她身上梭溜了幾匝，道：「不成，妳也不是一條新鮮的魚！」

娜蘭一點也不在乎，道：「不錯，我只是一條鹹魚。」

小唐道：「我對鹹魚沒興趣！」

娜蘭道：「鹹魚有好幾種，有的鹹魚除了鹹之外，沒有什麼味道，像吃木渣一樣，但有的却很香。」

「妳是說妳這一種很香？」

「嚐嚐就知道！」

小唐道：「我對任何食物很少用嘴去嚐，大多是用鼻子去嗅就可以了！妳這條鹹魚大概是已經有了臭味之後才醃了起來的。」

「你說我是一條臭鹹魚？」

「即使是用臭魚醃成的鹹魚，也不易吃出它的臭味來，只是瞞不了大內行罷了，妳以爲妳是什麼？」

娜蘭大笑，却不以爲忤。

對這樣的話居然一點也未放在心上，這份涵養眞是到家了。

（未完・二十）

上文提要：

趙長生在山洞中救出善小鳳後，被善小鳳溫婉地拉住，並且邀其赴雙鳳堡作客，趙擔心途中小鳳會遇意外，遂勉强答應。詎料在雙鳳堡又遇上歐陽大山與吳公亮，未幾趙便告辭。歸程中見到艾色率領虎頭寨衆人領着花轎到堡內强硬迎親，皮香蘭和善天鳳雖使出兩儀劍法，但仍不是艾色對手，趙毅然折返，在堡內與艾再較高下……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英雄無奈

鼠餵人生景奇睹　莊山闖再索線獲

「哎呀！」

有人亂刀砍在歐陽大山手中的大木盒子上，嚇得歐陽大山叫喊起來，還以為他中了刀。

其實，如果他的蟾蜍被殺，歐陽大山眞是不想活了。

他立刻擧着大木盒，口中發出嗚嗚聲，施展的身法似刮風，但見他把木盒子迎着敵人猛一送，便見一股白煙自木盒中噴出來，迎面敵人就立刻倒下去。

歐陽大山來不及傷人，因為他四週至少有十幾個圍殺他一個人。

他展開身法，一陣掠動，果然被他用毒蟾蜍毒倒七八個大漢，只不過當他發覺那毒蟾蜍已噴不出毒霧的時候，他只能出掌拒敵了。

歐陽大山以掌力擋了一陣，左臂已在冒鮮血，為了他的寶，便只得騰身三丈高而下，半空中他大叫：「老嫂子，我的寶物沒毒了，對不起呀，我先走一步了。」

歐陽大山也走了。

兩個老怪走一雙，雙鳳堡立刻吃緊了。

那鐵脚娘子見趙長生未出手，心中也感奇怪，但她還是大聲吼叫道：「快，往雙鳳堡內殺進去呀！」

她以為只要大夥衝進雙鳳堡，情況在混亂中便對虎頭寨有利，到時候再在雙鳳堡內放起火來，還怕雙鳳堡的兩個寡婦不投降？

鐵脚娘子的尖叫，在場的人全都聽到了。

當然，趙長生更聽得明白，他仍然木然的站着。

善小鳳可急了，她拉着趙長生急道：「趙大哥，你不能看着他們往堡內殺進去呀！」

正面奔來四個怒漢，其中就有牛老三與張横二人，他二人正率人往堡內衝，但迎面却忽然站着個瘦漢。

這瘦漢雙手一攤笑笑道：「江湖有道，不能欺寡凌小，你們這是幹什麼的？」

一看是傷了少主的瘦子，兩個惡漢早就火光了。

那牛老三粗聲駡道：「放你媽的屁，你剛才僥倖傷了我家少主，早就罪該萬死，你不逃走你就是二百五，合該早死了，三八呀！」

趙長生見人來得可眞不少，這二人後面就有二十多，這些人當然想往堡內衝，只要一衝進去，便有足足的油水撈不完。

趙長生一笑，道：「今天你們來欺人，他日不怕別人非議？臉上無光呀！」

張横的大刀猛一掄，吼道：「這是什麼時候？生死搏命，誰管他娘的那些江湖上陳腔濫調狗屁倒灶，你他媽的不必白費心機講話套人，明擺着，今天不是親家便是仇家，而眼前這情景，十成已是仇家了，你小子站到一

邊去！」

這老兄還眞不想同趙長生動手，只因為趙長生剛才露的一手旋風身法，幾乎叫人眼花撩亂。

趙長生尚未開口，從人堆中奔出「血斧」丁石與「黑煞神」魏冲二人來。

那丁石與魏冲二人率人正四下追殺，見一堆人進不去雙鳳堡，這二人乃張飛脾氣，吆叫着殺過來了。

那丁石吼駡：「他奶奶的老皮，你們這麼多人是吃棉花長大的，怎麼不往裡面殺呀？」

那魏冲更怒，他一跳三丈高，那麼厲烈的躍在趙長生面前，嘿嘿冷笑，道：「娘的，閃開，別叫老子撞到了你，他奶奶的！」

趙長生面無表情的道：「黑老兄，我長這麼大，還眞未曾被人撞倒過，你若不相信，撞一撞試一試！」

魏冲怒道：「小子，別以為爺們含糊你，要知道『惡狠難鬥衆犬，好漢架不住人多』，你他媽的只是一個人毛，你還想成精不成！」

便在他的吼聲裡，後面擠的人已大吼：「魏爺，宰了他，殺！」

五把兵器一齊上，那麼厲烈的往趙長生的身上劈過去了，風雷聲比刮的西北風還響。

趙長生早就蓄勢以待擊出去。

他仰天一聲大吼：「狗不叫！」

又是「狗不叫」！

丁石的大板斧帶起層層斧刃光華，斧刃在接起的一片紫光焰中被顫揚起，他的身子便也被一股勁急的旋風旋得往堡墻上撞去。

「彭！」

丁石被凸出的墻上石頭撞得七葷八素直搖頭，他只搖了一半，突然一劍刺來，他猛吸大氣，雙手抓牢穿腹一劍，這才看清楚那一劍是善小鳳刺來的。

旋風刀的威力似乎更强烈了，半空中兩條手臂在飄落，鮮血洒下來的時候才聽到魏冲與牛老三的厲嘷聲。

兩個人的臂斷了，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洒着鮮血就往外逃，那股子悽慘勁，甭提多慘了。

趙長生無法控制住自己的旋動身法，當然，他更無法收招，因為他旋身，所以必須出刀，每出刀就是五十一次之多。

於是，他的模樣看起來似個疾速滾動的刀輪一樣了。

結果，那些圍上來的二十幾個大漢們便隨之雞飛狗走的，果然轉眼之間成了「狗不叫」。

不，應該是狗泣叫，有幾個大漢滾在血泊裡直叫喊，而且越叫聲音越小……慢慢的斷氣了。

正與皮氏及善天鳳兩女人殺得忘了自己老幾的「白狼」屠向前與「邪眼」任六二人，聞得堡門下面那種哀叫聲，二人還以為是己方得手了，但發覺魏冲與牛老三拚着鮮血往山林中逃，兩個人都吃一驚。

他兩人不應該分神，早被皮氏與善天鳳二人的長劍在肩臂上削去半斤肉。

任六厲吼如虎，道：「他奶奶的，怎麼形勢竟變了？」

他邊叫邊逃，但屠向前却逃在他前面。

那「紅孩兒」戈青、「山貓」張横、「野豬」齊桂一見勢頭不對，再看那堡門附近滾動着一個刀輪似的人物猛往人堆中殺去，所到之處，血肉横飛，便立刻尖聲大叫：「扯呼！扯呼！」

雙鳳堡的人物膽壯了，立刻一路在後面追殺起來，一直追殺了五七里方才轉回來。

雙鳳堡這一回死傷二十多，虎頭山眞夠慘，少寨主至少得養傷三個月以上，另外，八個頭目死三個——丁石死了，魏冲與牛老三傷得甚重，逃進林中流血不止，活生生的鮮血流盡死在雪地裡。

另外，帶來近百人，回去的只不過六十幾，其中還有十幾個是抬着回去的。

* * *

趙長生傻乎乎的站在雙鳳堡門下，善小鳳一把拉住他，道：「我不放你走，我娘她們來了。」

是的，善天鳳與皮氏二人都來了。

那皮氏走近趙長生，她的面上並未太高興，只輕聲的對趙長生道：「趙公子，你的刀法如神。」

趙長生道：「粗淺功夫，不登大雅。」

皮氏道：「跟誰學的呀？」

趙長生心中不是味兒，這時候應該把自己請進堡裡，不說是捧為上賓，至少也該酒肉一頓，怎麼會在此時問起這些不相干的話？

但趙長生又不能不回答，他淡淡的道：「跟我師父學的刀法。」

皮氏雙目厲芒一閃，道：「當然是跟你師父學的。」

她伸手攏一攏散亂的頭髮，她不能在下人們面前仍然那麼狼狽。

她與善天鳳被殺得幾乎難以支持下去，如果第二次搏殺時，她沒與善天鳳聯手兩儀劍法，只怕眞的凶多吉少了。

便在這時候，胡總管與石敢、萬勝川三人與追殺的人回來了，三個人身上都在流血，却對趙長生豎起大拇指稱讚不已。

那胡總管還在地上吐了一口唾沫，沉聲道：「小哥眞是夠義氣，那像吳公亮與歐陽大山二人，我們待他二人如上賓，盡用好吃的招待，而且他二人當年還與我們堡主是好哥們，這多年不見人全變了，變得貪生怕死起來了，娘的，正幹到緊要關頭撤腿子跑了，這算什麼嘛！」

其實他那裡知道，吳公亮與歐陽

大山二人的目的並非別的，他們要奪寶，江湖出現金絲甲，那才是他們前來中原的目的。

像這種一場混戰的局面，就算勝了也沒什麼，又何必一定要在這兒玩老命？

當然更重要的，這就是江湖，如果善天龍仍在，他二人當然不會走，有道是：「人在人情在，人亡情也完。」

石敢傷得也不輕，他正要對趙長生說幾句恭維話，不料皮氏却沉聲問道：「趙少俠，你的師父是那位高人？」

趙長生心中不愉快，他淡淡的道：「我的師父是宮和順，汴梁城『金刀太歲』宮鏢頭。」

他此言一出，皮氏的雙眉結在一起。

她還不相信的道：「和順鏢局的宮鏢頭會是你師父？」

趙長生道：「是呀，他老人家正是家師。」

他這話連善天鳳也不相信。

善小鳳道：「趙少俠，師大如父，不可玩笑，宮鏢頭會是令師？」

趙長生一本正經的道：「一點也不錯，在下向來有一句說一句。」

皮氏道：「那刀法、那身法，實在令人不敢相信。」

趙長生當然未說出這一套殺敵刀法出自仇一龍之手，他此刻不想增加仇大叔麻煩。

善小鳳却急急的道：「娘，那麼多死傷，好不容易我們被趙大哥救了，應該回堡內整備療傷，盡在這兒說些不相干的話，多沒意思。」

那皮氏突然面色一沉，對善小鳳道：「都是妳不聽話，私自在外面惹出這些禍事出來。」

善小鳳俏嘴一翹眼圈也紅了，她快要哭了。

那皮氏面對趙長生又道：「趙少俠，我提個人不知你可知道？」

趙長生道：「妳請指教。」

皮氏道：「有個姓仇的人，你認識嗎？」

趙長生心中一楞，道：「姓仇？」

「仇人的仇，有許多年未曾有他的消息了，你認不認識此人？」

趙長生道：「這姓仇的與貴堡有甚麼關係？」

皮氏冷冷道：「小鳳她爹爹是死在姓仇之手。」

她逼視一眼，又問：「趙少俠，你可認識姓仇的？」

趙長生眞的倒抽一口冷氣，他再也想不到雙鳳堡會與仇大叔有這麼大的仇恨。

他忙着搖雙手，雙手搖得就像搖波浪鼓似的道：「在下今年二十六，從未認識姓仇的甚麼樣人。」

皮氏似是面色一緩，道：「傳言姓仇的已死快二十年了，你是不會認識他……」

她看看趙長生的手中傢伙，又道：「你的武功很像當年姓仇的，這刀也像，嗯，也許宮和順偷學了姓仇的武功，這是有可能的！」

事情好像談開了，善小鳳已拉着趙長生，道：「趙大哥，我們可以進堡內去了！走。」

趙長生不進去，他搖搖頭。

這時候他當然更不會進去了。

雙鳳堡與大叔有仇，有些甚麼仇當然自己不清楚，江湖上的事是難分青紅皂白的，有道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有理沒有理，誰死誰倒楣。

趙長生如果進入雙鳳堡，萬一說漏了口氣，他一定看不到好臉色，說不定會被人趕出來。

他不怕被轟出來，但那是多沒面子。

他是來救人的，救了人反被轟走，那才叫自找……

趙長生可不想討沒趣！他決心走人。

那善小鳳道：「歐陽大山與吳公亮二人也走了，他二人也眞是的，那麼寶貝他們的毒物！」

皮氏看看趙長生，淡淡的道：「他們二人已經爲我們盡力了，毒死了不少敵人，二人也受了傷，我們只有感激，心中可不許存甚麼不愉快！」

胡總管的手還在流血，他重重的道：「他們二人原是我們座上貴客，說逃就逃，眞不像話！」

皮氏道：「我說了，他們二人已盡力了！」

那萬勝川接道：「還是趙世兄，中途聞得消息便趕回來大力協助，而且殺得虎頭寨的人馬逃的逃死的死，及時救了我們雙鳳堡，恩情隆義，實在感動人！」

趙長生忙笑笑，道：「沒甚麼，沒甚麼！」

皮氏却又冷冷道：「趙少俠，我們心中還是感激的，可要進去堡內小住幾日？」

這是甚麼話？

這明明白白的是在「欲迎還拒」，趕人走路。

趙長生再木訥，再是驢，他也一樣聽得出來。

皮氏這是要他走路了。

趙長生朝着焦急的善小鳳一笑，道：「我還有極重要的事待辦，眞是對不起，已經躭誤兩天了，我得馬上趕回去！」

善小鳳伸手去拉趙長生，却被皮氏喝住，道：「小鳳，趙長生有要事等着辦，以後自會再見面的！」

這情景連一邊站的石敢與萬勝川也難懂。

他二人只覺得趙長生不討皮氏夫人的歡心，也許趙長生的模樣長得有些土，那種看上去比普通人還要普通的一個瘦漢，那青虛虛的粗鬍子，他實在距離小白臉有一段很長的距離。

然而，實在的情形誰也不知道。

善小鳳不知道，趙長生更不會知道，如果想知道，那得等回到小船，見了仇大叔之後才會知道。

他抖落善小鳳的手，冲着雙鳳堡的人重重一抱拳，道：「各位，後會有期了，在下這就上路了。」

他大步往大道上走，善小鳳道：「趙大哥！」

趙長生未回頭，他裝做未聽見。

他似乎聽到脚步聲，但也聽到皮氏的喝叫：「小鳳！」

於是脚步聲停下來了。

趙長生在林中找到小毛驢，又取了一塊吃的啃起來，他心中實在不是滋味，雙鳳堡爲甚麼會對仇大叔如此仇恨！

趙長生肚皮裡在嘀咕，他走得很苦悶！

＊　＊　＊

皮氏與善天鳳二人拉着善小鳳，皮氏還告誡善小鳳，道：「妳是雙鳳堡的未來主人，也是我二人的衣鉢傳人，以後小心些，別隨便與人搭訕，姓趙的是救了我們兩次，可是他那個窮酸模樣，實在難以與你相匹配！」

善小鳳道：「娘，妳在說甚麼！」

皮氏又道：「我說甚麼妳不知道？孩子，嫁到天上做鳳凰，別落入巢中當烏鴉，那姓趙的只不過是個保鏢的手下人，他配？」

善小鳳道：「娘，女兒看得出，那不是你不喜歡趙大哥的主要原因，趙大哥用的刀法才是眞，對吧？娘！」

皮氏的面色立刻變得好難看。

她重重的道：「不錯，他的刀法像極了當年仇一龍的刀法，你爹如果同妳二叔不是傷在他的刀下，我們雙鳳堡早就領袖武林了，哼！」

善小鳳驚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皮氏道：「以後娘會慢慢的告訴你！」

＊　＊　＊

雙鳳堡自從發生這件事以後，警覺性提高，平時進出堡門就會有人盤問。

善天鳳也對善小鳳告誡，千萬別再出堡門一步，因爲江湖上傳言雖是眞，若論搶奪寶物，雙鳳堡已無那種力量，還是安份的別在江湖上走動！

善小鳳耳中聽着，心中想的可不是那麼一回事。

善小鳳已經忘不了趙長生了，她心中也有打算，如果趙長生能住在雙鳳堡，虎頭寨的人再可惡，也得躲着，天下那有人不怕挨刀的？

虎頭寨的人也是人，這一回搶親不成死了不少人，最令寨主艾金傷心的，還是他的八大頭目中死了三個，當然，艾金的獨子艾色受了重傷，也令他氣忿得要殺人。

虎頭寨的人馬只一打道逃回去，一時間也沒有他們的消息了，就好像江湖上未曾發生過這碼子事一樣。

＊　＊　＊

趙長生趕着毛驢連夜走，他的心中眞擔心！仇大叔一定等急了，說不定大叔見面會罵人的。

趙長生越想越心急，便也掄起巴掌打在驢的屁股上。

＊　＊　＊

他還不知道他的大叔眞的出事了。

趙長生終於趕回黃河岸，當然他也看到小船，只不過當他大聲呼叫的時候，小船上並沒有人回應他。

當趙長生奔到小船上的時候，他却發現在船邊上死了一隻大老鼠。

那隻老鼠死得怪，肚皮上被戳了個洞。

趙長生不明白大老鼠怎會被人在肚皮上戳個洞，但他却知道這隻老鼠一定來自「吊人山莊」。

「吊人山莊」有許多大老鼠，一尺長的老鼠很平常。

趙長生絕對想不到吊人山莊上還養了一批會聞嗅跟踪的老鼠，那些受過嚴格調敎的大老鼠，比狗鼻子還尖，還靈十分。

就在趙長生爲仇大叔找毛驢的當天半夜裡，小船上忽然出現了五六十隻大老鼠，仇一龍發覺不對勁，立刻一陣撲打，只不過他忘了，他不能運功的，他只要運功就會逆血，那滋味比刀子在肚皮裡面割還令他難受。

＊　＊　＊

仇一龍本來躲在黃河岸的荒涼地方，而且他已經躲了十八年。

十八年的歲月，他自己都不知道是怎麼熬過去的。

仇一龍也經常換地方，他不能一直住在一個地方，因爲他不想被人發現他。

但自從仇一龍遇上趙長生以後，情形就不同了，他高興，也充滿了希望。

仇一龍的仇家太多了，到底有多

少仇家，便是他自己也不知道。

一個武功頂尖的高手，是用血和肉堆砌而成的，當然這些血與肉均是別人流的。

仇一龍便是這樣樹立了許多他自己也不知道有多少的大小仇家。

洛陽城北的雙鳳堡就是其中之一。

* * *

現在，仇一龍失踪了，趙長生的心中那份焦急與不安，使誰見了也不忍。

趙長生捶打着船邊，他懊惱的拍打着自己的頭。

如果仇一龍有個甚麼三長兩短，趙長生這一輩子都不得心安。

「眞該死，大叔是那麼的期盼我，他苦守在船上等我回來，而我却盡在外面辦些不相干的事！」

趙長生想着雙鳳堡對自己的冷淡模樣，心裡還眞有些後悔不迭。

如果雙鳳堡的善小鳳也與她娘一樣，趙長生就更不是滋味了。

趙長生只一想到善小鳳，便立刻又想到宮小芳，他不知道汴梁城內的和順鏢局怎麼樣了。

趙長生每想起小芳師妹與師父，便有着內疚，但情勢如此，也許這就是造物弄人吧！

* * *

趙長生又把小船拉到一片蘆葦叢內，他收拾妥當，便立刻往「吊人山莊」奔去。

他還把小毛驢牽去，因爲仇大叔行動不便，往大山裡走，能有頭毛驢騎就好多了。

* * *

趙長生終於趕往「吊人山莊」去了。

他是與毛驢比快跑去的，小毛驢他不騎，因爲他嫌毛驢太慢，但那頭毛驢也通靈，只不要有人騎，跑起路來還眞夠快。

趙長生趕到吊人山莊的時候已經快二更天了，他立刻把小毛驢藏在一片野竹林子裡。

趙長生正要往「吊人山莊」那個大木架走去，不料附近傳來一聲低叫：「甚麼人？」

趙長生楞然的一回頭，只見一個紅袍大漢正坐在一個斜坡凹處，那地方正好背着西北風。

他發覺那個紅袍大漢還在拭淚，好像十分傷心的模樣，倒令趙長生大感奇怪。

這人爲甚麼落淚？他是「吊人山莊」上的人嗎？

趙長生小心戒備着走到那紅袍大漢身邊，低聲道：「朋友，你又是誰？」

那人拭去淚水，道：「我叫紅大襖！」

趙長生幾乎想笑出來，那有人名字叫紅大襖的？

但見這人一本正經，便點點頭，道：「紅老人家，你爲甚麼大冷的天坐在這兒哭呀？」

紅大襖拭淚不已的道：「我可憐呀，天下之大，又有那個來同情我呀！」

趙長生逼近紅襖大叔，道：「難道你不是『吊人山莊』的人？」

紅大襖立刻忿怒的道：「小子，你以爲老夫是小老鼠？我揍你！」

他站起身來還眞嚇人一大跳，那身段足有八尺高。

趙長生就以爲這傢伙有點像七爺八爺。

這人當然是人，他站在地上低頭看，沉聲似悶雷的道：「小子，你一定不是吊人山莊的人！」

趙長生點點頭，道：「你猜對了，我不是吊人山莊的人，我有事找來此地的。」

紅大襖抖一抖身上雪花，道：「難怪你的身上沒有老鼠味道！」

趙長生道：「你還會嗅得到老鼠味道？」

紅大襖忽然吃吃笑道：「天生如此，天生如此，哈……」

趙長生不知道紅大襖這句話是甚麼意思，只笑笑，道：「你老兄長得高，也懂得說笑話！」

紅大襖沉聲道：「甚麼笑話，我老實對你說，江湖上有個玩花猫的人，那個人便是老夫，小子，我說這話你大概應可明白了吧？」

趙長生吃一驚，道：「在下孤陋寡聞，從未聞有玩大花貓的人，你老兄眞的叫紅大襖？」

紅大襖怒叱道：「人的名字還會亂蓋？你渾蛋！」

趙長生心中不舒服，他想回身走，因爲他還要去救他的仇大叔。

不料那大漢紅大襖伸手抓他的臂，道：「朋友，我不罵你了，你幫幫我的忙如何？」

趙長生道：「我能幫你甚麼忙？」

紅大襖道：「我請你快去吊人山莊上，把我的大花貓救出來，好不好？」

趙長生大奇，道：「你叫我救回你的大花貓？」

紅大襖點頭，道：「是呀，我的大花貓被他們困在洞中出不來，我的相好又不在，我……我好可憐呀！」

趙長生心中想着，怎麼這幾日盡是遇些稀奇古怪的人物，江湖浩翰，眞的無奇不有。

他對紅大襖看了又看，道：「你爲甚麼不自己去救回你的大花貓？」

他頓了一下，又道：「你的相好又是誰？」

紅大襖嘆口氣，道：「我是心有餘力不足呀，你看看我這身子八尺長，怎能鑽入老鼠洞？我進不去呀！」

趙長生也覺得這人身子太高，他曾進入吊人山莊地道內，那兒確實不足以讓這人在裡面活動，難怪他在這兒悲悲凄凄的掉眼淚。

趙長生道：「你的相好呢？」

紅大襖道：「我的相好呀，嗚……」

他又哭了，而且還眞傷心的大哭起來。

趙長生道：「你別哭呀！」

紅大襖半天才收住眼淚，道：「我不哭，但你馬上去把我的大花貓救出來……」

趙長生道：「吊人山莊那麼大的地方，妳叫我去什麼地方找你的大花貓？」

紅大襖指着吊人山莊後半山坡下，道：「我的大花貓是從那地方進去的，到現在已經大半夜了，我看是凶多吉少死掉了！」

趙長生道：「只不過是隻大花貓，死了算了，你還可以再養一頭呀！」

不料他此言一出，紅大襖呼的一掌打過來，且忿怒的叱道：「你胡說八道，揍你！」

趙長生閃身掠向一邊，他躲過大漢蒲扇般的一掌，怒道：「喂，你要我幫你，你怎還打我？」

紅大襖怪裡怪氣的道：「你小子口沒遮攔，亂開黃腔，我不揍你，那才是怪哩！」

趙長生以爲這大個子不正常，江湖上就有許多人是瘋子，當然，瘋子是不會知道自己是瘋子。

趙長生當然不願意同一個瘋子胡扯，他又要走，但紅大襖却又打躬的道：「小子，我已經求過你了，你怎好一走了之？」

趙長生被這大個子弄得自己也覺得糊塗了，便猛搖頭清醒清醒，道：「紅大襖，你的大花貓眞在吊人山莊上嗎？」

紅大襖道：「是眞的，我怎會騙你？」

趙長生道：「那麼，妳的相好又是誰？」

紅大襖道：「我的相好叫水汪汪，她……她也一去未有出來了呀！」

他猛的收住叫，低聲又道：「我告訴你，我的相好有個外號叫『夜來香』，我平時就叫她夜來香，水汪汪是她本名，我嫌她的名字不好聽。」

趙長生眞的以爲這大個子是瘋子。

他無奈何的道：「老兄，實在對你說，我來此地也是想救人的，我不能在此同你耗下去。」

紅大襖橫身攔住趙長生，道：「原來我們同病相憐，你更應該幫助我了。」

趙長生道：「等我看到你的大花貓，我一定把牠救出來送給你。」

大個子點着頭，又道：「莫忘了還有我的夜來香。」

他看看遠處的吊人山莊，又道：「也要把我的相好夜來香救出來。」

趙長生道：「好吧，我記住你的水汪汪！」

大個子立刻更正，道：「別叫水汪汪，要叫夜來香。」

趙長生只得點頭，道：「是，是，夜來香。」

他錯開步就往吊人山莊走，那大個子叮嚀道：「我就在這兒等你了，小子，咱們不散不見。」

趙長生回頭嘆口氣，道：「大個子，你說錯了，應該是『咱們不見不散』！」

紅大襖好像還未會過意來，他拍着自己的尖腦袋直嘟嚷，好像糊塗樣子。

趙長生便在大個子怔神間拔腿就走。

他早就要走了，他所擔心的並不是大花貓或什麼夜來香，他擔心仇大叔。

趙長生就是爲了仇大叔才匆忙的奔來吊人山莊，救出仇大叔才是他的目的。

* * *

趙長生果然奔到吊人山莊後山坡下面，那個橢圓形的山坡上一片白茫茫，但趙長生曾經來過這裡，他當然明白吊人山莊的地下有機關。

趙長生躍過高牆，他立刻又發現後院裡一片荒涼景象，那是吊人山莊的應有現象。百老鼠的地方都是亂七八糟的。

他繞過後廳廊，奔進大廳上，趙長生驚奇的怔住了。

他本以爲這時候吊人山莊上的老鼠正成羣結隊的在這大廳上亂跑的，那裡會想到，這兒竟然連一隻老鼠也沒有，大廳上那份靜，就算落根銀針也能聽得見。

趙長生以爲羣鼠在前院大廳上，便繞過迴廊走到前面去查看。

他又失望了，前大廳依然空洞洞。

趙長生大感奇怪，幾千隻老鼠那裡去了？

他又在四下裡找了一陣子，他什麼也沒找到。

趙長生立刻迷惑了。

他想着莊前內地洞，那兒不是有許多大漢們嗎？

吊人山莊的人均住在地洞裡，這不只是地洞暖洋洋，而且也符合他們的身份，老鼠們自然要住在地洞府中了。

江湖上傳云，鼠輩的地方不叫地洞，而稱蓮花洞府，什麼典故，只怕少有人講得出來。

原來老鼠洞口八角形，但看起來似是圓形，只不過鼠洞口最乾淨，一塵不染的就如同蓮花瓣一樣，至於是不是如此就天知道。

趙長生當然更不知道，他走在吊人山莊前面的大片雪地上，而且還故意的發出聲音來，但他什麼也未引出來，看來這兒眞的成了一片荒涼地了。

趙長生覺得奇怪，那些大漢們去那兒了？

才這幾天下來，「吊人山莊」上全變了，變得一個人影也沒有，便小老鼠也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

* * *

趙長生發急了，他立刻由前莊跑往後莊，甚至張口大聲的喊叫。

這時候只要有人出來，趙長生絕不會放過。

他想到那日中了機關的地方，便試着往大廳的一邊走，便在這時候，忽然傳來一聲「啾！」

趙長生立刻神情一緊，一個提縱躍過去。

這時候便是隻老鼠也會引起趙長生無窮希望。

果然，在一堆傢俱下面，似乎有個地縫，趙長生立刻把一件傢俱掀開來，他才發現那兒果然是個地洞口。

他不敢立刻往洞口踩，附近的壁上有盞燈，燈下面有一根紅絨繩子垂下來。

那就是機關。

趙長生伸手去拉，突然他站的地方一軟，身不由己的往底下陷去。

趙長生伸手抓住地板，他的人已落在地洞中，天爺！地洞中臥了一層半大不小的老鼠，總也有個兩三千之數，多一半正在打瞌睡。

趙長生利用一盞小油燈仔細看，這兒只有一道長七八丈寬約丈五的地洞道。

但也可以說是個老鼠坑，因為這兒的老鼠無處跑，只有吃飽了在地上睡大覺。

趙長生感到無奈。他想再往上面躍，因為他不想與老鼠為伍，雖然有幾隻老鼠被他踩得吱吱叫。

猛古丁，附近傳來一個漢子聲音，道：「大概孩兒們餓了，推出去吧。」

另一大漢沈聲道：「那會餓得那麼快，孩兒們剛吃不過一個多時辰。」

趙長生立刻靜止在洞壁一邊聽，附近果然還有個分洞，但趙長生却找不到洞口。

便在他一陣摸索中，忽然傳來女子尖聲罵：「你們兩個渾帳王八蛋，快把老娘宰了，要不然，老娘罵你們祖宗十八代。」

忽然間又傳來一聲「啊！」這聲音也是女人聲，聽起來好像快要死掉了。

趙長生心中已明白，地洞中有人正要用人肉餵老鼠了。

「吊人山莊」上吊活人，活人的肉餵老鼠，這兩個女人一定就是莊外面大個子的什麼人了。

忽聞得一聲粗叱，道：「慢慢的來，活人肉不臭，可以放上半個月，二位大奶奶，妳們的肉還眞嫩，不能一次就餵上一大半，總得叫孩兒們細嚼慢嚥。」

另一個聲傳來，道：「莊主去辦正事了，孩兒們也帶走一大半，我二人在此守着，正缺少孩兒們的糧食，嗨，妳二人却送上門來了。」

忽又聞得女子尖聲，道：「算我大花貓走背運，落在你們這無名小輩之手，倒便宜了尹小紅那賤婢。」

趙長生幾乎吃一驚，他以為莊外大個子紅大襖的大花貓是一隻抓老鼠的大貓，不料竟然是個女子。

便在趙長生楞然想笑的時候，又聞得那「大花貓」道：「水汪汪，我們如果知道尹小紅那賤婢不在此地，也就不會貿然往她的洞內鑽進來了。」

另一女子邊還在呼痛，道：「大花貓，紅大襖為什麼不放火燒呀？他是個大笨蛋。」

「大花貓」尖聲道：「水汪汪，妳莫非糊塗了？大紅襖如果放火燒了吊人山莊，我們不也要被燒死在裡面？」

於是，又聞得一個男人粗聲道：「別吵了，不就是解人肉餵老鼠嗎？老夫的一條腿肉已少了三斤了，你們看老夫叫一聲沒有？」

趙長生立刻大驚，因為這聲音正是仇大叔的。

他本想呼叫仇大叔，但他怕驚動那兩個男的不出來。

趙長生想了一陣子，他實在等得有些不耐煩。

猛古丁牆內傳來一聲吼，道：「我看這個女的肉最香嫩，哈……我先開開懷。」

不旋踵間，便聞得水汪汪大聲的道：「王八操的，你把臭手往那兒摸呀！」

「當然妳的那兒最滑，我往那兒摸。」

「你再摸，我要罵人了。」

「我他娘的就欠罵，妳越罵老子越要摸，不但摸，還要搔，搔得妳這婆娘叫我哥。」

水汪汪果然叫「咯」，那是笑的咯，而非叫他哥。

水汪汪眞慘，被那男的全身搔得癢，然後就在她的兇罵中上了綁。

水汪汪被綁在一根木架子上，就如同吊人山莊外小橋頭上的木架子似的。

她的雙脚光溜溜，有個大漢還往她的雙脚上抹豬油。當然要弄得香噴噴的，然後老鼠才會咬。

另一男的却抱着「大花貓」吃吃笑，道：「大個子女人，妳如果侍候唐爺有功夫，我他娘的不把妳餵孩兒們，我收你當我的老太太。」

那「大花貓」却吃吃笑，道：「怕是你的傢伙小，老娘一張一闔就會連你的人一齊吞掉。」

而姓唐的吃的一聲笑，道：「吞吧，吞掉老子也認了。」

忽又聞得水汪汪尖聲道：「我不要餵老鼠，你看那人的一條腿，骨頭都露出一半了，白森森的好嚇人。」

那男的忽然冷冷道：「這就是擅闖吊人山莊的下場，妳們該受到懲治。」

於是，牆壁裡面發出呼呼嚕嚕聲，那聲音一起，外面洞中的羣鼠便立刻鬧哄哄的尖叫起來了。

羣鼠也發現了趙長生，有幾隻大個子的老鼠摸上去就咬，却被趙長生手起刀落殺死在地上。

趙長生只一出刀，便掀起一股勁風銳嘯，他的旋風刀已再次覷勢準備出手了。

他可眞的急，仇大叔就在裡面。

他如果不馬上把仇大叔救出來，他的心就會氣炸，他怎麼也想不到仇大叔會被弄上吊人山莊餵老鼠。

* * *

趙長生等着要宰人，但他却發覺四週內洞壁沒有動，這情景還眞令他吃一驚，剛才的呼嚕聲是從那兒傳來的？為什麼會發出呼嚕聲？

但就在趙長生感到不耐又焦急的時候，忽然有個地方發出吱吱吱吱急驟聲，緊接着，便聞得一個男人聲音傳過來，道：「孩子們，吃飯了！快過來呀。」

就在這聲音裡，只見地上羣鼠擠擠蹭蹭的往一個低只不到半尺高寬約兩尺的下面石縫中衝進去，那情景就好像飢民去搶食。

原來這兒的老鼠被稱為「孩子」，可也眞的把這羣大大小小的老鼠寵壞了。

趙長生只得眼睜睜的看着那羣老鼠自地上半尺高縫中溜到隔間去，他一點辦法也沒有。

他當然也不敢大聲的叫喊，因為這兒也是機關，萬一他被發現，再被陷入機關裡，別說救仇大叔，便是他自己也慘了。

趙長生不叫喊，他却在動心眼，忽然間，隔室洞中傳來聲聲好凄厲的尖叫聲。

「這是『大花貓』的叫聲！」大花貓是個女人，而且也是個大個子女人。

大花貓不是眞的貓，她是莊外那個大個子的情婦。

又是一聲哭叫傳來：「我的脚趾頭，好痛呀。」

這聲音是水汪汪叫的，水汪汪也是莊外「紅大襖」的情婦，兩個女人中機關，只可憐「紅大襖」在莊外等得心焦。

「紅大襖」如果知道自己的兩個情婦正要餵老鼠，被鼠咬着慢慢的吃，他一定會發瘋。

趙長生就想，大花貓應該不怕老鼠，天下那有貓怕鼠？但天下還眞有不少貓怕鼠……鼠多為患，貓兒逃上天。

「大花貓」也只是一個人，她怎能抵擋那麼多的老鼠咬？

* * *

趙長生急是急，他還眞未聽見仇大叔叫喊。

只要仇大叔不叫喊，他就不急，他可以慢慢的想辦法，總會救出仇大叔的。

趙長生順着牆邊摸，果然牆邊出現個細縫。

牆裡面傳來哈哈笑，那是兩個大男人在笑。

牆裡面也傳來兩個女人大聲罵，好像她二人受到莫大的欺侮與羞辱。

趙長生就是聽不到大叔的聲音，就在羣鼠擠過那道低孔時候，趙長生忙低下身子把半張面貼在地面上看過去，他不由得暗叫：「天爺。」

隔壁是個長方形的洞室，室中架着五個木架子，架子的模樣與「吊人山莊」前面的那個大木架式樣完全是一樣的，令趙長生吃驚的，乃是五個架子上有一個只是白骨一串而已。想是肉早已被鼠吃光了。

第二個架子上的人是個大半白骨外露的屍體，那人早就死了。

第三個……唔……趙長生幾乎流淚了。

那正是他的仇大叔，老人家不動了，老人家的一條腿上白骨森森。

仇一龍眞凄慘，如果有人知道仇一龍的過去，還眞替他叫屈，當然也會有人不相信他就是……

趙長生看見另外兩個木架上吊的人，那是兩個女人，光着身子一絲不掛，可並未凍着，因為洞內升起兩盆炭火在燒着。

其實洞內的人都被剝光了袍鞋襪，餵鼠還穿什麼東西在身上。

那個大男人在兩個女人身子擦豬油，對地上羣鼠直嚷嚷，道：「別急，別急，馬上叫你們吃嫩的。」

女人的肉當然很嫩，很香。

仇大叔皮粗肉厚，羣鼠好像不對胃口一樣，只在他的身子下面遊蕩着。

趙長生當然心裡急，可是他又無法鑽過去。

他也是從上面一個洞口落下來的，那機關就在正上面，機關的發動却燈的下面，他心中想，也不知還能上去否，且在這兒裝鬼叫。

趙長生本來是想裝鬼叫的，但他突然一想，何不裝着嬰兒哭？

趙長生也會口技，那是在汴梁城中師門學的。

只因為汴梁城中有個大相國寺，這兒盡是些跑江湖的人，有說書說相聲、跑馬射箭的武技、賣英雄大力丸的藥販、耍大刀的武師，但其中有個學口技的老頭兒最逗人，這老人會的口技可眞多，但趙長生却喜歡嬰兒叫。

趙長生學的嬰兒叫與那老人的差不多一樣維妙維肖。

* * *

「哇呀！哇呀！哇呀……」

趙長生學着娃兒叫，他的聲音可眞嫩，就如同剛出生的小嬰兒一樣。

「呼！」

這是一聲口哨，也是隔壁傳過來的聲音。

於是，地洞中的羣鼠不動了，眞有紀律，便是地上掉根針也聽得見。

那麼多的老鼠不再動，只聽一人吃驚的道：「伙計，這他娘的難道會有鬼？」

另一人也聆耳靜聽。

「哇呀！哇呀……」

那人立刻驚叫，道：「我的媽，還眞有鬼！」

他還對着洞口下面看，又道：「咱們莊主四大金釵全不在此地，我們却聽到鬼在叫。」

另一漢子道：「四大金釵都喜歡弄個嬰孩餵這些貪吃的孩兒們，算一算也有十幾個了，你看怎麼辦？如今鬼上門，咱二人可有得瞧的了！」

忽聞那人厲聲道：「老唐，我們別怕，咱二人都帶着刀不是？過去看看是他娘的什麼樣鬼怪找上門，娘的老皮，你就沒聽人家說過鬼怕惡人？我問你，咱們這吊人山莊上可有好人？」

那人笑道：「好人裡面拎出來的。」

「不就錯了！」

他掂掂手上刀，又道：「拿着刀，我們過去瞧，就算出現鬼影子，我們也上去侍候他一刀。」

「對，我們過去看一看，這地方是機關，外人是不會進來的，莊主他們辦正經事去了，整個山莊交由唐兄我們二人管，每天還得侍候這羣孩子們，眞夠累的了，娘的，便是累還罷了，還他媽的鬧鬼，你說邪門不？」

趙長生聽得清，原來吊人山莊的人馬全部移走了，這兒的人與大老鼠去那兒了？

趙長生又得傷腦筋去想。

趙長生想了想，他眼前還得裝嬰兒哭。

「哇呀！哇呀……」

於是，壁上發出呼的一聲響，牆角的光一亮，只見從裡面跳出兩個大漢來。

爲首的是唐洪，趙長生一看就認得。

姓唐的就是吊人山莊前莊總管，後莊的總管叫郭武，如今唐洪舉刀奔過來，地上的老鼠也追過來了。

趙長生不學嬰兒叫了，他伸出手來在暗角上打招呼，就好像多年不見的老朋友一樣：「嗨！大總管，這一向你發財呀！」

從明處往暗處看，總得看上半天才看見。

唐洪與那人一樣瞇起眼來看半天，他才發覺牆角坐着一個人。

那當然不是嬰兒，天下那有那麼大的嬰兒。

趙長生也眞會捧，他恭賀唐洪發財，那年頭誰都喜歡發財，只要朋友一見面，你只管說發財準沒錯。

唐洪聽說發財二字，還以爲自己的人回來了，他伸過頭去仔細的看。

「呼！」

「啊！」

「哎唷！」

趙長生坐在地上三個動作一齊出手，他一把揪住唐洪的頭髮，一指便戳在他的玄璣穴上去，就在唐洪啊的一聲叫出來，趙長生一脚踢在另一大漢的胯下。

兩個大漢倒一雙，唐洪在地上瞪着眼，另一個在翻滾着，痛得他頭上直冒汗。

兩把砍刀不見了，地上的老鼠在下面跳。

趙長生眞怕那個洞合起來，忙着用刀擱在那人的脖子上，吼罵道：「娘的，拿人如此糟榻，人肉也能餵老鼠，說，怎麼走上去？」

那人直翻白眼，就是不開口。

趙長生一刀點在那人的鼻樑上，一股鮮血往外冒，他吼道：「你找死不是？」

那人咬緊牙關不開口，他甚至躺在地上裝死。

趙長生火了，一把抓住那人的一隻手，咬着牙，道：「玩狠是不？那行，你老是硬撐到底，我就佩服你。」

「卡！」

他一刀剁下那人一根指頭來，緊接着，他餵向身邊的老鼠，他還小聲逗老鼠：「吃！吃！」

肉上帶熱血，老鼠還眞的吃，而且幾隻老鼠爭着吃。

那人咬牙未出見聲，趙長生又是一刀砍。

「卡！」

又見一根指頭掉下來。

趙長生仍然拿着餵老鼠，而且他還學着吱吱叫。

他不再多問，又要舉刀往那人的手上砍指頭。

那敵人就像死了老娘親一樣大聲叫喊，道：「算你狠，我投降，我這就告訴你呀，別再砍我的手指頭。」

一笑，趙長生道：「我知道十指連心痛。」

這時候地上躺的唐洪直翻白眼，想開口，可就是說不出一個字。

趙長生道：「洞口在那兒？」

那人指着洞的另一面，道：「有個燈座猛一扭，上面就會有個洞，而且還有繩梯可以上去。」

趙長生拉着兩個不動的大漢推到洞的這一面，這一會他眞小心，一掌把那人打昏，他這才看清楚木架上吊的人，其中正有他的仇大叔。

趙長生發覺大叔沒有動，心中一急便撲上去，匆忙的抱着血糊糊的仇一龍，大聲喊叫：「大叔！大叔！」

這時候，另一邊的兩個女人，唔，兩個女人眞是不一樣，一個又白又紅，個子又高又大，頭髮還是紅色的，眼珠子就好像兩顆藍色大鑽石一樣，這女人大概就是「紅大襖」的大花貓了。

另一個却白得十分細膩，長長的頭髮垂到腰，一身細肉眞均勻，臉蛋兒好像雞蛋殼一樣白。

這兩個女人都是光溜溜的一絲不掛，準備餵老鼠。

仇一龍也是一絲不掛的吊在那裡。

兩個女人看見趙長生，她們只是吃驚，倒忘了叫趙長生爲她們解下來了。

趙長生却把仇一龍解開抱下來。

那仇一龍的命眞大，他還眞的存了一口氣在。

他對着光亮看一陣，啞着聲音，道：「你……你……你是誰呀？」

趙長生拭着淚，道：「大叔，我是長生，大叔，長生該死，沒有着意保護你老人家。」

仇一龍的雙目猛一亮，他伸手拉住趙長生，那份悲戚就不用提了。

他粗啞着聲音，道：「孩子，你終於回來了，你終於趕來救我了，我……」

他眞的喘息得快要斷氣了。

趙長生忙爲他撫摸着胸口順着氣，道：「大叔，他們怎麼如此殘酷對付你老人家，我饒不了他們。」

仇一龍道：「孩子，大叔還以爲自己夠幸運的了，你知道大叔多高興呀！」

趙長生道：「你的一條腿肉都快被鼠咬光了，大叔，你這能叫什麼幸運？我們快回去，先行醫你的腿傷。」

他又看看地上，地上的老鼠全都爬在唐洪與另一大漢二人的身上，那模樣看來眞嚇人。

仇一龍却又一聲苦笑，道：「孩子呀，大叔的幸運你是不會知道的。」

他被趙長生抱在一張桌子上，那桌上還有酒和肉，全是唐洪與那大漢二人享用的。

趙長生取過酒，對仇一龍道：「大叔，你忍一忍，我爲你清洗傷腿。」

仇一龍咬牙苦撐，道：「你用烈酒先洗一洗，孩子，你記得我會爲你治鼠毒？我們船上藏有藥，回去以後再醫治。」

老人家伸手取過桌上吃的，又道：「兩天未吃東西了，我眞餓。」

趙長生就在仇一龍吃東西時候把一壺酒倒在仇一龍的一條爛肉腿上，痛得仇一龍咬牙咧嘴。

仇一龍吃着東西，道：「長生，你知道大叔有多麼的幸運？」

趙長生道：「大叔，如果被人整得像你老一樣，實在沒什麼好幸運可言。」

仇一龍淡淡一笑，道：「你如果聽了我的話，一定會爲我高興，哈……」

他老人家一得意，竟然還會笑出聲音來。

* * *

趙長生道：「大叔，我們出去吧。」

忽聞得木架上吊的兩個女人大聲道：「喂，你放我們下來呀！」

趙長生暗自好笑，他早就應該把她二人放下來了。

他不用手去解繩子，他用刀。

如今趙長生的刀法十分有分寸。

「咻！」

「咻！」

刀尖閃掠在兩個木架上面，兩個被吊的女人一齊跌落在地上。

兩個女人都未穿衣服，趙長生只有如此才能把她二人放下來！

兩個女人一落地，那個叫水汪汪的女人抱着一雙白嫩脚丫子大聲叫，因爲她被老鼠咬得一雙脚丫子血肉模糊，這一着地，她立刻叫起痛來。

其實她早就痛苦難禁，只因爲過份的痛苦，她痲木了，如今經過這麼一碰，她便又大聲叫起來了。

趙長生並不擔心有人會來，因爲如今的吊人山莊上只有唐洪二人在看管，所有的人都出動，也不知幹什麼去了，連大老鼠也不見了。

「大花貓」也落在地上。

她似乎傷得並不重，這個女人眞大膽，動作粗野又開通，只見她「唬」的一下子抱住趙長生，那張張起來大得可以塞進個大拳頭的美嘴，對準趙長生的那張灰蒼蒼瘦兮兮的臉龐好一陣香。

趙長生用力來推開，他急得怒聲吼起來，「喂，妳幹什麼？」

「大花貓」吃吃笑的道：「我親愛的救命郎，你來救了我們的命，你是個好人，我應該表示對你感謝的。」

趙長生苦笑，道：「妳快穿上衣袍吧，我的大花貓。」

大花貓更樂了。

她拉住趙長生，幾乎又要親的道：「年輕人，你怎麼知道我的名？是誰告訴你的？」

趙長生指着上面，道：「當然是『紅大襖』告訴我的，他拜託我來救妳們。」

一邊的水汪汪大聲道：「紅大襖太不夠意思，我們幾乎被老鼠吃掉，却不見他人下來。」

趙長生道：「妳們別寃枉他，他在上面哭得慘，他好想妳們二人呀，快去吧。」

這兩個女人聞言，水汪汪已對「大花貓」道：「大姐姐，妳抱我上去吧，我的一雙脚……」

「大花貓」的長相眞奇怪，就好像馬哥勃羅帶來的人，那身段比趙長生還高。

她果然抱起水汪汪，兩個女人的衣袍也穿上了，還眞好看，五顏六色的全有。

（未完・十）

上文提要：余顧南與方菱再次相遇，才知道她當日並非有難時捨他而去，而是被她的師姐擒住，余顧南遂使計救走方菱，但被她的師傅及師姐們窮追，兩人逃至樹林時誤墮陷阱，被一幫人制服押回寨中，余顧南認出寨內副總鏢頭就是西威鏢局的吳錦新，立刻說出身份，對方大喜，詢問余的近況，那個押他回寨的兒時友伴馮克學，還問余關於齊雲高收他爲徒的事……

天涯俠客無双刀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烽火孤雛

山中險遇四毒　師傅適時現身

余顧南得意洋洋地道：「他在狼山便已收我爲徒了！家師是甚麼人，他會食言麼？告訴你，小弟找到他了，只可惜後來他去赴翦仲台之約，而我卻被契丹人擄去遼國，又在女眞族那裡住了年多，歷盡艱辛，剛剛返回不久！對啦！你們可有家師的消息？」

「恭喜你了！」吳錦新道：「半年前，吳某押鏢去京東西路，曾聽人說他在兗州出現過！不過如今去了那裡就不知道了！雁侄，如今你有何打算呢？」

余顧南搔搔頭皮道：「小侄本來想送方姑娘回家的，但如今已知道家師的下落，嗯，吳大叔，你們可是要回洛陽？」

「不，咱們要去亳州。」

「小侄本想請您帶方姑娘回洛陽的，但……」

馮克學截口道：「南弟，你在鏢局裡呆過，該知道鏢行的規矩，若果她師父不管她，咱們尚可考慮……」

余顧南未待他說畢，也截口道：「小弟隨口說說而已，怎敢爲難三哥？」

馮克學看了方菱一眼，道：「我看由南弟你送她去洛陽吧，順便回鏢局裡看看，家父家母都惦着你哩！」

余顧南道：「若回西京，自然要去西威鏢局，這還用三哥交代麼？」

吳錦新低聲道：「爲防萬一，最好還是不要招搖，金九斗的勢力比以前更大了！」

余顧南咬牙道：「小侄正要找他報仇哩！」

「你如今年紀還小，武功亦未大成，報仇之事，再過幾年才進行吧，目前最重要的是找尋令師，再隨他學幾年武功，屆時甚麼地方去不得？」

余顧南忽然想起一件事，忙問馮克學：「三哥，呂維正、雲海他們可好？」

馮克學道：「呂大俠及正弟前年已搬去陳州了；雲海他們則尚在洛陽，只是他們都快活逍遙得很，整天遊山玩水，四弟還常與他們來往！」

說着天已濛濛亮了，吳錦新吩咐趟子手造飯，回頭道：「咱們吃飽便上路，這趟鏢非同小可，躭誤不得，如果你去洛陽，便多躭幾天，咱們回去再叙！對，槐兒及芙蓉都念着你哩！」

當下吃過早飯，西威鏢局的人便收拾營帳，準備上路了，吳錦新十分仔細，問道：「雁侄，你可有盤川？」

「侄兒身上還有幾十兩銀子，夠了！」

「如此咱們先別過，日後再談！」

當下雙方揮手而別，余顧南和方菱仍由樹林出去，兩人失了坐騎，只好安步當車。余顧南因見到馮克學，想起往事，百感交集，良久才發現方菱亦一聲不响，乃問道：「你爲何不作聲？」

「連你都不作聲，我還作甚麼聲？」方菱粉臉忽然一紅，道：「你且去路旁等我，我進林……解個手！」

待方菱出來時，余顧南將兩錠銀子塞在她手中，道：「你身上沒錢，這個且帶上，萬一路上走散了，也不用徬徨！」

方菱猶疑了一下才收下，訥訥地道：「你要走了麼？」

余顧南笑道：「放心，我陪你回家就是，反正洛陽那裡有許多舊友！」

方菱低着頭，慢慢走着，余顧南訝然問道：「你有甚麼心事？還生我的氣？」

方菱搖搖頭，忽然抬頭道：「我不回家了！」

余顧南吃了一驚，問道：「爲甚麼？要去找你師父？」

方菱道：「我回師門，不是送羊入虎口？但我又怕回家不安全，師父會找上門去！」

余顧南搔搔頭，道：「是極是極，丁鶴必知你家地址……嗯，那麼你準備去那裡？附近有親戚否？」

方菱道：「我問你一件事，你得老實答我。假如你不回洛陽，會去那裡？」

余顧南脫口道：「當然會去找師父，我還要隨他學藝！你眞的不回家？去你親戚那裡又如何？」

方菱道：「我娘早死，爹討了個後娘，她待我又不好，回家也沒意思，有個姨丈住在京城裡，姨母出嫁前，常來我家，待我很好，後來姨丈到京城裡經商，姨母隨他搬去，便沒來往了，我想去京城找她。」

余顧南想了一陣，道：「反正我也要去京城辦點事，就送你去吧！」

方菱忽然上身向後一仰，靠在余顧南胸前，含羞帶喜地道：「多謝你！」

余顧南嗅到她身上的幽香，並無邪念，只覺得好聞，便用力嗅了幾下，方菱訝然問道：「你幹什麼？是嫌我幾天不洗澡，身上有汗臭麼？」

「不是不是，你身子很香，很好聞！奇怪，以前我也曾聞過耶律玉……爲何她沒你的好聞？唔，契丹女子怎有咱們大宋姑娘的好！」

方菱又羞又喜，連忙走開一點，問道：「耶律玉是什麼人？」她輕咬着下唇，斜乜着他，俏皮地道：「一定是頭小狐狸精！哎唷，你身邊的狐狸精可不少啊！有契丹的、有女眞的，還有那小菊。」

余顧南哈哈笑道：「還有你這香狐狸精！」

「你胡謅！」方菱粉拳在他身上亂擂，「你這討厭鬼，從來都不說句好話！」

余顧南邊閃邊道：「你再不停手，我可又要叫你媳婦兒了……哎，咱們走錯方向了，向後轉！」兩人由來路走去，余顧南忽然想起一件事來，道：「不好，咱們這樣，萬一遇到令師怎辦？」

方菱臉上的笑容登時不見，急道：「你最多鬼主意，快想個辦法！」

余顧南道：「不如撕破衣裳，再在臉上塗些泥巴，假扮叫化子吧！」

「不，叫化子有什麼好？髒髒的！快另想辦法！」

「你師父住在那裡？」

「在相州安陽，你問這個作甚？」

余顧南道：「估計他不是去洛陽，便是回安陽，再不便是悄悄跟踪吳大叔他們，所以咱們立即南行，相信碰到他們的機會極少！皇上傳旨，不用僞裝，就此上道！」

方菱刮臉羞他。「不要臉，想做皇帝不如做夢吧！」兩人沿途笑笑鬧鬧，頗不寂寞，比前熟絡多了，但余顧南反而不敢再戲稱媳婦兒。

兩人路上走了七八天，已進入鄭州，這天因貪多趕幾里路，誰知竟錯過了宿頭，幸好身上還有乾糧，兩人在樹下吃了乾糧，歇了一會便繼續趕路，再走了兩三里路，方菱道：「我累得走不動啦，找個地方過夜吧！」

余顧南見道左有座山，便道：「那裡有座山，也許有山神廟，咱們到那裡找找吧！」方菱溫順地跟着他。到了山下，抬頭望上去，此山樹木頗多，即使沒有山神廟，也不難找到避風的地方歇息。

忽然方菱道：「吸，你瞧，那裡眞的好像有座小廟，快走，別讓人先佔去。」

當下兩人展開輕功，一口氣跑了兩三里山路，山坡上果然有座山神廟，這廟不大，但是可供兩個人棲身，而且在山腰，背後一片石壁，左首又有樹林掩護，確是個理想的地方。到得跟前，只見牌匾上，寫着五個字：梅山山神廟，金光燦然，看來最近曾經修葺過。

月色朦朧，山上樹上泛着淡淡的銀輝，居高臨下，迎風披月，令人疲乏全消，方菱忍不住讚道：「想不到此山竟然這般美麗！喂，你進廟看過沒有？」

余顧南早已發現廟門口放着五塊石頭，訝然道：「你看，這是什麼？」

方菱轉頭望去，道：「許是頑皮的牧童堆的，有何奇怪？」

「你過來看清楚！」余顧南蹲下身，道：「這五塊石頭，每塊都壓着一株毒草，尋常牧童，怎能認識毒草？」

方菱依言走過去觀察，她跟丁鶴學藝已五年，認得許多毒草，當下亦覺奇怪，乃問：「以你看這又是什麼情況？」

余顧南在鏢局內長大，對江湖上之事，了解較多，想了一下道：「也許有五個人相約在此見面，這五種毒草，可能代表五個人！」

方菱興緻勃勃地道：「你看是那五種人？」

「我對武林中人所知不多，連『毒

進士』之名都未聽聞過，又怎猜得出？」余顧南邊說邊長身道：「通常武林異人集會，最忌有外人在場，咱們還是到別處吧！」

方菱指一指山上，道：「咱們到上面去，一來可以偷窺是什麼異人，二來萬一被發覺，他們也怪不得咱們！」余顧南乃初生之犢，雖隱約覺得不大穩妥，但好奇心重，又怕讓方菱譏他膽小鬼，遂欣然答應，兩人携手由樹林叢中覓路上山。

就在此刻，遠處忽然傳來一道裂帛似的長嘯，嘯聲雖仍遠，但兩人之耳鼓已被震得隱隱生痛！

余顧南道：「快！」拉着方菱玉手，爬至石壁上之一堆草叢後，立即伏下身來，向下窺望。只見遠處一個黑影，向梅山迅速移近，迅猛之至！而嘯聲越近，越令人難受，胸腹間似壓了一塊鉛石！

這白點至山脚，已能清楚看出是個白衣人，面目未可辨之時，左角又傳來一陣笑聲。那笑聲聽來竟令人生陰森之感，渾身上下之毛孔盡皆豎起，每道笑聲就如一枝鼓錘，敲打在胸膛上，令人氣血翻騰，不問自知，來者內力之雄渾深厚，遠在第一人之上，余顧南因得奇遇猶自可，方菱則甚感難受。

余顧南低聲道：「快掩住雙耳！」

方菱到底是女孩子，心頭發慌，嚅嚅地道：「咱們不如離開吧……到山後去！」

余顧南連忙伸手掩住她的櫻桃小口，指指下面，只見白衣怪客，已來至山神廟附近，倏地回身問道：「來的可是皇甫兄？」

那發出陰森笑聲的怪客穿一襲黑袍，由左邊上山，幾個起落，已至白衣怪客身旁笑道：「原來吳兄比小弟還早到！唐兄和丁兄他們呢？」余顧南料不到此人笑聲這般陰森可怖，却有一張胖胖的笑臉，而且舉止爾雅、和藹，語音悅耳雄渾。

白衣怪客道：「何止他倆未來，連苗兄亦未見踪影！皇甫兄近來似乎不務正業起來，教小弟好生佩服！」

姓皇甫的笑道：「小弟如何不務正業，還須請教吳兄！」

白衣怪客桀桀怪笑一聲：「咱們天下五大毒王以毒起家，以毒揚名，但聽皇甫兄適才之『百笑音功』，大有進步，最近這五年來，日夕苦練而忽略了毒技！這不是不務正業乎？」

忽然斜刺裏冒出一句不帶絲毫情感的聲音：「皇甫兄苦練『百笑音功』，乃爲了使『笑裡藏刀』這外號更加貼切，吳兄不可不知！」

「唐兄來了！」姓皇甫的轉頭望去，便見一個灰袍客，自右首樹後鑽了出來，此人愁眉苦臉，狀甚潦倒，與他成强烈對比，但雙眼開闔間，精光四射，威嚴之氣油然而生，與外表甚不相襯！

姓吳的道：「唐兄最近又製造了什麼精巧霸道之暗器？先露個口風，小弟好提醒爲佳，以後遇到唐門弟子須及早防備！」

姓唐的反問：「吳兄又肯將使毒功夫公開否？咱們可作公平交換！」

姓吳的涎着臉問：「是一股腦交換，還是逐件交換？」

姓唐的道：「當然是後者！咦，他倆還未到麼？奇怪！老苗一向是最早的！」

姓皇甫的道：「人總有例外，咱們先到廟內去吧！」當下三人來至山神廟外，姓吳的一脚將那堆石頭踢開，三人坐在廟門外，姓皇甫的自背後解下一隻布囊，再自內拿出許多東西來，首先是一張油紙，繼而是兩隻鷄、一包切牛肉，還有一罈子酒。「他倆遲到，可怪不得咱們，來，邊吃邊等！」

原來這姓皇甫的，原名一個快字，有個外號叫「笑裡藏刀」，那姓吳的名屏藩，外號「毒蜈蚣」，至於姓唐的名前彥，外號「八臂哪吒」，他是前朝皇族之後，唐被宋滅後，逃至四川隱名換姓，由李輝改爲唐前彥。唐既是對前朝的緬懷，也是堂之諧音，取自「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此三人乃天下五毒之三，皇甫快雖擅長使毒，但最毒的還是他的心腸和手段，「毒蜈蚣」吳屏藩下毒手法最高明，不易令人發覺，蜈蚣固是形容其毒，也是指其多足。

天下五毒每五年聚會一次，今年已是第三次，可是却有兩個人遲到！

三人飲酒吃肉，狀甚輕鬆從容，但其實均在戒備，提防對方暗中下毒，其實三人來此之前，已各自服食了許多防毒的藥物。

余顧南和方菱在山壁上偷窺良久，仍未知道這幾個人在此的目的，正想離開，忽見山下又來了一個人，此人未至，歌聲先至。只聽吳屏藩打了個哈哈，笑道：「不用問，必是老丁來了，如今只剩下老苗了！」

山下那青影來得甚快，眨眼已至山下，方菱嬌軀忽然顫抖起來，余顧南在她耳邊問道：「你身子不舒服？」

方菱在他耳邊呵氣如蘭地道：「他是家師！」

余顧南定睛一望，依稀認得那青衣人果然是「毒進士」丁鶴！丁鶴至山下已傳音道：「諸位舊友請恕小弟來遲，等下小弟自罰三杯！」

吳屏藩道：「自罰三杯豈不便宜了你？免了吧，老苗還未到！「飆」的一聲，丁鶴亦至山神廟前，彎腰伸手就去抓鷄肉。

唐前彥笑道：「丁鶴，你身邊有五朵含苞待放的鮮花，還這般饞嘴？」

丁鶴冷哼一聲：「誰不知我老丁對女人不感興趣？小弟今早至今未吃過東西！」

吳屏藩打趣道：「你那些女徒不肯燒飯服待你？」

「別提了，五徒被一個臭小子拐走了！小弟正到處找他！」丁鶴惡狠狠地道：「假如讓小弟找到那小子，便教他吃盡苦頭！」他又喝了一口酒，然後問道：「咦，如今已是三更，還不見老苗，莫非他尚未返國？」

唐前彥問道：「老苗去大理麼？」

「不，去年小弟在冀州遇到他，他說要去遼國赴一個約會！」

皇甫快道：「他又非不知道這個約會，至今未至，說不定……回不來了！」衆人都知道他這句話的含意，皇甫快一頓又問：「丁兄可知約他的是什麼人？」

丁鶴道：「小弟曾經問過，但他不說！」

唐前彥道：「既然如此，咱們不必浪費光陰了，就討論五年前那個建議吧！」

山神廟前，忽然沉靜下來，方菱和余顧南又被勾起好奇心，又恐被下面的人發覺，更加凝神屏息，深恐暴露之後，會帶來殺身之禍！

良久才聞吳屏藩乾笑一聲，道：「老苗不在，這個建議恐怕難以實行吧？」

皇甫快哈哈笑道：「吳兄何其善忘！這個建議是由你提的！」

吳屏藩桀桀笑道：「咱們不如打開天窗說亮話吧，如果老苗在此，相信若果成立五毒盟，咱們都會推選他當盟主，諸位不會反對吧？若他不在，說眞的，咱們四個誰都不服誰。」

皇甫快冷笑道：「此乃吳兄之心聲吧？」

吳屏藩沉聲道：「皇甫快，你少來這一套，有話就說，有屁就放，何必拐彎罵人！」

皇甫快臉上笑容不改，轉頭問道：「沒有老苗就成不了事？假如五毒盟成立了之後，老苗有什麼不測，是否就要解散五毒盟？咱們天下五大毒王，一直受人排擠，世人但知東雁西鴻，南龍北虎，有多少個人知道天下五大毒王？形勢使然，咱們各自不能與天下各大門派頏頡，必須團結起來，所以小弟還是贊成聯盟！試想想，如果咱們聯成一氣，天下誰能禦之？」

唐前彥道：「話雖如此，但的確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由誰當盟主？『毒至尊』苗凌漢未死，這問題易解決，因爲在這方面，他比咱們任何一人都稍勝一籌！」

余顧南在上面一聽苗凌漢三個字，幾乎失聲叫了起來！想不到他還是天下五大毒王之首！幸好如今他早已葬身於女眞境內的山腹中，且其百毒眞經，還落在自己手上！

吳屏藩接道：「假如咱們四人經過比鬥，然後再選出一個當頭兒，恐會元氣大傷，或種下了裂痕，還不如保持原狀的好！」

丁鶴此刻才抛下手上的鷄骨，舉袖拭去嘴上之油膩，道：「你們都認定老苗已經死了？簡直笑話！就算他遇到齊雲高，也未必會死！誰不知其使毒功夫，已至出神入化之境？沒的自尋煩惱！」

吳屏藩反詰：「他若未死，爲何至今尚未至？」

丁鶴冷笑道：「也許路上有什麼躭擱，就像丁某……咦，且慢，附近有人埋伏！」言未畢，人已跳了起來！

余顧南雖然機靈，但到底年紀還輕，料不到丁鶴會猝然發難，不過方菱心知乃師之厲害，身子一直向後縮，亦因爲身子碰到野草，發出聲響，丁鶴才聽到聲音。丁鶴拔身而起，衣袂難免發出聲音，她心知有異，忙將余顧南拉後，縮在一塊大石後。

與此同時，一頭夜鶯自草叢中振翅，向前飛去。丁鶴恰巧剛至崖頂，突然凌空探出左手，向夜鶯抓去。鳥兒在天空中雖然佔了優勢，但丁鶴掌發氣勁，夜鶯雙翅振動，却飛不出去。說時遲，那時快，他五指一合，已將鳥兒抓實，身子亦同時墜下去！

吳屏藩讚道：「丁兄的輕功似乎又有了進步！」

皇甫快笑道：「大概丁兄還不飽，想生啖鳥兒裹腹！」

丁鶴適才聽見崖頂有草動聲，以爲有人匿在上面，既見夜鶯，反而不敢肯定是否有人，又不敢說出來，以免判斷錯誤，令人耻笑，是以笑道：「兩位何必出言相譏？丁某不過想上去解個手而已！」言畢再度騰身飛起。

皇甫快道：「丁兄剛才不是說有人埋伏麼？」

「八臂哪吒」唐前彥道：「適才某亦聽到崖頂有草動聲，是不是鳥兒則無從判定！嘿嘿，唐某也上去解泡尿！」言畢亦拔高而起。

吳屏藩對他們謹愼之行爲，大不以爲然，冷冷地道：「此時此地有什麼人？眞是草木皆兵！」

且說丁鶴上了崖頂，雙臂注滿功力，小心翼翼前進，雙眼直望着那塊大石，他城府深沉，不肯貿然冒險，繞路過去，然後才倏地轉身，然石後空空如也，那裡有人？

原來方菱心頭害怕，因而將余顧南再拉到遠處的一塊大石後，余顧南笑道：「你是被令師嚇破了膽！」

「噤聲！」方菱悄悄伸手一指，在他耳畔道：「吸，他又來了……咦，還多了一個！」她不由自主伸出玉掌抓住余顧南的手，嬌軀向他擠去，連大氣也不敢喘。

兩人耳鬢厮磨，方菱呵氣如蘭，身上一股淡淡的幽香，直往余顧南鼻端鑽去，余顧南一顆心急促地跳動起來，但覺體內發熱，雙頰泛紅，分不出是什麼滋味，不過却羞怯地挪開身子。

方菱忙在他耳畔道：「別動，他們還未走！」

丁鶴見到唐前彥，連忙解開褲子小解，唐前彥不屑地瞥了他一眼，在

附近兜圈，正欲向余顧南和方菱藏身之所走去，忽聞遠處傳來一陣歌聲：「瞿塘峽口水烟低，白帝城頭月向西，唱到竹枝聲咽處，寒猿闇鳥一時啼。」歌聲中還夾雜着「卜卜」的敲擊聲。

丁鶴望了唐前彥一眼，邊縛腰帶邊喝道：「是誰在此鬼嚎？給某家滾出來！」唐前彥立即迎了上去。

誰知那人又唱道：「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衣，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歌未畢，遠處已出現了一道人影。

夜風將雲兒吹散，月梢兒洒下了朦朧光，只見那人五十多歲年紀，穿粗布荊衣，脚踏芒鞋，褲脚捋高，右手抓着一把砍柴斧頭，左手抓着一根竹槓，他邊唱邊用斧柄敲擊竹槓，發出「蓬蓬」之聲，一副道地的樵夫打扮。

唐前彥雙肩一晃，已橫在其身前，沉聲道：「閣下剛來此？這個時候還砍什麼柴？」

樵夫笑嘻嘻地道：「俺唱俺的歌，走我的路，與你們何關？哎，原來閣下不是知音人！」

丁鶴亦走上前，喝道：「別再說廢話，快報上名來！」

「砍柴的人，東奔西跑，半為稻粱謀，半為遊山玩水，名字早已忘記！俺約了朋友須立即趕路，兩位請讓開。」樵夫欲走，又被唐前彥攔住。

丁鶴脫口道：「你是『浮雲樵夫』？『湖海釣叟』在何處？」他嘴裡說着，雙眼却不斷向四周瞄射，亦暗中提起眞氣，準備隨時動手。

樵夫道：「你倆鬼鬼祟祟在此作甚？嘿嘿，俺也不管你們！」他橫跨一步，欲斜刺裡走去，但唐前彥雙脚一錯，仍然橫在其身前。樵夫喝道：「咄，攔路小狗，快快讓路！」

唐前彥陰惻惻地道：「唐某只想問你幾句話，你却要自尋死路，激怒了某家，休怪我無情！」

樵夫亦冷冷地道：「樵夫與唐門弟子素無瓜葛，有何好問？問亦無話可答！」

唐前彥臉色一變，沉聲道：「浮雲樵夫果然名不虛傳，竟能一口叫破唐某之身份！」

樵夫道：「俺雖是個不值錢的樵夫，但對生命亦珍惜得很，釣叟未來，兩位若要動手的，俺一個人接住就是！」

丁鶴不願多樹强敵，乾笑道：「咱們有些朋友在此聚會，閣下若肯繞路而行，咱們樂得交你這個朋友！」

「俺乃一介粗人，不敢高攀了。路是天下人的，為何俺走不得？何況諸位大可以把臉別開，暫停商議，則俺縱然在附近走過，亦無礙你們！」

丁鶴冷哼一聲：「豈有此理，要咱們衆人遷就你一個人？浮雲樵夫，做事不可太絕，否則……」

「否則如何？」那樵夫骨頭甚硬，丁鶴下錯了棋，他吃軟不吃硬，冷笑道：「有本事的你們儘管施展，都由老夫接住！」

他把話說滿，一件簡單的事，却弄僵了，丁鶴道：「某也想伸量伸量你！」

唐前彥道：「且讓唐某先來領教其高招！」浮雲樵夫立即跳後，唐前彥喝一聲看暗器，袖管裡飛出七八件暗器，誰知浮雲樵夫竹槓揮舞，一陣「篤篤」聲響，七八件暗器，全被磕飛！

唐前彥道：「果然還眞有兩下子，再看這一件！」他手臂一甩，一件圓乎乎的東西脫袖而出，不是直刺，而是向側飛去。

原來他使的是暗勁，那暗器取名「九迴飛碟」，是一塊小碗口般大小的鐵片，四周磨得十分鋒利，誰給沾上都得皮破血流。由於鐵片薄，而唐前彥又用了巧勁，因此可以在半空迴旋飛舞。只見那飛碟凌空繞了半圈，突然加速，向浮雲樵夫射去！

這一着雖然出人意料，但浮雲樵夫早有準備，只見他不慌不忙，擧起斧頭一招，但聞「錚」的一聲響，飛碟突然加速向斧頭飛去，却被斧頭黏住。樵夫哈哈笑道：「唐門子弟的暗器功夫，令老夫大為失望！」

唐前彥臉色一變，澀聲問道：「原來你的斧頭是磁鐵所製，難怪口氣這般大！」

樵夫道：「你還有什麼本領？快使出來，讓老夫開開眼界！」

丁鶴心中忖道：「這姓唐的，人人均知他暗器厲害，但眞實本領到底有多深，却無人知道，今夜何不借浮雲樵夫之手，試之一試？」當下故意喝道：「山野村夫，不知天高地厚，唐兄不用暗器，也可以置你於死地！」

唐前彥一聲不吭，一抖手，又飛出三件暗器，迎空而飛，嗚嗚作響，那三件暗器並不靠近浮雲樵夫，使其磁鐵斧頭無所施其技！

浮雲樵夫見那三件暗器在半空中載沉載浮，飄忽不定，心頭大悸。唐前彥哈哈笑道：「這三件夠滋味吧？」他人隨之射前，長劍已掣出手上，浮雲樵夫大驚，突然冒險向其中一枚暗器射去，揮舞手中之利斧！

「錚」地一聲響，那件暗器被他斧頭黏住，誰知後面那兩件速度突然加快向他後身射去！「波」的一聲響，暗器爆出，自內又飛射出七根牛毛細針。

浮雲樵夫那裡料到有此一着？後背登時被射中三枚，虎吼一聲：「好卑鄙！」

唐前彥桀桀笑道：「這飛天遁地子母蜂的滋味如何？」

浮雲樵夫喝道：「老夫與你拚了！」他斧頭一抖，上面的「飛天遁地子母蜂」和「九迴飛碟」一齊反向唐前彥飛去，人亦隨之撲上去。

唐前彥長劍一抬，劍尖刺及飛碟

之底部，飛碟在半空兜了一個圈，改向大石後飛去！原來余顧南看得入神，半邊身子都探出大石外，為唐前彥發現。唐前彥左袖一展，把子母蜂收進袖管來，長劍迴削，剛好將斧頭擋開！

丁鶴因角度問題，不知石後有人，是故仍站在原地，讚道：「唐兄好俊的功夫！」這句却是由衷之言！

與此同時，崖下忽然傳來一道長嘯，丁鶴又叫道：「下面有事！」言畢急射而去。

唐前彥叫道：「石後也有人！」但丁鶴已飛落山崖！

那塊飛碟兜飛過來，余顧南連忙拉着方菱滾落地上，幸好唐前彥雖然了得，但以劍撥動，到底受了影响，飛碟威力未能盡展，「叮」的一聲，碰在岩石上，濺起一蓬火星子，却把余顧南嚇了一跳！

方菱道：「趁丁鶴不在，咱們快跑！」

余顧南尚在猶疑間，忽然崖下傳來一個响亮的聲音：「我道是誰，原來是天下毒物聚在一起，你們三人齊上，齊某也不害怕！」

聲音熟悉，余顧南呆了一呆，忽然大叫起來：「師父！」他顧不得方菱，撒腿往崖下跑去。方菱猶疑了一下，也跟着跑出去，浮雲樵夫猛見石後走出兩個少年人，怔了一怔，唐前彥趁機又發出一蓬梅花針！

浮雲樵夫急退兩步，揮斧遮擋，唐前彥乘機迫進，浮雲樵夫以竹槓反撞其胸膛，唐前彥手腕一翻一落，半途變招，劍刃砍向竹槓！誰知這竹槓雖長，但浮雲樵夫單臂使來，仍能隨心所欲，竹槓沉下一横，反掃唐前彥之下盤！

唐前彥不敢怠慢，一躍而飛，乘勢又發出幾顆鐵蒺藜，將對方迫退，兩人一來一往，旗鼓相當，一時難分勝負！

余顧南覓路下山，口中不斷喚師父，他一口氣奔至山神廟前，見到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漢子，身材依然頎長挺拔，但鬢髯已灰白，這兩年顯然歷了不少風霜！

齊雲高先是一呆，繼而才認出愛徒來，歡聲道：「雁兒，你無恙？為師找你好苦！」

余顧南投進齊雲高懷內，如遊子遇親人般，又悲又喜，嗚咽地道：「師父，徒兒也無日不想念你！」

皇甫快冷冷地道：「齊雲高，你今日是來找麻煩的，還是請咱們『看戲』？」

齊雲高冷哼一聲，道：「你們要尋死，亦無須急於一時！」他把余顧南拉至身前，拍拍其肩膀道：「好好，長高了，這兩年吃了許多苦吧？」

余顧南但覺心頭通過一道暖流，含淚搖頭，反問：「師父這兩年可好？」他兩師徒只顧訴別情，全不將三名高手放在眼內，所謂人的名樹的影，皇甫快等三人雖然恚怒，但誰也不肯先動手！

丁鶴首先沉不住氣，冷聲道：「齊兄調教的好徒弟，武功學不到家，却學人勾引良家婦女！」

齊雲高臉色一變，怒道：「你說什麼？他小小年紀怎會勾引良家婦女？信口開河，齊某必索償！」

丁鶴指一指站在余顧南背後的方菱，道：「這是小徒，被令徒拐走，証據確鑿！」

余顧南有師父撐腰，氣也壯了，罵道：「你這老毒物為老不尊，迫女徒嫁給些下三濫的敗類，令徒不甘與你同流合污，離師出走，勇氣可嘉，情操高潔，你應以此為榮方對，居然當衆侮辱弟子，羞也不羞？」

齊雲高哈哈笑道：「看來是小徒看不過眼，因此拔刀相助！嗯，不脫俠義本色，誠佳徒也，齊某有此徒，堪以為慰！」

丁鶴臉色鐵青，對方菱喝道：「快給為師滾過來！」

方菱雙腿抖了一下，仍站在原地，把頭垂得幾乎貼着前胸。丁鶴下不了台，再喝道：「你再不過來，為師可就要以門規處罰了！」

余顧南冷笑道：「方姑娘過去，你還是會虐待她，倒不如不去！」

丁鶴臉色一變，澀聲道：「齊雲高，丁某在教訓徒弟，與他人無關，令徒干涉他派之事，難道閣下任由他放肆？」

齊雲高道：「小徒與齊某相處才兩個月，許多規矩尚來不及教他，丁兄尚請原諒，而且，你知道齊某向來幫理不幫親！」這幾句話明擺着袒護自己徒弟。

丁鶴鐵青着臉道：「齊兄是拐彎罵我無理了？」

「這話齊某未曾說過，你是自己承認的！拜師學藝須兩廂情願，丁兄又何必强人所難？」齊雲高端詳了方菱幾眼，道：「令徒蘭心蕙質，能出汚泥而不染，更加難得！」

余顧南不知天高地厚，道：「是啊，反正方姑娘不願跟你，就讓家師收她為徒吧！」此言一出，齊雲高臉色登時一變，須知搶人徒弟，若非得到各方同意，乃武林大忌！

丁鶴怒極反笑：「好好，說得好！不過丁某脾性不好，自己得不到的，也不願留給別人，本性如此，奈何！」

吳屏藩陰惻惻地道：「齊雲高，你未免太過目中無人了，縱使你有三頭六臂的本領，今夜咱們三人也不會放過你！」

齊雲高大笑：「尚未動手，便已出言要以多為勝，果然有高人之作風，齊某佩服之至！今日我師徒相逢，齊某心情大佳，你們若不願動手的，齊某可要失陪啦！」他目注方菱，問道：「小姑娘，你願離開，還是留下來？」

方菱不假思索地道：「晚輩不想與江湖再沾半點關係，願離開回家！」

「那有這般容易之事？」丁鶴忽然猱身探臂向她抓去！

齊雲高衣袖一拂，向其手腕掃去，丁鶴亦非省油燈，立即變招，推出一股凌厲的掌風。他快齊雲高也快，手掌透袖而出，亦發出一股掌風，自橫而去，抵消丁鶴之掌力，同時左袖輕輕一帶，將方菱推開兩尺。

與此同時，吳屏藩亦發動攻勢，發出一蓬毒粉來，好個齊雲高，右掌回收再一吐，反將毒粉追回去，吳屏藩自然不怕，但皇甫快才不冒這個險，忙不迭飛身躍開！

丁鶴「刷」地打開一把摺扇，這扇是精鋼所製，邊緣磨得十分鋒利，張開固然是一件犀利的武器，合起又可作短棍和判官筆使用，甚是厲害。他口中嚷道：「齊雲高，你目中無人，今夜便休怪咱們！」

齊雲高寸步不讓，見招破招，一反攻，立將對方的威勢蓋下去！吳屏藩再發一蓬烟霧，仍為齊雲高破去，遂抽出吳鈎劍，猱身撲上，與丁鶴聯手，皇甫快見狀亦抽刀上前助戰，成品字形，將齊雲高圍住。

齊雲高見他們三人功力深厚，武藝嫻熟，暗吃一驚，忖道：「這三個毒物，竟有幾分眞實本領，非單能用毒取勝，今夜可得小心！」忽然喝道：「雁兒，你們快走，等下為師會來找你！」

話未說畢，人已斜飛，吳屏藩見機不可失，吳鈎劍急拖其腰！忽聞「噹」的一聲響，吳屏藩虎口一痲，吳鈎劍幾乎拿捏不住，定睛一望，齊雲高手上抓着一根樹枝！他又驚又怒，道：「齊雲高，把你的劍抽出來！」

齊雲高道：「對不起，那把劍齊某已年多不用！你若能勝得了我一招半式，只能怪我學藝不精！」

皇甫快的刀人如其名，快如閃電，他這口刀比尋常的短而寬但輕，可是淬了毒，一刀見血，中者立斃，有個名稱——「七毒刀」！

余顧南不知天高地厚，抽出玄鐵寶刀，道：「三個打一個好不要臉，師父，我來幫你！方姑娘，你先走。」

齊雲高吃了一驚，急道：「你倆快走，為師稍候自會去找你倆！」不料余顧南有心在師父面前展露一下兩年來的成就，那裡肯聽？他見皇甫快使刀，便揮刀向他砍去！

皇甫快笑嘻嘻地道：「小子，某家最有成人之美之心，你既要找死，某便送你去西天樂一樂吧！」他一句話未說畢，已攻了七八刀。

但聞「叮叮噹噹」的一陣震耳的金鐵交鳴聲響，余顧南雖然被迫退了三步，但皇甫快根本佔不到實質的便宜，他奇怪之餘，發出一道驚呼，余顧南趁此機會，反攻一招，一出手便是信水君所授之「神龍刀法」、「龍躍於淵」。

這一招攻守兼備，防守中隱含反擊，進攻中又不忘留力防守，用之於對付高手最恰當！余顧南有心賣弄，刀一出手，便帶起一片風聲，皇甫快幾乎着了道兒，總算他經驗豐富，回刀及時，在胸前一攔！

「噹！」兩刀相碰，皇甫快喊聲撤手，不料余顧南的刀只揚高了尺餘，皇甫快的刀反而被撞裂了一個缺口！

「好小子，原來是帶藝學師！」皇甫快不信邪，依然强攻不已，心想縱使你自出娘胎就練武，也强不過老子數十年的功力！余顧南服食了蟒血，平添了二十年功力，亦是初生之犢不畏虎，何況還有心在師父面前賣弄，是故毫不退讓。

齊雲高少了個勁敵，輕鬆不少，轉頭一瞥，輕咦一聲：「雁兒，你改拜信水君為師麼？」

「師父，徒兒沒拜別人為師，這是信叔叔與徒兒投緣，說是送給徒兒的見面禮，他還為徒兒創造了幾招刀法！」

齊雲高這才放心，乃笑道：「何不使來讓他們開開眼界？」

余顧南應了一聲，却不敢貿貿然施展，他時而使齊雲高所授之劍法，時而是自創的刀法，又夾雜着信水君所授的刀法，層出不窮，皇甫快時憂時喜，有時明明發覺對方刀法有破綻，可是下一招又完全改觀，令他拿不定主意。

吳屏藩及丁鶴亦不時偷眼望向余顧南，見皇甫快連一個後生小子也收拾不了，心中却忖道：「再讓這小子跟齊雲高學藝三年，那還得了？」

齊雲高的心情與皇甫快，實有異曲同工之妙，忙提醒愛徒：「雁兒，皇甫快的刀淬了毒，千萬小心，不能讓刀刃及身！」余顧南唯唯諾諾，打起精神苦鬥。齊雲高知道徒弟終非皇甫快之敵，是以加强攻勢，意圖先傷一個，則萬一余顧南臨危，也有餘力救援！

丁鶴和吳屏藩亦非省油燈，否則他們也不至要成立什麼五毒盟，意圖雄霸天下了，因此在適應了同伴的打法之後，威力大增，再加上吳屏藩不時以毒粉為助，齊雲高竟沒法佔到便宜！他越鬥越急，却苦無良策。

激鬥間，吳屏藩的吳鈎劍斜刺裡橫拖，齊雲高覷得眞切，樹枝一橫，將其掃開，左掌乘勢自肘底拍出，掌未至，罡風已湧出，吳屏藩自知內力不如對方深厚，不敢怠慢，立即跳開兩步，齊雲高早知他有此一着，手掌倏地橫擊，攻襲丁鶴！

丁鶴自視甚高，摺扇又打開，逆風而上，邊緣反戳其掌，左掌護胸，齊雲高那一掌若再加强，有希望將對方傷於掌下，但自己手掌被割斷之機會亦頗高，他不敢大意，連忙變招，右掌回收，遙指吳屏藩。

丁鶴見機不可失，摺扇去勢更疾，好個齊雲高，果然不愧是當今武林有數之高手，下身不動，上身向前一俯，右掌發出罡風，再將吳屏藩迫退幾步。

丁鶴大喜，忖道：「你這不是自尋死路？」左掌亦及時拍出，齊雲高行險着，右脚立地不動，左腿突然踢起！

這一記大出丁鶴之意料，待要變招已來不及，沒奈何雙脚使勁，用力一撐！可是已慢了一步，身子尚未倒飛，齊雲高的左腿已至，蹴在其小腹，但聞他怪叫一聲，已倒飛二丈餘！

他一退，齊雲高立進，向他撲去，吳屏藩見丁鶴勢危，大吃一驚，三毒雖然各懷鬼胎，然而兔死狐悲，恐丁鶴死後，自已更難應付，是以揮動吳鈎劍追上去，喝道：「齊雲高，有膽的便與吳某鬥三百招！」

話音未落，齊雲高已颼地一聲躍起，凌空一個沒頭觔斗翻下，落在吳屏藩身後！吳屏藩驟失齊雲高人影，心頭大悸，斜飛八尺，反手洒下了一道劍網，誰知回身一望，齊雲高却已把皇甫快罩在掌下，這才鬆了一口氣，低聲問道：「老丁，你覺得怎樣？」

丁鶴臉色鐵青，剛才齊雲高那一腿幸好是踢在小腹上，若蹬在胸膛或脅下，骨頭怕不已斷了幾根。饒得如此，亦直至此時才能透過氣來，恨聲道：「死不了！此腿之仇，非報不可！」

與此同時，忽然傳來一陣悲涼之吟哦聲。「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

丁鶴臉色又是一變，脫口道：「是湖海釣叟！上面還有『浮雲樵夫』！」

吳屏藩心中計算一下實力，毫無取勝把握，乃道：「老丁，好漢不吃眼前虧，君子報仇十年未遲，溜！」言畢發出二短一長的嘯聲。

他倆要溜毫不費勁，但皇甫快可就困難了，他一把鋼刀，在齊雲高的樹枝下，竟然相形見拙，而余顧南又在旁虎視眈眈，雖想溜却苦無機會。誰知齊雲高與愛徒相遇，心情大佳，乃道：「今日可放你們，希望諸位日後少點為害善良！」言畢收身退後。

皇甫快吸了一口氣，道：「今日之恩，皇甫某沒齒難忘，青山綠水，後會有期！」他說的是反話。

丁鶴則擺明態度，沉聲道：「齊兄今日之賜，他日必來索償，希望你長命百歲！」

齊雲高哈哈大笑：「齊某命長得很，丁兄但請放心，若有指教，江湖上隨時奉陪！」

丁鶴再長嘯一聲，拔空躍起，落在崖頂，回頭望了望方菱，目光充滿了怨毒，余顧南見他們都上崖去，忙道：「師父，上面還有一位叫浮雲樵夫的，是個好人，咱們需去助他！」

齊雲高微微一笑，道：「你倆覓路上去，為師先去一步。」他騰空直上，余顧南拉着方菱由小路上去。到得崖頂，天色已亮，四毒已不見，但却多了一個枯瘦的老人，他問道：「這位伯伯一定是『湖海釣叟』了？」

那枯瘦老漢回頭望了他一眼，目光充滿讚許，忽然走過來，伸手在他頭上摸了幾把，轉頭道：「齊鐵雁，恭喜你收此佳徒！」

齊雲高道：「可惜齊某一直未有機會調教他，尚未能成材，日後還須請兩位多多提携！」

浮雲樵夫渾身上下均為汗水濕透，搖頭道：「老夫自顧不暇，怎敢……咳咳，若非釣叟兄及齊大俠及時趕到，老夫今日必濺血此處矣！」

齊雲高道：「齊某剛由契丹回來，路過此處，不期而遇，幸何之有？早聞樵夫大名，却未有緣拜會，今日得識，快慰平生！」

浮雲樵夫大笑。「齊大俠眞會給咱們臉上貼金，能認識大俠，方是老漢之幸！」

湖海釣叟道：「客套話少說，樵夫兄，你傷勢如何？」

「幸好只被其長劍刺傷，沒有生命之險，幸好小弟穿了你送給我之鯊皮背心，否則中他唐門毒針，則早已魂歸地府矣！」湖海釣叟望了方菱幾眼，問道：「齊大俠，這位女徒的資質也不錯嘛！」

齊雲高忙道：「兩位誤會了，她是丁鶴之徒，然出汚泥而不染，偷偷逃出師門，大概小徒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故此與丁鶴結怨！」

湖海釣叟替浮雲樵夫紮傷，齊雲高心頭有一事難決——他們「鐘鼎門」從來不收女徒，不便帶她上路，若將她留在此處，又恐丁鶴去而復返。

浮雲樵夫忽然問道：「小姑娘，你叫什麼名字？家在何方？有何打算？」

方菱怯生生地道：「晚輩姓方名菱，家在洛陽……但晚輩不想回家……」

浮雲樵夫慈祥地問道：「不想回家？是父母不在麼？」

方菱福至心靈，道：「晚輩想另投名師，否則無一技傍身，恐怕日後同門找上來，還是落了個身首異處！」

浮雲樵夫低聲在湖海釣叟耳邊說了幾句話，只聽釣叟笑道：「你要自找痲煩，別把小弟拖下水！」

「嘿嘿，這小姑娘聰明伶俐，蘭心蕙質，像這樣的徒弟去那裡找？何況她平時還可以陪咱們喝茶弈棋，何樂而不為乎？」

齊雲高向方菱連丟幾個眼色，方菱會意，雙腿一曲，跪在地上，叩頭道：「徒兒方菱，拜見兩位師父！」

釣叟急道：「慢來慢來，咱們還未商量定！」

樵夫道：「你能說服釣叟兄，老夫絕無意見！」

齊雲高道：「如此佳質，兩位尚何須猶疑？常言道徒找師三年，師覓徒三年，像這等資質，若非機緣，十年

也未必找得到！」

方菱叩頭道：「師父，徒兒無家可歸，你若不收留徒兒，徒兒遲早必遭丁鶴毒手！」

釣叟沉吟道：「只是他日若果丁鶴質問起來，這個……」

樵夫道：「怕什麼？反正咱們已跟他翻了臉！找個地方，專心把一身絕藝傳授與她，也省得失傳！」

齊雲高接道：「若非敝門規定不許收女徒，齊某也想收她，兩位萬不可錯失機會！就如齊某，找了十多年才找到一個滿意的，又經數年波折，如今方能正式傳授武藝，兩位也享了不少年清福，花幾年心血，眼看有傳人，今後也可放心再遊山玩水幾年！」

釣叟這才答應，道：「痴兒，還不快長身起來！」

方菱道：「師父不答應，徒兒便不起來。」

余顧南道：「釣叟伯伯這樣說，便是答應你所求，快多謝！」

方菱大喜，叩頭道：「多謝師父慈悲。」樵夫樂得呵呵大笑，一把將她拉上來。

釣叟沉聲道：「丫頭，你要入我兩人門墻不難，但必須準備吃苦，天下間沒有不費努力便能學到功夫的！」

方菱道：「徒兒若不能吃苦，甘願受罰！」

樵夫轉頭道：「齊大俠，釣叟兄在附近有座草廬，何不到那裡喝幾杯？日後兩小要聯絡，也較容易。」

釣叟道：「爲免丁鶴他日上門找麻煩，那裡已不能住，須另尋地而居！但齊大俠師徒要到寒舍，老朽無任歡迎！」

齊雲高道：「齊某還有一個約會，如今已躭誤了不少脚程，異日再來叨擾幾杯！」言畢拉着徒弟的手，道：「後會有期！」

余顧南連忙回頭道：「方姑娘，三年後，咱們在西湖望湖居見面，不見不散！記住七月初七！」

方菱情不自禁地道：「小妹一定去，不可食言！」

樵夫見她雙眼濕濡，笑對釣叟道：「不得了，這丫頭小小年紀已懷春了，咱們以後須多費許多精神敎導！」

方菱忙道：「樵夫師父，你誤會了……余少俠多次冒險救徒兒，如今乍別，所以……所以有點難過！」

釣叟正容道：「先與你說清楚，學武必須專心，三年之內，不許分神，否則三年後下山，把師父的招牌砸破，你於心何忍？再有一點，老朽比樵夫兄痴長兩歲，以後稱我大師父，他是二師父！」

方菱唯唯受敎，浮雲樵夫道：「別嚇壞她！」拉着方菱的手，首先下山。

釣叟嘆了一口氣，道：「世上像你這樣寵愛徒弟的，沒有多少個，只怕她以後難以成材！」

齊雲高拉着余顧南下山，含笑道：「雁兒，咱們先趕一段路，找個地方再慢慢詳細談。」他雙脚逐漸加快，余顧南知道師父有心考驗自己，遂展盡本領急馳，齊雲高見愛徒不即不離跟着，心頭暗喜，又將速度加快。余顧南開始落後，但始終保持一定距離，他心中又詫又驚：「這小子怎地有此內力？他資質眞的這般佳？果眞如此，實乃本門之福！」

忽然耳畔聽到余顧南的聲音：「師父，徒兒跟不上啦！」齊雲高一笑，放慢脚步等他，伸手在他肩上拍了幾下，目光充滿愛憐。余顧南自從見到師父，便樂得似在雲端，問道：「師父，你眞的約了人？」

齊雲高道：「等下再談，爲師還有許多話要與你說！」

余顧南天眞地道：「師父，徒兒也有許多話要對你說！」齊雲高哈哈大笑，攜其手走進一座小鎭，見有一座清靜之飯館，便進內覓了個靠墻角的座頭坐下。

齊雲高道：「今日咱們師徒相會，須喝他幾杯！雁兒，你能喝酒麼？」

余顧南道：「今日就算不能喝，也要陪師父喝幾杯！」

齊雲高大笑，喚小二來，點了四五個菜，再喚兩壺酒，然後道：「雁兒，先將你這兩年多的經歷告訴爲師！」

余顧南由頭說起，才說至到達女眞完顏部，酒菜已送上來，余顧南恨不得把話一股腦全傾吐出來，因此邊吃邊說，一頓飯吃下來，還未說畢，又坐了好一陣，才說至無意中發現五毒開會之事。

齊雲高噓了一口氣，問道：「苗凌漢眞的已死？」

「是徒兒親手埋葬的，絕不會錯！唉，這是他的百毒眞經！」余顧南自懷內掏出百毒眞經來。「師父你看看。」

齊雲高隨手揭了一下，道：「你收起來吧，爲師不反對你讀此經，但絕不能學那些害人的本領，否則立即逐出師門！」他見余顧南一副欲言又止的神態，含笑道：「當然可以有例外！」

余顧南因爲使用過，恐師父責罰，是故急不及待地問道：「師父，在什麼情況下才能例外？」

齊雲高哈哈一笑道：「你使過兩次，那情況都屬例外！」忽然一沉臉，正容道：「記住，除非你有把握証明對方不是好人，而是爲了救命才可以用，更加不能用劇毒，因爲若自己判斷錯誤，便成枉殺人命！須知有時候是非曲直，甚難分辨！」

余顧南道：「徒兒緊記在心！師父，你去契丹是去找雁兒，還是另有事要辦？」他聲音降低再問：「師父，你與翦仲台之戰，勝負如何？」

「你這小鬼壓低聲音，分明是對師父沒信心！那一戰誰也不敗！」齊雲高揮手道：「小二哥，會賬！」

余顧南再問：「師父，兩個都不敗……那是什麼意思？」

齊雲高笑道：「無人勝亦無人敗，打個平手，你連這個都聽不明？」余顧南覺得師父性情跟以前似有許多改變，心情更比前開朗，心中暗喜，他實在有太多話要問師父，但齊雲高拋下銀子，將他拉出店去，道：「咱們路上再說！」

余顧南道：「師父，咱們去那裡？」

「去開封府！」

余顧南精神一振。「師父，你又約人決鬥？」

齊雲高在他肩上拍了一下，板着臉道：「爲師是好勇鬥狠之輩麼？嗯，你跟丁鶴那女徒很要好？」

余顧南雙頰無端端發熱，澀聲道：「算得是同患難……師父，浮雲樵夫和湖海釣叟武功比你如何？」

齊雲高道：「他倆本就是高手，隱居後沒有丟廢，如今比前精練收斂了，除了東雁西鴻、南龍北虎之外，應該輪到他倆這一批了，不過他們之間也有差別，爲師一時也說不清，總之那女娃跟隨他倆學藝，絕對錯不了，若論眞實功夫，他倆都比丁鶴紮實！」

余顧南道：「方姑娘能找到這樣的師父，也算運氣！」一頓又問：「師父，你還未答我，你去契丹作甚？」

「爲師與翦仲台決鬥之後，兩敗俱傷，覓地療傷兩個餘月，然後趕回大名府，誰知袁伯高竟不知何去，爲師念你之安危，心頭大急，到處打探，都不得要領。因此索性在大名府內賃了一棟房子苦練武功，終於在半年後，有了袁伯高的消息……」

余顧南截口道：「照呀，袁伯伯其實用不着搬家！」

「朝廷與契丹有和議，獵鷹會的所作所爲雖是英雄行逕，但契丹對朝廷施的壓力亦不輕，幸而朝內賢臣對獵鷹會頗爲讚賞，不忍出兵剿之，但派人說服他們退兵，也要袁伯高搬遷，減輕彼此之磨擦……嗯，爲師的話你聽得明白麼？」

余顧南點點頭道：「弟子明白，請師父繼續說下去。」

「爲師找到袁伯高，方知你被山樵子抓去，所以爲師便去契丹找你，誰知到處都打聽不到你的消息，半年前才返回中原！誰知原來你在女眞完顏部！」齊雲高拍拍余顧南，道：「不料咱們師徒不期而遇，當眞應了一句：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師父，咱們以後再也不分開！」

齊雲高哈哈大笑，「痴兒，天下無不散之筵席！不過，你得好好隨爲師學幾年武功，師父性野，以後也不會再收徒弟，今後本門之武功，全靠你去發揚光大！」

余顧南陡覺肩上壓力沉重，乃道：「師父，徒兒必定盡力學習！」

齊雲高道：「好，你先把爲師授你之口訣，默誦一遍！」言畢放緩脚步，余顧南先將內功口訣背了一遍，一字不漏，流暢如水，然後又將劍訣背了一次。齊雲高道：「雁兒，你沒有荒廢時間，爲師十分高興，我瞧你刀法使得還不錯，許多招式還是自創的吧？爲師便把劍法放在最後才敎你！」

余顧南道：「師父，徒兒胡亂鬧着玩的……那幾招刀法，怎拿得出來？還是請你先授劍法吧！」

齊雲高微微一笑，道：「剛才爲師看過，雖然缺點學目皆是，但以你之資歷計算，証明你非常適宜在刀法上發展！劍法可以學，但刀亦要練！」

余顧南再問道：「師父，袁伯伯如今在何處？」

「袁兄亦很想念你，以後有機會自然有再見之機！」齊雲高舉目一望，道：「附近有個馬市，咱們去那裡挑兩匹馬吧！」

再走了一程，果然找到馬市，齊雲高買了兩匹馬，問道：「雁兒，你能騎馬麼？」

余顧南傲然道：「師父，別的不行，這騎術嘛，也許可以跟師父媲美！」

齊雲高大笑。「爲師忘記你在關外躭了兩年！」師徒在路上談談笑笑，不一日便已進入京畿路開封府。

余顧南忽然問道：「師父，你來過開封府吧？聽說有一座包公祠，未知在何處？」齊雲高微笑不語，余顧南道：「要是朝中多幾個包大人，百姓便不用受這許多苦！」

齊雲高輕哼一聲：「世上之事，豈是這般簡單！包拯在生還不是有許多寃案！」

齊雲高折進悅來客棧，要了一間清靜上房，又呼小二送熱湯洗澡。師徒倆洗了澡才黃昏，於是又坐在床上聊天。

「雁兒，你內功有此進展，全靠那蟒血之功，你自己知否如今已進入第二重？爲師則仍在第二層，然不可驕傲，須知本門內功入門容易，但越到深處困難越大，日後須以此爲鞭策，更上一層樓！」

「徒兒知道！」余顧南問道：「師父，最近又有什麼新招？」

齊雲高不答，道：「來，再將你的刀法演習一次，讓爲師瞧瞧！」余顧南不敢違背，逐招逐招在師父面前表演。

齊雲高看後默想了一陣，道：「日後爲師再跟你切磋一下，如今且讓爲師授你『飛雁摘日掌』法！」當下在余顧南面前表演了一遍，第二遍使得極慢，第三遍則逐招傳授，至吃晚飯時，余顧南連第一招尚未學到手，是以吃飯時，羞慚地低着頭。

齊雲高道：「吃飯後再學，何須沮喪，當年爲師學第一招就學了兩三天，你師祖才滿意！」余顧南這才放下心頭大石，三扒兩撥把飯吃光，又在一旁練習，齊雲高愛憐地斥道：「吃飽飯不許動手動腳。」

（未完・廿二）

上文提要：方瑟發現石室秘密，對追蹤谷底亡魂的下落有了線索，發現幾個人在路上劫持一副棺材，另一批人又來搶奪，其中有名號的谷虎、雲龍、金鵬爭得最激烈，突然又來了毒殭屍等幾個凶人參加爭奪，棺材翻落地面，露出來的不是斷腿折臂的谷底亡魂，而是一具女屍，方瑟將毒殭屍趕走，將谷虎、雲龍、金鵬三個傷者連同女屍帶到客棧安歇……



新派武俠長篇／張林・文　可飛・圖

紫電青霜

前塵恍如隔世　往事不堪回首

高半仙神色一正道：「啊，那裡，那裡，客官菩薩心腸，老朽失敬了！」

方瑟道：「這是做人的本份，何敢當老丈的誇獎，但不知你的問題問完了沒有？」

高半仙笑道：「快完了，快完了，只要客官再答老朽一個問題，老朽馬上就替他們醫治！」

方瑟道：「那麼快講！」

高半仙輕輕地咳了一聲，才道：「老朽雖然沒有見過毒殭屍，但却曾聞人言，那毒殭屍軒轅窮凶殘無比，下手向來不留活口，這三人既已為他的殭屍功所傷，為什麼……」

方瑟道：「不錯，毒殭屍軒轅窮當時的確想取他們三人的性命，但他却沒有想到，小可適在此時出現！」

高半仙又是一楞道：「什麼，你適時出現？你出現了怎麼？」

方瑟道：「不怎麼，小可當時救人心切，因此在那危機一髮，曾經向他攻出一劍！」

「這一劍結果如何？」

「軒轅窮負傷而逃！」

高半仙顯然大為驚駭，頓時小眼一亮道：「這話當眞？」

就在這一刹那間，只見他那兩隻小眼之中，冷芒電射。

果然，這高半仙不是普通人！

方瑟心中有數，當下沉聲一笑道：「如果不是當眞，他們三人怎會到達此地？」

高半仙滿面驚疑道：「老朽斗膽請教，客官上姓高名？」

方瑟笑道：「高老丈，你這是問的第幾個問題了？」

高半仙聞言一笑道：「是麼？老朽馬上就替他們診治！」

他打開藥囊，取出幾粒藥丸，一包藥粉，以熟練的手法將藥丸讓三人服下，然後再用吹管將藥粉吹進三人鼻腔之中。

方瑟凝視，暗中加以戒備，只要一旦發現有什麼不對之處，隨時都可出手。

可是，高半仙的醫術的確不同凡響，僅只片刻工夫，雲龍、谷虎、金鵬三人的臉色，便已慢慢地恢復過來。

方瑟看在眼裡，不由疑慮全消道：「老丈妙手回春，果然不愧半仙之譽，現在就請一併勞神，替這位老婆婆診察一下如何？」

高半仙用手在三人氣海、天聰二穴，分別擊了兩掌，然後笑答道：「哈哈，當然，當然，看來今天我如不能治好這位老婆婆，你也不會輕易放我離開長興客棧！」

話音一落，人已邁步行至臨窗的那張較小的木榻邊。

可是，當他那一雙綠豆眼觸及榻上女子的臉色之後，突然情不自禁地道：「咦！」

方瑟猝聞這一聲驚咦，當場心頭

一震道：「老丈，怎麼樣？是不是……」

他一句話沒有問完，高半仙早已蹲下身形，以手翻開了那女子的下眼皮……

就在這一刹那間，高半仙的神色又是一變道：「奇怪，奇怪，此地怎麼會有這種東西？」

方瑟聽後，心中更覺震動道：「老丈你說什麼？」

話音剛落，突見那先前退去的店家，此時匆匆地奔了進來道：「啓稟客官，有人造訪！」

方瑟一愕道：「找我？」

店家道：「是啊！」

方瑟心中大奇道：「找我的是什麼人？」

他這話是問店家，可是沒等店家開口，外面已經有人朗聲道：「區區魏豹，今日急事造訪，事前未獲先容，尚望少俠多多海涵才是！」

魏豹是何許人，方瑟自忖從未聽說過，當然，在此情形之下，他絕不願讓這傢伙闖進來！

心念及此，趕緊推門而出。

目光所及，只見月洞門內，緩步走出一個人來。

這人身着黑衣，大眼濃眉，淡金臉膛，年紀約莫四十上下。

方瑟看罷，當下聲音一沉道：「你我素昧平生，閣下今日造訪，不知有何見教？」

魏豹聞言一笑道：「少俠有所不知，區區日前接獲鄂中至友函告，云其太夫人為川中强梁擄掠西來，特囑兄弟代為查訪……」

方瑟不待話落，立即插口道：「閣下所言之事，和我方某何關？」

魏豹再次陪笑道：「區區刻聞人言少俠昨日在風箱峽口，救得三男一女，據說那女的……」

方瑟心頭一動道：「那女的怎樣？」

魏豹道：「極像敝友的太夫人！」

方瑟心中雖動，但却仍然遲疑道：「閣下這樣說話，可有什麼憑據？」

魏豹笑道：「區區隨身携帶敝友太夫人畫像一幅，少俠一看便知！」

說時由衣袖中取出一幅捲起的黃綾，用手慢慢打開。

方瑟瞪目注視，無疑的，他想看看這幅黃綾上所畫的人像，究竟是不是棺中搬運的那名女子。

但，就在黃綾將要完全打開的一刹那間，魏豹突然仰面狂笑道：「哈哈，小輩，你看仔細了！」

話畢雙手猛然一抖……

黃綾抖開了，上面那有什麼畫像？

却是隨着那一抖之勢，驀見萬點金星，如同一蓬飛蝗，嗤嗤怪嘯地直奔方瑟面門撲到。

方瑟大出意外，喝道：「鼠輩找死！」

單掌一晃，凌空疾劈。

這一掌凝聚了九成眞力，端的是勢沉力猛，只覺勁氣迴發，十步之內，狂風撼衣。

迎面飛來的那一蓬金星，被他這狂猛的掌勢震得向外一蕩。

這時候魏豹已經轉身退出跨院的月洞門外。

方瑟見狀一聲冷笑道：「嘿嘿，鼠輩，你走得了！」

話落長身而起，直向魏豹撲去。

他此時功力已是江湖一流，毒殭屍軒轅窮尚且經不起他的一劍，區區魏豹算得了什麼？

可是說也不信，就在他長身而起的瞬間，那剛剛被他掌風震退的一蓬金星，竟又嗡地一聲，重新撲面飛來。

在這一瞬間，方瑟完全看清了，這迎面飛來的並非普通的暗器，乃是一羣惡毒無比的金頭蜈蚣。

方瑟駭然心驚，大喝一聲，急退八步，手腕一沉，就勢取出了腰間軟劍。

一劍在握，方瑟的膽氣立壯。

可是那魏豹不知厲害，竟然駐足冷笑道：「嘿嘿，小輩，大爺這羣金頭蜈蚣乃是天山異種，非但刀劍難傷，而且性已通靈，我看你……」

話剛至此，突聞方瑟長笑一聲，手腕輕輕一震，軟劍頓時捲起耀眼青光，嘶嘶嘶快如閃電，直奔那羣金頭蜈蚣掃去。

魏豹說得不錯，這羣產自天山的金頭蜈蚣，普通刀劍的確難以傷牠分毫。

可是，魏豹低估了方瑟的功力，也忽略了方瑟手中拿的並不是普通寶劍。

軟劍過處厲嘯盈耳，那一羣叫人聞名色變的金頭蜈蚣，頓時像抖落一天星雨般紛紛下墜，轉眼死得一個不剩。

這一劍大出意外，只把個魏豹嚇得亡魂皆冒。

就在他驚魂未定之際，方瑟却已經上前喝道：「姓魏的，是什麼人叫你來暗算我的？說！」

魏豹被他這麼一喝，驚魂總算重新入竅，當然，這時候他也知道情況不妙，雙肩一晃，翻身飛出了長興客棧。

輕功不錯，但他碰到了方瑟，縱然再强三分，恐怕也是逃不了！只見他雙足剛一着地，方瑟的聲音已自身後傳來道：「嘿，姓魏的，今天你要是不說眞話，可別怪小可要對不起你了！」

魏豹駭然回頭，原來方瑟已經先他而至，此時可不正站在自己的背後！

既然走不脫，那就只有拚了！

魏豹大喝一聲：「小輩看刀！」

一招倒打金鐘，反而猛向後撞。

別瞧他兩手空空，事實上他把刀藏在衣袖裡，掌未到刀先至，詭奧中外帶三分毒辣，要是換一個人，這一招非得傷在他的手下不可！

然而，用這種招式來對付方瑟，那就白費了！

他側身一閃，亮掌便抓！

魏豹一刀走空，手腕頓時落入方瑟的掌握之中，一陣刺骨疼痛，鋼刀噹的一聲墜落地面。

方瑟一擊得手，不禁揚眉冷笑道：「嘿嘿，姓魏的，你究竟是受了什麼人的指使，現在總該說了吧！」

魏豹雙睛一轉道：「我要是不說呢？」

方瑟道：「你要是不說麼……嘿嘿，那我今天就一塊一塊地拆除你！」

話畢猛一用力，魏豹頓時吱呀一聲，腦門上冷汗直冒，不過他却仍舊嘴硬道：「小輩，怎樣死還不一樣，要殺你就快點下手吧！」

方瑟笑道：「嘿嘿，姓魏的，你說得不錯，怎樣死都差不多，可是死與活那可就差遠了！」

魏豹聽得雙睛一亮，顯然，他已經動了求生的念頭！

方瑟趁機道：「姓魏的，你聽清楚了，假如今天你肯說出是受誰的指使，方某保證不傷你一根毛髮就是！」

魏豹一聽，更加心動道：「你這話當眞？」

方瑟道：「大丈夫一言九鼎，你看方某可是信口開河之輩？」

魏豹遲疑了一下，而後牙根一咬，終於下了決心似地毅然說道：「好，既然如此，那我就告訴你，今天……」

話剛至此，陡聞厲嘯盈耳，一枝利箭電射而來！

方瑟本能地向後一撤……

可是他立足未穩，陡聞魏豹慘號一聲，仰面摔了下去。

那魏豹正待說出指使他暗害方瑟之人時，陡聞厲嘯盈耳，一支利箭剛好射中他的胸膛，只見鮮血猛湧，顯然已無法救治！不用說，這是殺人滅口！

方瑟心中一動，陡然彎下腰來，大聲喝道：「姓魏的，他們如此待你，你還顧忌什麼，趁你未死之前，趕快將指使你的人說出來吧！」

看樣子，魏豹現在也眞懊悔了，只見他滿臉痛苦憤恨之色，聞言掙扎着說道：「方……少俠，你……你……你趕快回去！」

方瑟一楞道：「回去？回那裡？」

魏豹雙手撫胸，嘶聲道：「回……客……客棧，他們這是……是……」

方瑟急道：「是什麼？說，快說！」

魏豹痛得五官扭曲，聞言再次掙扎着說道：「是……調虎離山……」

話音至此，突然噴出一口鮮血，頓時閉目而逝。

不過，這一聲「調虎離山」，却把方瑟驚出一身冷汗。

他急忙重回客棧一看……

谷虎、雲龍、金鵰三人依然熟睡未醒，單單只缺少了那名女子，還有那自稱高半仙的江湖郎中！

* * *

歸州城外的山崗下，建有一座華美的莊院。白石院牆，配上一抹碧油油的琉璃瓦，點綴於青山綠水之間，顯得幽靜、宏偉，彷彿天上的宮闕一般。

據說這座莊院的主人，乃是歸州城中的首富錢百萬。

錢百萬在城中有銀樓、錢莊、珠寶店，端的是錢如東海長流水，拿百萬來形容他，似乎還嫌少了點！

不過，錢百萬也不知是事情忙，還是別墅太多，總之，山崗下的這片白石莊院，平時他極少來住，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兩扇鐵門幾乎經常都是關着。

但是最近幾天，情形好像突變了，非但莊院的大門整天開着，甚至連半夜裡也經常人來人往地絡繹不絕。

就拿現在來說吧！時間已經是二更已過，但是白石莊院的大廳上，却依舊燈火輝煌，擠滿了黑壓壓的人羣。

按照錢百萬的身份，結交的應當全是富商巨賈，可是眼前大廳上的這些朋友，一個個橫刀跨劍，那有半點像是商場中人！

大廳正中，緊貼後牆放着一座寶石鑲嵌的屏風，屏風前面，一併排設置三張檀木雕花的太師椅。

不過，雖然屏風前設置了三張太師椅，但三張椅子上，却只有中間那一張坐着有人。

這人是個五短身材的老者，尖嘴縮腮，一頭黃毛，兩眼閃灼眨動，高踞太師椅上的神情，活像一隻身着衣冠的大馬猴！

難道這馬猴似的老者就是錢百萬？

不是！

那麼這身爲主人錢百萬呢？

說也不信，原來這身爲莊院主人的錢百萬，此時竟垂首躬身，侍立在這馬猴似的老者身後！

他年約四十來歲，大腹便便，白面團團，穿着一襲天藍錦緞長袍，儼然是一名養尊處優的富翁！

可是，這錦州城中的第一富豪，此時在自己莊院的大廳上，居然誠惶誠恐地不敢落座，由此可見，這猴形老者的身份可就不簡單了！

閃閃的燈光下，只見他兩隻猴子眼一翻，沉聲說道：「錢舵主，現在差不多了吧？」

話音一落，就見錢百萬欠身陪笑道：「是，是，是差不多了，上差的意思……」

原來錢舵主就是錢百萬，若非親目所睹，親耳所聞，誰會相信歸州城

中的第一富翁，居然還是江湖中人，並且還是個舵主呢！

不過，錢百萬雖然身爲一舵之主，但在這江湖組織中的地位，顯然較那猴形老者相差甚遠，因此他話至中途，趕緊停下來察看老者的臉色。

那老者一副旁若無人地將頭一昂，說道：「你馬上派人去看看，若是差不多了，那就趕快帶上來！」

錢百萬連忙應道：「是！」

話畢擧手連擊三掌，刹那間，大廳中的人羣立即靜了下來。

錢百萬對那猴形老者，奴顏婢膝，軟弱得像是一條毛毛蟲，可是換了別人，氣焰可就不同了，只見他雙目向人羣中一掃，沉聲道：「本日何人當值？」

兩名大漢應聲而出道：「屬下敬聆舵主吩咐！」

錢百萬向兩人瞄了一眼，然後將頭一昂，說道：「除了當值人員之外，其餘的立即退下！」

話畢將手一擺，大廳中數十名壯漢，轉眼間俱都隱入兩側廂房之中。

錢百萬目視衆人退下，這才轉向兩名當值的大漢道：「上差的意思，你們兩人想必已經聽到了？」

兩名當值大漢齊聲應道：「是！」

錢百萬道：「既然如此，本舵主就不再多說了，趕快下去辦吧！」

兩名當值的大漢應聲退下，不到盞茶時分，便半拖半架地帶上一名婦人來！

這婦人年逾半百，鷄皮鶴髮，荊釵布裙，赫然竟是日前被人裝在棺中搬運的女屍！

不過眼前再也不會有人誤認她是女屍了，因爲她已完全甦醒了過來。

她眨動兩眼，默默地四下察看了一遍。

奇怪的是她那滿佈皺紋的臉上，就像是木石雕成一般，冷冰冰地找不到一絲表情。

那兩名當值大漢，行至猴形老者身前數步之處，同時施禮道：「啓稟上差，人已到！」

話畢將那老婦人向地面上一放，那婦人仰起臉來，冷冷說道：「這是什麼地方？」

錢百萬聞言接口道：「這是鄙人的別莊！」

老婦人道：「你又是誰？」

錢百萬笑道：「鄙人歸州錢巨川，別號錢百萬！」

老婦人一仰臉，目視太師椅上的猴形老者道：「那麼這一位呢？」

錢百萬道：「這位是……」

話剛至此，猴形老者驀地一擺手，止住了他未盡之言，自行接口道：「老夫金臂猿翁！」

老婦人似乎沒有聽過猴形老者的大名，聞言顯得一愣道：「金臂猿翁？你在太上幫中擔任什麼職位？」

這自稱金臂猿翁的猴形老者笑道：「對於老夫的職位，我看你也不必追問了，不過我可以簡單的告訴你，老夫對你操有生殺予奪的大權！」

他這樣說，顯然帶有幾分威嚇的意味！

可是，那老婦人似乎已經司空見慣，聞言了無懼色道：「噢，那麼你今天將我弄到此地來，究竟是準備要我生呢，還是準備要我死？」

金臂猿翁陰聲厲笑道：「嘿嘿，我要是不說，你是絕對無法料到，老夫準備帶你去見一個人！」

老婦微怔道：「什麼人？」

金臂猿翁又是一聲陰笑：「嘿嘿，當然是你想見的人！」

「誰？」

「谷底亡魂！」

「什麼？谷底亡魂？」

「怎麼，難道你竟忘記了他？」

老婦遲疑了一下，然後冷笑道：「嘿嘿，我想我根本就不認識他！」

金臂猿翁聽得兩眼一眨，再次露出一臉獰笑道：「老婆子，你不認識谷底亡魂，難道也不認識神劍溫侯趙丹心麼？」

老婦如同猝遭雷殛一般，聞言全身俱震道：「什麼？你……你說的谷底亡魂，難道……」

說時猛地一掙。

看樣子她是想站起來。可是，她四肢的穴道似乎已經被人制住，所以空自用盡平生之力，依然未能離開地面。

金臂猿翁見狀，頓時得意大笑道：「哈哈哈，不錯，老夫現在所說的谷底亡魂，就是當年的神劍溫侯趙丹心！」

老婦神色猛地一變道：「他……他沒有死？」

金臂猿翁道：「當然！」

老婦一聽，突然氣喘心跳，神情激動，好半晌這才勉强捺下心神道：「他在那裡？」

金臂猿翁道：「他的存身之處，距此並不甚遠！」

老婦突然滿面希冀之色道：「你們眞的準備讓我見他？」

金臂猿翁道：「當然，假如不是中途出了岔子，說不定現在你們已經見面了，不過……」

話聲至此，故意一頓。

老婦急道：「不過怎樣？」

金臂猿翁似是早已預料到老婦必將追問下去，聞言胸有成竹地笑道：「不過你想見他，老夫可有個條件！」

「什麼條件？」

「答覆我幾個問題！」

老婦神色一變道：「這麼多年，你們還有什麼問題沒問完！」

金臂猿翁道：「不是沒有問完，而是妳沒有答完！」

老婦沉聲道：「我想答覆的都已答覆了！」

金臂猿翁道：「可是現在我就是要

問妳不想答覆的那幾個問題！」

老婦冷笑一聲：「嘿嘿，難道這十多年來，你們還不知道我是什麼樣的人，既然是不想答覆的，就算刀斧加頸，也是枉然！」

金臂猿翁詭笑道：「嘿嘿嘿，知道，知道，你是什麼樣人老夫當然知道，不過你也應該明白，現在的情形可與從前不同了！」

「什麼地方不同？」

「什麼地方不同麼？嘿，從前你是一個人，只要橫下心來，儘可以熬刑不說，必要時大不了一死而已！」

老婦雙睛一瞪道：「現在也是一樣！」

金臂猿翁道：「一樣？嘿嘿，難道你就不怕連累神劍溫侯趙丹心麼？」

老婦稍一遲疑道：「我不相信他現在眞還活在世上！」

金臂猿翁聽後，突然現出一抹詭笑道：「嘿嘿，口說無憑，你且看看這是什麼！」

話畢抖手拋下一物。

這是一隻錦緞繡製的香囊，但是因爲年代久遠，現在已經變得又舊又髒。

但說也不信，那老婦一眼看到這隻又舊又髒的香囊，頓時神情一變道：「你……你們把他怎麼了？」

金臂猿翁厲笑道：「怎樣了？嘿嘿，現在還沒怎麼，至於將來麼……」

「將來如何？」

「將來完全看妳是否肯與老夫合作而定？」

「說下去！」

「好，假如妳肯答應與老夫合作，老夫保證一旦把話問完，就立即釋放你們！」

「假如我要是依舊不肯呢？」

「嘿嘿，假如妳要是依舊不肯的話，老夫就叫他遍嚐本幫的十六苦刑，然後再當着妳的面，用刀一寸一寸地割他！」

老婦聽後，似乎心中極爲痛苦，無可奈何地雙目緊閉，良久，良久，這才睜開眼來，聲音顫抖地說道：「好吧，你不用折磨他，我答應回答你任何問題，你趕快問吧！」

金臂猿翁大笑道：「哈哈哈，你終還是想通了，好，老夫現在就請教，當年神劍溫侯交給你的孩子究竟是誰？」

老婦木然答道：「大學士方剛之子！」

金臂猿翁道：「你後來又把他轉交給誰了？」

老婦長嘆一聲：「滔滔江湖，人心險惡，我還能轉交給誰？」

「那麼孩子呢？」

「我把他丟了！」

金臂猿翁一愕道：「丟了？你怎會這樣做？」

老婦輕輕地發出一聲冷哼，道：

「在你們爪牙密佈之下，設非如此，怎能保全他的性命？」

雖然出人意料，但却說得有理！

金臂猿翁心頭一震，急道：「丟在何處？」

老婦冷笑一聲：「嘿嘿，事隔多年，就算我現在告訴你也嫌太遲了！」

金臂猿翁忙道：「遲不遲與你無關，你說吧！」

老婦道：「好吧，我說，我把他丟在浙江錢塘的岳王廟前！」

「你這話當眞？」

「信不信由你！」

金臂猿翁遲疑了半晌，才道：「好，我相信，現在我想問你最後一個問題！」

「這問題很要緊吧？」

「不錯！」

老婦淒然一笑道：「歲月如流，這麼多年下來，再緊要的問題該也無所謂了，你問吧！」

金臂猿翁眉梢一揚道：「嘿嘿，那麼我問你，那孩子叫什麼？」

「你是說他的名字？」

「不錯！」

「非常可惜！」

「爲什麼？」

「當時趙丹心匆匆忙忙，忘記了告訴我！」

金臂猿翁一楞道：「什麼？忘記告訴妳？」

老婦道：「事實如此，信不信由你！」

金臂猿翁兩隻猴子眼一翻，笑道：「嘿嘿，縱然事實如此，但你帶着那孩子東藏西躲，時間並不算短，在這一段日子裡，你是怎麼稱呼他的？」

老婦道：「你問得對，當時我的確也深感不便，因此便擅作主張地替他取了個名字！」

金臂猿翁精神一振道：「叫什麼？」

老婦微微一頓道：「叫做方瑟！」

金臂猿翁神色陡地一變。

好半晌沒有開口的錢百萬，此時更驚愕失聲道：「是他？」

他們就在驚愕之中，大廳內突然燈光一暗，一條人影，快如閃電般撲進廳來。

這是一名英姿颯爽的年輕人，赫然正是方瑟。

他此時手橫軟劍，長眉高挑，星目圓瞪，面容冷肅，顯然，他正以無比的耐力，壓抑住滿心的激動。

他身形落定之後，雙目向四週一瞄，立即走向那名老婦。

金臂猿翁看得一怔。

錢百萬也爲之變色。

可是，方瑟根本看也不看他們，一個勁地行向那名老婦。

驚、怒，使得金臂猿翁雙目暴瞪。

但，還沒等他有所舉動，錢百萬已經沉聲喝道：「拿下！」

那兩名當值的大漢，顯然沒有看

出厲害，聞言齊吼一聲：「小輩接招！」

吼聲中雙雙上前，手腕一晃，朝向方瑟抓下。

方瑟頭也不回，只聞他輕輕地一聲冷哼，軟劍微抖，頓見一蓬青濛濛的寒芒，分向左右捲到。

劍過處熱血飛洒，兩名大漢砰然一聲倒地死了。

這時別說金臂猿翁與錢百萬驚怒交加了，就連那老婦也爲之神色一變道：「你……你是什麼人？」

方瑟不答所問，只見他上前出掌，快如閃電般拍活了老婦被制的穴道，然後沉聲說道：「老婆婆，小可想先請教你！」

老婦的穴道被制過久，雖然現在已經解開，但依舊不能馬上站起來，不過她已明白方瑟絕非敵黨，因此毫不遲疑地欠身答道：「老身鐵二娘！」

方瑟心裡雖已料中了十之七八，但聞言之下，仍舊情不自禁地爲之一愕道：「你！你眞是鐵二娘？」

話音落處，突聞連聲暴喝，陡見四條人影，分由前後左右攻到。

原來這一瞬間，先前隱在兩側廂房內的壯漢，已經蜂湧而出。

此時動手的四人，身材兩高兩矮，矮的一對，手中用的是鐵尺與雁翎刀，至於那兩個高的，靠左一人揚腕亮出一枝判官筆，靠右一個，手臂揮動間，赫然竟是一柄三股托天叉。

這四件兵刃，一齊指向方瑟的胸背要害，尤其那一柄托天叉，舞動時風聲吼動，端的是潑辣萬分。

雙拳難敵四手，眼看危機迫在眉睫，鐵二娘不由驚叫一聲：「年輕人，當心！」

叫聲中猛一用力，身形已經站了起來。

看樣子，她是準備助方瑟一臂之力！

可是，她身形也不過剛剛站起，就聽方瑟怒叱一聲：「狗賊找死！」

軟劍一抖，青芒暴漲，彷如一天花雨，分向那四名撲來的賊子捲去。

但覺眼前一花，耳畔厲號已起，血花飛濺中，四件兵刃墜落地面，除此之外，還有十多隻蹦蹦亂跳的手指頭。

金臂猿翁霍然離座。

數十名壯漢不約而同地紛紛後退。

但，方瑟此時根本就懶得去理他們，一擊得手，順勢扶住脚步踉蹌的鐵二娘，急問道：「二娘，小可還有一件事情打算請教！」

鐵二娘掙扎着站穩了身形，滿面激動之色道：「年輕人，你打算問我什麼？老身知無不言，請你快說！」

方瑟正待開口，突見錢百萬越衆而出道：「嘿嘿，該死的小輩，本幫正要找你，既然你現在自投羅網，那也省得本舵主再費手脚了！」

話畢嘩啦一聲，由衣袖內取出一隻鐵算盤。

方瑟雖然看在眼裡，但却仍然不動聲色地向鐵二娘道：「二娘，假如目前你找到了當年丟在岳王廟前的方瑟，是否還有辦法認得出他！」

鐵二娘聽得心中猛然一動，雙目在方瑟的臉上仔細一瞧，不禁神色陡然變道：「你！啊，有，有！老身當然有辦法認得出來，那孩子的左右肩頭……」

一言未落，錢百萬突然手舞鐵算盤，狂風驟雨般攻了過來。

這歸州城的第一富翁，想不到竟然也是江湖高手，鐵算盤奇詭絕奧，大有開山裂石之勢，眼看一陣勁風，已將方瑟罩在算盤影裡。

突然，方瑟暴喝聲中，一劍刺出。

這一劍快逾閃電，直如天外飛鷹。

錢百萬大出意外，驚呼聲中鐵算盤一連幾變，刹時間，大廳中傳出一陣叮叮噹噹的脆響。

但，錢百萬的鐵算盤雖然變化神奇，却依舊擋不住方瑟的凌厲劍招，無形中脚下已被逼退五步，胸膛起伏，氣喘不已。

顯然，他已經盡了全力！

不過，方瑟一着爭先，却也並沒有跟着出手，只見他軟劍一收，重又轉向鐵二娘問道：「二娘，那孩子的左右肩頭如何，請說下去！」

在賊黨眈眈虎視下，鐵二娘略一遲疑，終於說道：「那孩子的左右肩頭，各有一顆硃砂痣。」

方瑟一聽，陡然間撲翻在地上：「二娘，請你看看小可的肩頭，可像你當日丟在岳王廟前的孩子？」

話畢擧起雙手，將領口分向左右一扯……

在數十道目光注視下，可不其然，他的左右肩頭果眞各有一顆硃砂紅痣！

鐵二娘看在眼裡，當場顫呼一聲：「啊，孩子，想不到你……」

但，她這裡驚呼未落，陡見十多條人影一齊撲了過來。

這夥人以錢百萬爲首，顯然，他們看準了方瑟此時的心情，覺得有機可乘。

可惜，方瑟並不是他們想像中的普通的武林高手，眼看身臨切近，突聞一聲長嘯，陡然間人影飄飛而起，青芒閃動處，刷刷刷一連三劍。

整個大廳中只覺劍氣撼衣，罡風罩體，那欺身而上的十多條人影，連同鐵二娘自己在內，全都情不自禁地連連倒退。

方瑟一劍逼退了賊黨，立即上前向金臂猿翁大喝道：「該死的老賊，你們把神劍溫侯趙大俠藏在何處？快說！」

金臂猿翁雙目一陣亂轉，突然縱

鞏狂笑道：「方瑟小輩，你想見他麼？好，只要你肯束手就縛，我就馬上帶你去見他！」

方瑟怒叱道：「老匹夫，你若是如此不知進退，可別怪小爺我今天要血洗這座莊院了！」

話落，寶劍一抖，連上數步。

但金臂猿翁昂然不懼道：「方瑟小輩，你要是不顧神劍溫侯趙丹心的性命，那你就動手吧！」

方瑟聞言，不由一怔。

看樣子，他顯然被嚇住了！

金臂猿翁見他遲疑，不由更加得意道：「嘿嘿嘿，方瑟小輩，你要是識時務的話，那就給我趁早退出莊院，不然的話……」

方瑟心頭一震道：「不然怎樣？」

金臂猿翁聲音一沉道：「不然麼，哼，老夫就馬上命人卸下趙丹心的那條狗腿！」

方瑟大吃一驚。

但，就在此時，突聞廳外有人冷笑道：「嘿嘿，袁天驥，你這不要臉的東西，怎麼耍起無賴來了！」

話落廳門邊，陡然現出兩條人影！

這兩人一個是斷腿折臂的谷底亡魂，一個是豆眼鼠鬚的高半仙！

方瑟現在已經明白，谷底亡魂就是昔年的神劍溫侯趙丹心，但他却不知道那位高半仙和自己却也大有淵源！

且說金臂猿翁兩眼向外一瞄，頓時臉色大變道：「姓高的，你有多大本領，敢與本幫作對，看招！」

話聲中手臂一掄，直向門邊衝去。

方瑟見狀冷笑道：「嘿嘿，該死的老賊，你現在還敢逞凶麼，滾回去！」

軟劍一抖，迎面攻到。

這一招雖然未盡全力，但金臂猿翁袁天驥赤手空拳，如何能夠抵擋，看樣子非得依言退回去不可！

但是說也不信，就在方瑟的劍臨切近那一瞬間，袁天驥突然暴喝一聲，竟以左臂朝向方瑟的劍上迎去。

這簡直是拿着雞蛋碰石頭，方瑟驚愕之下，軟劍不覺一滯……

適時，金臂猿翁的那條左臂已與軟劍碰個正着，只聽得「噹郎」一聲脆响……

方瑟鋒利的軟劍，非但沒能斬下金臂猿翁的左臂，相反的，還被他震得身形一晃。

金臂猿翁一擊得手，右臂跟踪而起。

高半仙見狀急叫一聲：「當心，他那條右臂裡藏有惡毒暗器！」

說時一扯谷底亡魂，向左急閃三步。

就在此時，金臂猿翁的掌心突然噴出一股烈焰，五隻指頭上分別發射出五種暗器。

原來老猴子的兩條手臂，竟然全是金屬打造的假臂！

事出意外，方瑟空有一身超凡入聖的劍法，却也被逼得連連倒退。

金臂猿翁眼見大勢已去，一擊得逞，再不留連，趁勢衝出大廳，在茫茫夜色下狂奔而去。

金色的陽光洒在山崗上。

崗上有一座茅草搭建的涼亭。

涼亭裡的石桌邊，圍坐着四個人。

他們是，神劍趙丹心、高半仙、鐵二娘，以及方瑟！

習習涼風裡，方瑟凝注着神劍溫侯趙丹心道：「二叔，當年的事情，可否請你對小侄細說一遍！」

神劍溫侯揚起那張滿是傷痕老臉，沉聲一嘆道：「當然，你就是不問，現在我也該告訴你，只是當年事千頭萬緒，我眞不知由何說起才好！」

高半仙道：「趙二俠，你就從大人辭官歸隱開始說吧！」

趙丹心略一遲疑道：「好，高管家說得對！」

原來這位高半仙，就是昔年學士府中的管家高鴻！

在方瑟凝神注視下，神劍溫侯緩緩地開了口，只聽他道：「大哥在朝爲官，文韜武略，一向頗爲聖上器重，可是有一天，也不知他從那裡購來一冊舊書，翻閱之後，竟生辭官歸隱之念……」

方瑟插口道：「那是一冊什麼書？」

趙丹心搖頭道：「愚叔也不知道那是一本什麼書。」

方瑟遲疑了一下，復道：「辭官聖上准了沒有？」

趙丹心道：「聖上天恩正隆，當然不肯允准，怎奈大哥辭意甚堅，三月之內，連上九本……」

「因此聖上終於答應了？」

「不錯！」

方瑟道：「辭官之後怎樣？」

趙丹心道：「大哥辭官之後，立即回轉泰安故居，終日關起門來，埋首於那卷神秘的舊書之中！」

方瑟道：「如此大約多久？」

趙丹心道：「時光如水，就這樣平平靜靜，轉眼渡過三年！」

方瑟目光一怔道：「這就奇怪了！」

趙丹心道：「什麼地方奇怪？」

方瑟道：「那本舊書約有多厚？」

趙丹心不加思索道：「薄薄數十頁！」

方瑟道：「爹爹身爲當朝學士，薄薄數十頁的一本舊書，怎會花費他三年歲月？」

趙丹心微微一怔道：「不錯，這事的確叫人難以瞭解，不過事實的確如此！」

方瑟皺眉深思，半晌方道：「二叔，難道這三年之中，爹爹對這本書的內容，就一字也未向你提過麼？」

趙丹心道：「有，不過那乃是僅有的一次，我還記得非常清楚，那是個陰雨連綿的下午，大哥一時高興，向我談起那本書中的一頁插圖！」

方瑟精神一振道：「那是什麼插圖？」

趙丹心道：「武庫藏珍圖！」

話音出口，不僅方瑟愕然，就連鐵二娘與高鴻，也不覺精神一震道：「什麼，武庫藏珍圖？」

趙丹心點頭道：「不錯！」

高鴻與鐵二娘，聞言復又一怔道：「你可知道武庫在什麼地方麼？」

趙丹心喟然一嘆道：「唉，就在亡魂谷內，只恨我生得太笨，雖然大哥當時解說得非常詳細，但我費盡心力，却只能領悟一點皮毛，要不然，也不致於落到今天這種地步了！」

話畢黯然！

方瑟無限感傷道：「二叔，這全是我方家害了你！」

趙丹心將頭一搖道：「不，這都怪我沒有遵照大哥的吩咐！」

方瑟道：「二叔這話指的是……」

趙丹心慘然一笑，接口道：「好，你且聽我說下去，在大哥辭官之後的第三年，有一天，突然接到一封書信……」

方瑟忍不住重又插口道：「是什麼人寫來的書信？」

趙丹心道：「不知道！」

方瑟道：「那麼爹爹接到這封書信之後，可有什麼異樣？」

趙丹心稍稍思量了一下，答道：「我當時也沒有留意，不過現在想起來，似乎大哥接到那封書信之後，性情突然變得煩悶起來！」

高半仙接口道：「不錯，大人接到那封書信之後，一連幾天，顯得寢不安枕，食不甘味。」

方瑟道：「後來呢？」

趙丹心道：「後來經過了幾天幾夜的深思熟慮，他才把爲叔喚進書房，告訴我要到泰山日觀峯去會個朋友！」

方瑟一愣道：「二叔可知這朋友是誰？」

趙丹心道：「不知道！」

「二叔你怎不問問呢？」

「我當時曾經幾次追問，可是大哥都不肯說，只告訴我此去吉凶未卜，假如三天之內不能趕回來的話……」

方瑟心中一動道：「不能趕回來又怎樣？」

趙丹心道：「要我立即遣散家人，帶着你遠走高飛！」

方瑟雙眉一皺道：「這又爲了什麼？」

趙丹心略一遲疑，高半仙立即插口道：「往事如謎，不過老奴以爲，這一切極可能全是那冊舊書引起來的。」

趙丹心沉思點首道：「高管家說得有理，只不過其中詳情，却仍然如同一團疑雲，令人百思不解！」

方瑟顯然有點迫不及待，一見二人停了下來，馬上接口道：「二叔，爹爹泰山之行，果眞一去就沒回來麼？」

趙丹心道：「不錯，愚叔足足等了三天三夜，竟無半點回音！」

「因此你就……」

「不不，愚叔當時仍然不肯死心，因此又多等了半日！」話至此處，連連搖頭道：「唉，想不到就因爲這半日的躭擱，竟弄得滿盤皆輸！」

方瑟心中一動道：「二叔，你的意思是說……」

趙丹心談起多少年前的往事，竟然猶有餘悸道：「就在愚叔遣散家人之後，賊黨相繼趕至，再想走避，已然不及！」

方瑟面帶薄怒道：「二叔，這批賊黨都是些什麼人？」

未等趙丹心開口，高半仙再次插言道：「這批賊黨個個面上罩着黑紗，誰也弄不清他們是什麼來路！」

方瑟道：「後來怎樣？」

高半仙道：「後來趙二俠浴血奮戰，終於殺開了一條血路，揹着你殺出重圍！」

趙丹心聽得一楞道：「高管家，你怎麼弄得這樣清楚，難道當時你沒有離開麼？」

高半仙搖頭苦笑道：「二俠，我高鴻身受大人養育之恩，不能爲大人消災解危，已經夠慚愧的了，怎還能臨難苟免，一走了之！」

趙丹心爲之動容道：「那麼你當時……」

高半仙接口道：「我當時就躲在門前山崗下的矮樹林裡！」

趙丹心神色一怔道：「這麼說來，當時出聲誘開賊黨的一定就是你了？」

高半仙道：「我一個人怎有那麼大的力量！」

趙丹心再次一怔道：「那麼還有誰？」

高半仙道：「二俠，我老實對你說，那日你所遣散的家人，事實上沒有一個離開！」

趙丹心神情激動道：「蛇無頭不行，鳥無頭不飛，若不是你高管家暗中策劃，恐怕他們雖然有心，却也無此能耐！」

高半仙笑道：「二俠，這乃是高鴻應該做的事，何値一提，我還等着聽你說突圍之後的事呢？」

趙丹心道：「好吧，既然如此，那你就耐心聽着我說吧！」

話畢微微一頓，續道：「那日我得到你們的暗中相助，僥倖衝出重圍，立即帶着瑟兒取道西行……」

高半仙插口道：「路上沒遇到賊黨麼？」

趙丹心道：「高管家，你眞是說中了，起初我以爲大難已過，想不到百里之內，竟然連遇三次截擊，令我驚訝的是那些匪徒的身手，居然一批比一批高强！」

高半仙道：「幸虧是二俠你，假如

換了我高鴻，恐怕怎麼也活不到今天了！」

趙丹心苦笑搖頭道：「高管家，你可別再捧我了，說實在的，我那幾招劍法算得了什麼，由泰山到巫山這一路，賊黨向我下手四十餘次，出面的徒衆超過百人，其中功力超過我的，少說點也有六成！」

高半仙駭然一震道：「六成？你是說六十多個？」

趙丹心道：「這是最保守的估計！」

高半仙既驚且愕道：「二俠，你眞是神人，在這麼多高手連番截擊下，虧你是怎麼趕到巫山的！」

趙丹心無限唏嘘道：「這件事說起來連我自己都難以相信，至今回想猶如一場惡夢！」

高半仙疑雲未釋道：「但你到達巫山之後，又怎樣對付追踪賊黨的呢，難道就多了一個鐵二娘……」

那一直凝神靜聽的鐵二娘，此時終於開了口道：「高管家說笑了，我那點能耐有什麼用，事實上他將孩子交給我之後，匆匆吩咐了幾句，便告辭而去！」

高半仙一愣道：「二俠，這是眞的麼？」

趙丹心喟然一嘆道：「不錯，這完全是事實！」

高半仙更加不解道：「二俠，你這樣做是什麼意思，我高鴻可眞有點迷糊了！」

趙丹心道：「這也沒有什麼迷糊的，事實上我因鑑於當時賊勢太强，別說增加一名鐵二娘，縱有九大門派的掌門人相助，恐怕也非賊黨之敵！」

高半仙雙睛一眨道：「那你就更不應該把責任推到一名女流身上，自己一走了之啊！」

未容趙丹心分辯，鐵二娘再次插口道：「高管家你誤會了，丹心不是那種人！」

平靜的話聲，愈加顯出其信心的堅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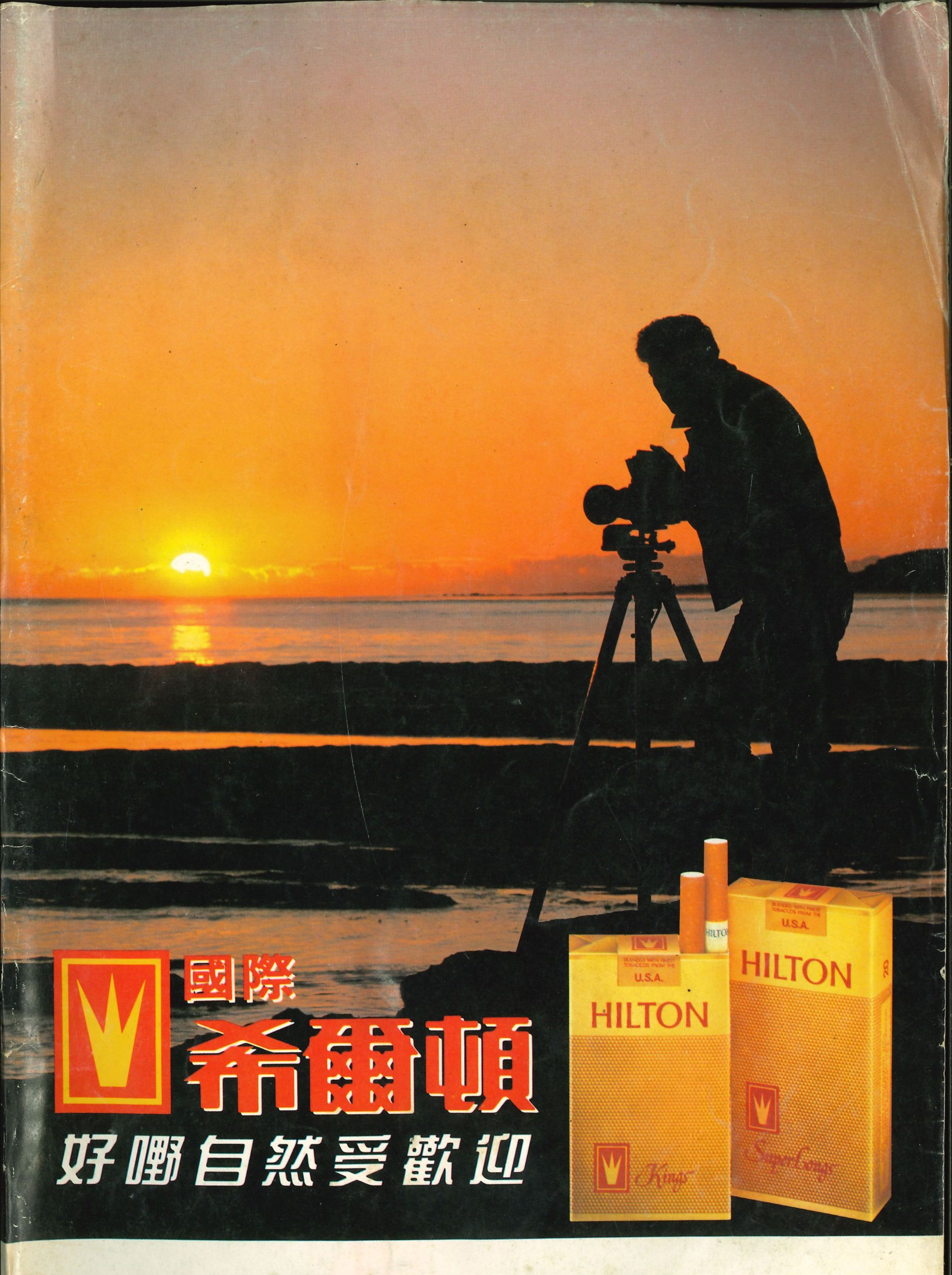
趙丹心一聽，那醜老的面容上，突然湧現一絲百感交集的神情，望着鐵二娘道：「梅君，高管家說得沒錯，我當時雖然沒有此心，但此後事態的發展，倒的確連累了你！」

原來梅君就是鐵二娘的名字，這女人的確是不同凡響的巾幗英雄，面對這殘廢老醜的昔日愛侶，她那一顆堅貞不移的芳心，似乎絲毫都沒有受到影響，聞言依然無限深情地說道：「丹心，你千萬別這麼說，爲你的事，我受多少苦也是願意的，那時你離開之後的情形究竟怎樣，快說下去吧！」

高半仙聞言臉上露一抹神秘的微笑，看樣子，他剛才的話乃是別有用心的！

趙丹心似乎也發覺了，他感激地瞄了高半仙一眼，這才說道：「好，好，我這就說下去！」

（未完・廿五）



香港政府忠告市民：吸煙危害健康

焦油含量中